

萬信年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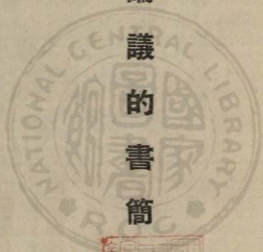
中國國際圖書館

---

學 生 文 藝 讀 本

---

論  
議  
的  
書  
簡



04176

8476

# 例言

曹聚仁

■書信，就牠的性質可以分爲三個類別：甲，屬於社會的，乙，屬於家常的，丙，屬於文藝的，每個類別都和生活相關連，其間並無輕重之分。本編是丙項的選集，雖無固定的典型可找，但文學的素養，或正由於這並非矯揉造作的訓練中陶成，亦未可知；則告訴青年們怎樣來表白自己，正是一種基礎的工作。

■當你拚筆伸紙之初，並無充分的意思可寫，直到文思湧發，纔滔滔不絕地寫下去，原是文人寫作時的一般現象。但在寫信時，多少是意思已經準備好，再寫筆來敘述出來；比一切文藝更是真實，更是真切，更是近於個性的暴白，你看柴霍夫的書信比柴霍夫的小說，還格外地動人；有時短幅的敘述，比千言萬語還有力得多，書簡文在文藝中別有牠的地位，這



是不容否認的。

■本選第一編是論議的書簡，從巴黎通信那一羣八封針鋒相對的辯論開頭，以下是羅曼羅蘭等等四封有關社會問題的信札，再以下是八篇論學的書信。第二編是記敘的書簡，一半是記行的，一半是寫景的，大體是兩者錯雜着的。第三編是抒情的書簡，有倫理的，有戀愛的，關於情書部分，大體是從魏曼先生所翻譯的歐洲近二百年名人情書中選來；情書寫得好的一定很多，但落在第三者眼裏，能不免於十分肉麻。這就很少了，名人的情書，其可貴或正在此。

■我的編選是很粗率的，還期望讀者的指正！

# 學生文藝讀本——書信甲選

## 目錄

### 例言

### 論議的書簡

巴黎通信	劉復	一
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	錢玄同	八
給玄同的信	林語堂	一八
回語堂的信	錢玄同	二六
寄啓明	穆木天	三五
答木天	周作人	四〇

寄木天……………	張定瑛……………	四三
敬答程木天先生……………	錢玄同……………	四八
給高普德曼的一封信……………	羅曼羅蘭……………	五七
復張東蓀書社會主義運動……………	梁啓超……………	六〇
談十字街頭……………	朱光潛……………	七五
亞力舍托爾斯泰與朗吉諾夫書……………	周作人……………	八一
與曾孟樸書……………	胡適……………	八四
復胡適書……………	曾孟樸……………	八七
與吳稚暉書……………	李石岑……………	九六
答李石岑書……………	吳稚暉……………	一一五
答李石岑書……………	顧頡剛……………	一二三
批評與文學批評……………	羅家倫……………	一三〇
以漫畫初刊與子愷書……………	俞平伯……………	一三四
與白采書……………	俞平伯……………	一三六

## 記叙的書簡

- 自巴黎西行……………孫伏園……………一三九
- 西湖畫信……………孫福熙……………一六五
- 一人划了船
- 春月上
- 寄曠
- 夜之沈思
- 小別
- 道萬里長城和十三陵……………于成澤……………一九一
- 法行通信……………傅雷……………二〇五
- 雲天恨望
- 故鄉的六月舊夢
- 俄國朋友



赴新嘉坡途中獻母親

離秋別夢

蘇曼士——波萊特

與 S 書.....朱自清.....二三八

香山消息.....菊隱.....二四一

廈門通信.....魯迅.....二四四

寄小讀者十四.....冰心.....二四七

寄小讀者二十.....冰心.....二五三

### 抒情的書簡

寄母.....冰心.....二五六

寄雙親.....冰心.....二六七

寄母.....卓治.....二七一

其一

## 其二

陀斯妥夫司基致兄米海爾書	陳道希譯	二八四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	田 漢	二九三
復田漢的信	白 英	三〇五
斯田哈爾致帕斯達書	魏曼譯	三一三
維特致友人書(歌德)	郭沫若譯	三一六
赫煖列段尼格致斐雷南拉塞爾書	魏曼譯	三二七
拉塞爾致赫煖列段尼格書	魏曼譯	三三一
盧梭致索妃黃德托伯爵夫人書	魏曼譯	三三三
康斯坦特致列卡密夫人書	魏曼譯	三三九
底弗司倫夫人致傑克得納錄伯先生書	李劫人譯	三四一
一封不敢發的信	寒 光	三四六
最後的一封信	彬 彬	三五二



## 巴黎通信

啓明兄：

前三日寄出一篇小文，想來已經收到了。

你寄給我的語絲，真是應時妙品。我因爲不久就回國，心目中的故鄉風物，都漸漸的愈逼愈近了。在晨報上偶然看到了觀音寺青雲閣琉璃廠等地名，心中總以爲這就離我大門不遠，我可以隨意去走走，花上一毛兩毛，拾幾本不相干的書。若然想到了朋友他們，那竟是個個都到了面前了。啓明的溫文爾雅，玄同的激昂慷慨，尹默的大棉鞋與厚眼鏡，什麼人的什麼，什麼人的什麼……噯！這都只是些幻覺，並沒有什麼「甘脆的 music」！

然而語絲竟把諸位老友的真吐屬，送在我面前；雖然其中也有幾位是從前不相識的，但將來總是很好的朋友。那麼，你也可以想見我是多麼的快活了！

語絲中使我最愜意的一句話，乃是你所說的：「我們已經打破了大同的迷信，應該覺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耳。我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我在兩年前就有把這話說出的意思，但恐一說出，你就第一個罵我（因那

劉復

BIBLIOTHÈQUE SINO-AMÉRICAINE  
CHINESE UNIVERSITY OF BEIJING  
GENÈVE

時你或尚未打破大同的迷信)。別人罵我全不相干，因你是我的「畏友」(五年前的舊話重提了)，不得不謹慎些。現在你先說了，我也就放肆了。

我們雖然不敢說：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東西，但是好東西也就太少。至少也可以說：凡是腳踏我們東方的，或者是眼睛瞧着我們東方這一片「穢土」的，其目的決不止身入地獄，超度苦鬼！

想到上海流氓有「外國火腿」這麼一個名詞，有一部分人以爲本國火腿當然不好，外國火腿却是當然該喫。因此他們說：外國人所以待中國人不好者，是中國人先是不好的緣故。又一部分人能於外國火腿中分別牌號：X主義下的火腿就不好，Y主義下的就是蜜甜的。但就我原始基本的感覺說，只須問是不是火腿，更不必問什麼。我用「原始基本」這四個字，乃是把我自己譬作一個狗，無論是中國人英國人俄國人，他若踢我一腳，我便還他一口。這種思想當然不易爲「人」所贊成，因爲「邏輯啓蒙」上說，「人者理性動物也。」但我在此處，只是說說我個人的意思；我並沒有功夫，精神，興趣來宣傳我這種主義。因此「他們」也儘可以安心，不必顧慮着有一條「惡狗攔當路。」

其實其實，夢也可以做醒了！別的不說，便說賠款這一個問題罷！日本是退還的了，其

結果怎樣？英國也將要退還了，結果怎樣，睜着眼睛看罷！還有許多人要想法國退還，替中國人辦學，却不知道法國巴黎大學的物理學教授郭東先生天天在那兒縮眉嘆氣，說國家太窮了，有許多重要儀器都辦不了。

我們喫了敗仗，我們賠，我們硬着頭皮賠，還有什麼話說。上海流氓賊三聲好漢，自己戳個三刀六洞；這又是我的原始基本的辦法了！

因為薄儀君的一件事，你與玄同都做了一篇文章。玄同文章中還有點牢騷，你的却完全是至誠的忠告。無如這位世兄，一則是年紀尚輕，程度尚低，二則是被他不良的家庭教育壞了，你們的話，說上去不免有些隔靴搔癢。

但是我有些不明白，為什麼你們這樣起勁？據玄同所說，他從非人升而爲人，也不過同青皮阿二出了習藝所一樣。那麼，為什麼天天有青皮阿二出習藝所，你們並不天天寫信做文章，却偏在這位世兄身上賣氣力？若說你們心中，還存着他是『前皇帝』的觀念，那麼，你們也就逃不出，『狗抓地毯』的一條定律了！

次一件事，是你與江紹原君討論的女褲問題。我想：這種的事不如不談也罷。我並不以為這件事不能談，也並不說你們的主張不對。但我總以為服裝問題，只有『時尚』是個真主

宰；科學家與審美家，都處於無能爲力的地位。卽如反對纏腳，若單靠了生理學家與審美學家的呼號，恐決沒有多大的力量；而從前墊高底裝小脚的太太，現在一變而爲塞棉絮裝大脚者，一大半還是受了洋婆子『裙翻駝鳥腿』的影響。又如高底皮鞋，外國的生理學家沒有一個不反對的；但是不幸，他若替他夫人化一百法郎買一雙鞋，他就糊塗了；又外國女人盛夏時可以披皮，嚴冬時可以披紗。你若要從這裏面找出個理由來，恐怕也就很不容易。

外國女人穿短褲（說外國女人不穿褲，我有點不相信；我雖沒有到外國女人身上查驗過，但衣服鋪子的廣告上，總畫着許多女褲，想來是穿的），在現在是沒有例外的了。但我看見古裝跳舞裏，也就有過長過於裙的女褲（式樣同中國太太的差不多）。又最近二三年來，法國女人在家裏喜歡穿 *Pyjama*；當初只是當作睡衣，現在竟當作隨便的家常衣。這種衣服的式樣，十之九是一套中國男人穿的小褲褂，只是多上些花邊；褲管也很長。從這兩件事實上看，可見褲管短長的本身，並不具有根本的美醜；美醜乃是時尚造成的。那麼，現在『裙翻駝鳥腿』的時尚，在中國已有了極大的勢力，再過幾年，長褲准可消滅；你們兩位，不是有些多事麼！

在外國研究服裝的，可以分作三派。一派是生理學家，就是反對纏腰，反對脂肪，反對

高底皮鞋的。他們的勢力極小，連『刑於寡妻』也不夠。第二派是『成衣的美術家』，附庸着個『成衣美術評論家』，而『舞台衣飾美術家』，也可歸併在一起算賬。他們的勢力很大，便就巴黎一處說，所出週刊日刊，就有好幾十種。有時他們打起筆墨官司來，——例如一九二一，二二兩年間的長裙短裙問題——一打可以打上半年，而且巴黎一動手，倫敦紐約等處也同時響應。第三派是服裝史家，他們所出專書，就我在書攤子上所看見的說，也就有十數種。他們研究的結果，於歷史上有極大的用處。譬如年年五月中的貞德節，節場上賣東西的，變把戲的，以至於咖啡館跑堂的，都穿起貞德當時的衣服來，連房子城堡，也做成當時式樣，我們進去看看，有多大的趣味！至於歷史戲的服裝，那是不容說，尤其可以借着這專門學問，得到無限的帮助。

你們喜歡研究服裝麼？我希望你們做這第三派的服裝史學家。

你批評林琴南很對。經你一說，真叫我們後悔當初之過於唐突前輩。我們做後輩的被前輩教訓兩聲，原是不足為奇，無論他教訓的對不對。不過他若止於發衛道之牢騷而已，也就罷了；他要借重剌生，却是無論如何不能饒恕的。

就語絲的全體看，乃是一個文學為主，學術為輔的小報。這個態度我很贊成，我希望你



們永遠保持着，若然語絲的生命能於永遠。我想當初新青年，原也應當如此，而且頭幾年已經做到如此。後來變了相，真是萬分可惜。

說到文學，我真萬分的對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寶貝！我雖不甚喜歡批評的文學，却愛自己胡謔幾句（當然也說不上是創作）。可是自從到了歐洲以後，一層是因為被一加二減直線曲線纏昏了，二層是因為講究文學的朋友竟是沒有，詩爐裏生不起新火，竟幾乎把她忘了；她竟如被我離棄得很渺遠的一個情人一樣。

但有時倦乏了，竟還想着她；牠也有時居然肯來入夢！

我出國後做的詩，大都已抄給你看了。沒抄的是一九二一年做的方言詩數十首（做江陰『四句頭山歌』），和一九二三年做的瘋人的詩數十首，並一九二二年譯的十二個。這些都只能回國後整理完了給你看。一九二三年做的看井，我當作早已寄出了，却不料前幾天才發現，夾在一本書裏，今寄上。

去年一年可算沒有做詩。有一首難包與鹽，稿子不知道夾在那裏去了。有兩首文言詩，是遊戲之作，不妨寫在此處：

君問儂家住何處，去此前頭半里許，濃林繞屋一抹青，簷下碌碌晾白紵。

陣雨初過萬山綠，續斷鐘聲出林曲；君如不怕夜歸遲，稍留共看今宵月。

我搜集的國外文歌，中間真有不少的好作品。我本中還譯到了相當的程度，好好排比之後，出一部專書。現在却擬改計，譯一些發表一些，將來譯多了再整理。發表的地方，頗想借重語絲，不知你要不要把他一脚踢出。但如歌謠裏也要，就只有平半分賊之一法。

我希望回國之後，處於你們的中間，能使我文學的興趣，多多興奮一些。

我在此間的情形，想你已经知道，不贅。問好。

弟劉復。

一九二五，一，二八，巴黎·語絲

## 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

錢玄同

「看了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半農給啓明的信，非常地愉快；原來半農還是五年前頑皮懶賴的半農，並沒有「望之儼然」地可怕樣子。這話怎講呢？請半農別見氣！近年來我對於半農常要起不敬之念，疑心他有了某種態度，這便是當年吳稚暉老先生譏諷現在所謂「章法長」也著的一句話：「出々太々」的臭架子」。因為我有時看見半農給別位朋友的信，觀其言辭之莊重，想見氣度之安詳，於是我便起不敬之念了。今乃知我之不敬全屬謬誤，此其所以「非常地愉快」也。但我對於老友竟起了這樣謬誤的不敬之念，殊屬不合；用特「不打自招」以誌吾過。

半農信中的話，我有要附議的，有要答辯的，有要抗議的，有要壁謝的，現在把它們寫在左方：

半農和啓明都「覺悟只有自己可靠」。我雖無似，却也有這種覺悟；我說的自己，便是指各人獨有的「我自己」而言，不是指中國人共有的「我們中國」。中國國民內固然太多外國人，却也太多中國人。尸丫口當然不應該笑納，而金腿云腿也同樣地不應該晒收（至於區

別X主義和Y主義下底火腿之執苦執甜而定領受與否，這更是卑劣猥賤之至的行爲了。半農說，「無論是中國人英國人俄國人，他若踢我一脚，我便還他一口」。這話真乾脆極了；我趕緊霍地一聲站起來，把兩個手都舉得高高地道，「本席附議！」

至於「打破大同底迷信」，我也可以相對的贊成。我相信大同底世界將來必有實現之一日；現在自然還只在文人和學者底著作中。既然目下還未能實現，則暫時不去迷信它，自無不可。但我却要提出一個修正案：「同時還應該打破國家底迷信」年來國內最時髦的議論有三種。一是成日價噴着「趕走直脚鬼！」者。他們狠贊美拳匪；他們說，中國的財匱，匪多，兵橫，都是「直脚鬼」鬧出來的。二是大喊「愛國！」者。他們底議論，我見的很少；偶然想到的，是說，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應該彈劾，因為藝術是沒有國界的，所以提倡藝術即是不愛國，況且美育是「古已有之」的，便是禮樂，蔡氏「數典忘祖」，可見不愛國，故應受彈劾（這不是原文，我彙括其意如此）。三是所謂「國民文學」底主張者。他們「要誇我們民族歷史的浩浩蕩蕩，澎澎鼓動，放浪汪洋」，「要歌誦盤古，軒轅，項羽，仲尼」說「關雎是樂而不淫呀！但他們盡在淫中貪戀」，「不要管他們的時代思潮……我們作頑固的人罷！」；並且還要「復活精美的古文古話」。這三派底一切主張，雖然並不相同，有時

或且相反，但痛恨「洋方子」之心是一致的；他們對於「國故」（最廣義的），有的要復活它，有的要保持它，至少也不咒詛它，不排斥它；在這一點上底一致，真好像「老子一系化三清」——二十年前底老新黨員贊美德國和日本那種血腥氣的愛國主義，不自知其魂的「保存國粹」「宣揚國光」主義，現在復活了！站在青年導師地位者倡之，於是一羣青年學子和之。學這些青年學子底血管中本潛藏着他們祖傳的老病底種子，他們放學回家，還「開詩開禮」，（我謁誠希望他們府上底「君子」要「遠其子」些才好，我實在不忍見「其子」之被「庭訓」宰割屠殺，淨盡無遺）。這已經够受的了。現在他們又飽聆這些愛國的明訓，於是奇談更日見其多。我偶然看到有些專載淺薄無聊的文章的報紙（如上海時事新報中之青光和上海，又北京晨報中之北京之類），什麼稱「一△△△」而不稱「先生」，寫公歷（他們稱為西歷而不寫民國紀年，穿公裝（他們稱為洋裝或西裝）而不穿袍子馬褂……都要挨青年們底申斥。所以魯迅說了青年「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的話，便幾乎——實在已經——蒙了「賣國賊」之名，有一位青年質問他，「想做點……事嗎？」（原文如此）；而研究教育的報紙上，竟有中學校底外國文一科應減少時間或改為隨意科等等底荒謬主張發見了！據實說來，現在底古怪思想，比二十年前底老新黨還要古怪些。那時無

論青年底指導者或青年，都還知道自慚形穢，應該『去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就是那主張保存國粹者，也還沒有因為吃了外國人的虧而贊美拳匪的。《X\ㄉㄨㄛㄨㄛ\》一句話：那時的人都還知道『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而現在則……

我底意見：對帝國主義底壓迫是絕對應該抗拒的，但同時更絕對應該『要針砭民族（咱們底）卑怯的癩瘡，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要切開民族昏惰的癰疽，要開剖民族自大的風狂』（這是啓明的話）[[[亡清末年，鼓吹排滿的兩派報紙：一派是痛罵滿清政府而謳歌漢族文化（如民報，國粹學報）；一派是痛罵滿清政府而同時并排斥漢族文化（如新世紀）。現在抗拒帝國主義，與十幾年前排滿有些相類。這時候對於『國故』（最廣義的），我主張取後一派底態度。

我也很愛國，但我所愛的中國，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樣，實際上尙未有此物，這便是『歐化的中國』這句話，老實人若要誤解，儘管請誤解，我可不高興負解釋底責任。至於有些人要『歌謠』要『誇』的那個中國，我不但不愛它，老實說，我對於它極想做一個『賣國賊』。賣給誰呢？賣給遺老（廣義的）。他們愛磕頭，請安，打拱，除眼鏡，拖辮子，裹小脚，拜祖宗，拜菩薩，拜孔丘，拜關羽，求仙，學佛，靜坐，扶乩，做古文，用『夏歷』

（手民注意！這里不可排「歷」字！），說「中國道德爲世界之冠」，說「科學足以殺人」……，爽性劃出一塊醜態土來，好像「皇宮」那樣，請他們攢聚到那邊咬乾屎橛去；騰出這邊來，用「外國藥水」消了毒，由頭腦清晰的人來根本改造，另建「歐化的中國」，豈不乾脆！講到救國，我極願意——也只願意——「救救孩子」，救救那「沒有吃過人的孩子」而已，其他則不敢開命。

我最佩服一勾△△和一勾△△和一勾△△的各一段話！

一勾△△對他底朋友說：「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益純粹的爲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底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沈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

一勾△△一勾△△借着一勾△△一勾△△一勾△△底嘴說：「爲什麼，我應該愛你們人類呢？因爲他們豬一般地互相吞噬，或者因爲他們有這樣不幸，怯弱，昏迷，自己千千萬萬地聽人趕到桌子底下去，給那凶殘的棍徒們來嚼吃他們底肉嗎？我不願意愛他們，我憎惡他們，他們壓制我一生之久，凡是我所愛，凡是我所信的，都奪了我底去了……我報讎……你鄙視」

了罷……！」

野馬越跑越遠了。這個問題，暫且擱起。

關於批評薄大少爺出習藝所的事件，半農說我們逃不出「狗抓地毯」的定律。這話我却不服。這位青皮阿二是因爲關在特別習藝所中，才做拆梢，偷竊；搶劫，奸淫的事業的；那麼，他出來了，我們焉得不頷首稱慶呢？政治舞台上演那走馬燈式的把戲，什麼大清早張三打壞了李四嘍，晌午（普尸尤尸又己）時候李四打壞了張三嘍，到了晚上張三又打壞了李四嘍；什麼王五與趙六拚命，忽然他們倆兒又勾住肩膀去喝白乾（香勺歹勺馬）嘍，白乾還沒喝完，又各在那兒盤辮子擄袖子嘍。諸如此類底把戲，賣了氣力去批評它的狠多；甲曰，張三是而李四非；乙曰，王五曲而趙六直。這種批評，自然也不可少。可是我們（至少我個人）實在不成什麼興趣，真懶得去賣力氣。我要學適之底口吻曰，「不值得一評」。我有一個牢不可破的成見：「狗嘴裏總生不出象牙來的」。張三李四王五趙六之所以是狗牙者，以其生在狗嘴裏也。若厭惡狗牙而喜歡象牙，只有一個辦法：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所以能够引起我們注意的事，便是偶然（不過偶然而已）看見像象的狗和常常（真是常常）看見發瘋的狗。前者感覺到刹那間的愉快，後者感覺到打死它之必要。儀哥兒底取消偽號和趕出偽



宮，總算是一件可以愉快的事，所以我那時不免掉了一下子筆頭；夫豈「狗抓地毯」之老皮氣發作也歟哉！

我底答辯完了。可是我還要跟半農開一次玩笑，我要回敬半農一箭，以表示報復之至意。我說：「半農兀丫！您怎麼力丫！」「怎麼曹三爺曹總統！」「——他媽的——棒着他腦袋兒走」——這跟您有什麼相干，要您賣力力氣做那首擬「擬曲」「乙乃」這者許有點兒「狗抓地毯」底味兒吧！——蓋聞有我底老同學魯迅其人者曾經說過：「報仇雪恨，春秋之義也」。夫魯迅者，亦半農之「畏友」也。……

半農關於已故「清室舉人」林蠶叟（爲什麼這裏要這樣稱呼他呢？因爲該舉人請荆生來打金心異那篇文章登在蠶叟叢談中，本金心異恐怕別人不知道這個典故，所以這樣稱呼他）的話，我却要提出抗議了。本來啓明那篇林翠南與羅振玉（見第三期），我也有些不同意。我底意見，今之所謂「遺老」，不問其會「少仕僞朝」與否，一律都是「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的東西。他們要想比德於顧亭林、黃梨洲諸人，呸！這真叫做發昏做夢！顧黃諸人是拒洋鬼子之強姦而給自家守節，所以有價值。今之「遺老」，則因爲自家人替走了洋鬼子，恢復了故業，而幫同了洋鬼子來反對自家；其人格之卑猥無恥，正與張弘範、吳三桂一樣。請

到思想呢，他們既要做遺老，根本思想本已荒謬絕倫了；就「衛」一下子「道」，到也算不了什麼。不過孔孟程朱之「道」都是要「尊中國而攘夷狄」的，他們却來「尊夷狄而攘中國」，恐怕孔孟程朱「在天之靈」，不見得樂意他們來「衛道」吧。至於說他們之中，有人在學問上是有成績的，這是事實，當然不能抹殺，也不應該抹殺；不過這和做遺老全不相干。可是說到這個問題上來，不獨林紆有介紹外國文學之功，即羅振玉與王國維之整理甲骨古字，康有爲之辨僞疑古，勞乃宣之提倡拼音新字，朱祖謀之彙刻唐宋金元詞，……，在學術界都有相當的貢獻。

據我看來，凡遺老都是惡性的。羅振玉說，「盜起湖北」；林紆說，「禽獸真自由，要這偷常何用」！（見蠶叟叢談中之妖夢）；這兩句同樣「都是最卑劣的話」。我對於啓明有些不同意，就在揭林抑羅之一點。

半農說，「……後悔當初之過於唐突前輩。我們做後輩的被前輩教訓兩聲，原是不足爲奇，無論他教訓得對不對」。這話我不僅不同意，竟要反對了。反對之點有二。

一，何以要認林紆爲前輩？若說年紀大些的人叫做前輩，那麼，年紀大的人多很很多，都應該稱爲前輩嗎？不過這一點可以不去論它。因爲我不願認林紆爲前輩，而半農或因喜歡

外國文學的緣故，對於這譯了許多外國小說的林紆（雖然他是不認得 A B C D 而譯書的），從這一點上願意稱他爲前輩，亦未可知。要是這樣，自然也很有理由，所以我可以不去論它。

二。何以後輩不可唐突前輩，而前輩可以教訓後輩？無緣無故唐突人家，這是無論對於什麼人都是不可以的，豈獨前輩？但前輩若先以唐突加於後輩，則後輩以唐突回敬前輩，恰是極正當之對待。我以爲前輩底話說得合理，自然應該聽從他；要是不合理，便應該糾正他，反對他；他如果有荒謬無理的態度，一樣應該斥責他，教訓他，譏諷他，嘲笑他，乃至於痛罵他；決不可因他是前輩而對他退讓。前輩後輩，同樣是人，本無尊卑貴賤之分。何物前輩，胆敢不管對不對而教訓後輩，這還了得！實在說來，前輩（尤其是中國現在底前輩）應該多聽些後輩底教訓才是。因爲論到知識，後輩總比前輩進化些；大概前輩底話總是錯的多。一九一九年林紆發表的文章，其唐突我輩可謂至矣。我記得那時和他略開玩笑的只有一個和我輩關係較淺的程演生。我輩當時大家都持『作揖主義』底態度，半農亦其一也。有誰『過於唐突』他呢？至於他那種議論，若說唐突我輩，倒還罷了；若說教訓我輩，哼！他也配！！

半農兀丫！我希望您別長前輩底志氣，減自己底威風才好又丫。

臨了，我要壁還『激昂慷慨』四個字底致語。我看了這個致語，實在慚惶無地。鄙人向不激昂慷慨，今日尤不激昂慷慨；非不願也，是不能也。五年前的玄同，已經夠頹廢了；半農！『與子別後，益復無聊』，這五年之中，一星半點兒的成績也沒有，不說別的，單說職務上應該編的一部聲韻學講義，從一九二〇年某月某日晚上咱們倆在西河沿中西旅館門口握手以來，至於今，將及五足年了，還沒有編出一個字來。觀此一端，就可推知近年來的玄同是怎樣的頹廢，怎樣的無聊了。所以『玄同』和『激昂慷慨』的距離，真不止十萬八千里。至於在頹廢無聊之時，忽然瞪眼跳腳拍桌子者，無他，只是『張脉債與』罷了，那里配得上說『激昂慷慨』呢？

## 給玄同的信

林語堂

玄同先生：

我剛剛讀過你的寫在半農給啓明的信底後面一篇大著，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腳拍桌子」，忍不住也來插說幾句，也借此可以聊補我對於語絲逃懶足兩個整月之過。若弟也者，誠可謂之“*Stooping, Parlor*”也（此語未知如何譯法，估從直譯先生的士計，譯作「睡覺的夥計」）近來睡覺覺得已夠，作文之心復起，適來了先生瀟灑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題目沒有了。

未入正題，先說一句閒話：半農的信裏頭有一句恭維先生的話而為先生所壁還者（我是先讀先生之「壁還」然後讀半農之原壁）。半農想念啓明之溫文爾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致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週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此似乎近於自誇，姑置之）；激昂慷慨，猛進也；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現代評論也（現代評論的朋友們不必固謙，因為穿大棉鞋與帶厚眼鏡者學者之象徵也；以現代評論與語絲比，當然是個學者無疑，且不失其「出之六力」之「身分者」也）。

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於猛進，溫文爾雅不必限於語絲。此亦猶厚眼鏡（學者之象徵）不必爲尹默所獨有而可於玄同身上求之耳。

在此處得插說一句，我雖未見半農之面，却膽敢拉半農名字。所以然者，一來爲半農是先生的舊友，二來依先生言，半農並無中々大々一々之架子，凡無中々大々一々架子者，皆吾友也。弟意大學教授中應有這種的人格，不應盡是鬚鬚這麼長，冠冕堂皇可派赴賽會者。因爲世界上的中々大々一々與中々一々本來這樣多，若並大學裏頭而充滿他們，我們的鼻孔將向那兒喘氣呢？

閒話少說，言歸正傳。先生的『歐化的中國』論及『各人自己努力去變象』的話，說的痛快淋漓，用不着弟來贊一詞。此乃弟近日主張，且視爲惟一的救國辦法，明白淺顯，光明正大，童稚可曉，絕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題發揮來多說幾句。弟近有『孫中山非中國人』之論，其見地主張，完全與先生所持一致。弟本來以爲民國有一個偉人，近日細想，此一偉人乃三分中國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話，若有人以爲兜玩笑的話，也只好由他去罷），然則欲再造將來的偉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農先生在巴黎想起青雲欄琉璃廠來，因而有『中國國民內太多外國人』的謬論（只可當他爲

謬論)，謂「在國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這一句話」。此乃半農在外留學五年所致。若是僅留學一年半載，或回國天天看國內日報張三打李四，王五請趙六喝白乾的新聞，只會感覺到國內外國人太少，不會有外國人太多之嘆。即以弟個人而言，今日之主張，亦係回國後天天看日報之結果，此弟一年來思想之變遷也。

今日談國事所最令人作嘔者，即無人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無人肯承認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他們彷彿以為硬着頭皮，閉着眼睛，搬運點馬克思主義，或德謨克拉西，或某某代議制，便可以救國；而不知今日之病在人非在主義，在民族非在機關。夫「民爲邦本，本固邦寧」，然則邦不寧，非其根本腐敗之鐵證而何？近日孫先生之死，雖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來奉揚，助祭，做輓聯，提倡什麼主義什麼黨綱，察其語調，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實爲國悲感者絕少，一若高調一唱，將來中國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奴氣十足，故尙喜歡唱高調，尙相信高調之效力（廢督裁兵略，國民會議略，護憲略，拒賄略……等等花樣甚多，故此高調終是高調而不能成爲事實。惟其不肯承認今日中國人是根本敗類，故尙有敗類的高調盈盈吾耳（如先生所舉「趕走直脚鬼」，「愛國」及「國民文學」三種及什麼「國故」「國粹」「復辟」都是一類的東西），故尙沒人敢

毅然贊成一個歐化的中國及歐化的中國人，尙沒人覺得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此中國人爲敗類一條不承認，則精神復興無從說起。

歐化中國人之可貴，是至顯而易見的事實，現在不妨再說幾句。孫中山之非中國人，已於猛進（第五期）說過了，然則再造將來的偉人也惟在再造七成或十成的洋鬼子，是不待辯而可明了。現且姑置勿論，而論段祺瑞與吳稚暉。段祺瑞者，十足之中國人也；吳稚暉者，九成半歐化之中國人也。觀此次孫中山出殯事，可知也。段先生不想祭孫中山，便罷；想祭孫中山，則非排出其執政之架子不可，衛隊等等不必說，大禮服不穿上似有失執政之尊嚴，且因穿大禮服而毅然洗足，因洗足而皮鞋穿不上，因皮鞋穿不上而惱起來，索性不去祭，祭也是段祺瑞，不祭也是段祺瑞……好了，派個代表致祭，此非一副活現十足之中國人的寫照而何？吳稚暉呢，却是鑽在人羣中，抱着一大摺白話的輓詩，送人便送，非九成半歐化之中國人，易克臻此？不必說十足之中國人段祺瑞辦不到，即使歐化一二成之熊希齡，黃郛，亦未必有此氣象也。我們因此，暗中得一個印象，即國內外國人太少，及歐化中國人之不可多得也。

誠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於「針砭民族卑怯的癰疽，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開民族昏



憤的癥疽，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啓明的話。）然弟意既要針砭，消除，切開，閹割，何不爽快快行對症之針砭術，給以根治之消除劑，施以一刀兩斷猛痛之切開，治以永除後患劇烈的閹割。今日中國政象之混亂，全在我老大帝國國民辯氣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氣，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識時務，若無理想，若無熱狂，皆是老大帝國國民辯氣，而弟之所以謂今日中國人為敗類也。欲一拔此頹喪不振之氣，欲對此下一對症之針砭，則弟以為惟有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復興與解做「復興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兩個反對理由。第一，此種扭扭捏捏三心兩意的辦法，終覺得必無成效。且若我們願意退讓以求博一般社會之歡心，則退讓將無已時，而中國之病本非退讓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後可耳。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倒底有無復興之價值，尚在不可知之數。就使有之，也極難捉摸，不如講西歐精神之明白易見也。或者唐宋中國人不如兩漢中國人，兩漢中國人不如周末中國也不一定。如是則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復者。故周末尚可出一個孟軻講「善養吾浩然之氣」，及墨翟之講兼愛，此乃其時精神未死之證。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無聊，觀其替當時青年選必讀詩三百篇，陳風鄭風選得最多，便可為證。（說到這個，恐話太長，姑置之。惟我覺得孔子乃一活潑潑

的人，由活潑潑的人變爲考古家，由考古家變爲聖人，都是漢朝經師之過。今日吾輩之職務，乃還孔子之真面目，讓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於今日，當由大理院起訴，叫毛鄭賠償名譽之損失。如論語所謂「席不正不坐」這話，到底是誰說的，我們只好姑妄言之姑妄聽之而已，個人以爲孔子未嘗呆板乖僻至此。否則孔子當門人前席不正不坐而已，如此則孔子所行直與馮玉祥在客前不吃燕窩魚翅同等，惟弟決不相信孔子如此也。這是閒話，表過不提。總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較奮勇活潑之氣，然既一厄於儒墨之爭，再厄於漢時四博士之經學，三厄於宋明人之理學（大學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書是中國人之成敗類自宋朝始），古人之精神已一無復存，此種之精神復興恐怕不大容易講吧，除非有一位費希特來重新替我們講給我們聽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識淺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馬跑得太遠了，趕快收束吧。總而言之，我近來每覺得精神復興之必要，因爲無論國事或教育，所感覺進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種頹喪之習氣；在此頹喪習氣之空氣內，一切改良都可扮出一些笑劇來。三十年前中國人始承認有科學輸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認政治體有歐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認文學思想有歐化之必要。精神之歐化，乃最難辦到的一步，且必爲「愛國」者所詆誣反對；然非此一步辦到，昏憤卑怯之民族仍是昏憤卑怯之民族

而已。弟嘗思精神復興條件適足以針砭吾民族昏憤，卑怯，喪顏，傲惰之癩疽者六，書於左方以待參攷，不復多贅（這也可謂不識時務之我的一點鄙見，一笑）：

1. 非中庸（即反對『永生生氣』也）。

2. 非樂天知命（即反對『讓你吃主義』也，他咬我一口，我必還敬他一口）。

3. 不讓主義（此與上實同。中國人毛病在於什麼都讓，只要不讓，只要能夠覺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討論方法而方法自來。法蘭西之革命未嘗有何方法，直感覺忍不住，各人拿刀棍槌把衝打而去而已，未嘗屯兵秣馬以爲之也）

4. 不悲觀。

5. 不怕洋習氣。求仙，學佛，靜坐，扶乩，拜菩薩，拜孔丘之國粹當然非吾所應有，然磕頭，打千，除眼睛，送訃聞，亦當在屏棄之列。最好還是大家穿孫中山式之洋服。

6. 必談政治。所謂政治者，非王五趙六忽而喝白乾忽而掀辮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發起此社時有一條規則，謂在社裏什麼都可來（剃頭，洗浴，喝啤酒），只不許打牌與談政治，此亦一怪現象也。

玄同先生！因爲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謝了大一堆的磚瓦，未知有當否，然這回我對於語絲的義務可盡了。願頌歐安，並問化祺，不宣。

十四，四，七，弟語家。（語絲）



## 回語堂的信

錢玄同

語堂先生：

您說中國人是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真是一針見血之論；我底朋友中，以前只有吳稚暉、魯迅、陳獨秀三位先生講過這樣的話。這三位先生底著作言論中，充滿了這個意思，所以常被『十足之中國人』所不高興。我覺得三十年前『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個老主意，現在並沒有什麼改變，不過將『用』的材料加多一些而已。他們以爲『用』雖可以加多，而『體』則斷不容動搖。試略言之。中國人不懂科學，不會製鎗砲，不會造洋房，不會修馬路，他們是可以承認的；他們說，這些都是『形而下之器』而非『形而上之道』，不及人家，不算『マナ』，好在我們底精神文明是冠絕全球的。說中國底政治法律不及西洋，他們也可以承認的；他們說，政法是末，道德是本，政法羸敗，不算丟臉，好在我們底道德是天下第一的。所以李鴻章、張之洞等人要造鎗砲，要造軍艦，稍微明白的人也認爲當務之急；康有爲、梁啓超等人要開議院，要改官制，稍微明白的人還來附和響應。到了陳獨秀、胡適等人要戮穿『冠絕全球的精神文明』底醜相，要撕破『天下第一的道德』底鬼臉，明明

白白地提倡新文化，新道德，則除了極少數的幾個人外，無論頑固黨與維新黨，亡清遺奴與西洋博士，老頭子與小孩子，都羣起而攻之，誓不與之共戴天了。這是什麼緣故？就因為動搖了他們底「禮」一丫。

八九年來，我最佩服吳魯，陳三位先生底話；現在您也走到這條路上來了，我更高興得了不得。我要把我心中的話信筆寫出，想到哪里，便寫到哪里，亂七八糟，毫無條理；反正我是不會做文章的，寫得沒有條理，乃是當然之結果。

從前倡言革命的人們，（孫中山 吳稚暉 歐陽先生除外），其目的僅在救亡。救亡固然是極應該的，但革命底目的決不在此。以此為革命底目的，實在是根本大錯誤。若因救亡而革命，則轉亡為存以後便可以不革命嗎？假使中國現在國勢還是很強，武力足以禦外，便可以不革命嗎？假使中國國勢雖弱，武力雖不足以禦外，而別國也與我們同樣的不濟，或他們沒有侵略我們的野心，我們便可以不革命嗎？我以為現在的中國，無論國強國弱，國危國安，國存國亡，革命總是不可以已。吾人一息尚存，革命之志總不容少懈。何以故？以中國人為根本敗類的民族，有根本改造之必要故。至於一時的國勢危殆，算不得什麼大不了的事，以此為革命底目的，真如斯謂目光如豆，寧有定處！

革命這個名詞，「十足之中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都惡之如蛇蝎，畏之如虎狼。據我看來，真是尋常而又尋常，當然而又當然的一件事，用不着這樣瞎起恐慌。革命本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的，但是竟弄到「聖人亦有所不知」，豈非大奇！人們吃飯，本為養生，但若吃得太多，或吃了不消化的東西，或吃了不衛生的東西，或因別種緣故，以致胃腸中作起怪來，那便須吃葷麻油，補丸，瀉藥，硫黃這一類藥品，使它瀉泄，這就是革命。這種革命都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的。推而至於一個民族底生活樣法，彼此或是明約，或是默契，定了許多條目，如所謂道德葬禮樂刑政等等，拿來共同遵守，過了些時候，因為生活底改善和知識底進步，覺得這些條目有毛病了，不適用了，或更有獨夫民賊和桀黠之徒把持它，利用它，來欺侮大眾，那便須用嘴，筆，鏟，砲，把那些坑人的條目撕破，踐踏，摧燒，這也是革命。這種革命就不免弄到「聖人亦有所不知」了。中國近年來的革命實行家，惟孫中山先生深知此義。他自己底思想，是時時進步的。他底著作言論我所見過的，為（1）一八九四年給李鴻章的信，（2）一九〇六年十二月二日在東京民報紀元節慶祝大會中的演說（見民報第十期），（3）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孫文學說，（4）一九二四年出版的三民主義底演講錄。從這些文章裏，很可考見孫先生在這三十年之中思想時時進步。因為他自己底思

想時時進步，所以他能夠以革命為終身底事業。這樣以革命為終身底事業的人，不是「十足之中國人」——無論智愚賢不肖——所能了解的，所以他們都認孫先生為敵人，所以他們都痛恨革命，害怕革命，所以中國近年來雖有革命之名而絲毫沒有收到革命之效，所以根本敗類的民族依舊還是根本敗類。

講到現在的中國人，工藝與政法固然很壞，固然應該革命，而道德與思想則更糟糕到了極點，尤其非革命不可。不說別的，單看近年來「十足之中國人」底反革命底論調，便可窺見其糟糕之一斑。隨手舉幾條為例：

甲曰：你們說外國文明嗎？外國也有臭蟲，也有娼妓，也有流氓，也有盜賊，……

乙曰：你們說科學好嗎？科學足以殺人！你看，外國人現在也明白了，他們知道東方文明底好處了。他們底物質文明破產了，他們要來研究我們底精神文明了。

丙曰：你相信西醫嗎？孫中山底肝癌，西醫終於醫不好；而胡適之底腎臟炎却是中醫醫好的。你還說西醫好嗎？

丁曰：你說外國男女平等嗎？中國人纔是能尊敬女子底人格呢。你看，中國人結婚，新郎須到坤宅去親迎新婦，這是多麼平等啊！恐怕外國女人聽見了，還恨不得來做中國人，受



男子這樣的尊敬呢。

戊曰：原富有什麼希奇！大學第十章「生財有大道」一節早已談過經濟學了。什麼民治主義，什麼共產主義，什麼無政府主義，這又算得什麼！不是禮記禮運篇「大道之行也」一節早已把「大同學說」發揮盡致了嗎？

己曰：洋鬼子文明，我偏野蠻！洋鬼子要衛生，要清潔，我偏要隨地吐痰，自由放屁！中國人生成就是這麼懶的！

庚曰：你們太新了。就是外國人也還沒有做到這樣，不要說中國人了。（這條一時想不出例來，但我的確聽見有人講過這樣的話。）

看這幾類人底話，把「不肯向上，不肯服善，不自知其醜，忘自尊大，以醜自豪」種種糟糕的道德與思想都表現出來了。

這種種糟糕的道德與思想，可用一言以蔽之曰，「不拿人當人」。他們不拿別人當人，也不拿自己當人。先生所反對的「中庸，樂天知命，讓，悲觀，怕洋習氣，不談政治，」這一類都是不拿自己當人的。說到中國人底「中庸」，我以為魯迅先生底話最痛切了：「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

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凶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詭柄，縱爲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猛進第五期。）中國人對於外國人，那種「不拿人當人」，的古怪心思表現得最爲深刻。自己兵力強的時候，稱外國人曰「夷狄，逆，寇」還要把人家底種名國名加上「犬」旁（客氣一點則加「口」旁，如果把外國人打败了，處置俘虜，那是什麼慘無人道的待遇都會想出來施行的。可是自己打了敗仗，那便馬上會把「夷狄，逆，寇」改爲「爺爺，爹爹，叔叔」的，到了外國人長驅直入，做了中國底皇帝，則又立刻就會「天朝，聖上」叫的應天響的；一旦這位外國「聖上」和他開起玩笑來，把他綁到菜市口去「伏誅」，他還要向關謝恩，而後引頸就戮，據說這叫做「雷露雨露，莫非天恩」，又叫做「臣罪當誅，天王聖明」。——這一個怪現象，大概可以做爲我們這個根本敗類底民族種種糟糕的道德與思想底代表了。

回到本題來說，根本敗類當然非根本改革不可。所謂根本改革者，鄙意只有一條路可通，就是先生所謂「惟有爽爽快快講歐化之一法而已」。我堅決地相信所謂歐化，便是全世

界之現代文化，非歐人所私有，不過歐人開道較早，比我們先走了幾步。我們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趕這位大哥，務期在短時間之內趕上；到趕上了，然後和他並轡前驅，笑語徐行，才是正辦。萬萬不可三心兩意，左顧右盼，以致誤了前程，後悔無及。至於所謂「復興古人之精神」，我也持反對態度；先生所說兩個反對底理由，我都完全同意。我以為若一定要找中國人做模範，與其找孔丘墨翟等人，不如找孫文吳敬恆胡適蔡元培等人。

現在另說幾句閒話。有一點我與先生所見微有不同。我不以「唐宋不如兩漢，兩漢不如周末」之說為然。大家對於宋明很討厭者，因為那個時代出了幾位理學先生而已。我則以為對於一個時代底文化，要就全體觀察，不能專看幾位「正統派學者」而下斷語。依我底研究，中國底歷史的確也是進化的，漢唐實勝於周，宋明實勝於漢唐。自然，從董道十罷歸百家獨崇儒術以後，二千年中，思想被壓，不易發展。但聰明的人們仍能在腳镣手铐之中拼命掙扎，留下許多活動底成績。藝術家不待言。學者之中，如王充，劉知幾，王安石，鄭樵，朱熹，陳亮，黃宗義，顏元，戴震，章學誠，崔述這些人底思想，比孔丘孟軻要精密得多（記得從前章太炎師談過，荀况之學過於孔丘，這話也很對）。拿孟子和孟子字義疏證比較，覺得孟軻還夠不上懂得戴震的話。——這里所說，乃是估這班陳死人在歷史上的價值，

與現在無關。若說現在，則又進化了，吳敬恆比顏元好，胡適比戴震好，梁啟超比章學誠好，顧頡剛比崔述好。

咱們倆過屠門而大嚼，開口『歐化的中國人』，閉口『三申七洋的中國人』，這種理想要它實現，談何容易？也只好套先生談理想教育文中之筆調曰：『然實現與不實現都不相干，我們在此奄奄待斃的中國人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種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之辦法而已。』（不過這句話與先生所主張『不悲觀』之說似有抵觸，一笑！）

先生借半農之語以評三種週刊，甚妙。惟先生也將『激昂慷慨』這塊壁送來，我還只好『奉趙』。我那里配得上這四個字呢？

日前晤徐旭生先生，他說他也討厭英國底出々々々，但却喜歡法國底兀兀一一。出々々々与兀兀一一之不同，我不知道。但我却很以吳稚暉魯迅兩先生之言爲然。吳先生口口聲聲自承爲流氓；魯先生在猛進第五期中主張搖身一變，化爲潑皮，相罵相打。『這流氓與潑皮，我『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初提筆時，想說的話覺得很多，但一面寫，一面忘記，寫到現在，已經頭腦眼花了，隱隱聽到遠處『雞既鳴矣』，實在有睡覺之必要，只好不再寫下去了；那有餘不盡的廢話，留

待改天與致好時再繼續筆談吧。

復頌「十一」安，並候「洋」祉，不備。

弟玄同。

一九二五，四，十三，午前三點。四分……真亮。（語錄）



## 寄啟明

穆木天

啟明兄

蒙寄來語絲多份，謝謝。近多無聊，亂七八糟的翻了一陣，不知怎的竟注目在錢玄同先生的大作寫在半農給啟明的信底後面，我又可笑，我又可怕，我真沒有想到錢玄同先生竟把我們的「國民文學」National Literature的主張誤解到那種的田地！立刻，我想起了法國詩人 Alfred e vigny 的詩橄欖山 *Le mont des Oliviers* 中的 Jesus 的一句話來

— *Et moi je parle encore, que déjà ma parole*

*Est tournée en Poison dans chaque par abole.* (Delagrave 版，維尼詩集 234 頁底段 11)

(三行)

耶穌的這句話的「苦味」我似乎是實證出來。民衆的誤解自是難免。那想到堂堂的錢玄同先生——中國的學術界的泰斗錢玄同先生，竟把我們小學生們的話誤解到這般的利害！真的「謎」(énigme)呀！竟把我們的「國民文學」的主張與「愛國論者」同人的所說看成一致了！可謂天荒已破，善為「玄同」，妙哉！妙哉！錢先生尚如此誤解，社會更不知

誤解到什麼地方了！確是「poison」了！經過錢先生這番的誤解，社會更不知又藉錢先生的明覺越法誤解到什麼的地方！確是「毒」了！果如鳳舉所說：「不中說話！」

「國民文學」的思潮，怎能與「歐化」相矛盾！怎能與東西文化調和不相容！怎能與世界主義相反對！怎能與個人主義相背馳！他們是一個東西的多面相，錢先生怎麼把這麼膚淺的東西都誤解到這樣利害！一邊「歐化」是得肯定的，一方「國民的」(national)之分子是尤得肯定的。兩方面同時同等的肯定，才能結果出真的調和。influence是外來的，而Originates是內面的，自己的，國民的。我們的「國民文學」的主張，根據在「個性」上。國民主義是「自我進化」的一形式，在與individualism, Cosmopolitanism 成正的比例；國民主義的實現越法的徹底，個人主義是越法的深刻，世界主義是越法的堅固。我們所說的「國民文學」，就是我所愛的 *Romantisme francaise* 的一分子 (factor) 的「國民文學」的意義在此論點我與鄭伯奇兄一致的：不過我還肯定 *Maurice Barrès* 的一部主張，而伯奇兄說「尙早」；我主張「歐化」與「國民化」共進，而伯奇兄主張「歐化」更要特別注重，藉「歐化」助長「國民化」的。老實說：中國現在少的是真正的中國人與真正的歐化者。真正的中國人才能是真正的歐化者；是一個人的兩面的人格。中國要求內能發現自我而外能吸收世界的人。中國的

人一般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家奴」——國故說者；一種是「洋奴」——假的時髦。都是奴才，全非主子；所以他們也不懂得中國，亦不懂世界。國內年來「反射的」(reflective)彩色太大，到處是假的東西，或此爲因，真堪痛恨。在我們的思想，當然得提倡國民文學，發現出國民的自我，同時才能吸收真的歐化來，才能有真的調和，才能作出真的越法澈底的自我來，才能作出真的時代來。現在中國的傾向不是「歐化」確是「擬歐」。所以得喚起已死了百千年的國民精神作堅牢的土台。這一點小意思，不知錢先生以爲如何？錢先生怕把 Nationalisme 解成什麼「用夏變夷」，「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東西去了！所以才說提倡「國民文學」是痛恨「洋方子」。不知是否？不敢「邪推」。

這似乎也不能怪錢玄同先生。就他的論調看，他確像一個老實 (maître) 的人。他怕一輩子不能懂 Paradoxe, ironisme, Gynisme 一流的東西。他把我的文章的字句就沒有看懂。他的讀法，確是「歐化」了，確是科學的，是數學的，是物理的。形式的文法上，他確是沒有錯誤；但在內容的方面！我的詩中的「他們的時代思潮」的「他們」的前詞怕是錢玄同先生未找出來。我用的「頑固」的意義，錢先生却又像完全未看懂。真好眼力。「不偏不黨，不同不合，用自己的自我力，內發揮個性——國民的方面，外吸收世界潮流，要有判斷，要



不盲從」，才是我所謂「頑固」的 *Signification* 的大部呢。不知錢先生以為是否？我的詩裏有：「我們要歌誦盤古的開天，我們要歌誦軒轅的治世，我們要歌誦烏江夜裏的項羽，我們要歌誦努力實現的仲尼」；錢先生兩眼怕完全注意在「盤古，軒轅，項羽，仲尼」上，把「象微的功用」完全忘了，他沒有看見「開天」「治世」，「努力實現」，「烏江夜裏」。大概是從小讀留侯論讀慣了，一見仲尼即想起了「尊孔」，妙哉！妙哉！錢先生在文章上就未看解，所以還給我創造出一個「誇」字來！多謝！多謝！所以錢先生恭維我們說，我們要復活「國故」了！我們真不敢受這種讚美，不勞多譽。

錢先生像是什麼都不要了！不但是國民文學，鄉土藝術，什麼什麼有中國字樣的東西都不要了。我們不知道錢先生為什麼還研究中國的學術呢？中國的文字；中國的言語，連中國的國民都不要了。不知錢先生還要什麼？究竟錢先生反對「國民文學」的論點安在，有什麼根據，我要請教了！「孺子不可教也」，請錢先生可不要說。

「復活祖宗的言語」，這個命題的動機，還是數年前在京都沈尹默先生給我們的。啓明兄，記得一天沈先生向我們說：「中國把自己已有的好東西完全扔掉，去無益的精力去找反到不及舊的新的同樣的東西，未免太不經濟了。我們吸收古典中好好的東西，我們接得前

人的足跡往前去創造。」尹默先生這種「新古典」的思想，我是永遠感服的。所以我們想我們的話有限，我們的空靈是不夠用，我們效仿法國「七星同人」(Les Sept)的故智，要盡力去作新字，其之一即是利用古來原有的好字；當然，創造新的言語，是不僅限復活古語的。這方面想尹默先生還能有好的特別充足的解釋。

最後，爲免除誤會，要再贅一言聲明：國民文學的「國民」的字樣，是特徵的一面，不是用以抹殺全體的。特別單肯定這一面的原因，特別單提倡這一面的原因，是因中國的人們把他否定了，忘掉了。嘿！最妙了！特別是「愛國論者」「國故論者」「復古論者」尤其把「國民的」方面忘去了。NATIONAL的方面，錢先生把他否定了，到與「愛國論者」不謀而合了。

國內的思想界真不了！斯界的權威錢先生，這這般的「玄同」，其影響不問可知了！亂七八糟說了這些個冒昧的話。我希望你能同尹默先生，及鳳舉，耀辰兩兄看過，能在語絲上發表，否則還我。因爲這樣的誤解下去，不了！不了！

祝近安。

穆木天。

五月十三日午後。(語絲)

## 答木天

周作人

木天兄：

承示你同伯奇兄的論國民文學的信，我覺得對於你們的意見能夠充分了解。傳道者說，「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想這本來也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不過是民族主義思想之意識地發現到文學上來罷了。這個主張的理由明若觀火，一國的文學如不是國民的，那麼應當如何，難道可以是殖民的或遺老的麼？無論是幸不幸，我們既生為中國人，便不自主地分有漢族的短長及其運命。我們第一要自承是亞洲人（*Asiatic*）中之漢人，拚命地攻上前去，取得在人類中漢族所應享的幸福，或就所能做的工作，——倘若我們不自菲薄，不自認為公共的奴才。只可惜中國人裏面外國人太多，西崽氣與家奴氣太重，國民的自覺太沒有，所以政治上既失了獨立，學術文藝上也受了影響，沒有新的氣象。國民文學的呼聲可以說是這種墮落民族的一針興奮劑，雖然效果如何不能預知，總之是適當的辦法。

但是我要附加一句，提倡國民文學同時必須提倡個人主義。我見有些鼓吹國家主義的人對於個人主義竭力反對，不但國家主義失其根據，而且使得他們的主張有點宗教的氣味，容

易變成狂信。這個結果是凡本國的必好，凡別國的必壞，自己的國土是世界的中心，自己的爭戰是天下之正義，而猶稱之曰「自尊心」。我們反抗人家的欺侮，但並不是說我們便可以欺侮人；我們不願人家抹殺我們的長處，但並不是說我們還應護自己的短。我們所要的是一切的正義；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主與自由，也正憑了正義我們要求自己譴責，自己鞭撻。我們現在這樣地被欺侮，一半固然是由於別人的強橫，一半——至少至少一半——也在於自己的墮落。我們在反對別人之先或同時，應該竭力發掘鏟除自己的惡根性，這纔有民族再生的希望，否則只是拳匪思想之復活。拳匪的排外思想我並不以為絕對地非是，但其本國必是而外國必非的偏見，可以用「國粹」反抗新法的迷信，終是拳匪的行徑，我所絕對反對的。有人相信國家主義之後便非古文不做，非古詩不讀，這很令我懷憂，恐正當的國家主義要惡化了。我們提倡國民文學於此點要十分注意，不可使其有這樣的流弊。所以我仿你的說法要加添幾句，便是在積極地鼓吹民族思想以外，還有這幾件工作：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癥瘕，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憤的癰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以上是三月一日我覆你的一封信，曾登在京報副刊第八十號上，今重錄於此，因為現在我的意見還是這樣。我不知怎地很爲遺傳學說所迫壓，覺得中國人總還是中國人，無論是好是壞，所以保存國粹正可不必，反正國民性不會消滅，提倡歐化也是虛空，因為天下不會有像兩粒豆那樣相似的民族，叫他怎麼化得過來。現在要緊的是喚起個人的與國民的自覺，儘量地研究介紹古今的文化，讓牠自由地滲進去，變成民族精神的滋養料，因此可望自動地發生出新漢族的文明來。這是我任意的夢想，也就是我所以贊成國民文學的提倡之理由。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Guilave Jo Ben）所說，人世的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窳國王手中的賬簿，中國人是命裏註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於一切提倡不免有點冷淡了。我的微小的願望，現在只在能夠多了解一分，不在能成功一釐，所以這倒也還無妨無妨。草草。

十四年六月一日，周作人。（語絲）

## 寄木天

張定璜

木天兄：

錢玄同先生的文章令你憤慨，引起了你的一篇答辯。我還沒完全知道你答辯的是些什麼，對於那個大概錢先生也還有話說。我現在只想悄悄的講幾句。

你的見解若是表白清楚了，我相信我可以懂，不消說他一定可以懂。但前回你所寫的確實有些惹起誤會的地方。你知道，我們都在這裏談說話的不容易。有的朋友並以爲最好是一句話加上一句以上的註解，才或者可以幸免於罪。這並不是說我們比人家高明，只有人家錯解我們，沒有我們錯解人家。況且喜劇是人生很可寶貴的一件東西，所以無論是我錯解你或是你錯解我，究竟都是有趣的事情。

你說你無意提倡愛國論，我也那末樣想。然而讀你們主張國民文學的文字時，我便不敢那末樣想了。中國人對於中國據我所知道的大概只有兩種態度。一種是第一人稱的態度。凡是我的或我們的都是好的，而且愈古的愈好。譬如說我們的指甲是好的，而且蓄的愈久的愈好；能假去背上抓癢固好，然而究竟不及彎出來一尺多，可以戴上黃綾套子的更爲可貴。我

們的養身法是好的，而且時代愈早的愈好；能潑在太陽地裏捫蝨已經算不壞，上乘的便是辟穀。另外一種是第三人稱的態度。什麼事情都是他或他們怎麼怎麼樣。他們都是用外國文教的，所以我們也用外國文教。他們的頭髮是皺的，所以我們的也得燙皺來。這兩下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我們沒有什麼法子可以分出一個高下。我想告訴你的只是，照你那篇「我們要怎樣怎樣辦我們的這個和我們的那個」式的詩歌看去，你實免不掉有那第一種態度的嫌疑。你雖說你不是提倡愛國論，你却不知道像你那樣的口吻講這樣愛國那樣愛國的多着呢。他們一籠腦兒就知道嚷愛國。爲什麼嚷？「因爲給人家打了，受人家欺負了。」爲什麼給人家打了，受人家欺負了？「那除非老天知道。」至於說是大家來想一想罷，看應該怎樣就可以使得自己強勇，使得自己聰明，不至於挨人家打，被人家欺侮，不但不至於挨人家打，被人家欺侮，而且可以使得誰也不挨誰打，誰也不敢欺侮誰；這樣的想，既費心血，又傷腦力，是人們不大樂意幹的。因此他們的本領也只是嚷嚷罷了。外國人有嶄新的鎗砲，究竟比起空氣裏的呼聲強得多，所以今日的侮辱還是加上了昨日的侮辱，並不因爲他們的嚷嚷而減少一忽忽。

你所謂國民文學若是說中國不會有 Shakespeare 猶如英國不會有王實甫，中國不會有

Madame Bovary 猶如法國不會有紅樓夢，我滿心贊成，若是說大家要開起門來讀中國書，然後造出一種國民文學來，我則以為多事，縱使我不反對。中國人向來就是開起門來讀中國書的，結果成爲過去的那些文藝。我相信那裏面有過一個美麗的境界。然而那個境界畢竟是過去了。後來的人只是幽囚在死骨的牢獄裏，沒有感覺，沒有情思，沒有生命。中國文學現在唯一的生機就在於折毀幾千年來腐的藩籬閉着他的藩籬，盡量去和別種文學接觸。等到不但 Boccaccio's Rabelais Cervantes 等都有了忠實的全譯，而且 Iliad 和 Odyssey 也有了介紹的專家，那時候自然真有正的再生的中國文學出來。那時候，如果你我都健在，而你如果又還高興講國民文學，我就可以告訴你，這便是我們的國民文學。那時候我的理由就是，人本是地的兒女。藝術和生活一樣，無論如何想擺脫，總是那地方生長的，總擺脫不盡那地方裏的土氣。更不消說土氣不同，培養出來的花果一定也不同。只要花能發薰香，果能發新鮮，誰還厭惡這個土氣幹嗎呢？人生不是幾個公式，幾條定理，幾隻名詞所能概括無餘的東西。不能說把他概括無餘而硬想把他概括無餘的，看過去似是古說照人的學者道德家和神徒，其實不外是自我狂或死囚或活屍。小時候我常聽見人家說：「你幹嗎老聽我？我臉上有什麼好聽的？不同是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麼？」當時經人家這麼一說，我也就不敢再聽了。如今想



來，假使人生下來真個是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真件件東西都是一樣，那多沒意思！且莫說別的，我先將不認識誰是程木天，誰是鄭伯奇，誰是錢玄同，誰是沈尹默，誰是周作人，誰是徐祖正，誰是——張定璜！我們大家在路上碰見時，在電車裏對面坐着時，在神田舊書店裏擡頭時，在開明門口並排立着等候梅蘭芳的風采時，我們都將覺得似曾相識，似非相識，將想招呼而又不敢招呼，將要說聲 *greetings* 而又忍住，好像是「久不見，怎麼樣？」的妥當一點，但終於彼此一句話沒有說，白白地兩下錯過。不但如此，我們將把生人認作熟友，拉他到家裏來預備候他一杯自己搖的冰忌（絞）凌。他自然也將和我們一樣的困惑，疑糊，躊躇，末了總算決了心跟我們來，進了門口，這才知道又弄錯了，剛要轉身折回；然而已經來不及，我們家的劉媽前天從口外帶來的一匹四尺來長三尺來高的黃狼狗冷不防的突然從門背後穿了出來，「嗚」的一聲，早嚇得他魂飛魄散，夢似的抱頭鼠竄而去！同樣，我們自己，——你想想，我們自己！——也難免，也必定，要遭這種的厄運。我們將喪失我們的信實，我們的友誼，我們的情愛，我們的美，我們一切恃以自豪的東西。

幸而人生並不如此，幸而我們並不同是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

一樣的橫眼睛直鼻孔我們固不能有，但多樣的橫眼睛直鼻孔，我們也不能造。我們既沒

法子造出我們自己的臉龐來，我們也就沒法子去造出我們的國民文學。

而且國民文學這個話就令在別國的文學史上有人講過，就令沒有一切的語病，我也覺得後來有人愛講時可以講講，現在的我們還談不到。所謂國民文學當然不但要有所指，並且要有所別，譬如別於非國民文學之類。現在連文學沒有產生出來，那裏來的國民的或非國民的文學呢？

張定璜，一九二五，五月二十日。（語錄）

## 敬答穆木天先生

錢玄同

穆先生底信雖然是寫給啓明的，但全信底話都是爲我而發，所以這篇底題目叫做「敬答穆木天先生」。

穆先生信中對於我用了不少的俏皮字眼和語句，乃至以我底名字爲戲，這些我都不介意，而且覺得有趣。惟有一處我不能不提出抗議，因爲這太叫我難受了，便是「堂堂的錢玄同先生——中國的學術界的泰斗錢玄同先生」這個稱號。魯迅說得好：「……如果開首稱我爲什麼「學者」「文學家」的，則下面一定是謾罵。我纔明白這等稱號，乃是他們所公設的巧計，是精神的枷鎖，故意將你定爲「與衆不同」，又藉此來束縛你的言動，……」（猛進第五期通信）。「堂堂的」底醜相何等肉麻！「泰斗」究竟一個銅子兒可以買數斤！玄同雖不學，尙不願以此自污！

閒話表過，且談正文。

我敬告穆先生：我是否是日本所謂「Y出一」一流的人，我自己不知道；可是穆先生給鄭伯奇先生那封詩體的信（三月六日京報副刊），我的的確確是「完全未看懂」，我底

「真好眼力」是這樣，我也沒法。——但我也還不甘心安於「真好眼力」，我今天把京報副刊上所載穆先生底信檢出來，再逐字逐句地細讀一過，還是「完全未看懂」，大概我實在是「一輩子不能懂諷刺一流的東西」了。

不但此也，穆先生今回給啓明的信，我尤其看它不懂。穆先生給鄭先生的信中有「我們要歌誦盤古的開天，軒轅的治世，烏江夜裏的項羽，努力實現的仲尼」等語，又引孔老二「關雎樂而不淫」這句話，我認爲這是鳳舉所說的「凡是我的或我們的都是好的」底意思，固然是「完全未看懂」，但我自己覺得這還不失爲「望文生訓」。至於今回的信中，說了許多「國民文學」。「國民的」，而又力言與「愛國論者」不同，也不是要「復活國故」，我不知道這「國民的」既非歷史上底故物，到底是什麼東西？若說把現代世界文化（即所謂歐化）普及到中國來，換言之，便是中國亦沐浴於世界文化之中，亦即梁漱溟先生所謂「全盤承受歐化」，這是我所極端主張的，但這決不能說是「國民的」因爲既非咱們所固有，亦非咱們所獨有。我看穆先生底語氣，他所謂「國民的」，決非指此而言，可以不論。據我底猜想，穆先生大概與郭沫若先生底見解相像。郭先生最愛把自己底理想裝在古人底屍體上。如女媧，伯夷，叔齊，孔老二，禹政，王昭君，卓文君，王實甫，王陽明這些人底屍體，都是

被他利用過的。這個方法，『古已有之』，即所謂『託古改制』是也。用此法來做詩歌，小說，戲曲，則可；因為這不過是借用幾個古人名子，等於杜撰孫行者，林黛玉，杜少卿，多九公這些假名字，這不過是借用幾件古事，等於完全虛構事實（我底偏見，則以為杜撰名字與虛構事實，比借古人古事更好）。若竟認為實事，以為這幾個古人的確如此高明；再把它放大，普及，說凡古人都是如此高明，便認為咱們有如此好的祖宗；真是榮耀得很，為子孫著理合歌詠先德，發揮光大，這便不然了；因為這種『民族魂』是幾個文學關了房門，用幻想造出來的，並非『我們民族歷史』真是這樣，真有這回事。所以假使我猜得不錯，穆先生確是『要歌誦』這樣的『國民的』，我實期期以為不可。——但穆先生的話，我往往是『完全未看懂』，上邊所說，不過是瞎猜而已。

盤古和軒轅下面底各兩個字，項羽和仲尼上面底各四個字，倒未曾『沒有看見』。不過我雖看見這十二個字，我並不覺得有了它們便可以抬高那四個人底聲價；我尤其不覺得這四個人有了這種高的聲價，便能封到中國民族底全體。我是一個死心眼的人，我只會說呆話：盤古和軒轅這兩個人，根本上就不能信他們為有，故『開天』與『治世』只是胡說。項羽和仲尼，固有其人。但『烏江夜渡』何以值得稱讚，我也不能了解（即使確是值得稱

讚，這不過是他一個人底好精神了，也不能勉封給中國民族全體（Y）。至於『努力實現』四個字，我實不懂，即使『望文生訓』似乎也裝不到孔老二底身上，我知道他自己說過，『學也，祿在其中矣。』

以上固然是呆話，但若以『發掘我們民族的真髓』為職志，似乎總應該考察咱們民族底真相，未可錯認一己底理想為民族底真髓而一味去歌誦它吧！

穆先生說：『愛國論者，國故論者，復古論者，尤其把『國民的』方面忘去了。』我與這班什麼『論者』立於根本反對底地位（雖然穆先生說『到與愛國論者不謀而同』），沒有替他們辯護底義務。不過我總覺得他們並沒有忘記『國民的』，他們對於中國民族一切朽腐的文化，殘酷的道德，污穢的生活，謬誤的學術，都有相當的讚美。他們最不願意中國人『舍己從人』。他們常說，甲點是中國的好，乙點是外國的好，丙點是外國的好，丁點是中國的好，……

那個『誇』字倒不是我『創造』的，是鄭伯奇先生創造的，就在鄭先生復穆先生信中『具體點說』底第三層：『我們要追懷古代的光榮。我們要誇我們民族歷史的真實呀！……：：：如黃河岸上的無限的沉沙。』所以穆先生應該向鄭先生說『多謝！多謝！』才對。（我

那篇文章裏所謂「國民文學底主張者」，本兼指穆鄒兩先生而言，引鄒先生的，除「誇」字外，尚有「復活精美的古文古語」一語。）

我平常有一個偏見：我以為甲國歷史上有絕大意義的事實，並非乙丙丁……諸國也必須有的。現在看到鳳舉信中「國民文學這個話就令在別國的文學史上有人講過，就令沒有一切的語病，我也覺得後來有人愛講時可以講講，現在的我們還談不到」這幾句話，又把我這偏見引起來了。我以為別國縱使曾經積極地提倡過國民文學，咱們並不因此而亦須提倡，或者咱們竟是不應該提倡它也說不定。——因此，又想起一件事來了。西洋史上有凡己子世么尤（Fonissanco）一件大事，近來的中國人覺得咱們中國也非得要這麼一套不可。我底偏見，却認為咱們完全沒有這個必要，而且咱們不應該再要這一套；咱們應該將過去的本國舊文化「連根拔去」，將現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盤承受」，才是正辦。穆先生說我「像是什麼都不要了」，這確是我底真意。我堅決地相信社會是進化的，人們是應該循進化之軌道而前進的，應該努力前進，決不反顧，才對。所以我認為過去的各國文化，不問其為中國的，歐洲的，印度的，日本的，總而言之，統而言之，都應該棄之若棄敝屣。我對於它們，只有充分厭惡之心，絕無絲毫留戀之想。

我寫「敬答穆木天先生」寫到這裏，却要自相矛盾了，我忍不住要對穆先生暫時不敬一下子了。穆先生忽然說出這樣幾句話來：「我們不知道錢先生爲什麼還研究中國的學術呢？中國的文字，中國的言語，連中國的國民都不想要了。不知道錢先生還要什麼？」這幾句話，真是出我「意表之外」！我真不懂，穆先生何以忽然說出這樣幾句糊塗話來！難道研究中國底學術，是等於崇拜中國底學術嗎？難道不要國民文學，是等於不要國民嗎？真是奇談！我老實告訴穆先生吧：我是一個中年的學究，快到「四十見惡」之年了。在十年以前，我確是崇拜中國底學術的。但「中國底學術」這個名詞太廣泛了，其中包含許許多多相反的分，我們當崇拜它時，便在它中間分出「正」與「僞」，「雅」與「俗」來，只捧住那自己認爲「正」或「雅」的「拳拳服膺」，那認爲「僞」或「俗」的便一脚踢開。拿文學做個例，我那時只要文選樂府詩集等書，而不要元曲選紅樓夢等書。這不僅我一人如此，大概舊時代的人研究中國底學術都是這樣的。十年以來，我受了許多益友——如吳稚暉，胡適之，顧頡剛，魯迅，周啓明等——底教訓，才大悟前非，知道研究中國底學術等於解剖屍體。就解剖而言，目的在求知該屍體底生理和病理，所以無論腦袋和生殖器，食道和糞門，白喉和梅毒，好肉和爛瘡，都是研究底好資料，應該一律重視。若就屍體而言，它本是一個腐爛了



的廢物，萬萬沒有把它放在活人堆裏，與他酬酢的道理。所以研究中國底學術和「發揚民族魂」是相反的；我贊同「整理國故」而反對「宣揚國光」。至于現在的中國國民，我從沒有說過「不要佢們」的話；但我希望佢們「革面洗心」努力追求歐化，根本反對佢們再來承襲咱們祖宗那種倒毒的遺產。所以我雖想要「國民」，却不要「國民文學」。

尹默是我二十年的老朋友，他對於舊詩是極深造有得的，他常有娓娓清言，不獨令人忘倦，而且耐人尋味，我一向戲稱他爲「世說新語中人」。我們倆底交情是極好的，但一見面總要吵嘴，他有許多見解，我和他是永遠說不到一起的。穆先生引他在京都時說的那段話，那時他也曾把這個意思寫信給國內的幾個朋友（我也在內），啓明會把那封信中重要的話引在自己的園地裏：「……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祇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頁二十二）尹默這個見解，與穆先生所謂「利用古來原有的好字」一層，我有部分的同意。我底偏見是這樣：無論古，今，中，外，文，話，雅，俗的語言文字都是死的，只要咱們會利用就都是活的。「劉郎不敢題「糕」字」的見解，方苞所謂「佛氏語，宋五子講學口語，魏晉六經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舊語，南北史

「死語」「活語」，亦殊拘滯。我則以為做文章用字，應該絕對自由：曰若稽古，奉天承運，嘉謨嘉猷，乃怪乃神，蓋迪檢押……宵寐匪顧，且夫……，嘗謂……，有……之必要，得……之，王八蛋，放狗屁，媽拉巴子，像殺有丫事，丫丫丫（場合），丫丫丫丫丫（面倒臭），丫丫丫丫丫（面倒臭），丫丫丫丫丫（面倒臭），尤勿又△丫丫丫（eushousasm），……都不過是表示某個意義的符號，我們做文章都可以拿來自由利用，不受絲毫拘束。我對於過去的文章最愛元曲，因為他們敢于自由用字；我對於現今的文章最愛吳稚暉先生底，因為他敢于自由用字（吳先生有一篇亂談幾句，登在猛進第十期上，述他自己做那樣自由文章的見解，我以為他底見解是很對的）。總之我因為主張用字自由，所以對於「前人留下的綾羅綢緞」，「古來原有的字」，認為咱們都有利用它的權利，這是我同意于沈穆兩先生的。但認為「好」不好却不在字底本身上，應看咱們怎樣用法而定；——還有，即使「好」，不過「這也好」而已，並非「除此以外別無好，非用這個不可」。

以上都是述說我底偏見，並非與穆先生辨駁。我相信兩個人底思想不會完全相同，正如兩個人底臉孔不會絲毫無二一般，所以全無一致之可能。我又相信辨駁底結果，不過多打了

幾場筆墨官司而已，決沒有一方面會屈服的。我和程先生，見解相去如此其遠，當然不會走到一條路上來的，——其實不走一條路，那才有意思；我讀了鳳舉信中論「一樣的橫眼晴直鼻孔」一段，更感到不走一條路的好。

一九二五，六，二八（附誌）



（此處文字因模糊及被圖章遮擋，內容難以辨識，僅能辨認出部分詞句如「自由」、「平等」、「權利」等）

給高普德曼的一封公開的信羅曼羅蘭原著  
常 惠 譯高普德曼：

我不是那些以野蠻看待德國的法國人。我深知你們強盛種族道德思想的偉大。我知道我從德國的思想家方面所得的一切，我記着我們哥德（Goethe）的——他不僅是德國的，是全人類的——模範和遺言，他拋開所有國家的仇視，將他平靜的心靈維持在一種「以他民族之憂為憂，以他民族之樂為樂」的高尚氣概內。此我生惟盡力來接近我們兩國民族的思想；就是那遠天理的戰爭的殘酷使牠們紛爭，使歐洲的文明破產，但也總不能叫我的精神上染了怨恨的污點。

我現在是因為你們德國而受苦痛，我認定你們德國的政治和所用的手段是罪惡的，我固有我的理由但不管我是具有什麼理由，我並不把責任都歸到那些受支配，充當這種政治的盲目機械的國民。我可也不是，像你們似的把戰爭看做一種不可躲避的命運。法國人不信服命運的。命運是無意志人的託詞。戰爭是民族的愚鈍和弱點的結果。我們只能哀憐他們，不能怨恨他們。我們受的喪亡我不埋怨你們；你們所受的也決少不了。倘若法國破產，德國也要

如此的。當我看見你們的軍隊侵犯高尚的比利時中立的時候，我都不會高呼。這種違反名譽的過犯，引起具有正直良心的人們輕視，在你們普魯士各王的政治傳統裏面是太多了；不足使我驚異。

但是你們用那樣的強暴對待這高尚的國家，這國家的唯一的罪過只是竭力防衛他的獨立和正義，正像你們德國，在一千八百十三年所做過的一樣……是太過分了！全世界的憤怒是激起來了。把這暴力留着給我們法國人吧，你們的真正的敵人！但是對於你們的犧牲品如此強橫。對於這弱小不幸的無罪的比國民族，……多麼可羞！

然而奪取了活的比利時你們還不足性，你們又和死的，和各世紀的光榮作戰。你們砲擊了 Malmes，火燒了 Rwbans o Louvain 也只賸了「一塊焦土」——Louvain 因牠的科學和藝術的寶藏，是神聖的城池！你們倒是什麼人呢？高普德曼，你們若拒絕野蠻人的名稱，你們打算人家現在怎樣稱呼你們？你們是哥德的子孫，還是 Athia 的子孫呢？你們是和軍隊戰爭，還是和人類的智慧？殺人罷了，但要尊敬藝術作品！這是人類的產業。你們也像我們所有的人一樣，是承受這遺產的人。像你們這樣將牠毀壞，你們顯出是不配承受這偉大遺產，不配在保護文明的名譽的歐洲小軍隊之中再占位置了。

再者我並不是假世界的輿論來攻擊你。我是直接對你的，葛普德曼。我以我們全歐洲，就是現在爲止你曾經是牠的最大的保護者之一的那個歐洲的名義，我以許多世紀以來許多偉人們，牠奮鬥的那個文明的名義，我並且以你們日耳曼種族的名譽的名義，葛普德曼，來懇求你，警告你，以及我有許多朋友的德國知識階級的優秀，請用你們最後的毅力反抗這終于要落在你們身上的大罪惡。

如果你們不這樣做，你們就在這兩件事中表明一件，——或者你們贊成這個罪惡（如果這樣我希望世界的輿論壓倒了你們）——或者你們是無勇氣來高聲反抗那些轄治你們的野蠻人。倘若如此，你還能有什麼權利來主張，像你所寫的，爲自由和進步的利益而奮鬥呢？你反給了世人一種證據說你們不能保護世界的自由，也不能保護你們自己的自由，德國知識階級的優秀都已屈服於萬惡的專制之下，屈服於毀壞藝術傑作，摧殘人類智慧的人們之下了。

我等候你的回信，葛普德曼，一封有作爲的回信。歐洲的輿論跟我一樣也等候牠。你要想到這一點呵；在這個時候，沈默也算是一種行爲呀。

羅曼羅蘭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十九日（拜恩）

## 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梁啓超

東蓀我兄：奉書及大著現在與將來稿本，誦悉一切。承徵鄙見，弟方糜精力於他種著述，對此問題，不能有刻入詳盡之解答，謹略述所懷：

我兩年來，對此問題，始終在徬徨苦悶之中。殊未能發現出一心安理得之途徑以自從事。所謂苦悶者，非對於主義本身之何去何從尚有所疑問也。正以確信此主義必須進行；而在進行之途中，必經過一種事實——其事實之性質，一面爲本主義之敵，一面又爲本主義之友。吾輩應付此種事實之態度，友視耶？敵視耶？兩方面皆有極大之利害與之相緣。而權衡利害，避重就輕，則理論乃至紛糾而不易求其真是。吾每積思此事，腦爲之炎，今勉強截斷衆流，稍定祈禱，然終未敢自信也，謹以質諸執事。

吾以爲中國今日之社會主義運動，有與歐美最不相同之一點焉。

歐美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勞動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國目前最迫切之問題，在如何而能使多數之人民得以變爲勞動者。

故在歐美倡此主義，其旗幟極簡明瞭，亦曰無產階級與有產抗爭而已。中國則有業無

業乃第一問題，而有產無產，轉成第二問題。歐美忠實求業之人，略皆有得業之機會。但其操業所應得之利益，有一部分被人掠奪。社會主義運動，則謀所以抗正之恢復之。其事為適合於多數人地位上之要求，故對之能親切而有味也。我國今日之大患，乃在全國人民什中八九，欲求一職業以維持生命，且不可得。歐美有業無產之人所處之境遇，在我國一般人視之，已若天堂。其已得有此境遇之人，方且兢兢守之，惟恐失墜。欲其冒險以從事於向上之運動，聞之將掩耳而走。抑此類人在全國中，不過占千百分之一二耳。吾輩若專為此類人謀，而忘卻其他，則社會所能救濟者幾何？是故「勞動者地位改善」之一語，在歐美言之，則一針見血，在中國言之，則隔靴搔癢也。彼求進一工廠，每日做十二點鐘不停手之工，尙且費幾許情面方能得之，今乃告之曰：「汝何不加入『八點鐘同盟』也」，彼方蹣跚街市，無所栖託，今乃告之曰：「汝宜要求加工價」，此真「何不食肉糜」之類也。故今日中國之社會運動，當以使多數人取得勞動者地位為第一義。地位取得，然後改善乃有可言。然則中國人何故失卻勞動地位耶？其原因之一部分，固由政治之混亂使然。而最主要者，乃在受外國資本之剝削壓迫。質言之，則我國人之職業，直接為外國勞動階級之所蠶食，而我國衣食之資，間接為外國資產階級之所掠奪也。以最顯著之事實言之，三十年前，食於絲者幾何



人？食於茶者幾何人？食於土布者幾何人？食於土糖者幾何人？乃至食於製針製釘者幾何人？而今則皆何如者？歐洲工業革命之結果，昔之恃手工業小商業自養之人，次第失職，殿而走集於都會工廠，變成仰備錢爲活之一階級。然彼猶有工廠可投，有備錢可得；不過備錢微薄而已，生活不固定而已，勞力之結果被人掠奪一部分而已。吾國國內，曾未夢見工業革命之作何狀；而世界工業革命之禍殃，乃以我爲最後之尾閘。嗚昔食於土布者，今失業矣，能否在門治士達紡績廠備得一辨尼？嗚昔食於織工者，今失業矣，能否在必珠卜織廠備得一仙令？嗚昔食於製糖者，今失業矣，能否在臺灣糖廠備得一錢？故外國資本家之對於其本國勞動者也，雖掠奪其勞力結果之一部分，然猶出其餘瀝以爲河潤，療焉而未至於死也。我國人則被其掠奪，並餘瀝而不可得，乃搔吾吭而絕吾粒。外國之勞動者，欲恢復其被掠奪之部分，則直接向本國資本家算帳而已。其在我國，則本國人尙不配作掠奪者，而須間接向外國資本家算帳。倘終不能向外國資本家算帳之能力，則雖本國資產階級永遠不發生，而吾民之瘵而死者且日相望也。外國資本家，若悉數將其勢力移植於我國之通商口岸乃至內地，以從事掠奪，則我之對付彼輩，可以全仿彼國勞動階級對付彼輩之成法，毫無問題。今也不然，彼輩勢力之移植，雖著著進行，然爲勢甚緩；以今日及最近之將來的情形而論，彼輩仍

然是安坐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以擇吾肉而吸吾血。吾國之社會主義運動，無論若何猛烈，彼輩曾不感絲毫苦痛，彼輩所最願望者，則吾國長在此種不死不活之紛擾中，生產力日益凋竭，而人生必要之消費，乃不能免，我既無力自給，彼我憑藉舊勢，益恣侵略；而彼輩在本國因受勞動階級反對所生之損失，乃於我焉取償，信如是也，則我豈將國內資產，均之又均，若五雀六燕，銖黍罔失其平，而我社會向上之效，終茫如捕風。譬猶汗池垂涸之水，大魚跳梁，一口多吸，誠屬可憎。然苟終無術以濟其涸，則雖無大魚，而羣魚之必涸死，固且晚間事也。中國現象，若循以前之趨勢而無所更張；其結果則所謂階級者，非自國內縱分，而自國際上橫分。壓制階級掠奪階級之大本營，在倫敦紐約巴黎大阪諸地，而凡居於禹域二十一行省之人，皆被壓制被掠奪之階級也。對於外部壓制者掠奪者絲毫不能抵抗，而惟內部之被壓制被掠奪者互爭錙銖之短長，終復何益；故吾以為在今日之中國而言社會主義運動，有一公例當嚴守焉。曰：

在獎勵生產的範圍內，為分配平均之運動。若專注分配而忘卻生產，則其運動可謂毫無意義。

此公例者，不必再加說明，吾信無論何人，當皆承認。既承認矣，則連屬而起者有兩問

題。

第一：有何良法，一面能使極衰落極幼稚之生產事業可以蘇生萌達，一而又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

試將社會主義家所提出數種主要救濟方法一檢校之。其第一法，則將原有生產機關，由直接在該機關內服勞役之人共同管理也。此法是否為最良之法，姑勿深論。然欲行此法，必先以國內有許多現成之生產機關為前提。若如今日之中國，生產事業，一無所有；雖欲交勞動者管理，試問將何物交去？若必勉強將國內現有區區百數十家之工業礦業所收容工人多則千數少則數十者，施行共管制度，無論各該業現役工人所得利益多少，且未敢言也。藉曰誠有利矣，然食其利者最多亦不過數萬人，於全國數萬萬人失業救濟之問題，絲毫無所補益。而固有之生產力，或因此大蒙打擊，決非計之得也。故此法者，在他日生產事業相當的發展之後容或有採擇之餘地，今日提倡，決非其時。其第二法，有將生產事業歸國家或地方經營也。此法雖原來未有之業，亦可以政治的權力創造之助長之，在產業幼稚之國，本為合宜。然欲行此法，當先以政治上有完善可信任之組織為前提。若欲以行諸今日之中國，則國有鐵路，即前事之師。有心人何忍更倡此論，為魯國之徒資利用者？若曰：『到社會革命之後』

政治必清明」。此結論是否正確，非屆時不能證明。藉曰正確矣，然當革命未成以前，是否應將生產問題全置之不理？生產事業不發達，是否能勞動階級？無勞動階級，是否能有異社會革命？然則謂俟社會革命政治清明後乃實行集產主義者，直陷於循環論理而已。其第三法，則提倡各種協社（組）以從事於互助的生產也。此法最中正弊，無論隨時皆可以實行。吾輩當以全力提倡。無待言矣，願所當問者，第一：吾輩以言論提倡，而事實之應現，能否如吾所期？第二：僅恃此一途，是否可以充生產發達之量，以完此「救濟失業國民」之責任？以吾所見，其在鄉間與農業手工業等有關係之協社，成立發展，頗不易易。蓋鄉民最富於保守性，一制度之信受奉行，必費極長之時日也。至於消費協社，必在工業發達之都會，始能存在，質言之，則勞動階級之產物也。勞動階級未發生之國家，消費協社能否有展之餘地，吾殊不敢言。夫吾輩既認此為中正無弊之一法門，則宜勿問其集事之難易，與收效之遲速多寡；盡吾力以提倡之且實行之，固也。然斷不能謂專恃此而遂可以達吾輩獎勵生產之目的。蓋吾輩在最近之將來，對於協社，無論若何提倡若何實行，最多不過能增長生產力百分之一二。而我四萬萬同胞，受外國資本家之壓迫而失業者，什九已相索於枯魚之肆也。此三法者，前兩法既非今日所可行；後一法雖可行，而收效甚緩。若是乎中國之生產事業，倘長此

終古，斯亦已矣。若有一線之轉機，則主其事者，什九仍屬於「將本求利」者流。吾輩若視禱彼輩之失敗耶？則無異自呪詛本國之生產事業，以助外國資本家張目。若祝禱彼輩之成功耶？則是頌揚彼磨牙吮血之資本主義，與吾輩素心大相刺謬。以吾之愚蒙，對於此一問題利害衝突之兩方面，積年交戰於胸中而不能自決，有生之苦悶，莫適是矣。

因此復引起次問題：

第二：今日爲改造中國社會計，當努力防資本階級之發生乎？抑借資本階級以養成勞動階級爲實行社會主義之豫備乎？若採後一法，則現在及最近之將來，對於資本家，當採何種態度乎？

吾輩疇昔所想念：總以爲歐美產業社會，末流之敝，至於此極；吾國既屬產業之後進國，正可懲其前失，毋蹈其覆轍。彼其病源所在，今既經多人批卻導窳，洞悉無餘蘊；治病之藥，亦粲然具陳於吾前。吾但審擇而採用焉，卽可以使我將來之產業界，不致爲畸形的發達；而現在歐美糾紛艱險之現象，可以不復發生於吾國也。及至今日，而吾覺此種見解，什九殆成夢想。吾輩先事豫防之計畫，或者在農業方面，猶有辦法。然農民最富於保守性，欲倚之爲改造社會之先驅，殆不可能。且在今日之世界，農業亦斷不能離工商業而單獨存在；

則問題歸宿到工商業。既歸宿到工商業，則此種極可厭憎之畸形的發展，（即勞資兩階級對立資本家掠奪勞動家股餘）恐遂不可逃避。而此種畸形的發展，從一方面觀察，雖極可厭憎；從他方觀察，又極可歡迎。其可歡迎之點奈何。夫中國今日，不能不獎勵生產事業以圖救死；而生產事業，什中八九，則能委諸「將本求利」之資本家；前既言之矣。然則今後中國若有資本階級出現，就令其掠奪行為與歐美資本家相等，或且更甚；然最少總有一部分，得丐其餘瀝以免死；其可歡迎者一矣。不特此也，以社會主義運動之立場而論，欲此主義之傳播與實現，不能不以勞動階級為運動之主體，勞動階級不存在之國家，欲社會主義之實現，其道無由。而勞動階級之發生，恆必與資本階級相緣。故必有資本階級，然後有勞動階級，有勞動階級，然後社會主義運動有所憑藉。此其可歡迎者二矣。然則資本階級，應專認為社會主義之敵耶？抑一方面應認為敵一方面又應認為友耶？其界限遂紛糾而不易明。

吾以為社會主義所以不能實現於今日之中國者，其總原因在於無勞動階級。而聞者或謂不然，謂：「中國他物或缺乏，何至並勞動階級而缺乏？除卻少數穿長衣服坐車子的人，此外皆勞動階級也。吾輩言社會主義者，但求與穿短衣服跑騾的人共事，則盈天下皆是，何至缺乏？」此其言雖近似，然細按之則大戾於名實也。勞動階級者，非游民階級之謂。勞動階

級者，以多數有職業之人形成之。

（其中有一時偶失職業，或求職業而未得者，當然可以為附屬品。）

此項有職業之人，

結合團體，擁護其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毋俾人掠奪，此在道德上為至當，在事勢上為至順。若夫無業游民，則與此異。彼本來並無所謂因操業所得之正當利益，則更何擁護之可言？故勞動階級可以責人掠奪其剩餘，可以向人索還其所掠奪。遊民階級則不能有此權利。遊民而分有業者之利益，其事違同於掠奪。今穿短衣服跑騾的人雖盈天下，然其中實分為勞動者與遊民之兩大類，此不容併為一譚。其屬於勞動者之一類，則可以為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其屬於遊民之一類，則決不可以為社會運動之主體者也。

勞動階級之運動可以改造社會，遊民階級之運動只有毀滅社會。

今論者徒見國中遊民之多，而謂吾之社會運動已得有主體焉。此最誤謬之觀察，不可以不明辯也。

問者曰：今國中遊民誠多，農民與散工亦正不少，何得遜云無勞動階級？應之曰：今通行「勞動階級」一語，本含廣狹二義。廣義的解釋，自然凡農民及散工悉含在內。狹義的解釋，則專指在新式企業組織之下傭工為活的人。而社會運動之主體，必恃此狹義的勞動階級。中國則此狹義的勞動者未能成為階級，故謂之無階級也。而況乎以今日生產衰落之趨

勢，農民及散工，次第失其業者日衆，行見並廣義的勞動者而亦變爲遊民矣。故吾輩渴望勞動階級發生，其情乃益迫切也。問者又曰：今之遊民，非好爲遊民也；以無從得職業故，不得已而爲遊民。子言社會運動，必將彼等排而外之，毋乃不可？應之曰：吾非終排而外之也。俟彼棄其遊民資格而取得勞動者資格，則彼自能進而爲社會運動之主體焉，非他人所得而排，亦不待他人之勸也。然則如何而能使國中多數人棄其遊民資格而取得勞動者資格耶？曰：舍生產事業發達外，其道無由。生產事業發達，凡吾國人消費所需，皆由吾國人自生產而自供給之，最少亦須在吾國內生產而供給之。（此指外人投資在中國辦生產事業而言）我之需要品，不必仰給於倫敦紐約巴黎大阪；然後我多數人之職業，不至爲倫敦紐約巴黎大阪之勞動者所奪；然後我之遊民可以減少，而我之勞動階級可以成立。勞動階級成立，然後社會運動得有主體，而新社會可以出現。社會主義運動不可逾越之階段，殆如此。雖然，於其間有不察忘記之一重要事實焉。曰：勞動階級發生，資本階級亦必同時發生，二者殆如狼狽之相依而不可離。吾儕既希望吾國有真正之勞動階級，而勞動階級與資本階級爲孿生兄弟，若是乎，資本階級所隨帶之罪惡，自必相緣而至。吾儕在今日，不可不先有徹底的覺悟；然後根據此覺悟，以講救治之計劃。實言之，則對於資本家當持何種態度，實今日言社會主義者最切要之問題。



概而論之，態度有四：

(一) 抗阻態度。極力防止資本階級之發生，見其有將發生之機會，則務摧壞之。

(二) 旁觀態度。我輩自從勞動方面用功，將資本家之行動置之不論不議，待其稔惡自斃。

(三) 矯正態度。獎誘警告資本家，喚起其覺悟，使常顧及勞動者之利益，以緩和勞資兩級之距離。

(四) 疏洩態度。設法使生產事業，不必專倚賴資本家之手，徐圖蛻變為社會公共事業。

抗阻態度可採乎？吾以為不可。在今日採此態度，必防害本國生產，徒使外國資本家得意而匿笑。且因此阻礙勞動階級之發生，於吾輩之主義為大不利。其理既如前述。不特此也，資本階級將興於中國，其機運殆已成熟，斷非吾儕微力所能抗阻。吾國之資本家雖不足道，然全世界之資本家，在其本國，各皆已陷於窮蹙之地位，勢必以中國為進逃數；中國秩序稍恢復之後，各國之資本，必如狂瀾倒捲以注於吾土。吾儕欲以微力遏之，必備極艱苦而無寸效。且吾亦苦如此？彼投資我土，雖云掠奪吾勞力結果之一部，最少尚有餘瀝以及我，以視昔之隆隆海舶，載糶粕而來刮脂膏而去者，不猶愈乎？而况乎其結果必能為我產出

勞動階級以爲將來自樹立之基也。故吾以爲資本階級之發生，吾輩抗阻其事爲不可能，且亦誠無抗阻之必要。

然則採旁觀態度何如？吾以爲亦不可，資本主義，必非國家終局之目的明矣；不過借以爲過渡。過渡之事物，而一任其自然之運，必將成爲尾大不掉積重難返。雖將來終有剝復，然元氣所傷多太，非社會之福。

然則所當採者維何？則矯正態度與疏洩態度是已。所謂矯正態度者：將來浮興之資本家，若果能完其「爲本國增加生產力」之一大職務，能使多數遊民得有職業，吾輩願承認其在社會上有一部分功德，雖取償較優，亦可容許。惟當設法使彼輩有深切著明之覺悟，知剩餘利益，斷不容全部掠奪；掠奪太過，必生反動，殊非彼輩之福。對於勞力者生計之培養，體力之愛惜，智識之給與，皆須十分注意。贊言之，則務取勞資協調主義，使兩階級之距離不至太甚也。至所用矯正之手段，則若政府的立法，若社會的監督，各因其力之所能及而已。

所謂疏洩態度者：現在爲振興此垂斃之生產力起見，不能不屬望於資本家，原屬不得已之辦法。卻不得恃資本家爲國中唯一之生產者，致生產與消費絕不相謀，釀成極端畸形之弊。故必同時有非資本主義的生產，以與資本主義的生產，相爲駢進。一面政治上若稍有轉

機，則國家公營地方公營之事業，便當劃出範圍，在人民嚴密監督之下，漸圖舉辦。一面各種協社，須極力提倡，以傳教的精神策進之。但使能得數處辦有成效，將來自可聯合擴充。倘能令生產的中堅力，漸漸由公司之手以移於協社之手，則健實之經濟社會，亦可以成立矣。

然則對於資本家以外的人，當探何種態度耶？申言之：則對於現在極稀微之勞動社會，當探何種態度耶？對於現在大多數之遊民，又當探何種態度耶？再申言之：則社會主義的羣衆運動，今日可行否耶？吾以爲吾輩既屬勞動階級爲將來改造社會之主體，則現在向此方面下工夫，實萬不容緩，不能以其人數之尙少而漠視之，下工夫之法，則第一：灌輸以相當之智識。第二：助長其組織力。先向彼輩切身利害之事入手，勸其辦一兩件。（如疾病保險之類）

辦有成效，彼輩自感覺相扶助之有實益，感覺有團體的好處；則真正之工會，可以成立。一處成立，他處仿行，次第聯合提攜，以產出全國總工會，然後將來之勞動階級得有中樞，而一切運動乃有所憑藉也。若以言現在之羣衆運動乎？各工人所在之工廠；若有損害工人利益之行爲，工人起而爲示威反對，自非得已。至於在今日而勸之爲主義的運動，或爲他種政治問題的運動，則吾殊以爲不宜。雖有烏獲於此，若輩時使扛百鈞之鼎以絕其脰，則終無以

成其勇也。凡力未充而濫用之，其所失則亦類是。今日之勞動階級，方在髫髻，其力至脆弱可憐也，殊不足以恐脅強有力者使之屈伏。若有彼此抗持之事起，廠主閉廠解雇，不患別募之無人應，彼何懼焉？而工人既無團中公積以供罷工時之宿糧，相持不一二日而其羣渙矣。若是則運動一度，必失敗一度，而其力亦削一度，其氣亦餒一度。此自殺政策也。故吾以爲我輩今日對於勞動階級之態度，當以促成工會爲第一義，必有組織完善之工會，然後可以言作戰。而戰之勝敗，則視工會力量之強弱爲斷。須知吾國勞動階級將來之敵手，非中國之資本家也。中國資本家區區雞肋，抑何足以當尊拳？吾確信在稍遠之將來，必有全世界資本家以中國爲進逃藪之一日。而中國勞動階級最後之戰勝，即爲全世界資本主義根株斷滅全世界互助社會根本確立之時。莊子不云乎？「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我國勞動階級既負此絕大責任，則所以培植之者安得不豫，而所以愛護之者安得不勤？又須知我國人組織能力，本甚薄弱，工會組織，又屬難中之難。在今日而言工會，只能謂之在胎教時代，並呱呱墮地之聲且未聞也。如何而使之產生？如何而使之能育成不致墮夭？如何而使之能自勵以負荷責任？此真今日社會主義運動家所當寤寐思服者也。吾以爲吾輩宜集中精力以成就此著，此著若就，以後無事不辦。若以無組織之羣衆，作無氣力之運動；是猶賣胎兒以殺敵

致果，其必無幸矣。

至於對遊民階級，吾以為當盡力設法，使之逐漸變為勞動階級，然後與之共事。當其未豹變以前，則宜勿以為緣。若利用遊民以行社會主義運動，其結果必至毀滅社會主義。何也？

勞動階級運動之結果，能產出神聖之勞動者。游民階級運動之結果，只有增加游民。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此事理之無可逃避者也。今之社會主義運動家，或以熱心太盛之故，深嫉乎有產階級智識階級之腐敗不足與語也；又見乎勞動階級之人少而力微，且性質亦帶保守，不易鼓動也；於是「為目的不擇手段」，轉而思利用遊民。夫天下之最便於利用者，誠莫遊民若也。而利用所生之結果，必至全反其所期。今試執共產主義以告任何階級之人，未必能信受也；即信受未見能奉行也。試以語半兵半匪之軍隊，則彼可以「聞斯行諸不俟終日」。數月以來，高陽兵變，宜昌兵變，皆籍市民之產而朋分之。彼奚不可以曰：「吾為實行共產主義來也」。試問社會運動之名義，若為彼輩所假借，則玷此名義為何如者？而國家元氣之瘵喪又何如者？故吾願真愛國真愛主義之人慎勿出此也。

綜括以上大意，其所推論事理之要點如下：

- 一 非獎勵生產事業，則全國人非久且瘵死，更無何種主義之可言。
  - 二 獎勵生產事業之結果，資本階級必發生，其相緣之毒害非隨而發生。
  - 三 資本階級發生，則勞動階級亦成立，然後社會主義運動乃有所憑藉。
  - 四 全世界資本主義之存滅，可以我國勞資戰爭最後之勝負決之。
  - 五 遊民階級假借名義之運動，對於真正主義運動之前途，無益而有害。
- 根據以上事理以爲吾輩今後進行方針如下：
- 一 對於資本家採矯正態度，先在勞資協調的狀況之下，徐圖健實的發展。
  - 二 極力提倡協社，使全國生產之中樞，漸移歸公衆之手。
  - 三 謀勞動團體之產生發育強立，以爲對全世界資本階級最後決勝之準備。
- 以上所論，不知能否對於尊論有所發明補正？僕對此問題之解決，今猶在苦悶求索中，殊不敢自謂有真知灼見。冀普天下同主義之人，有以教之耳。

啓超謹復 十年一月十九日（飲水室文集）

## 談十字街頭

朱光潛

朋友：

歲暮天寒，得暇便圍爐噓烟遐想。今日偶然想到日本廚川白村底出了象牙之塔和走向十字街頭兩部書，覺得命名大可玩味。味玩之餘，不覺發生一種反感。

所謂「走向十字街頭」有兩種解釋。從前學士大夫好以清高名貴相尚，所以力求與世絕緣，冥心孤往。但是閉戶讀書的成就總難免空疏虛僞。近代哲學與文藝都逐漸趨向唯實，於是大家都極力提倡與現實生活接觸。世傳蘇格臘底把哲學從天上搬到地下，這是「走向十字街頭」底一種意義。

學術思想是天下公物，須得流佈人間，以求雅俗共賞。威廉莫理司和託爾斯泰所主張的藝術民衆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誕生號中所主張的特殊底一般化，愛笛生所謂把哲學從課室圖書館搬到茶寮客座，這是「走向十字街頭」底另一意義。

這兩種意義都含有極大的真理。可是在這「德謨克拉西」呼聲極高的時代，大家總不免忘記關於十字街頭的另一方面真理。

十字街頭底空氣中究竟含有許多腐敗劑，學術思想出了象牙之塔到了十字街頭以後，一般化底結果常不免爲流俗化 (vulgariet)。昨日的殉道者，今日或成爲市場偶像，而真純面目，便不免因之污損了。到市場而不成爲偶像，成偶像而不至於破落，都是很難的事。老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白雲觀以靜坐驅銅子的道士。易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街頭擺攤買卜的江湖客。佛學經過流俗化以後，其結果乃爲祈財求子的三姑六婆和禿頭肥腦的齋和尚。這都是世人所共見周知的。不必遠說，且看西方科學哲學和文學落到時下一般打學者冒牌的人手裏，弄得成何體統！

寂居文藝之宮，固然會像不流通的清水，終久要變成污濁惡臭的。可是十字街頭的叫罵，十字街頭的塵糞，十字街頭的擠眉弄眼，都處處引誘你汨沒自我。臣門如市，臣心就決不能如水。名利聲勢虛偽刻薄膚淺欺侮等等字樣，聽起來多麼刺耳朵，實際上誰能擺脫得淨盡？所以站在十字街頭的人們——尤其是你我們青年——要時時戒備十字街頭的危險，要時時回首瞻顧象牙之塔。

十字街頭上握有最大威權的是習俗。習俗有兩種，一爲傳說 (tradition)，一爲時尚 (fashion)。儒家的禮教，五芳齋的銀錠，是傳說；新文化運動，四馬路的新裝，是時尚，傳



說尊舊，時尙趨新，新舊雖不同，而旨從附和，不假思索，則根本無二致。社會是專制的，是壓迫的，是不容自我伸張的。比方九十九個人守貞節，你一個人偏要不貞，你固然是傷風敗俗，大逆不道。可是如果九十九個人都是娼妓，你一個人偏要守貞節，你也會成爲社會公敵，被人唾棄的。因此，蘇格臘底所以飲酢，格利利阿所以被教會加罪，佛郎士，克羅齊和羅素所以在歐戰期中被人謾罵。

本來風化習俗這件東西，孽雖造得不少，而爲維持社會安寧計，卻亦不能盡廢。人與人相接觸，問題就會發生。如果世界祇有我，法律固爲虛文，而道德也便無意義，人類須有法律道德維持，固足證其頑劣；然而人類既頑劣，道德法律也就不能勾消，所以老莊上德不德絕聖棄知的主張，理想雖高，而究不適於頑劣的人類社會。

習俗對於維持社會安寧，自有相當價值，我們是不能否認的。可是以維持安寧爲社會唯一目的，則未免大鑄特錯。習俗是守舊的，而社會則須時時翻新，纔能增長滋大，所以習俗有時時打破的必要。人是一種賤動物，祇好模倣因襲，不樂改革創造。所以維持固有的風化，用不著你費力。你讓牠去，世間自有一般庸人懶人去擔心。可是要打破一種習俗，卻不是一件易事。物理學上彷彿有一條定律說，凡物既靜，不加力不動，而所加的力必比靜物底

惰力大，纔能使牠動。打破習俗，你須以一二八之力，抵抗千萬人之惰力，所以非有雷霆萬鈞的力量不可。因此，習俗底背叛者比習俗底順從者較為難能可貴，從歷史看社會進化，都是靠著幾個站在十字街頭而能向十字街頭宣戰的人。這般人底報酬往往不是十字架，就是斷頭臺。可是世間祇有他們纔是不朽，倘若世間沒有他們這些殉道者，人類早已爲烏烟瘴氣悶死了。

一種社會所最可怕的不是民衆浮淺頑劣，因爲民衆通常都是浮淺頑劣的。牠所最可怕的是沒有在浮淺卑劣的環境中而能不浮淺不卑劣的人。比方英國民衆就是很沈滯頑劣的，然而在這種沈滯頑劣的社會中，偶爾跳出一二個性堅強的人，如雪萊，卡萊爾，羅素等，其特立獨行的膽與識，卻非其他民族所可多得。這是英國人力最所在的地方。路易笛鏗生嘗批評日本，說牠是一個沒有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的希臘，所以不能造偉大的境界。據生物學家說，物競天擇的結果不能產生新種，要產生新種，須經突變（*mutation*），所謂突變，是指不像同種的新奇。社會也是如此，牠能否生長滋大，就看牠有無突變式的分子，換句話說，就看十字街頭的人羣中有沒有幾個大漢。

說到這點，我不能不替我們中國人汗顏了。處人胯下的印度還有一位泰哥爾和一位甘

地，而中國滿街祇是一些打冒牌的學者和打冒牌的社會運動家。強者皇然叫囂，弱者。聲附和，奮者盲從傳說，新者盲從時尚，相習成風，每況愈下，而社會之浮淺頑劣虛偽醜毒，乃日不可收拾。在這個當兒，站在十字街頭的我們青年怎能免徬徨失措？朋友，吾人臨歧而哭，假如你看清你面前的險徑，你會心寒膽裂嘯！圍着你的全是浮淺頑劣虛偽醜毒，你祇有兩種應付方法；你祇有和牠衝突，要不然，就和牠妥洽。在現時這種狀況之下，衝突就是煩惱，妥洽就是墮落。無論走哪一條路，結果都是悲劇。

但是，朋友，你我正不必因此頹喪！假如我們底力量夠，衝突結果，也許是戰勝。讓我們相信世間達真理之路祇有自由思想，讓我們時時記著十字街頭浮淺虛偽的傳說和時尚都是真理路上的障礙，讓我們本著少年的勇氣把一切市場偶像打得粉碎！

最後，打破偶像，也並非鹵莽叫囂所可了事。鹵莽叫囂還是十字街頭的特色，是浮淺卑劣的表徵。我們要能於叫囂擾攘中以冷靜態度，灼見世弊，以深沈思考，規劃方略，以堅強意志，征服障礙。總而言之，我們要自由伸張自我，不要汨沒在十字街頭底影響裏去。

朋友，讓我們一齊努力罷！

你的同志，光潛。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

## 亞力舍託爾斯泰與郎吉諾夫書

周作人評

密哈爾兄，聽說達爾文的學說使你非常驚愕懊惱，至於想禁止牠的翻譯傳播，這件事是真的麼？請你容我說一句話。密哈耳兄，你仔細的想一想吧！足下的後面未必長著一條尾巴，那麼對於在大洪水以前或者有過也未可知的事情爲什麼這樣的着急呢？人類這種東西，他所做的或者只在播種罷了。對於這種子裏出來的果實他是不負責任的。哥白尼之說已經與摩西不同了，在足下——對於古希伯來傳說同我的老乳母一樣地抱着畏敬之念的足下看來，那麼伽理勒也非由檢查局禁止不可。但是倘若聽從理性的呼聲，承認一切學問不能忍受如何的禁制，須在完全自由之下纔能繁盛，足下有什麼權利可以宣布禁止呢？創世之時你曾在場麼？爲什麼人類一定不能逐漸的變成現在的形狀呢？足下又未必想對於造物主的工作指示他比這個更好的方法吧。神怎樣地工作，怎樣地創造，又正是那樣地創造而不是別樣的，這些事情即使是檢查局長也到底不能知道。但是以我所知，並且欲對足下一言者，即以達爾文爲異端而加以迫害，反將使足下多少有異端氣味是也。何則？主張除了創世紀所說的方法以外不能造人類者亦異端也，而且比達爾文更是惡性的異端。這豈不就是限制神之全知全能麼？

好像是說神不得不那樣地造人類，而且不能用別的方法去造！朋友，這個結論很是明瞭，於檢查官之足下更特是危險。蓋足下因此始創不信任神的主屬性之惡例，且因此頗有教會所罰之虞，恐非在極邊的修道院裏挨過服役年限不可吧。

或者生爲人類的足下之威嚴因爲達爾文的猿猴說而感到侮辱麼？在我個人看來，土塊的祖先也並不見得比猿猴說更爲高貴。——

但是這些都暫且不說，達爾文在那裏胡說亂道或者是有的，惟因此去迫害他，這實在是百倍的胡鬧而且可惡。又或者你從他的學說裏看出虛無主義的旋轍麼？這真奇了！虛無主義與達爾文有什麼相同之點，這兩者豈不是相反的麼？達爾文想把我們從動物狀態提高到人的境地來，虛無主義者則想把人間抑下到動物狀態去，他們自己就是猿猴說的活證據。在他們的性質與粗暴的動作裏可以看出隔世遺傳之最明瞭的徵候。他們現在已是汗穢愚笨無恥傲慢疏忽，要咬人，倘再進一步，這個復歸於動物狀態的事業便成功了。——女人，牧師的妻與女兒也都研究起達爾文來了，這件事足下也不必怎麼着急。那也只是與穿了王侯的衣裳儼然闊步的傢伙同一種類的猿猴罷了。這個罪也並不在達爾文身上，密哈耳兄，聽我的話，不要生氣，不要爲了那發瘋似的牧師的女兒們的緣故去迫害達爾文吧！

好朋友呵，還有一句話要告訴你。我們俄國人並不是有支那的萬里長城那樣東西把我們從別的國民隔離開來，所以不管你鎖住了門，學問還是一聲不響地侵進我國裏來。學問這件東西，真是大膽的，他並不顧慮你檢查局的決議與禁止，還是散布出他的光明。所以，好朋友呵，你想迫脅他，擊了用舊了的木塞想來阻止他的潮流，你是決不會成功的呵？

(雨天的書)

## 與曾孟書

胡適

孟樸先生：

前奉上一書，想已達覽。近日因小病，不能作工，頗得餘暇，遂盡讀惠贈的露俄戲劇三種。讀後更感覺先生的志願與精神之不可及。中國人能讀西洋文學書，已近六十年了；然名著譯出的，至今還不滿二百種。其中絕大部分，不出于能直接讀西洋書之人，乃出于不通外國文的林琴南，真是絕可怪詫的事！近三十年來，能讀英國文學的人更多了，然英國名著至今無人敢譯，還得讓一位老輩伍昭辰先生出來翻譯克蘭弗，這也是我們英美留學生後輩的一件大恥辱。英國文學名著。上自 *Ovid*，下至 *Hart*，可算是完全不曾有譯本。莎翁戲劇至今止譯出一二種，也出于不曾留學英美的人。近年以名手譯名著，止有伍先生的克蘭弗，與徐志摩譯的賴第德兩種。故西洋文學書的翻譯，此事在今日直可說是未曾開始！先生獨蒙弘大誓願，要翻譯露俄的戲劇全集，此真是今日文學界的一件絕大事業，且不論成績如何，即此弘大誓願已足令我們一班少年人慚愧汗下，恭敬贊歎！我十二年不讀法文文學書了，露俄的戲劇回來更無研究，對於尊譯，簡

直是不配贊一辭，止有敬畏贊歎，祝先生父子繼續此盛業，發揮光大，給我們做個榜樣，使我們少年人也感慨發憤，各依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者，努力多譯一些世界名著，給國人造點救荒的糧食！已讀三種之中，我覺得呂伯蘭前半部的譯文最可讀。這大概是因為十年前直譯的風氣未開，故先生譯此書尚多義譯，遂較後來所譯為更流利。近年直譯之風稍開，我們多少總受一點影響，故不知不覺地都走上謹嚴的路上來了。

近幾十年中譯小說的人，我以為伍昭辰先生最不可及。他譯大仲馬的俠隱記十二冊，（從英文譯本的）用的白話最流暢明白，于原文最精警之句，他皆用氣力練字練句，謹嚴而不失為好文章，故我最佩服他。先生曾見此譯本否？

尊處所出之書，於印刷校對兩方面均尚有可議。前書曾指出夫人學堂是排印錯誤一處。昨又檢得歐那尼第四折脫去註文十五條，甚為可惜。三種書誤字尚不少；其二種有勸諫表，也不完備。甚盼再版時各書均細細校過，以便讀者，則更妙了。

又偶檢得呂克蘭斯鮑夏原序譯文「註一」論 *Bilogie* 一條，似是

先生偶然誤解。*Bilogie* 是羅俄制用之字，乃援 *Tillogya* 之例而造的字，故自謙云「如此字不算野蠻字」。戲劇或小說三本相關連，分之則各成一書，合之則互相關連，名



爲 Trilogie。英文爲 Trilogy。嘗俄謂 Le Roi Samus 與 Lucrece Borgia 二書雖相反而實相補充，故可叫做一種特性的 Bilogie 此字與 Biologie 無關，故此條註文宜改正。勿勿草此申謝，即頌春日起居佳適。

胡適敬上。

十七，二，廿一。（真美善）



## 復胡適書

曾孟樸

適之先生：

兩次捧讀示教，遲延了兩三箇月，沒沒答覆；並不是我的不經意或傲慢，實在近來精神太不濟了，忙了這件，便顧不到那件；這要請您特別的容恕。費了您寶貴的光陰，看我幾部冗長拙劣的譯品，又承指示譯品印刷上的錯誤和糾正誤解羅俄呂克蘭斯鮑夏原敍裏 Etloga 的字義，這是我該向您表示感謝的。祇有蒙您逾量的獎借，我真不該當；也許對於我這時代消磨了色彩的老文人，還想蹣跚地攀登新的文壇，格外加些惡辭罷！

若說到慇懃勵我們父子努力繙譯的事業，而且希望我們去發揮光大；我們既站這世界文壇的戰綫上，努力是當然遵教，所怕的是您這箇希望，終究要失望！我們倆脆弱的肩頭，如何挑得這付重擔？

照伯大兒，不過是箇聖約翰大學的學生，沒到歐美留過學，我是連學校都沒進過，更說不到出洋了。我的學法蘭西語和稍懂一點世界文學門徑，這一段歷史，說來雖有些婆婆媽媽白頭宮女談天寶似的，其實倒很有點兒趣味。

我的開始學法語，是在光緒乙未年——中日成局剛了的時候——的秋天。那時張樵野在總理衙門，主張在同文館裏設一特班，專選各部院的員司，有國學根柢的，學習外國語，分了英法德日四班，我恰分在法文班裏。這箇辦法，原是很好的，雖然目的祇在養成幾箇高等翻譯官。那裏曉得這些中選的特班生，不是紅司官，就是名下士，事情又忙，意氣又盛，那裏肯低頭伏案做小學生呢。每天到館，和上衙門一樣，來坐一會兒，喝一杯茶，談談閒天，就算敷衍了上官作育人才的盛意。弄得外國教授，沒有辦法，獨自箇在講座上每天來演一折獨語劇，自管自走了。後來實在演得厭煩，索性不大來了，學生來得也參差錯落了。這箇特班，也就無形的消滅，前後統共支撐了八箇月。

這八箇月的光陰，在別人呢，我敢說一句話，完全是虛擲的，却單做成了我一箇人法文的基礎。我的資質是很鈍的，不到自知至終，學一點是一點，沒有拋棄，拼音是熟了，文法是略懂些了。於是離了師傅，硬讀文法，強記字典，這種枯燥無味的工作，足足做了三年。一到第三年上，居然有了一綫光明了。那時在舊書店裏，買得了一部阿那都爾佛明士的笑史 *Histoire Comique*，拼命的逐字去譯讀，等到讀完，再看別的書，就覺得容易得多了。

然那時候的讀，完全是沒秩序的讀，哲學的，科學的，文學的，隨手亂抓，一點統系都

不明瞭。直到戊戌變法的那年，我和江靈鶴先生在上海浪游。有一天，他替譚復生先生踐行北上，請我作陪，座客中有閩陳季同將軍，是福建船廠學堂的老學生，精熟法國文學，他替我們介紹了。我們第一次的談話，彼此就十分契合，從此便成了朋友，成了我法國文學的導師。

陳季同將軍在法國最久，他的夫人，便是法國人。他的中國舊文學，也是很好，但尤其精通法國文學；他的法文著作，如支那童話 Contes chinois，黃衫客悲劇 L'homme de la Robe Jaune等，都很受巴黎人士的歡迎；他晚年的生活費，還靠他作品的版稅和劇場的酬金；他和佛朗士彷彿很有交誼的。

我自從認識了他，天天不斷的去請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藝復興的關係，古典和浪漫的區別，自然派，象徵派，和近代各派自由進展的趨勢；古典派中，他教我讀拉勃來的巨人傳，龍沙爾的詩，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劇，白羅瓦的詩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論；浪漫派中，他教我讀服爾德的歷史，盧梭的論文，霍俄的小說，威尼的詩，大仲馬的戲劇，米顯雷的歷史，自然派裏，他教我讀弗勞貝，佐拉，莫泊三的小說，李爾的詩，小仲馬的戲劇，泰恩的批評；一直到近代的白倫內甸文學史，和牡丹，蒲爾善，佛明

士，陸梯的作品；又指點我法譯本的意西英德各國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溝通了巴黎幾家書店，在三四年裏，讀了不少法國的文哲學書。我因此發了文學狂，晝夜不眠，弄成了一場大病，一病就病了五年。

我文學狂的主因，固然是我的一種嗜好，大半還是被陳季同先生的幾句話挑激起來。他常和我說：

——我們在這箇時代，不但科學，非奮力前進，不能競存，就是文學，也不可妄自尊大，自命爲獨一無二的文學之邦；殊不知人家的進步，和別的學問一樣的一日千里，論到文學的統系來，就沒有拿我們算在數內，比日本都不如哩。我在法國最久，法國人也接觸得最多，往往聽到他們對中國的論調，活活把你氣死。除外幾箇特別的，如阿培爾斐密沙 Adol-

Remyat，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字的學者，他做的支那語言及文學論，態度還公平，羅亞姆波底愛 M. Guillaume Pauthier，是崇拜中國哲學的，繙譯了四子書 Confucius Conucius et

Mencius 和詩經 Chiking 老子 Laotseu。他認孔孟是政治道德的哲學家，老子是最高理性的書。又羅約大西 Guillard, Arey，是譯中國神話的 Contes chinois，司塔尼斯拉許連

Stanislas Julien 譯了兩女子 les Deux Jeunes filles lettrées 玉嬌李 Les Deux Cousins，

唐德雷古爾 P. d'Entre-Colles，譯下場墳 *Histoire de la Dame a Leventail blanc*，都是編譯中國小說的，議論是半讚賞半玩笑；其餘大部分，不是輕蔑，便是厭惡。就是和中國最表同情的服爾德 Voltaire，他在十四世紀哈爾達編的支那悲劇集 *La Tragedie Chinoise*；Par le Pere du Haino 裏，採取元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創造了支那孤兒五折悲劇 *Torphanin de la Chine*，他在卷頭獻給李希驢公爵的書翰中，贊嘆我們發明詩劇藝術的早，差不多在三千年前，（此語有誤，怕是誤會劇中事實的年代，當做作劇的年代。）却怪詫我們進步的遲，至今還守着三千年前的態度；至於現代文豪佛郎士就老實不客氣的謾罵了。他批評我們的小說，說：不論散文或是韻文，總歸是滿面禮文滿腹凶惡一種可惡民族的思想；批評神話又說：大半叫人讀了不喜歡，笨重而不像真，描寫悲慘，使我們覺到是一種扮鬼臉，總而言之，支那的文學是不堪的；這種話，都是在報紙上公表的。我想弄成這種現狀，實出於兩種原因，一是我們太不注意宣傳，文學的作品，譯出去的很少，譯的又未必是好的，好的或譯得不好，因此生出重重隔膜，二是我們文學注重的範圍，和他們不同，我們祇守定詩古文詞幾種體格，做發揮思想情緒的正鵠，領域很狹，而他們重視的如小說戲曲，我們又鄙夷不屑，所以彼此易生誤會。我們現在要勉力的，第一不要局於一國的文學，囂然自足，該推擴

而參加世界的文學，既要參加世界的文學，入手方法，先要去隔膜，免誤會，要去隔膜，非提倡大規模的繙譯不可，不但他們的名作要多譯進來，我們的重要作品，也須全譯出去，要免誤會，非把我們文學上相傳的習慣改革不可，不但成見要破除，連方式都要變換，以求一致，然要實現這兩種主意的總關鍵，却全在乎多讀他們的書。

我祇爲迷信了這一篇話，不僅害我生了一場大病，而且好多年感着孤寂的苦悶。人類的普偏性，凡是得了一件新物品或新智識，總希望有箇同情者，互相折疑欣賞，纔覺得滿足愉快。我辛辛苦苦讀了許多書，知道了許多向來不知道的事情，却祇好學着李太白的賞月喝酒，對影成三，自問自答，竟找不到一箇同調的朋友。那時候，大家很興奮的崇拜西洋人，但祇崇拜他們的聲光化電，船堅礮利；我有時談到外國詩，大家無不瞠目搖舌，以爲詩是中國的專有品，蟹行蚓書，如何能扶輪大雅，認爲說神話罷了；有時講到小說戲劇的地位，大家另有一種見解，以爲西洋人的程度低，沒有別種文章好推崇，祇好推崇小說戲劇；講到聖西門和孚利愛的社會學，以爲擾亂治安；講到尼采的超人哲理，以爲離經叛道。最好笑有一次，我爲辦學校和本地老紳士發生衝突，他們要禁止我干預學務，聯名上書督撫，說「某某不過一造作小說淫辭之浮薄少年耳，安知教育，」竟把研究小說，當作一種罪案。

不久，新民叢報出來了，刊行了一種新小說雜誌，又發表了一篇小說有關羣治的論文，似乎小說的地位，全仗了梁先生的大力，增高了一點。繙譯的小說，如茶花女遺事等，漸漸的出現了。那時社會上一般的心理，輕蔑小說的態度確是減了，對着外國文學整個統系，依然一片模糊。我就糾合了幾個朋友，合資創辦了小說林和宏文館書店；在初意原想順應潮流，先就小說上做成個有統系的譯述，逐漸推廣範圍，所以店名定了兩個。誰知後來爲了各人的意見，推銷的關係，自己又捲入社會活動的漩渦裏，無暇動筆，竟未達到目的，事業就失敗了。他的結果，僅僅激起了一般繙譯和瀏覽外國小說的興味，促進了商務書館小說叢書的刊行罷了。（小說林書店開辦時，繙譯外國的小說，還不滿十種，可惜當時全爲推銷起見，倒注重了柯南道爾的偵探案。）

於是，畏廬先生拿古文筆法來譯歐美小說的古裝新劇出幕了。我看見初出的幾本英國司各脫的作品，都是數十萬言的鉅製，不到幾個月，聯翩的譯成，非常的喜歡，以爲從此吾道不孤，中國有統系的繙譯事業，定可在他身上實現了。每出一種，我總去買來看看，慢慢覺得他還是沒標準，即如哈葛德的作品，實在譯得太多了，并且有些毫無文學價值作家的作品，也一樣在那裏鉤心鬪角的做，我很替他可惜。有一回，我到北京特地去訪他，和他一談



之下，方知道畏廬先生雖是中國的文豪，外國文是絲毫不懂的，外國文學源流，更是茫然，譯品全靠別人口述，連選擇之權，也在他人手裏。我却承他好意，極力贊許我的文字，我也很熱心的想幫助他一點，把歐洲文學的原委派別，曾大概和他談過幾次，並且告訴他，如照他這樣的做下去，充其量，不過增多若干篇外國材料的模仿唐宋小說罷了，於中國文學前途，不生什麼影響，我們繙譯的主旨，是要擴大我們文學的舊領域，不是要表顯我們個人的文章。我就貢獻了兩個意見，一是用白話，固然希望普遍的了解，而且可以保存原著人的作風，叫人認識外國文學的真面目，真精神，二是應預定譯品的標準，擇各時代，各國，各派的重要名作，必須逐譯的次第譯出。他對於第一點，完全反對，說用途所長，不願步孽海花的後塵，第二點，怕事實做不到，祇因他自己不懂西文，無從選擇預定，人家選擇，那麼和現在一樣，人家都是拿着名作來和他合譯的，何必先定目錄，倒受拘束。我覺得他理解很含糊，成見很深固，還時時露出些化朽腐為神奇的自尊心，我的話當然要刺他老人家的耳，也則索罷了。他一生譯的小說，不下二百餘種，世界偉大的名著，經他譯出的，不在少數，對着譯界，也稱得起豐富的貢獻了。如果能把沒價值的除去，一家屢譯的減去，填補了各大家代表的作品，就算他意譯過甚，近於不忠，也要比現在的成績圓滿得多呢。

我在畏廬先生身上，不能滿足我的希望後，從此便不願和人再談文學了。一直到您的文學革命論，在新青年雜誌上嶄然露了頭，我國沉沉死氣的舊文學界，覺得震動了一下。接著便是文言白話的論戰，在北方軒然起了大波。那時，在舊文學裏，第一個抵死對抗者是畏廬先生，在新文學裏，揚著三色旗，奮勇直前，大聲疾呼，做第一個敢死隊的急先鋒就是您。您本是我國禮學傳統裏學問界的貴冑，國故田園裏培養成熟的強苗，在根本上，環境上，看透文學有改革的必要，獨能不顧一切，在遺傳的重重羅網裏殺出一條血路來。終究，得到了多數的同情，引起了青年的狂熱；我不佩服你別的，我祇佩服你當初這種勇決的精神；比着托爾斯泰棄爵放農身殉主義的精神，有何多讓！因此，新文化運動的潮流，瀰漫了我們的譯事，也就在這箇總標準裏，選出若干，看着我們能力上辦得到的擔任，勉副您殷摯的期望。

因您幾句話，引起了我三十多年的回想，不覺絮絮叨叨了數千言，這也是神經衰弱人的常態，請您恕我的囁囁，並祝您的健康。

您的忠懇的友，病夫謹復。

## 與吳稚暉書

李石岑

稚暉先生：

我與先生相識，是在民國九年同到湖南講演的那一遭。一見面，便知先生是個有特識的人；後來相處稍久，并知先生是個有獨行的人。那時我心目中有兩個人認爲是我國青年的模範；一個是先生，一個是蔡子民先生。先生的不坐轎，不乘人力車，不赴宴會，和子民先生的不喝酒，不喫烟，不事徵逐，猶獨餘事；而先生一團勇猛的精神，和子民先生一副誠懇的面目，直無時不可以激發青年的內心，實在令我不能不生十二分的敬仰！先生最近拿着鄉下老頭兒靠在柴棧上晒日黃說閑空的態度，發揮了「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的一篇大文章，我讀了固屬佩服先生的卓識，尤其佩服先生那種童稚未整的天真和精進不懈的努力。先生雖不以學問家自居，却是個極留心學問的人；并且先生的那種留心學問，是無所爲而爲的。我友梁漱溟先生亦復和先生同樣的留心學問，但他是爲着生活不安而往前尋求的，他的學問和他的生活是處處有個較量的；這層先生也曾經說過。他這種態度，自然不由得我們不特加敬禮；但爲生活而學問，究竟學問不能使我們生活安全，却還是一個調

題。不過由愚見看來，學問固多少可以影響我們的生活，但我們應先立定一個主意，必求生活解決於學問，不特勢有所不能，抑且理有所不可。因為生活是主觀的，學問是客觀的；生活是偏於意志的，學是偏於知識的；欲求主觀解決於客觀，意志聽命於知識，又焉可能？但學問雖不能全部的解決生活，却很可以局部的整理生活，或使生活漸進於豐富。漱冥先生如果必欲由學問全部的解決生活，那我却不敢保證他能夠解決得了；所以有少數人推測他或者將來要重行回到佛家的路子，或者竟蹈他尊翁的覆轍以至於自殺。（這種推測，先生也向我表示過。）如果僅欲由學問局部的整理生活，或使生活漸進於豐富，那是漱冥先生不僅資格獨備，而且已經得了少的不後繼者；因為他對於生活異常認真，他的生活能夠跟着他的思想見解走，所以他的朋友因此多受他的感化。總之，漱冥先生的為生活而學問，雖與先生無所為而為的有別，却比那些為功利而學問的高出一籌。為功利而學問，可說是一般人的普通現象，尤其是在我國目下的學術界，這種現象的流弊，足以暗示青年熱中功利，把學問當作一塊敲門磚；功利到手，學問便可不要；設使又有一種功利可以企圖，那時學問之念又起；結果，學問完全做了功利的一種手段。這在功利本身，雖說得計；但就學問說，可就喫虧不少了。至少我以爲有下列的幾個弊端：一，熱中功利的人，他必定另有一

個目標；他所費的努力，必順着目標求取得一點代價，而且要快快的取得；因此學問就不免要受一種大大的委屈，而冒牌的出品，也就藉此獲得一些銷路。二，這種出品，有時銷路轉暢，其結果足以阻礙真貨的輸出，而顧客的受害益深。三，這種人多販賣零貨，他雖成本不大，却各樣貨色都有，顧客為貪圖便宜，也樂與交易，其結果使各種大企業無人去幹。這幾項情形，在我國現前學術界，實在不能為諱。學問遇着這種厄運，怎能進步可望？但這是就極淺薄的功利派而言；嚴格的說，還配不上功利。真正為功利而學問的人，他的主眼別有所在，他背後必有一種確定的主義。所謂功利，大抵是就最大多數說；無論為一小團體或一大團體，現在或未來，都包括最大多數而言。為功利而學問，無異說為最大多數的功利而學問，想藉學問來解決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究竟能由學問解決與否，姑且不論；但學問本身已因謀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之故，不能不多少由一種本然性而趨於一種可動性。因為甲團體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不必同於乙團體；現在最大多數的幸福與安寧又不必同於未來；那麼，學問在甲團體認為正確的，不能保證在乙團體亦認為正確；在現在認為正確的，不能保證在未來亦認為正確；則學問雖以普遍妥當為其特質，到此亦不免失其根據。我們既已提到學問，當然以求正確或求正確之最大限度為鵠；而彼為功

利而學問的人，不僅未暇及此，而且常被發見一個不易彌補的缺憾，就是他們好以部分概全體，以效用概實質。所以他們的發意雖可嘉許，但結果對於學問上的貢獻却是很少。由此推論，以學問為出發點，而批評治學態度之是非得失，當然不歸到為學問而學問一條路上去。因為為學問而學問，其主旨只在學問的闡明，而非所問。所以，學問的效果如何，或是一時得不到效果，或竟永遠得不到效果，在為學問而學問的人看來，都是不足掛意的。他們把學問看做進化的路程中人類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發現，所以用不着功利的辯護。他們對於學問的看法，和為功利而學問的人的看法，恰好相反。為功利而學問的人大抵看重現前的實用，以為學問的價值就可由軸實用的範圍廣狹而定；數學能夠算計，能夠測量，所以數學是有價值的學問；電學能夠造電車，電信，所以電學是有價值的學問。但在為學問而學問的人，觀點便完全不同；他們把學問和學問的實用看作一件東西的兩面。他們只探求學問的究竟；換句話說，他們只探求真理的究竟。他們不為計算測量而研究數學，如果能探求得數學的究竟，即非歐幾里幾何學或虛數等，亦不能稍減他研究的興味；他們不為電車電信而研究電學，如果能探求得電學的究竟，即電子的構造或以太的實性等，亦不能稍挫他探求的勇氣。因為數學的價值正不必表現於計算測量，電學的價值正不必表現

於電車電信；他們的價值，永在探求的途中，愈探求而價值愈顯著，一面發揮自身之實際的價值，一面組成自身之理論的體系。牛頓看見蘋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但他決沒預想到在今日物理學上的應用；愛因斯坦 (Einstein) 懷疑牛頓之引力法則而想到質點的引力可使空間和時間生歪斜 (Distortion)，但他決沒預想到未來以太學上的應用；法雷德 (Faraday) 在一八二五年發見石油精 (Benzol)，九年後密傑爾立希 (Miescherlich) 發見從石油精酸的採取法，這兩個著名的化學者當從事發見之時，并沒預想到這種無色可燃性的液體，將來可以號召幾百萬的職工；一八五三年湯姆遜 (Thomson) 在哲學雜誌上發表一篇電波振動的理論，也決沒預想到這篇文章裏面就立了現在各種無線電信的基礎。總之，他們只管組成學問自身之理論的體系，而學問之實際的價值，却決不因他們沒預想到而不呈現。因為他們的背後正有不少的發明者。發明者與發見者的事業雖有不同，而他們的價值高低，話未易強生區別；發明界的偉人安迪遜 (Edison)。正不必比相對性原理發見者愛因斯坦價值增高。由此可知學問的究竟之探求，自別具有一種價值；不存求些許價值的念頭，而獲得絕大價值的結果，這便是為學問而學問所得的報酬。為學問而學問的人，既不存價值的念頭，所以雖由學問發生一些良效果，他也不願居功；反轉來說，如果由學問而發生一些惡效果，他當然也不

願居罪。飛行機雖是成了戰時空中的利器，但這不能怪到想出紙鸞的原理的阿爾基達士 (Archimedes)。潛航艇雖是成了戰時水中的利器，但這不能怪到想出比重的原理的阿爾基達士 (Archimedes)。毒瓦斯雖負有戰時一霎間殺害千百萬生命的兇威，但這不能怪到發見瓦斯的穆爾脫克 (Murdoch)；德意志敢與列強反目，釀成歐洲的空前大戰，但這不能怪到倡權力意志的尼采 (Nietzsche)。可見學問和學問的實用，絕對不能併為一談。所以為學問而學問的人對於學問的看法，和為功利而學問的人的看法，恰成一個對向。合上述三者而論，無論其為生活而學問，為功利而學問，或為學問而學問，都各有其立腳點，即各有以表明其治學的態度。但治學的態度之不同，骨子裏就由於做人的態度之不同；所以為生活而學問的不得不有為生活而學問的一種生活，為功利而學問的不得不有為功利而學問的一種生活，為學問而學問的不得不有為學問而學問的一種生活。這幾種生活，那種合理，那種不合理，這是不能由個人的見地批評的。由愚見看來，無論那種生活，都各有其生活上的特徵，并且各種生活都是互相調劑，不可缺少的，尤其是應該產生多種樣式的生活，那生活纔能日進於豐富，生活和人生，本一而二，二而一；由人生態度可以看出生活態度，由生活態度，也就可以看出人生態度；由人生態度之不能統一，就可以想見生活態度之不能統一。為生活而



學問的人生態度，是想處處由學問使生活得着安全。凡一舉手一投足，一飲一食，一哭一笑，都要叫牠得着安慰。凡物質上的不滿足，精神上的不愉快，都要叫牠轉變方向；使結果仍可以得着一個滿足，得着一種愉快。我們只要順着生命的本來方向做去，便可以無入而不自得，便舉手也好，投足也好，飲也好，食也好，哭也好，笑也好；因為要笑的時候不笑，要哭的時候不哭，便是逆着生命的方向而行，而這副要哭要笑的情感便不能發揮。所以情感催發我們笑時，只管盡量地笑出來；情感催發我們哭時，只管盡量地哭出來；哭的時候，看似痛苦；實則要哭時不哭，哭時而不能暢快的哭，乃真痛苦。飲食也是如此。飲食只須順着生命的要求便可隱消百病；凡過量飲食或飲食不足，都是有逆於生命的本來方向。其他一舉手一投足，無不如此。物質上感着不滿足，精神上感着不愉快，都緣於不向生命中去找尋而求取於外；一向外取求，便萌貪念；既萌貪念，則一切社會上的紛亂，便都從此始。梁漱冥先生的人生態度，恐怕是這樣。因為他留神考察個人生活不安的所在與夫近代人生活的墮落，所以想提出孔家哲學來作一時的救濟。這是他為生活而學問的一種生活。他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上，幾幾乎全部都是描寫他這種生活態度的。我友朱謙之先生，也多少和這種態度相似，所以從前為懷疑一切而著虛無哲學，現在却轉向信仰，而發

表他的周易哲學了。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是想處處由學問使大多數得着幸福與安寧。最大多數是他的一個大我，他自己不過是大我中的小我；小我的一切是非善惡無不影響於大我，大我的一切盛衰榮辱亦無不影響於小我；但小我是死亡的，大我是永存的；大我是有人格的，小我是附着大我才發生人格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勉爲大我中的一個善良因子。這種人無論對於科學和藝術，都是用這個見地去評價。脫爾斯泰像是抱這個見地的人，他在人生論上，就處處發表他這種態度。他拿磨坊裏面的水車作比喻，說水車的目的在產出良粉，人生的目的在探求人類的運命和幸福；如果忘却這一點，那使任何學問都無用處。但現代所謂科學家，每每把水車的目的忘却，專門去研究那水流的方向，這不是很愚蠢的事嗎？因此，他的藝術觀和科學觀，都開闢一個新局面。他最初罵倒一切偽藝術偽科學，因而自己下了真科學的一個定義，他說：「人們如果要想到甚麼是他們的運命和幸福，那麼，科學便是這種運命和幸福的教師，藝術乃是這種教訓的表白。蘇羅門(Solomon)和孔子的法則是科學摩西(Moses)和基督的教訓是科學，雅典的宮殿，大維德(David)的詩篇和教會的禮拜是藝術。」他最後舉出真藝術真科學具有的兩種特質：一，從事科學和藝術的人，是不在爲自己的利益，而在由犧牲自己去實現那科學和藝術的使命，這是內的特質；

二，凡一切製作，要使一切人能理解，這是外的特質，由脫爾斯泰的藝術觀和科學觀與夫他所舉的兩種特質，便完全知道他那種人生態度，便完全知道他是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因此，他的生活態度，也另具一種色彩。他的最濃厚的色彩，像無抵抗主義的生活態度，何嘗不是由他那種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而來。最後論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這種人生是完全以探求自然界的真理爲依歸的。真理究竟有無其物，真理是否可以進化，他都不問，他只是向前面去探求。他認爲在進化路程中人類精神之自然的而且必然的發現者，必可以多找尋着幾許痕迹。這一點一點的痕迹，雖不因我們不找尋而不存在；但不找尋的結果，也許誤認到別種痕迹；因爲別種痕迹又有別種痕迹的來路，別種痕迹的找尋又要另作一次的探險。然他雖出於找尋，却等於不找尋。因爲他不是本來沒有時再向別的地方去找尋；他是本來就有的，只是不知安放何所，而出於找尋；并且他所以找尋不是爲自己的利益，也不是爲他人的利益，結果并無利益可說，只不過把自然界的本來面目揭出而已。所以他的科學觀和藝術觀，另是一副樣式，出於「知自然」的態度者爲科學，出於「樂自然」的態度者爲藝術。他既只和自然相接近，他自己又是自然界的一分子，所以他的趣味和享樂，不必向社會去找尋，也就可以免去一切實生活上的煩悶。

王爾德(Wilde)爲一極端的唯美主義者；他認

唯美的享樂爲人生最高的目的；美的價值，絲毫不含功利的分子；價值愈高，則其排功利的色彩亦愈濃。王爾德欲宣傳他這種唯美主義，曾於千八八一年獨往美洲，力斥美國人的生活爲非美術的；雖遭失敗，而他的唯美主義仍不稍懈；其後又不幸觸某侯爵之忌而至於入獄，但他的唯美思想仍堅持到底。可知他這種生活態度，完全由那種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而來。此外像蘇格拉底爲逢人便盤問人生真義而被判處死刑，哥白尼爲說明天體運行而見嫉於教會，加里略(Galileo)之死於地動說，布爾諾(Bruno)之死於汎神論，何莫非這種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由是可知一個人的生活態度，處處根據於他的人生態度；人生態度未能統一，生活態度當然也不能統一；所以批評那種生活合理，那種生活不合理，幾乎是不可能的。不過由上面三個人生態度看來，爲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似乎仍脫不了功利的色彩；因爲他雖是注重在生活，但仍集中於人事，結果似和爲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無大區別。關於這點，我往時在「藝術論」上曾經討論過，我以爲功利有二義：前者爲第一義的功利，後者爲第二義的功利。第二義的功利，專着眼在社會的善，是一種外的生活；像美學上的美善同體說，譬如說操練爲舞蹈的目的，標識爲雕刻的目的，乃至勸善懲惡爲詩歌的目的，都是這一派的主張。若第一義的功利便不然，他的主眼全在表現生命的根本活力，找出生命的本

來方向，是一種內的生活；像美學上的遊戲說，謂人類生活力有剩餘時即溢而為遊戲，這種遊戲和美根本相通，所以說美為生的剩餘。但第一義的功利，若稍不加意，即墮而為宗教問題的脫爾斯泰，社會問題的左拉(N. Zola)，道德問題的易卜生(Ibsen)，所以為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最容易誤會到為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但為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却也有和為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相交通之處。因為為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主眼在表現生命的根本活力，找出生命的本來方向；而為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也正為此。不過他的精神擴大些，他不僅想表現人類生命的根本活力，不僅想找出人類生命的本來方向，他直有一「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的概氣，所以他的人生態度，又另是一番氣象。於是我們由這種推論的結果，可以劃出幾種生活而得次表：

為生活而學問的人生態度——求個人的真——個人生活

為功利而學問的人生態度——求社會的善——社會生活

為學問而學問的人生態度——求宇宙的美——宇宙生活

為生活而學問的人，有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色彩，因為他着手在個人，而着眼却在人類全體；為功利而學問的人，有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色彩，因為他着手無論在國家在社會，

但若眼總在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爲學問而學問的人，有個人主義和藝術的精神，因爲他着手雖出於個人的興趣，着眼却在藝術的全體。法國人的風度。似看重爲生活而學問，英美兩國人的風度，似看重爲功利而學問，德國人的風度似看重爲學問而學問。然風度雖有這種差別，却是根據於個人的好尚者其力弱，根據於社會上歷史上的暗示者其力強；所以當前次歐洲大戰爭最劇烈的時候，各國愛真理的哲學者文學者乃至科學者，莫不爲己國辯護，而集矢於他國；如哈普特曼（Hauptmann）倭伊鏗，赫克爾，柏格森，梅特林克，坦努爵（D. Annunzio）一流人，莫不由崇高的講座上的哲學者，寂靜的書齋裏的文學者，豐富的試驗室裏的科學者一變而爲街頭的政論家，社會的批評家，國家的志士；都把他們所懷抱的真理一切忘却。羅素看了這種情形，氣憤不過，於是在一九一五年發表他戰時的正義一種論文，痛論當時各國的哲學者文學者乃至科學者的態度的不對，以爲我們看到己國的是，也宜看到敵國的是，我們攻擊敵國的非，也當攻擊己國的非，因在論文中把戰爭的毒害和文明的危機細加論列。他因爲提出這種論文而棄了大學的教授，後來竟因此觸了英政府的忌諱而受了一年的獄中生活。我們到此時可以想到爲學問而學問的生活態度之難能而可貴。但爲學問而學問，有時他的背景不像爲生活而學問或爲功利而學問的那樣顯明。因爲爲生活而學問

的人和爲功利而學問的人，多半是肯定這個世間，肯定這個人生；因爲生活不得解決，便想進一步求生活的解決；因爲功利不能普及，便想進一步求功利的普及；所以這兩種人多半是出於樂天觀。但爲學問而學問的人的背景便不是這樣顯明，因爲厭世樂天，都伏有一種「價值」的觀念；這種人既一任自然的流行，更安用人間苦樂的較量？即在爲生活而學問或爲功利而學問的人，亦有不存這種較量的，不過不像爲學問而學問的人之根本的不存較量的念頭而已。我友顧頡剛先生，可謂最富於爲學問而學問的趣味者，他絲毫不存這種較量的念頭，他以爲你存這種念頭，結果橫直你也不能解決。不過這裏面有一種界域，就是因不能解決而勉強出於學問者，這種人的背後仍是一種厭世觀，因爲他是把學問當作一種消遣品，和搓麻雀打乒乓一樣的意味，就是近人某君所謂把學問當作一種麻醉腦筋的方法，但這不能算是爲學問而學問。爲學問而學問的人，完全出於一種積極的態度，意在揭出學問的真面目，其對於世間，便想表出一個真是非；即講到應用，也要求出一個真價值。譬如研究化學，不像功利派的主張，只要注意到日常的應用，如肥皂怎樣造法，爲什麼可以去衣服上面的污，（杜威教育哲學講演稿頁百三十七就有這一類的議論），他是要進一步，研究到造肥皂以外的重大問題，而那些重大問題對於應用上比去衣服上面的污更有價值；就講到肥

皂，他也要專對着肥皂下一種精深的研究。譬如肥皂的原料，製法，功用，種類等，在普通一點的，固不消說；即專門一點的，也當用全力去探求，無論爲膠狀肥皂，透明肥皂，藥用肥皂，過酸化肥皂，練緝用肥皂，粉肥皂，海水用肥皂，松脂肥皂，斑紋肥皂，浮肥皂乃至整容用肥皂，我們都一樣的要考牠的製法和用途。甚至肥皂的歷史，也要加一番的考求，以求知牠進步的程式。譬如用肥皂去污，我們都知道；但羅馬時代的洗濯店，却用屎去污。因爲肥皂去污，靠曹達的作用；但屎腐敗之後所發出來的亞姆尼亞，也是曹達之一種，也一樣的可以去污。此外像肥皂製造的第一個愚人史孚勒（Chevreul）第二個愚人魯布蘭（Leblanc），也都值得我們記憶。總之，我們不僅注意到肥皂怎樣造法，并注意怎樣造法；不僅求去衣服上面的污，并要使衣服的面色加倍妍麗；這是爲學問而學問的積極的態度。我以爲這種態度，值得提倡，因爲在我們極貧枯的中國裏面，無論農工商醫以至百業，都沒有一種精深的學問做基礎；無論談什麼主義，作何種運動，都是一些極脆弱的根據；無論解決何項困難問題，也很少可作學問上例證的價值。因爲大家都不肯死勁讀書，各人的造就也都可以料定幾分，樂得我騙你你騙我。像這樣遷延下去，要想依附他人，加入文化的行伍，直是夢想！縱或有二一知道學問很重要的，也就不肯發大願心，把學問當作一



種終身的事業；又縱或有一二聰明絕頂的天才，也就不願意拋棄物質上的享樂，終於事業將要告成而又全毀。孔子有言；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他們雖知之而始終不好，更那有樂此不疲的精神！所以我以爲爲學問而學問的積極態度，正值得大提倡而特提倡。還有一層，我國目下宜急於提倡科學，這是無論何人，莫不認爲天經地義的；但提到科學，便要知道研究科學是一種極靜寂的生活，是一種極淡泊的生活。我此刻回想到我從前研究微分方程式，研究圓錐曲線的生活，直要使我登時合十冥想，不願把心放開，不願把生活擴大，不願作一切無謂的應酬，不願浪費一點寶貴的光陰；因爲不把精神引到極靜寂極淡泊的境地，則高深的學理便不易玩索有得；何況分心於物質上的享樂，又安望研究之能有成？所以真正想提倡科學，非大家把精神鎮定不可，非大家傾向於爲學問而學問的生活態度不可。至於爲功利而學問和爲生活而學問的生活態度，非必不可以提倡，不過在艱難紛亂的中國裏面，恐怕一提到功利，便要發生許多惡影響，而直接受害的，就是這無數的純潔的青年；又爲生活而學問的態度，雖是注重在身心的修養，却恐流於宋明道學一類的玄談，結果仍易發生不少的流弊。所以我認爲還是倡導爲學問而學問的生活態度，比較的適合我國現時的情狀；并且可矯正一般不好學的慣習，更藉以應接世界學術的潮流。凡以上種種忘談，不知先生認爲

有當否？日前謬承以「爲學問而學問」相許，實則我那配談學問？嚴格說，在我們知識界鬧饑荒的中國，果又有誰配談學問？牛頓臨死時，說我所知道的不過是恆河沙數之一粒；可憐我們現在的中國人，果有誰能知道牛頓的那一粒？所以談到學問，不特我要羞死，恐怕全中國人也要羞死。不過我這篇忘談，却是爲先生這一句話引起來的；或者將來向學問這條路上走去，也因先生這句話增加我不少的勇氣。現在我要將我關於這方面的生活態度，向先生陳說，求先生加一個訂正。我自從五歲受書一直到現在三十三歲，沒有離開書本生活，中間雖是經了許多良師益友的指導，却是不能叫我開關一個方向，可以照這個方向一直走去，結果只在路當中回旋。直到二十五歲以後，才慢慢的知道劃出一個輪廓，對於自己的生活便不肯放鬆。後來得了一個絕大的暗示，（也許我現在的生活還是受了這個暗示的結果），就是尼采的思想。我覺得他的思想和我很合脾胃，我的生活就從此着了一個很濃厚的色彩。自後無論讀書治事，處人接物，總脫不了這種見解；就是對着路上一個乞丐，也不肯拋棄這種見解去對付他。（因爲尼采不主張憐憫，說憐憫適以滅殺他人的能力，而成全他一種惰性）。這是我生活的一般。至論到學問，雖然我近來稍稍知道去用心思，但從不敢輕意對旁人加一點批評，覺得什麼人所說的話都對，什麼人所發的議論都有存在的

價值，也難怪先生說我很能包容。不過我自己却是有個主見，我就是妄評他人的得失，也不過拿我這種主見去作一個仲裁，但決不敢否認任何方面的見解。因為任何方面的見解，都有牠的來路。我是最看重藝術的，我覺得宇宙間是個大藝術品的貯藏所。但藝術的本質為生命表現；講到生命表現，不一定要論到那種作品，就是英雄的征服慾，學者的智識慾，小孩子的遊戲衝動，詩人的感情激昂，也都不外是一種生命的表現。生命的來源既有這許多，我們決不能對這種是認，對那種否認。就論到科學，無論那種科學，都是人類精神之必然的發現；如果努力研究下去，都可以獲得一些成績；這就是生命表現的結果。科學和藝術，原有互相交通的地方，因為都帶有生命表現的使命；由生命表現而出於知的方法者為科學；由生命表現而出於直觀的方法者為藝術，科學的根柢既與藝術的根柢相一致。所以科學家有時也自命為一種藝術家；因為，一，科學的研究，正如繪畫一樣，乃是想達到事物的背景及意義的一種努力；二，科學的研究中，有一種努力隨之而起，這種努力便是努力自身的報酬；三，科學之最高級即公式，系統，對當關係，相互關係等之發見，都有幾分是個人的功業。我因為科學家和藝術家有這麼一個相交通之點，所以對於任何方面的見解，覺得都有尊重的價值。不過我最重一種見解，貫徹到底；如果是騎牆式的裁判，

灰色的調和，客氣的交遊，矛盾的生活，那都是我所最痛心的。我生平最主張「偏」，但「偏」要一偏到底，我最恨庸庸碌碌的「中」。中庸的「中」與庸碌的「中」是絕不相同的，能將「中」字的工夫做到底，這個「中」也是偏的「中」。就講到學問，也都是各人發揮各人的「偏」；譬如講唯識，就偏在識，講唯心就偏在心，講唯物就偏在物，講唯名就偏在名，那一種學問不是發揮那種偏的精神。更講到做人，也靠這個偏字作一個人的骨幹，偏就是教育學上所謂個性。各人因遺傳環境教育等的不同，而成功各人的個性；我們發揮這種個性，就成功一種人格；如果侵犯我的個性，就無異侵犯我的人格；換句話說，如果損傷我「偏」的精神，就無異損傷我的人格。我唯其把「偏」字看得非常重要，所以對於人家的見解，不敢不特加尊重。我又因為「偏」另有一種偏的工夫，所以主張「大意力」的磨練。大意力便是意志裏面所含的一種潛在的性能，非經強度的磨練，即不易發現。如果要問什麼是磨練的方法，唯一的條件就在歡迎苦痛。我們由苦痛可以鍛練一做不平凡的生活。如果遇着苦痛而讓步，那是一種極大的恥辱。要由這樣很笨拙的方法，那大意力才能發現，偏的工夫須做到這一步。我雖未能做到，却是時時刻刻牢記着，並且願意把這段工夫告訴給別人。我由這種「偏」的意味尊重人家的見解，也由這種偏的意味尊重各種學術。我覺得無論那種學

術，都值得精求。我所以對於各種學術很覺得有興趣，也大半爲此。倍根說：「世間的快樂都易惹起一種飽和的狀態，就是一到了快樂的境地，那種快樂便老早去了。但是學問便不然。學問決不會惹起飽和的狀態，學問是由滿足和欲求永遠互相交代而起的東西，牠對於享樂的人，牠便更貢獻一種享樂做他的報酬」。我近來頗感到這句話的可信而願意去嘗試，但決非出於厭世，也沒有爲什麼而學問的一種成心；結果恐怕要歸到尼采所說的一種權力意志的表現。我上面已經妄談到爲生活爲功利和爲學問而學問的各種生活態度，但不知先生那種靠在柴積上晒日黃說閑空的態度，又是怎樣的一種生活態度？在我的淺測，以爲先生這是一種無所爲而爲的生活態度。無所爲而爲的生活態度，當然另有一種境界；不知先生能够再用一種說閑空的態度替在下說說麼？我因爲先生的那種寓然可親，不能自禁的訴說了一大篇，所有一些觀察不正確的地方，千萬望先生賜教！

李石岑

十三年元旦（李石岑講演稿）

## 答李石岑書

吳稚暉

石岑先生：

我未識先生以前，已在此處彼處，讀了先生許多閱論，年來更看見了不少的大作，終是樹義極堅卓，却平允不肯沒人一毫之善，所以欽服先生為真理求真理，知先生為學，亦為學問求學問。這種為學態度，似乎我們東方人向來欠缺。想起來，英美學者亦少此風。因此，從前李石岑先生每欲以法人為學的態度，紹介於國人。現在先生說他尙帶些生活色彩，不若德人對學問是學問，尤其看得認真；拿先生的話，從戰後觀察，德人已把從前被軍閥罩着的一層黑幕揭了去，顯出他赤裸裸的真相，才證明先生所說的萬確。宜乎他的成就，自然比世界為高。就用功利的意見去批評，前年我同褚民誼先生同車赴德，雖號稱戰後荒殘境界，固與十年前所見大異，然一草一木，還都表顯了學問整理的精神。褚君與我不約而同的相視慨嘆。戲相謂曰，叫法英美戰勝了德國，無異助塞三推仆了流氓。褚君並說，人類智識程度如此，為之奈何。我曰，推仆定不可少。別為一義。軍國主義的完全告終，幸有此一仆。且異日與共產主義實現，必為今日失敗的馬格斯之鄉親。倘欲再

進而求大同的無政府，能舉其實者，必爲努力學問，過於今日德人之一種人類也。此次先生對於爲學問求學問的曲折，詳晰誨示，弟惟有一讀一心折。不惟我等老荒不學的，受了宏益；尤其是此後英年國秀，有了南鍼。我國代表學者的孔子，便是一個政論家，帶了功利的色彩不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在他雖然別有用意，然「學也祿在其中矣，」後之時王即用爵祿爲激揚學問之具。自射策獻賦，至固定而爲八股制義，二千年久視學問爲敲門磚。此種空氣，依然瀰漫於今日海內外支那入校學侶之間。若復助之以功利學問之欲，其結果有如先生所謂冒牌出品等之種種，皆爲必至之流弊。先生藥之以詳示之諸說，誠苦海一航。先生齒及弟近來的謬詞，以「無所爲而爲」見慰，自然非所敢任。先生誘掖之，俾有所慎重，甚爲拜嘉，因此弟亦敢以雙管不能齊下之苦衷，趁着機會，一加表白。弟既不學，所以偶有所涉筆，無非感受了許多外動，引出了一個盲目的反應。論起實在來，剛剛是有所爲而爲。先生乃獎勵他是「無所爲」，這怎敢不「不打自承」呢？我說，人的向前要求，同向後要求，與個人的身體，亦有一些兒比例。兄弟的身體，素來比較頑劣；因此，自覺向後的話，終值不得說。閉了眼睛想起來，凡喜歡說向後話的朋友，似乎十有六七，都是止有一個很貴弱的身

體。這就是東方「病夫文化」的特點。年來我忽然覺得求生活了當的人，太多而且太認真。生活那裏來什麼了當？了當便是向後要求；所以厭世同自殺的人，亦是不少。向後便到了一團；云一便是絕對；一則誰復從旁感其有無，自感亦復向誰說之，謂之爲無亦可。既一團矣，無復云人；既已無人，復何有生。所以講人生觀的生活朋友，那裏配去管他。便是抱了宇宙觀，亦且并無宇宙，連真如正覺，說得多少滿明，還是多事。倒不如用漆黑一團，記實方便稱之。這種意思，還是我在認真生活上，算是給他一個易簡生活的反應。這還是爲着生活而動筆，與梁漱冥先生的動機一樣；所以先生稱他爲「無所爲」，是第一可愧。年來又覺得吾人對於生活，不是太認真，便是太不認真。不認真便是不肯向前。名爲持中，亦是向後不了，姑且苟延殘喘。因此，高等的持中，是樂天知命。中等的持中，是做日和尙撞一日鐘。下等的苟延殘喘，受着樂天知命的暗示的，是一切命定，一切委託於鬼神，祈求再世的善生活；承了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的流弊的，是認定世界將要末日，這些物質上的肉慾，似乎像惟有他落得了便宜。這坐於不曉得向後是一團，不甘願一團，便成萬有。萬有又萬有，止是向前，無中立的餘地。斟酌盡善了，「自以爲」改良復改良，乃贊成有人生觀人的本分。這種意思，我又對於不認真生活的，算是給



他一個生活要努力的反應。這全是澈世的膚淺話頭，免不了好像做了脫爾斯泰先生們門下的走卒。這顧不了有些功用的熱望。先生乃獎他是「無所爲，」是又一「可愧。」做了生活向前的夢，便想到整理萬有，用一種最易簡的工具，便是科學。說到了科學，就又免不了闢入支那孱弱的小問題，連類及於機關鎗。所以表面上別人自然以爲我把機關鎗代表了科學，且以科學包辦一切。我也來不及說到承認不承認，只好混亂的對付。這種談話，不要說對於爲學問而學問，離開萬里；而且也不免糟塌了科學。所以近來我那許多泥中鬥獸的話頭，簡直是啞吃吃了黃連，洩洩寡氣罷了。先生還勸他「無所爲，」那更可愧了。但這都是所謂握了一枝管，在一方面說話。現在可以又用一枝管，在另一方面，代我自己表白。則我亦能曉得在學問自己本身，自然如先生之獎言，皆「無所爲。」科學也就不消說得，同是無所爲之學。彼豈是專爲解決什麼物質文明？（物質文明，乃從拆穿了西洋景，什麼金石雷電水火，皆能容易應用，自然生出來的現象。）故弟於「科玄之戰，」似像偏袒科學，因其「若有所爲」之烈情太熾，已如上所自糾。至就無所爲一方面立論，弟對張君勸先生所云人生不能以科學解決，還是始終不能同意。又若科學不能解決之人生，即歸在玄學區域，張先生若果有此意，那就非但對不起科學，而且對不起玄學。

弟竊以爲文藝信仰之學，發揮情感，有不拘一切論理，向前邁往之慨，此正如張先生所云不拘論理之學。於是玄哲之士贊同其審美之情，又審考其有否假設之理，便是斟酌了情理，真正做個向前進一步之要求。所用之假設，即出於論理，此正玄學哲學之特色。何能以玄學解決人生，可外論理？照上面的鄙意，再簡括說來：就是說，文藝信仰之學，用大胆的情感，什麼都造起空中樓閣。玄哲學之用着論理，慢慢將一座一座的空中樓閣，能升天入地，去求得假設。於是把假設了，得到反應至信的一部分，叫他獨立了，別起一個名目，叫做科學。這三種把戲，宇宙一日不完，便你手交到我手，更迭的，無窮的，一同向前演進。必要宇宙末日，一同隨了宇宙涅槃；誰也不能包辦了誰。從前「至信反應的假設」甚少時，別無科學的名目，什麼天文圖算燒丹鍊汞，都叫做哲學；便證明玄學是尙未論定之科學，科學是已論定之玄學。人生觀自然是有機的，未結品的一物；正是有些將藉情感學創造，有些將藉玄哲學假設，有些可讓科學搞定。創造是不已，假設是不已。搞定亦是不已。必到人類末日，方留一部分礪石，全歸科學研究。所以張先生若說人生觀有九端，尙未成爲科學，則可。若說永非科學所能解決，則不可。又若說人生觀九端解決，必又有九端，又爲科學暫時所不能解決，則可。若說那個九端，真非科學所能解決，則又不

可。情感學玄哲學的向前愈進，即科學之區域愈大；進不已，大亦無窮。然不能因科學區域大至無窮，遂疑其將包辦一切。須知一切是無始無終無外無內，科學永為所包，不會反包了他。所以科學包辦的好夢，甲方不必做；科學包辦的恐慌，乙方亦不必起也。然科學猶未能包辦之人生，在情感學家，自然不願拘於論理，使人生淪於枯寂；彼所以助科學者，別有相反相成之理由。若在玄哲學家，正宜就未解決之人生，用論理多方假設，為科學解決之預備。如何玄學家可曰人生觀無論理可言，是失玄學之職矣。此弟之所以曉曉，似止就學問解決究竟，或近似「無所為也」。至弟之迷信物質文明，在又一方面言，亦止為一種之「好奇。」先生言「牛頓看見蘋果落下，而想到地球的引力，但他決沒預想到今日物理學上的應用，」牛氏即英美學者，英美功利之色彩誠濃，但無論什麼一種的洋兔子，他的好奇之心，似乎終比別個種類發達。蘋果落下，正所謂「吹縷一池春水，千卿甚事。」他偏不相信落下是個當然或偶然，必要求個解說，而引力之理遂出。充類至於至無聊之物質文明，他偏不相信風力馬力，沒有能代他的汽力，於是汽機出。他又不相信車子必要牛馬才能拉了走，於是火車頭，電線街車，摩托車等皆出。他又不相信天空止有鳥能飛，海底止有魚能游，於是飛行機潛航艇又出。推之何以圖畫止可用刀筆，於是照相術出。彈

子何以止能發射一粒，於是機關鎗又出。都有一種盲目好奇的氣概；決不是哭哭啼啼，像吳稚暉因為看見上海公園有狗與華人不准入內之告白，才想到機關鎗也。好奇雖非直接的「無所爲」，或直接的「爲學問而求學問」，而亦庶幾近之。弟故常戲慰學界同人曰，吾鄉有先德，留遺一名言，曰：「緩事急做，急事緩做，」在處事上實有無窮意味。今對爲學，可襲其語調，則曰：「壞事好做，好事壞做。」何謂壞事好做？即對於嫖賭喫着等事，必當有無窮顧慮，凡可以自好之處，努力得一分是一分。何謂好事壞做？凡喜歡嫖賭喫着的人，可以父母妻子的字養，一切不顧。楊梅結毒，戕賊其身，亦復不顧。甚而至於高等學者，樂於捐棄寶貴之光陰，沈浸於極可笑之麻將戲，夜以繼日。然到了從事學問，便家貧親老，也時時在心了。何日可以畢業，何科最爲便宜。這部書太厚，不如揀薄些容易看完。寫一部書要一兩年，我決不幹。得不到名譽利益的，我又不幹。最好不要考試。便得文憑。上英國要六年畢業，不如上美國止要四年。但用錢又太多，因而上法國也好。種種算賬工夫，都合理的使用了出來。倘這個時候，能師法嫖賭喫着之人，拿些盲目的氣概出來，日以繼夜，讀我的好書，你宇宙混沌着，我亦不管，似乎這種壞做，也算不得十分罪惡。譬如九十歲還要娶一個小老婆。所以美國朱家角有位七十九歲的太

太，親戚都死盡了，沒有什麼消遣，便上大學去上班。把學問看做終身的伴侶，還不是迷魂大樂麼？我這種論調，也許可以報答先生「無所爲」的獎言的幾分。就先生敲門磚之太息，倘好事壞做的人，略多一點，就兄弟也不感憤於我國的海內外學者，專學洋八股了。承先生錫以名論，多方獎策，故亦拉雜布臆，以明區區本懷，藉引一樂，並叩道安。

吳敬恆

十三，二，十二，（李石半講演集）

## 答李石岑書

顧頡剛

石岑先生：

接讀來書，承以大著我的生活態度之自白見示，囑爲答書，也把自已的學問生活一說，盛意極感。先生許我爲「最富於爲學問而學問的趣味者」，實爲知我之言，我決不謙讓。別人頌揚我的，每說我學問好，那是我最怕聽的話。這種話我聽到一番就要羞憤一番。我自知我的學問實在淺薄幼稚得很，幾乎說不上學問兩字；但學問是我的嗜好，我願意用全力去研究牠，這是自居不疑的。現在先生囑我作一個自白，我也很願意；只是我心中好久充滿着悲感，一想到就要垂涕而道，請先生不要嫌任才好。

我是一個特富於好奇心的人。不在七八歲的時候，就喜翻看書籍。我的翻看書籍，並不是要功課做得好，得着長者的贊許，只覺得書籍裏的世界比我日常所處的世界大得多；我遏不住我好奇的慾望，要伸首到這大世界裏探看一回。這時候因爲屢把教師和尊長的書籍翻弄，惹起了他們的厭惡；我叔並在書架上貼一個紙條，寫着「雙慶（我的小名）不許翻動。」我的姑丈家裏有一個黃金閣，是藏書的地方，我一到了他們那邊，就上閣埋頭翻書，

他們呼喚只是不出來，這事傳爲親戚間的笑話。十一歲時，在舊書攤裏尋到一本湖北官書局書目，覺得上邊的書名都很有趣，就揀了價錢最賤的書向書鋪裏買，那知沒有。買了一本西洋文明史要回來，我父見了，說道：「這是你不懂得的，買牠做什麼！」但是我覺得自己實有買這本書的要求，至於懂不懂乃是無關重要的。這是我所買的書的第一部，使我不能忘記。那時我並沒有錢，只是在新年中可以得到一宗收入，就是長輩給與的拜年錢。我把這些錢瞞了家人，到書鋪裏暢暢的揀擇一番；又不敢把買來的書一時帶回家去，就存在親戚家裏，悄悄的一本一本的携歸。所以每一個新年裏我很可添些書；餘時只要在長輩處得到一點零星錢文也就買。十六歲後進了中學，更是盡力購書，什麼書都買，只要價錢不甚貴的。有一年，負的書債竟至二百餘元；不敢向家中要錢，只是在同學間張羅。現在想着，也覺得那時太膽大了；但那時並不想將來如何還債，只要帶到家裏，塵塗拂拭一回，也就快意。所以有許多書，年底給帳拿不出錢來，依舊還給書鋪完事。到現在，由我親手買來的書已有萬餘冊了，翻成了一個累墜，一年中總有一個月的功夫做了書回債僕。

我的第二個嗜好，便是游覽。我所以歡喜游覽，原和書籍一樣，爲的是要伸首到大地

界裏探看一回。在七八歲的時候，最盼望的是掃墓，因為掃墓時可以到離家較遠的地方。這時看見了很大的湖，很高的山，很茂盛的樹林，建築物另有一種樣子的鄉村，心境的開展覺得不可言說。後來學校中旅行，也是我最高興的一件事：我們到了一處，游了四五天，別人倦了，我還是興致勃勃，覺得歸去總是一個遺憾。團體的行動沒有法子遠切，過了些時我就獨自前往。我獨游時當然沒有多錢，只是過很苦的生活，但心中更覺得暢快。到現在，我很願做研究歷史的旅行，可惜這種機會是不易得到的。

在中學校的時候，我對於讀書完全是一種興致，並沒有什麼目的。所以讀的書泛濫無歸，隨讀隨忘，一點沒有着落。現在想去，只有一點可取處，就是因為什麼書都看，無意中把眼光放得很大，不屑做書本上一家一派的興臺了。民國二年，進了北京大學豫科；那年的冬天，章太炎先生在化石橋設立國學會講學，我也報名往聽。我向來對於教師講書，總不甚留意，以為與其聽他講不如自己看書的明白，但這一回因為太炎先生的名望很大，所以竭力攝住了精神聽講。不幸太炎先生給袁政府捕去，這個講學會僅僅開了二十餘天。可是在這二十餘天之中，他已經給我一個為學的骨幹。他主張一個人為學須有宗旨；又說：「約的病僅止於陋，博的病至於胡亂得不成東西。」我從前的讀書雖並不希望博洽，



但確是沒有宗旨，所以腦子裏只有一堆零碎材料，連貫不起來。經了這一回的提示，頓時激起我連貫材料的慾望。我想我的爲學，無論什麼東西都好看牠的地位，不肯隨便捨棄，滿眼都是史料，可見自己近情的學問乃是史學，就要勉力做史學。那時我很想做一部中國學術史，名爲學覽，粗粗定了一個目錄，訂了二百餘本的卷子，分類標題，豫備聚集材料。但一方面搜集材料，一方面須要有整理的方法才好；整理的方法應該怎樣，太炎先生的著作與言詞均不能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所以在民國三年以後，我很把治學的方法深思過幾年。只是憑空組成的方法自己總不能滿意。這般的彷徨覓路，耗費了好多時候。民國六年秋間，胡適之先生到北京大學來担任中國哲學功課，一般同學都很奇怪，他們說：「西洋留學生如何會講中國哲學？」我初時也存此想，但後來愈聽愈感動，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的講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我意外，入我意中。從此，我不但有了治學的宗旨，更有了治學的方法了。我從心底裏發出快樂來，愈加增我研究學問的興趣。我覺得中國的歷史從來不曾用這個方法整理過，現在用了這個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真不知可以開拓出多少的新境界。

從民國六年到現在，已有六年多了，在理，我既有此趣味，又有此熱忱，應當在學問上

可以深造。不幸我遇適之先生那一年，即是先妻得病之年，那時南北隔閡，憂思悲憤的結果，意成就了失眠的病症。從此，接二連三的家庭中發生事故，居住的地方和服務的機關也經過好幾次的更換，我的生活至今不曾安定過。生活不能安定，失眠之症也就不會好，有時候一觸即發，有時候不觸亦發。別人夜中讀書作文是一個很靜美的境界，惟有我，這個靜美的境界只得聽牠默默的流去了。日間呢，自從畢業之後，人事日繁，社會上責望日重，加以職務上的制限，很不易找到空閒。偶然生幾天病，硬把人事停歇着幾天，在病榻中翻讀幾卷書，就覺得非常快樂。猶憶先妻死的一年，我的剛週歲的次女寄養在我的叔母處，有一天，她因事把我的次女送交我妻，同眠了一夜，這一夜我的次女的喜樂真是難以形容，看着他的母親就笑，捫着她的母親又笑。我回家時，我妻把這事告我，眼淚也進出了。我現在對於學問的眷戀，何啻襁褓之兒對於母親的眷戀。但因了種種的奉制，竟把我與母親分開了；偶然同眠得一夜，心花就要怒放。可恨同眠的機會真是太難得了！

想來先生看到這裏，一定要說：「你真太不知足了！你何曾離開過書本？」固然，我畢業之後服務的機關是圖書館，編譯部，研究所，始終不曾離開過書本。但不離開書本不即是不離開學問；因為不離開書本只是受事務的騙遣去檢查書本，不離開學問乃是我常

得運用學問去駕馭事物。三四年來，我心中想研究的問題不知有多少，但能去研究的究有多少？我自己覺得我的學問骨幹的實質還極薄弱，想多多吸收材料，但至今吸收了多少？我很想把我的生活上軌道，使得研究的工作可以一步一步的進行，但上軌道事情可在何年實現？三四年來，我在口耳之間未嘗不得了些新東西，發表的文字也曾因人的強迫而做了幾篇，書籍也曾得人的酬金而編成數冊，但這些終究是畸零瑣碎的，不成熟的，替人家做的，算不得學問。我們蘇州有一句諺語，叫做「貓頭上抓抓，狗頭上拉拉」，我現在正是天天做這件事。若是拉拉和抓抓可以算做學問的，那麼我確是在學問的生活之中了；否則恐怕這正是章實齋先生所罵的「橫通」呢！

我有一個癖性，凡是一件應做的事沒有做，就覺得肩上壓着一些重量；等到做了，這身子就得一輕。我自從立下了這個為學的志願，至今已有了十年，但十年中能有多少時候稱心做去，老是看着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肩背上一天一天的加重；到如今，我真要擔負不起了！我也想大聲的呼喚：『我要壓死了！有誰人肯來教我？教我的方法，就是供給我為學的費用，替我回社會中贖出這個身子。』然而誰人肯應呢？亦誰人能應呢？要是我做了外國人，我要研究學問，有政府的供給，有富人的資助，我不怕達不到這個志願。

但在現在的中國又如何可以作此想望呢！在此時此地去求人，結果無論你說得怎樣的脆擊，只博得別人的鼻裏輕輕的一嗤，又微微的笑道：「誰有閒精神管你的閒事來！」

總結一句話，我現在所有的煩悶完全是志願生活的衝突。我自問在學問上是一個可以有爲的人，只是社會上不能順了我的性情用我；幾乎把我的才具放在鐵匣裏封鎖了。我在很無聊的時候，也未嘗不想：「我的苦是苦在志願上；要是把這志願打消，只隨着別人混過一世，這個痛苦也會沒有的。」但我究竟是一個不會過混混生活的人，所以一轉身又覺得與其混混而消除痛苦，反不如保存這志願而加增痛苦爲有意味了。然而永久只能保存這痛苦，永久只能注目在將來，作一個空浮的想望，到底也沒有什麼益處。「我的一生究竟如何？」這是我常好自問而又怯於自問的一句話。石岑先生！這一句話我也不希望你代答，因爲明知這是代答不來的；只希望你知道我的心中長有此一段痛苦，推想世界上有許多同樣的人有志於學問而不得成就的悲哀，發一長歎，我也就感激你對於我和我們的同情了！

顧頌剛上。

一三，一，二九。（李石岑講演集）

## 批評與文學批評

羅家倫

諸位：到今天上帝造人的工作快完，他明天要休息了。是被他造下的生命！奔瀉似的生命！明天還不能休息。我現在却有點倦了，抬頭看見一片綠陰了的燈，又不能同人家說話，所以想起我答應你們的信，開始來寫，或者在寫的時間能得到一點生趣。

從看過五六期現代評論的反思，覺得裏面有幾篇批評的文章，寫得很好。不是來恭維你們的話，裏面有幾篇文章的 *style* 很好。（這或者是我個人趣味「*style*」上的感覺。所謂我們「怎樣說就怎樣寫」，乃是指文學必須用活的言語為工具而言，不是說隨便說出來的語言就可以成文章。所以我前六七年就注重的申說文字和文學的分別。祇是看近幾年來國語文的書品——通行報紙上的尤甚——實在毫無布置剪裁，直是看不過去。所以一看見現代評論裏的幾篇文章——當然不是全體——眼睛裏就有異樣的感覺。

我現在不能詳細指出我還有不能同意的地方，祇能指出我和你們同意的地方。第一，我覺得有幾篇文章中，很有「生命」就是很有生人的興趣在裏面。究竟文章不是死尸，枯骨，是有血有肉的。我希望你們永遠能向中國文字的「木乃伊」裏面多多打一點生人的血進去。

第二，不但有生命，而且能——至少想能——把這生命用相稱的形體表現出來。究竟我們現在不是『原人』，還要處處託着『原形』。我相信健全的靈魂，當關在健全的身體裏面。雖然有時有從橫的天才，裝在 Dr. Johnson 臃腫的肢體裏面，而且另有一種 Quatin，但是終屬難得的例外；設如這種天才能託體於文采風流的 Byron, Shelley，豈不也是很好嗎？

英德的文學批評家。常是羨慕法國人會寫文章。如 Matthew Arnold 尤其常借法國人來羨英國人，而開一種風氣。其實英國人比起德國人來，還會寫多了，（德國人却特別會做詩，尤其是 Lyric）。英國的大哲學家如 Bacon, Locke, Hume, Berkeley 等都是很好的文學家。德國的哲學家雖然也有他特別的體裁，但是他分明能用兩句或三句話寫得很清楚的，偏要糾纏纏的併成一話，使看者要猜半天。（其實不僅哲學家如此。）所以連受德國哲學影響最深而思想最深刻的英國大哲學家 F. H. Bradley（最近死了，哲學界一件大損失）都笑他們，說是他們寫那長的句子，寫了上半，下半要靠上帝拉出來。所以我一個朋友 von Weber 對我說，德國大學生大考的時候，為抱佛脚起見，反讀法文的 Kant, Hegel 譯本！

我覺得你們有幾位的文章裏，有一種重要的趨勢，就是有一種『射他耳』（Satire 譯音，意譯可作「嘲諷」）的文體傾向。你們自己或者也很覺得，但是我在旁邊的人更熱心

的，謙卑的，想多提起你們一點覺性。我以為這是中國最需要的東西。中國現在把愚頑 (Follies and Siliness) 充滿了。你要去正色厲聲的申斥，不但自己一天到晚吃的飯不能消化，而且聽者的腦筋愈加遲鈍，簡直如東風吹過馬耳，氣得把他割了也無用。祇有一種很新鮮，狠犀銳的『射他耳』，或者還可以多促起他們一點反思。

我覺得中國現在有許多情形像歐洲十八世紀。就是中國現在許多——不安，其實總量不多——『射他耳』和『幽默』(這個名詞却不是我造的)，也像十八世紀。(不要誤會，十八世紀的歐洲是一個很好的時代，是一個啓明時代 (Aufklärung) 中國現在還不及多多。我有一個很親敬的朋友，還想刻顆圖章，自稱『十八棋人』。我祇能說現在中國有當年歐洲十八世紀的趨勢)。所以如 Voltaire, Swift 式的『射他耳』，可以盡量輸入，盡量創造。

到近代『射他耳』的文體，當然比以前更要有修鍊 (Refinement)。如法朗士 (Antole France) 就是最好的代表。凡是讀過他的 "Le Jardin d'Épicure" 和 Paul Gsell 替他記的 "Propos d'Anatole France" 的人，都覺著一種深刻而又溫文爾雅的空氣。正如 John Galsworthy 在他的文中所說 "His pen was a sword blade ever drawn so lambant and so fine that it played invisible, like a wind through the ribs of Civilization" 但是他這種的

『射他耳』，現在一般冥頑的中國頭腦 (Mutility)，還不配領略。而且裏面帶墮落 (Decadence) 派的空氣太重。在近代的『射他耳』家中，我以為 Samuel Butler, Bernard Shaw 一派，流入中國，是很健康的。即美國批評家 H. L. Mencken (此人崇拜尼采，文字極精悍如短兵相接，好像當年北京戲台上的張黑；現在美國批評界佔重要地位) 那一派 Swashbuckling 式的批評，也是不可少的，在中國是很有用的。

我很希望你們能開一種文學的風氣，養出一種文學的體裁，造成一班『射他耳家』 (Seths)。但是做『射他耳家』的危險，就怕流成『心裏刻家』 (Circles) 的譯音，日本譯作『犬儒』，意譯暫作『冷笑家』。『射他耳家』做的文字，背後還有充分的同情，有種悲天憫人的感覺，有一種相當的標準斷事。至於『心裏刻家』遇著東西，先把鼻子去嗅了；嗅過以後，『哼』的一聲，鼻子底下的兩道冷光一出，天下的是非都沒有了！

『心裏刻家』的封面就是『腦冲血家』 (Sentimentalist)，這也是做不得的。他遇著東西先把舌頭咭一咭；咭過以後，骨碌向胃裏一吞，天下的是非也沒有了！

充分的同情，祝你們文興發作。

羅家倫

二月二十八日，於柏林。

(現代評論)



## 以漫畫初刊與子愷書

俞平伯

聽說您的漫畫要結集起來和世人相見，這是可歡喜的事。屬我作序，慚愧我是門外漢，真是無從說起。只以短箋奉復，像篇序，像篇跋，誰知道？

我不曾見過您，但可以說是認識您的，我早已有緣拜識您那微妙的心靈了。子愷君，您的輪廓於我是朦朧的，而您的心影我是熟悉的。從您的畫稿中，會清清楚楚反映出您自己的影兒，我如何不見呢？將心比心，則漫畫刊行以後，牠會介紹無量數新朋友給您，一面又會把您介紹給普天下的有情眷屬。『樂莫樂兮新相知。』我由不得替您樂了。

除此以外，我能說什麼呢？但是，你既在戎馬倉皇的時節老遠地寄信來，似乎要鉤引我的外行話，我又何能堅拒？

中國的畫與詩通，在西洋似不盡然。自元以來，重士大夫畫，其蔽不淺，無可諱言。惟從另一方面看，元明的畫確在宋院畫以外別開生面。其特長便是融詩入畫。畫中有詩是否畫的正軌，我不得知；在我，確喜歡這個。牠們更能使我逸然意遠，悠然神往。

您是學西洋畫的，然畫格旁通於詩。所謂「漫畫」，其妙正在隨意揮灑，譬如青天行白

雲，卷舒自如，不求工巧，而工巧自在。看！只是疏朗朗的幾筆，然物類神態畢入彀中了。這決非我一人的私見，您儘可以信得過。

二片的落花都有人閒味，那便是我看了子愷漫畫所感。——「看」畫是殺風景的，當日「讀」畫。您的畫本就是您的詩。

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北京。（鍾祥兒）



與白采書

白采

## 與白采書

俞平伯

白采先生：

我在此得有機緣評讀算作，不可不引爲真的榮幸。初讀此篇，卽已訝其瓊枝照眼，寶氣輝然；愈讀則愈愛。三月間游甬帶給佩弦看。於檸檬黃的菜花初開時，我們在驛亭與寧波開之三等車中暢讀之。佩弦說，這作品的意境音節俱臻獨造，人物的個性頗帶尼采式。

現在述我的讀後所得印象。我敢說，這詩是近來詩壇中傑作之一。必內蘊既深，方能奔放得這般浩瀚，這般蒼莽。去年在滬時，某君告我，他不贊成把詩故意的拉長截短，他喜歡不長不短恰當好處的詩。這固然不錯，無論長也罷，短也罷，若非自然，出於做作，便覺討厭了。此作雖有六千言而絕不病冗長，正緣一氣舒卷之故。我認此爲真的長詩，絕非拉長的充數僞品。

在風格方面大略有幾點特色：（1）不雕而樸，直寫不描，故氣象雄大。（2）有現代語言的自然音節，頓挫抑揚並妙。（3）詩中主人個性明活，顯然自述其襟懷。思路之深刻，語意之沈痛，語氣之堅決，正可作現代青年頹弛的藥石。「高張生絕絃，聲急由調起」，

於此見之。以外更有一點，我所深佩的，是全詩四節章法重疊，而婉婉言之遂令人忘其複。這因為氣機流利暢達，而思想徑路又本是回旋往復的，所以寫來恰好。若中無所有，枝枝節節，描頭畫面，一字一句的堆柴起來，以成長篇，則頗仆殆事理之當然。總之，對於此詩之技術我無閒言；但可貴的畢竟還是內容。靈感之深美既如此，則技術之佳妙反似不足論矣。前來書云，「願痛刪改」，我以「刪改」猶可，「痛刪改」則決不可。當時實感之遺痕，必須尊重愛惜之。以事後畸零地追摹之跡易其本來面目，私意以為未然。僅就字句開略飾即可矣。

真的文藝是一個完整，故不能枝節地多說什麼，述其概要之感念如此耳。得觀名篇，如逢佳麗，欽遲之情，迥絕言喻。讓我以一味沈默，頌歌羸疾者的愛和牠的尊貴的作者罷。

十三年四月十二日，自西胡會樓寄。（幾弄儿）



---

學 生 文 藝 讀 本

---

記  
敘  
的  
書  
簡



## 自巴黎西行

伏 園

××吾兄：

這次暑假旅行，自瑞士回來，又到了法國西部的勃勒塔尼（Bretagne）。關於瑞士的見聞，擬全歸入『麗芒湖』一文，現在只報告你這一星期來在勃勒塔尼的生活。

勃勒塔尼本是法國的一省，後來廢省改道，行政上已經沒有這個名稱了，但在一般人的文字上和語言裏，依然是存留着。不但存留這個名稱而已，勃勒塔尼還存留着自己的語言，自己的服飾，自己的宗教習慣等。

巴黎城裏有勃勒塔尼飯館，我們常常去吃，覺得其他並沒有什麼分別，只是侍女頭上戴一個白紗罩，與書上所講一樣，以為這不過用以表示勃勒塔尼的飯館而已，實際上勃勒塔尼的女子也許老早就戴白紗罩了。這次實地觀察，知道這種猜想完全不對，勃勒塔尼的女子至今還個個都有白紗罩在頭上，而且這白紗罩之中，尚有若干不同的式樣，表示勃勒塔尼以內的地域。這件事當初還不了然，雖然旅館中的廚娘與侍女的白紗罩幾乎人各不同，但她們都是一天到晚忙碌着，誰有功夫來答覆我們這種一錢不值的默問。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我們去

參觀一個鄰村的神會，那是勃勒塔尼一個極有名的朝山節（名曰 *Parade*），各村各縣都有香客的團體到來，廟門以外停有公共的和私人的汽車千數，甲村公共汽車開走時，車中女客頭上都是甲樣的白紗罩，乙村公共汽車開走時，車中女客頭上又是乙樣的白紗罩，回來晚飯以後打聽食堂侍女，她纔將白紗罩的式樣表示地域的話告訴我們。現在明白了，爲什麼總廚娘（如果照北平話廚頭叫大司父的辦法，應該叫作大司母）頭上的白紗罩是直豎的高高的像紹興女子帶孝時的「朝前笄」，爲什麼另一廚娘頭上的白紗罩是低低的分層的後面有兩條飄帶的像京戲裏的小生，爲什麼開壁小雜貨舖裏的女店員頭上的白紗罩像半頂方巾帽而用一根小針拴於髮辮，都只是表示她們地域的不同罷了。侍女說得那一種式樣是屬於那一村，可惜勃勒塔尼語實在難學，勃勒塔尼語裏面的名詞尤其難記，現在已經忘得乾乾淨淨了。更可惜的是匆促間沒有問她究竟一起有多少式樣，只是在成羣的香客家中默察，我敢說二三十種是一定有的。

除了白紗罩以外，女子的服裝也與現代法國一般女子的不同。第一點令人一望而知的是與白紗罩恰成反映，全身都是黑色，連鞋襪在內。第二點是束腰，這是全國各處早就廢去了的，這種服裝我們只有在賈那華勃（*Caravaggio*）博物院可以看見。第三點是長裙。第四點是黑



毛織的圍巾，連這樣的熱天也是不去掉的。

不消說，在這種裝束之下，女子剪髮是一定不容許的了。於是我們當初便這樣斷定，凡是古裝的是本地人，時裝的便是與我們一樣的旅客。不過後來發見一種騎牆的裝束，這可以說有三個層次：第一級是全身古裝；只加添手上拿着一隻時裝的皮夾；第二級是衣服完全古裝，但裙子略短，換穿一雙淺色的皮鞋，和膚色的長襪；第三級是全身時裝，只差了不剪髮而在髮髻上加一小白紗罩。從這三種騎牆的裝束裏，便推想到也許會有全身時裝的本地人。果然，我們吃完晚飯以後，依然圍坐飯桌閒談，話頭忽地轉到了幾個剪髮的侍女。一個是瑪麗，她是維嘉先生所謂別人不記得事情往往由她記着的，是一個性情最溫和，工作最勤苦，而且最肯負責任的少女。一個是廚房的助手，白白的胖胖的，雖然很少來做食堂裏的事，但是廚房裏工作完了以後，便也來到食堂裏一邊收拾東西一邊插入三言兩語。她們兩個都是本地人，但都是剪髮而且時裝。於是總廚娘對我們說，她們本來應該各有她們本村式樣的白紗罩的，瑪麗應該是什麼式樣，胖子應該是什麼式樣。維嘉夫人說，很好呵，白紗罩是極美麗的。胖子說，美麗是美麗，但是除了重留起頭髮來以外還能再用白紗罩嗎？據說此白紗罩前數年也曾衰落，但近幾年又時行了，也許因為是旅客十分贊美的緣故罷。

從服裝一端，你也許已經看出，勃勒塔尼在法國，是怎樣特別的一個區域了。這種特別，在法國人是極愛保存的，其實歐美多少都有這樣的脾氣。前幾年我在中國，一聽到西方來的旅客，對於中國風俗畧加讚歎，便十分不舒服，以為我們正要提倡革新，給你們一讚歎，便全功盡棄了。我們常有這樣的意見，甚至有時我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為他們『只要自己過着合理的生活便夠了，至於中國人，樂得讓他們過着不合理的生活，供我們旅行時的賞玩不是很好嗎？』我現在覺得，這種意見未免神經過敏了。自然，所謂合理或不合理的生活，界說是極難定的，此中即使有什麼是非，意見亦隨各人各時期而有不同。巴黎社會裏通行『時風』(Mode)這個字，許多事情不必勞心焦慮去找什麼合理的界說，一提到

『這是時風』人家也便懂得，倒是一件省力的事。例如白紗罩這一件服飾，真沒有餘地辯論什麼合理不合理，大家說好看時便會好看，說難看時也便難看。不但女人服飾而已，勃勒塔尼男子，都喜歡穿大紅色帆布的衣服，一看是怪刺眼的，然而經過甲乙丙丁各畫家，或甲乙丙丁各詩人的描繪，自然看着覺得美麗，不久以後，即使還沒有勇氣穿全套，自己也至少願意先買一條褲子嘗這時風的趣味了。和我們同一處吃飯的旅客，便有好幾位是穿着紅褲的。不過在本地，這也沒有女子頭上白紗罩那樣普遍，或者勃勒塔尼的漁戶，是全穿紅衣

紅磚的。

我們住下的是勃勒塔尼海邊一個小城，地名杜亞納尼（Douarnenez），離巴黎大約有二小時的火車路。晚上八點半動身，次日早晨九時許到。杜亞納尼車站裏，維嘉先生夫婦已經在細雨濛濛中候了好久。我們便一同到了迎賓旅館（Hôtel des voyageurs）這旅館在維嘉先生的通信中我們已經知道的了，但想不到房子早被住滿。維嘉先生們比我們先來二三星期的，也由旅館介紹到人家住宅中寄住，不過房飯仍由旅館包算就是了。我們同去五個人，我和春住一處，還有兩位小姐一位少爺住又一處，都是由迎賓旅館的老板介紹，一日三餐都到旅館的食堂來吃，房飯在內每天每人二十七法郎，合中國錢二元七角左右，你說便宜不便宜。

所謂一日三餐者是這樣：早上每人咖啡牛奶一大碗，新月餅（Croissant）是新月形的一種起酥麵包，法人平常當早餐吃）一個，奶油盡量（這是本地名產，既便宜又精緻，不像巴黎那樣用得寒酸）。午飯晚飯是一個小菜，一個肉食，一個魚類（本地所產各種魚類每餐更換），一個生菜，兩個點心，晚飯再加一個湯。如果在巴黎，同樣的飯食，恐至少須加倍的代價。

蘋果酒也像奶油一樣，是勃勒塔尼一帶的特產。我們只要一望他們的田野，每一片麥田裏必種着五顆十顆蘋果樹，便知道蘋果酒出產豐富的由來了。這是連英國人也覺得奇怪的。（勃勒塔尼有許多風氣與英國相像，法國人至今稱英國爲『大勃勒塔尼』而勃勒塔尼在歷史上則曾屬英國。）一本英國人做的遊記裏說，這種麥田內種蘋果樹的方法，給英國人看見一定以爲於麥於蘋果樹兩有妨礙，但是勃勒塔尼人卻往往豐收，田裏的穀子熟了，樹上的果子也熟了，這是何等有趣味的事情。這蘋果酒，顏色略像紹興酒而稍濁，口味也略像紹興酒而微酸，確是一種與紹興酒同樣風味的美酒，雖然在巴黎的飯館裏也可以喝，但在勃勒塔尼我們這一回總算暢飲了。照迎賓旅館的規矩，蘋果酒與紅葡萄酒是由旅客自己挑選的，要同時飲兩樣也可以。但是維嘉先生的意思，紅葡萄酒我們隨處都可以喝，蘋果酒卻是本地名產，我們何不每餐都飲它呢？而且據他觀察，這裡的紅葡萄酒，恐須由別處運來，原價一定略貴，所以在顏色上看得出人工的痕跡，倒不如不飲爲妙。

在法國飲酒真是舒服，記得臨行你還勸我毋忘暢飲，×兄，這一點我算是不會辜負了你的期望。實際，法國的酒大抵是和善的，飲時還要配水，所以爛醉微醺都可以，卻不至於喝壞了人。例如在中國極通行的一種英國酒白蘭地，我每飲必吐，後來不敢上口，以爲倒不如

高粱或白乾不傷身體。與白蘭地同樣的性質，在法國也有一種酒，名曰哥匿克（Cognac），法國一般人也怕喝。法國人的通常飲料，便是紅葡萄酒，幾乎每飲必喝，連中學校的飯廳裏，學生也照規矩每人得喝一瓶的四分之一。但我們是大人了，我們在勃勒搭尼喝蘋果酒且有意放量，同桌五個人，維嘉夫人和她母親都不多喝，而維嘉先生春苔和我每餐總喝到兩大瓶，喝後醉醺醺的坐在飯桌裏談天，或到海邊堤上去吹涼風，這便是我們的日常功課。

但是也有我們的特別功課。八月二十五日是勃勒搭尼一個極大的朝山節，我上面已經說過。最熱鬧是在杜亞納尼的鄰近，一個叫做聖安娜拉柏呂（Sainte-Anne-la-Palme）的地方。聖安娜是瑪麗亞的母親，耶穌的外祖母。拉柏呂是地名。因為村裏有一個有名的古廟，廟內供着聖安娜，村便以此得名。這個村離杜亞納尼約有一小時的汽車路，早晨八點鐘有一班公共汽車自杜亞納尼開行。我們在第一天晚餐桌上決定以後，便先由維嘉先生交代旅館老班，明天午飯我們不能在此地吃，但須替我們每客用紙包好，我們八時以前來取，以便帶到聖安娜廟裏去。這種辦法，用中國人的眼光來看，真是甚為突兀的。如果在中國，旅客這樣的提議，說不定旅館老班會當他是一個極端的怪人看，甚至引起一場無謂的爭鬧都是可以的。但在法國，這種精密的幾乎到了寒酸相的計算，卻是毫不稀奇。旅館老班是一個妙齡女郎，雖

然是本地人，但也剪了頭髮，依舊全身黑衣服，卻加着一雙白帆布鞋。我們每天去吃早餐的時候，總在路上碰見她，手臂上掛着兩隻籃，活潑潑地往市場買菜去。有時我們出去得較晚，她已經買好菜蔬轉來了，我們可以從他的兩大籃子裏，預先知道今天有那兩種魚類，至於那一種用於午飯，那一種用於晚飯，那要看廚娘的配置了。我們有了這樣一位美妙的老班，雖然她站在櫃臺上時也是威儀三千的，但維嘉先生一去提議明日午飯的事，她卻毫不游移的答應了。而且她還說，蘋果酒也帶兩瓶去。我覺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汽車裏到底不方便，所以提議取消了。

二十五日的上午九時模樣，大家坐在從杜亞納尼到聖安那的公共汽車裏，雖然是夏日，但一輛敞車在田野裏疾行，已經令人感到七分秋意了。車中二十四人，丈夫爲妻子帶圍巾，妻子爲丈夫披大氅，愛人呀，朋友呀，都相互當心他人的身體。這時候，天空忽然飛下一隻蜜蜂，彷彿嫉妬人類間的過分相愛，非進攻一下不可似的，狠狠的在維嘉先生的手指上放下一蜜個刺走了。趕緊從口袋裏拿出中國的虎標萬金油來。車上另外一位客人說，最好是車前子葉研碎，塗患處，立愈，我和春苔都微笑，覺得這簡直是在紹興了，紹興名車前子曰野甜菜，凡有搶毒等皮膚上的小病，必以野甜菜葉嚼碎貼之。那客人又說，你看不是晚到了嗎，一

到便可以去採車前子葉了。我們搖頭一望，果然，離汽車前面里許，古廟岸然，鐘樓高聳，四面圍繞着一大叢形形色色的布蓬，是許多小生意人從各地來此趕廟會的。這時候秋寒既不覺得了，蜂蟄也不痛了，一霎那大家到了廟前的人叢裏。

這一大堆布蓬裏，有各式各樣的攤子。最重要的是紀念品；耶穌像，聖母像；聖外婆像，也是極重要的。劉衛靜小姐買了一個十字架，駱文華小姐買了一個脂粉盒。這都帶點遊玩性質，而維嘉夫人卻虔誠，她是真正的香客，所以急急然跑到廟門口蠟燭裏去買了一對白蠟燭，而且正正經經的跑到我們面前來，對我們說，『我已經買好蠟燭，要到神前去拜了；這裏的風氣，香客如能到神像背上一摸，是可以得到幸福的；你們兩位中國小姐，如要去摸，可以和我一道去。』兩位中國小姐聽完這番話以後，你看我，我看你，說不出一個答案來。後來還是劉衛靜小姐解答了這個難題，直截痛快的說道：『我願意去！』我們當初是假裝着正經臉，一等她們走開以後，幾個中國人便相視大笑。

她們去求神了，我們便在廟外四周看看。

先買了一本廟志，幾本勃勒塔尼文的頌詩。勃勒塔尼文與其說是近於法文，倒不如說是近於英文。或者可以說它是介於英法文二者之間。我在杜亞納尼志裏，和在聖安那廟志裡，

見了許多勃勃搭尼文的單字。例如杜亞納尼這字的法文是 Donarnenz，來自勃勒搭尼文 Donar-an-enlz，原意是「島中地。」聖安那拉柏呂的法文是 Sainte Anna la paluo，勃勒搭尼文是 Sanbez Ann ar Palud，原意未明。後來在書舖裏閒逛，發見了一本法勃字典，檢查了若干字，知道介乎英法文二者之間的斷語大致不錯。至於頌詩，那簡直是一個字也不懂，只有對着字母聽他們歌唱就是了。在廟裏買書照例是不找零錢的，含有捐助的意思。我看維嘉先生買書兩法郎半給四法郎不找，我買三法郎半便也給了他五法郎。

我們一邊談天並翻閱廟志，一邊信步走出廟門來。最先招惹我們注意的是廟前及右一片小邱陵，自然造成一個對着廟門的 AmP. Theatre。（後列比前列一層一層加高的劇場。）大概也是由來已久的了，廟祝便利用這塊斜面宣道。這塊斜面怕有五十畝地寬罷，邊上卻均插着小旗，我們站在廟門口遠遠望去，好像螞蟻站在向日葵花的中間望着邊上一樣，小旗便是一片片的葵花瓣。維嘉先生說，聽香客們講，今日下午有新自搭衣地 (Tahiti) 回來的一個牧師講演，聽衆一定要站到插旗的地方爲止哩。說時遲，那時快，我一邊疑心站在旗邊的香客如何聽得見講演，一邊眼角上便映出了小小的黑點，這便是從講壇引到聽衆各處的揚聲電筒。講壇後面靠牆是祭壇，我們不上去參觀，但見供着些祭品之類。



廟雖說是十六世紀時物，但係十九世紀中葉重建，只有廟左一個小石像尙是舊廟時代傳下來的。在石像過去不遠，發見了一個大竈棚，近去一望，裏面陳列條桌，桌上整整齊齊的擺着碗碟，中午時刻香客可以到這裏邊去用膳的，但是我們手中沉甸甸的有着是旅館中給我們包好帶來的飯食，所以碗碟即使擺得如何整齊，我們也並不起絲毫羨慕之意。至於這個竈蓬旁邊，你猜猜看，還有什麼放下去最適宜的東西罷，我當時看了真是笑不可仰，自以為置身國內的鄉間了。這是毛廁！而且巍巍然有着蒼蠅的。國內許多我曾到過的廟宇此刻都湧現到我心頭，人類的宗教欲望是不論東西都還一樣真切的需要着滿足嗎？

我們又走到斜面的邊上，就是長着葵花瓣的處所。這是山脊，站着四面一望，廟屋驟然的縮小是意中的事了，令我們最出驚的是這一塊斜面以外竟是大海；我即刻想像得出來，除了這成千成萬的香客，（連同我們這種似香客非香客的遊人），除了這黑黢黢一大堆的汽車，除了這紅紅綠綠一大羣的篷帳，一旦這個盛大的香市完了以後，餘下的還有什麼東西呢，不就是這白茫茫的大海和這孤零零的古廟嗎？至多在秋日再加上鳴蟲，在冬日再加上霜雪罷了！所以只有古廟與大海是老伴侶，互萬古而長存的，我們這種一年只來一趟的（也許一生只來這一趟的）泛泛的遊客，也配出驚廟後面還有大海嗎！

我們回到廟中，祈神的太太小姐們已經完了她們的工作，恰好斜面上的儀式也要開始了，於是我們一道出去，在羣衆中佔住一塊草地，鋪好了大氈，七個人坐作一堆。這時候我總覺悟，揚聲電筒於我們是無關的，無論如何清楚的字音，聽它一個一個的從筒口出來，然而是勃勒塔尼語，我們如何能懂得呢？能夠坐近一點倒是實惠，視覺的翻譯究竟比聽覺的翻譯容只得多，至少我們可以看清楚穿了繡花道袍的白鬍子的祭師和繡花背心的雄赳赳的執事在壇上的一舉一動。一點不錯，我們的地點確實是優等的，何以見得呢？因為緊靠着我的後面，就是一輛汽車，汽車的篷上站了一個人和一架攝影機，車上寫着是美國狐狸影片公司的。它的後面尚有大大小小的汽車十餘，都是本國和各國影片公司的攝影車。影片公司尚在我們的背後，我們的地位不可謂不是優等了。我知道，影片公司的心理，也與我們一樣，他們何嘗希望這幾句用勃勒塔尼語表現出來的大經大法，他們的眼睛（連他們的鏡頭在內）還不是只注定在幾件繡花道袍和繡花背心嗎？

繡花道袍和繡花背心在壇上來回的走着，各影片公司的攝影師叭叭的在各在攝影機上搖着，祝禱的演講的乃至歌唱的聲音不絕的在揚聲電筒口裏散放着。我忽然想到幼年時在園內看社戲了。幼年曾在社戲臺下讀唐詩，大爲大人們所激賞。那時我當然快活得非常，以後凡

遇有看戲的機會，能辭卻者一定辭卻，不能者便帶一兩本書到臺下去看。其實如今想來，只是因為我自己低能，臺上唱的全是勃勒塔尼語，我不配懂它一字就是了。但社戲裏的勃勒塔尼語到底沒有真勃勒塔尼語難懂，只要手上不帶唐詩，兩回三回後不是全無希望的，前年與既漂春苔二君到紹興去重看社戲，看得極有趣味，不是明證嗎？如今真的勃勒塔尼語當前，那是即使把唐詩燒去也是不中用的了。單調的動作，單調的語音，像我們這種最怕單調的人是一定受不了的，當然現在又沒有年幼時那樣老實了，手上雖有聖安那廟志和勃勒塔尼語頌詩，終無心去翻閱它們，卻把眼睛溜到前後左右的一切。

黑絨的袍子！黑絨在勃勒塔尼最普遍，妙的是能在最普遍的條件之下，用最綿軟也是最銷魂的絨爲材料。求美的方法至多，但我以爲不必旁求，人但能在其原有的條件之下設法使得。（這似乎有『憲政黨的屁話』的嫌疑，但現在又到了發行孫文小史的時代，只要慈麻太后不說魂，多引幾句康梁大概是沒有什麼不穩當罷。）然而還有用黑絨袍子襯托着的少女的膚色哩！它是透明的，能夠令人望得見少女的靈魂的。她的腰是緊緊的束着。小姐，你不喜歡效巴黎的時裝，不是要舒服的多嗎？我這樣暗想，但是我知道，不束腰便不配穿這件細腰的黑絨袍子了。她頭上也拴一個小小的白紗罩，小到只像一個白色的蝴蝶結了。我上面說

過，我在勃勒塔尼曾經發見一種騎牆的裝束，既非完全勃勒塔尼裝，更非完全巴黎裝，第一個就從這位小姐看見的。這種白紗罩，當初實在是一種帽，或頭帕。但與男子的硬領一樣，現在變成以白為貴，以挺直為貴，以花紋的細緻式樣的玲瓏為貴了。我想這種騎牆裝束裏的白紗罩，一定不分明什麼地域了罷。

札札札——我轉過頭去看攝影師，他們的右手還是不停的搖着攝影機。老實說，我已經夠了，我已經倦了。但是同坐諸人尤其是羅嘉夫人還聚精會神的看着祭壇，我自然不敢向他們有什麼不正當的提議，我於是只有低下頭來回想我的中國。我在中國最近的幾年來，很喜歡參加宗教的儀式，留下一點記載的卻只有妙峯山的一次。可惜近二三十年來，中國的舊風俗實在消滅得太多了。一半自然是因為社會的不安。我十歲上下，還在紹興看見迎神賽會的熱鬧。但是社會的經濟，年復一年的低落，盜賊年復一年的加多。從前有幾處的神會簡直是賽珍，幾個發起人往往自己誇口「這一次會裏誰也我出一顆假珠子。」後來因為社會不安的關係，有的人家驟然中落，珍珠已經出賣到別處去了；有的人家膽小，雖然珍珠尚未易主，但不比從前太平時世，敢把寶貴的物品擺到衆目昭彰的地方來了；有的人家比較暴發，不怕一切，但盜賊也不怕一切，竟有過幾次著名的搶劫。這是一半原因。還有一半原因是主

張革新者的提倡廢止。近來因為迎神賽會老早消滅，所以也甚少看見主張廢止的論文了，但二十年前是認為一個極大題目的。北京的妙峯山幸免，然而自我去後的第二年，就因為戰亂沒有香市，以後不知道怎樣了。無論如何，只有年復一年向消滅的路上走，決不會像勃勒搭尼人那樣弄得與高采烈罷，中國人現在的生活，彷彿是一羣被趕急了的鷄，閉了眼睛向四方面找去路，原因就在後面有一條好利害的竹竿，這竹竿就是自鴉片戰爭以來八十年的外患。去路究竟找着了沒有呢？凡為中國人的都沒有勇氣答復這個問題。也許已經找着了，也許剛剛找着了又迷失了，也許這樣瞎找是永遠找不着的，也許一旦竟會找到是全不費功夫的。在這個找尋的當中，有了許多不必要的犧牲，也有了許多不期望的收穫。例如中國新近少年（不論男女）思想的開放，對於外來學問的虛衷，這是恐怕無論那一國的少年都不及的。最妙的是因為要挾發一切中國固有事物的缺點，便每事每物都找一樣新東西來替代，但是那有功夫心力造這許多新東西呢，於是不得不取資於西洋，但是那有功夫心力知道這許多西洋東西呢，於是杜撰了許多新東西卻冒充了西洋的牌子。結果這些新東西倒是意外的收穫。中國少年已經連中國文字都攻擊到了，雖然將來用什麼符號來代替，現在尚在不可知之數，但這種攻擊自己文字的精神，西洋人真是連做夢也不會有的，再說一位法國的朋友罷，她是女子，

是刺繡專門學校的校長。我現在好像欺侮她不懂中文，背後說她的短長了，但這是事實，我依舊極尊敬她。她的年齡恐怕比我要小五十年罷，但她的敬神卻比我的母親還要虔誠。一位中國小姐說，『如果中國有這樣一位專門學校校長，老早就站不住腳了。但是，』她立刻轉過日來說，『我看見中國女校長愛打麻雀的有好幾位了，與其腐化，不如迷信！』這倒也說得對。這位太太一到廟裏，有時跪下去簡直不大肯站起的，除了我母親一輩古道的人以外，中國近來確實少見了。但是迎神賽會之類我們何不留下一點玩玩呢？……乎想到這裏，看見壇上的大人物似乎表示儀式將要完了，時候也近午，於是我們各人摸一摸自己的小腿站起來了。

我們在廟外的海邊沙地上用膳。自然也有不少香客是我上面所講的簞篷裏去的罷，但散在這沙地上的也不下數百組。沙地如天空，一組一組的食客有如星座，這是一個自古未有的大食堂。

下午的儀式是先出迎然後演講。廟裏面的法物全搬出來，再加上女子唱歌隊。我們打聽得隊伍經過的路線，先佔了一塊草地坐了。我是個不安分的人，他們準許我出到各地做斥候。我認定我們兩位小姐的藍帽子做標記，不怕找不着自己的隊伍了，然後出發去閒逛。我

看見咖啡館裏有人吃醉酒了，正在那裏講醉話，一個新派的畫家遠遠的畫他的醉態。我看見一個小臺上，大力士正要舉起鐵錘來，卻尙對着觀衆談閒天。我看見唱歌隊的女子已經準備好了，坐在廟屋外陰地裏的條檯上，一隊是黑色鍛袍，上繡黃花，據說這是娘兒們，一隊是白色鍛袍，上繡白花，據說這是小姐們，她們坐着極靜穆的，一列一列又極整飾的，約有四十餘人模樣，外面則圍着看客，我就是這看客中的一個。我走出重圍，要想到攤子裏買煙去。但是奇怪，走遍這許多的攤子，竟買不着一包煙捲。法國人吸煙真是不在乎，吸煙的人還沒有中國多，而且烟是公賣的，價目貴過中國三倍。攤子裏的娘兒們說得妙，「巧格力糖不是也好嗎？」我便買了巧格力糖代烟捲。

於是乎種種繡花的旗，於是乎十字架上的像，於是乎黃白的歌女，於是乎穿着紅袍的自塔衣地回來的牧師，一切一切，接連成二三里路長的隊伍，自廟門出發，向斜而邊上插有小旗的地方去繞一圈，然後又回至祭壇講演並行禮。這一次我們與致卻沒有上午好了，許多香客也都一樣，一部分各找自己的汽車去了。維嘉春苔二君步行回杜亞納尼，我們則找汽車回去。與妙峯山的「帶福還家」一樣，此地也通行香客每人買一朵紙花作紀念。一直到晚飯前後，全村還是鬧營營的。晚飯桌上，纔知維嘉夫人的母親後來一個人也去的，只是香客到底

太多了，所以在廟內我們沒有相遇。飯後，旅館老班（不消說，這班字讀如班昭之班，不讀如班固之班，）總廚娘，胖子，瑪麗等等，都到飯廳裡來閒談，話題無非是「聖安那，」維嘉先生早上臨走時答應替她們多拜幾拜的，所以她們一定很放心，即使因為職務的關係，不能親自到廟裏去，但是有人代拜不是一樣的嗎？

這真像的是中國的乾嘉時代！

現在的法國怎麼可以比中國的乾嘉時代？這句話是極不通的，然而極通的。我初到法國的時候，許多在法國的中國朋友問我有什麼感想，我說是我到了乾嘉時代了。我的意思是要說我到了獨立國了，然而要不從空間上旅行，卻要從時間上旅行，那麼不是只要航過了鴉片戰爭這一道險隘，便到了乾嘉時代的獨立國了嗎？我們是因為後面有一支竹竿，所以把我們亂趕亂趕的，從乾嘉時代一直趕到××時代了；人家後面既沒有一支竹竿，還不是閉着眼睛走他們的舊路，與我們的乾嘉時代一樣麼？

且慢！人家也有着人家的問題：爲了點綴這個宗教的盛會，晚上還有一段極有趣味的餘興哩。如果這是我小弟爲文，那麼我的文章真是一等名手，我做新聞記者老早出山了。然而這是事實，所以比文章更加可愛。這真值得大書特書的，便是：共產黨遊行示威，反對宗



教。

×兄，你聽我講廟，廟，廟，一定聽得煩膩得不可開交了，現在請你赤化一下以醒目，好嗎？原來我們住下的這個杜亞納尼縣，縣知事便是一個共產黨，所以滿街張貼的都是共產黨告人民書之類，然而勃勒塔尼一帶人民，大部分還惦記着舊皇室，（有如我紀念乾嘉時代，則我亦皇黨之流亞耳，）連法蘭西共和國尚且不十分信仰，遑論什麼共產黨呢？這便是他們的問題。然而正因為這樣盛大的香市，和共產黨同時存在，纔顯得他們的乾嘉時代。我們中國是，共產黨例須殺頭，現在大概連上廟燒香也快要殺頭了！竹竿呵！竹竿呵！你要趕我們到什麼時候纔休止呢？

勃勒塔尼大體上雖然富庶，也很有苦人。還有也許因為文字的關係，所以法國文化的陶鎔，似乎還沒有十分到架。法國境內有五處地方的人民不講法文，勃勒塔尼便是最大的一處。雖然不講，平常卻總說全國人沒有不能聽的，然我們在勃勒塔尼竟也遇見許多連聽也困難的人。因此知識上難免有一些隔閡了。杜亞納尼海岸有一條長堤伸入海中，早晚我們常常到堤上去吹風。堤端用鐵欄欄起一小方地，內置風向旗，遊人可以在外面看風向，但不能走進小地方去。我們在堤上站着的時候，常見有人（小孩居多，也有大人）一直一直往堤端走

去。走到小方地旁，向鐵欄杆踢一脚走了。我們總萬分奇怪，心中懷着一個疑問。後來打聽，知道本地俗傳，到堤上踢一脚鐵欄杆是有福的。

杜亞納尼是號稱『沙丁之鄉』的，捕沙丁的漁船出發，和他們的回來，我們都看了。那種漁人便是勃勒搭尼的苦人。一天我們站在堤上，偷看船上的漁人吃飯。先有一個人拿出捕來的鮮沙丁一大包，用一把小刀割下魚頭，割下一條便放一條在鍋內。鍋下燒着木柴，水正要開着。不去魚鱗是意中事了，吃沙丁照例是不去鱗的，但也不割洗。不過他有極高妙的本領，小刀割下頭來時，有一條東西跟着抽出，大概便是魚腸了。至於洗，這是剛從水裏撿起來的，難道再放下水中去洗麼？不洗倒也合乎邏輯的。這樣把沙丁全放入鍋中以後，船上諸人各拿一只自己的碗出來，坐在甲板上煮沙丁的地方。人數大約是七八位。碗的大小式樣各不相同，當然是各人認定自己的一只。坐下以後，各人拿出一塊麪包，照剛纔一人割沙丁頭的模樣，用小刀把麪包一小片一小片的切下來，放入自己的碗內。七八人都切好了，鍋內的沙丁湯也熟了，於是各人取沙丁湯沖在自己的麪包碗內。他們的聚餐便開始了。誰說西洋人吃飯是必用刀叉的？勃勒搭尼的漁父何嘗不是西洋人，他們的食具除了一只碗以外祇有一只杓子了！正如西洋人只知道中國人吃飯用筷子，那裏知道中國吃窩窩頭的苦朋友卻用不着筷

子。中國人把西洋人所吃的飯食叫西餐，叫番菜，我不知道這種飯食也應該算在西餐或番菜之內的嗎？

除了參加聖安那的廟會以外，我們還到鄰村去遊玩，去訪古。

我們初到，便知道這裏有一個鄰村曰德來蒲，因為這裏是鐵路的終點，而終點的站名便叫德來蒲。杜亞納尼 (Treboil-Douan n n)。這個德來蒲有着勃勒塔尼著名的古跡，卻是維嘉先生告訴我們的。

極古極古的時代，在德來蒲住有一種酷愛跳舞的小民族，他們的身材只有我們小孩子抱着玩的泥人兒那樣大。凡有人經過，尤其是如在深夜，小民族便呼朋引類，結爲一團，繞着過客跳舞，直跳到他死而後已。有一回，一對農村裏的少年夫婦刈草回家，經過其地，被小民族看見了，便照例把他們圍起來跳舞。然而跳了久久，並不見少年夫婦有死去的神氣，少年夫婦也覺察今天大約不至於遇難，索性靜候一下看他們有什麼變化。這時候辨別出來小民族的歌詞中有禮拜一，禮拜二，禮拜三等字樣，而未聞有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的聲音，知道他們是避諱的。然而何以跳得如此之久而我們尚不死呢，一定我們身上有一樣東西是他們所畏懼的了。小夫婦俯下頭去一看，身邊別無他物，除了一柄刈草回來帶着的繩

刀。『對了』，小夫婦同時喊出來，他們從此視鑿刀爲護身法寶，而且和小民族同時跳舞，不過小民族是空手的，他們是有鑿刀的，小民族是有忌諱的，他們是大賊禮拜四，禮拜五，禮拜六的。這樣支持了沒有多久，小民族便向小夫婦求和了。兩方談起話來，知道小民族的致命傷確是這兩件事情；現在既然言和，便不妨告訴小夫婦他們是住在什麼地方的石屋裏，小夫婦也同了他們去看。從此過客可以放膽經過德來蒲，沒有小民族再來作祟，而且小民族與大民族通好，小民族善醫術，大民族有什麼病痛的時候，還常常請小民族中人去醫治呢——但到底這是很古很古的事了，所謂小民族也早在沒有歷史以前消滅了，勃勒塔尼的神話是大家知道極豐富的，然而，小民族卻留下了他們的石屋，至今還在德來蒲。

這個小民族名叫 *Kortiana* 勃勒塔尼的原文叫 *Kortinet*，他們的石屋便叫 *Crota's den Kortiana*。最著名的一個我們去參觀了。石屋作長巷形，是用大片的花崗石合成的。所謂大片者，是高約七尺寬約五尺的秋葉，平列兩行，甲行與乙行的上端相遇，成人字形，下截展開，一部分插入土中。每行約有十片，長巷形便成功了。雖然據我看有七尺高模樣，但一因下截一部分插在土中了，二因上端是人字形，所以我們進去的時候，還是自己卑躬屈節，做成小民族的高矮的。我們在裏面，站既不能，坐又不可，最好是蹲着。春苦帶了自動攝影

機去，我們四個人蹲在長巷的甲端，攝影機置於長巷的乙端，幸而每片石片間有極大的空隙，雖然在巷內，天光依然可以進來，總算留下了一個極好的紀念。

名勝古蹟的賞玩一事，學術的研究又是一事。說句體己話，這個石屋究竟是什麼呢？一說確是住屋，因為勃勒搭尼不但發見石屋而已，石屋內有時也發見食具之類。又一說是墳墓。這倒我也甚以為然，因為當我蹲在石屋內的時候，我即刻聯想到中國的壽域。還有一說是神龕。當然不是基督教的神龕，誰知道他們當時是個什麼教呢！無論這三說中的那一說都好，總之這是綏爾底（*Collique*）民族的遺物，正與勃勒搭尼語也承綏爾底語的餘緒，是兩相輝映的。維嘉先生很博學，他尤其愛好勃勒搭尼，這些話都是他蹲在石屋中的時候講述的。他還說，到了現在，不但本地的小孩子，有時連大人在內，還相信這個石屋巷裏鑽過去，一直鑽過去可以通到英國的。

維嘉先生不但是一位學者，他尤其是一位君子。他的東方式的孝順母親是朋友們都知道的。其實近來在中國，「孝」字倒已不算一種名分，漸漸有回復天性之愛的傾向了。他們西方人呢，變了名分以後的弊病是決不會夢想到的，所以盡力的做去，似乎還是恰到好處。他也非常注重禮節，因為中國人是有禮節的民族，所以他愛中國，愛同中國人來往。如果他有

一絲一毫的失禮，我們淡淡的看過了，在他卻是十分抱歉，認為極其嚴重的。舉一個極端的例罷。我們有一天同在路上走，有幾個小孩子迎着過來了，看去不大像學校的學生。法國學校中，教禮節是彷彿中國古代的教育一般，在我看來有一點過當的。所以法國學生大抵臉色極清秀，舉動極文雅，眼睛極靈敏，應對極清晰，無時無刻不在注意之中的。因為精神方面的訓練太到架了，所以體格大抵較差。像英美那樣發狂的運動固然沒有，即以一个中國人的眼光來看，也覺得對於運動還欠注意些哩。這幾個小孩子也許一個暑假來沒有學校的訓練，漸漸有些放肆了，其中的一個忽然對着春苔說，「先生，你的頭髮有點像女人！」這在我們看來真是一點不覺得什麼，不過維嘉先生卻答復他一句極嚴重的訓斥：「那麼你呢？我看你有點像沒有教育的孩子！」

我們一路行來，隨時隨地，隨事隨物，維嘉先生必用他的廣博的學問，熱烈的誠心，為我們講述。走到一個地方，他忽然站住了，指着一種牽牛花模樣的花朵對我們說「你們看這花蕊，三個紫色的釘，五個黃色的鐘，不像耶穌十字架上的物？所以這花名叫 *Passiflora*，意思就是 *fleurs de la passion*（受難的花）。」而且真奇怪，花蕊上的釘可以隨意撥動，轉換方向的，怪不得中國名字叫風車花或時計花了。×兄，你見過這花麼？中法字典裏的名字也

許是從日本文來的，中國境內未必有這花罷。

天色漸漸的就暮了，在暮色蒼茫中我還看見了一件極有趣味的東西，我們因為對面來了一羣牛，不得不讓路，纔得由小路通曲徑而看見的。這是一個池邊旁邊的小廟。上面我已經講了許多的廟和廟會等等了，但是勃勒塔尼也有像中國「畫壁財神殿」一類的小廟，我卻萬想不到。一個小池邊旁邊，面臨着池，造起一間小屋來，大約只有一人高，規模完全是中國的畫壁財神殿。不過他們倒是用泥塑成一尊神像，連塑像的藝術都與中國差不多，臉用粉紅色，眼用黑色，袍用各種彩色。像前置兩大蠟燭臺，是鐵質而外鍍錫粉的，當中則是一條木質的蠟燭橋，上面還有一支蠟燭，足見求神者是剛走不久哩。我對維嘉先生說，「這可以說與中國沒有一點不同了，只是中國求神必用一對蠟燭，從未見只用一支的。他說這也看人的貧富，平常也用一對。其他還有一點像的是一塊匾額。匾額在中國，是無論大小廟都通行的，即使小到畫壁財神殿，至少總也有一塊『有求必應。』至於西洋，那真是少見到可以說絕對沒有的了。西洋廟宇建築的宏偉，的精麗，的堅實，真是一言難盡。凡遊一個城市，我也與在中國一樣，幾個大廟必去一到的。所以我見過的廟宇實在不少了，但未見有用匾額的。只是這個小廟裏爲什麼和中國一樣用匾額，真是令我驚歎不置了。匾額五個字是

“St. Pierre Priez Pour Nous”，所以知道這神像是聖彼愛。但是也像中國一樣，常常會有「壞人」來妨害神像；一個咖啡館裏的老太太對我們說，「近來時勢不好，常有壞人把神像扔到水中了，或把神像的眼睛塗成別種顏色了！」

我在勃勒塔尼的一星期真是匆匆的過去了。我實在捨不得走，我尤其捨不得維嘉先生們。但是一星期的來回車票已經滿期，其中一二月來也太多跑了地方，很想回到巴黎去休息了。所以第八日的大早，我硬起心腸，走上巴黎的路。只是勃勒塔尼的一切，也如勃勒塔尼的油酥蛋捲 (Crepes) 在口內尚有餘味一樣，白紗罩呀，黑絨袍子呀，繡花背心呀，池蕩旁邊的小廟呀，都永遠在我的記憶中。旅館老板固然招呼得十分周到，但是我們的房東更十分厚待我們。臨別對我們講，明年來時，可以先寫一封信通知他們，免得再從旅館裏轉，只要直接到他們那裏去住好了。這為維嘉先生計倒確是極好的，他每年避暑差不多總在勃勒塔尼一角的，據說已有十餘年了。但是我呢？我的精神卻時時向着中國的風景地縈迴。×兄，我希望中國快快像人家一般的天下太平，行旅毫無阻礙了，使我們多遊幾處地方。做了浙東人而尚未遊天台雁蕩，真是終身憾事呵！

此頌僥福。

弟伏園手上。

(小說月報)



## 西湖畫信

孫福熙

## ——一人划了船

伏園二哥：

今天我一人划了船；一人划船，這是第一次。寺中每天六時早餐，我於五時起身了。因為起來得早，精神較好，所以興致也好；看了晴紅的晨光，感受清涼的大氣，更加寺前山後衆鳥的唱和，覺得事事可愛，而且勇氣百倍的想找事情做。划船就是這勇氣鼓舞起來的。

到這裏的第一天晚上，寺中的韶師父與王君連我三人同划過一次的了，走廊上斜立着的三個棋子就是我們用過的。但我今天只取了一個。王君到城裏去了；韶師父也不在旁邊，而且我爲了可以自由些，所以也不去告訴他了。而且藉此可以做一個試驗：我一人也能划船了。

走出門，見韶師父立着。我說，

「我想去划船！」

「好的。你自己去，我還有事情。」他回答。

我很高興，只要走下船去，便可隨意的看，隨意的想，隨意的畫，而且隨便到什麼地方去看，去想，去畫了。

船有鐵索繫在岸上，我就屈身解鐵索。他說，

「你解繩索好了！」

我於是看出船是用繩索繫在鐵索上的，就轉而解繩索。因為有些着忙，這種錯誤自然難免的了。

解開繩，船就蕩漾起來，好像要出發時的馬的踏步，已顯出躍躍欲試的神色。我就跳下去了。我們是坐慣紹興的小船的，知道踏下去須在船的中間，所以船決不致擺盪的。我坐下，拏了楫子第一次舉起兩臂划動時，岸上的詔師父在我當然覺得他是勞叨的說，

「不要划不回來！有一天，王先生划不回来了——那一天有些風，吹他對面去了，兩角錢叫人划回來的。」

王先生，難說；然而划不回來也太無能了！有風倒也難講；然而我今天總不會遇風的。

我這樣的在想時，接連的划了幾下，離岸已一大段了。回過頭來，穿深灰衣的詔師父立在柳

樹下已經小得很，現在用文字形容起來，可以說，他顯然有一種無能的表現，然在當時，我只有隱約的一種印象，並沒有着實的用「無能」來判斷他。至於廣化寺呢，在樹背後，低小而模糊，確實增加了無限雅趣，但要引我熱烈的愛慕不是此刻了。

南北高峯高出羣峯中，列在我的船頭的兩側，船上看湖水，因為人在水的側面了，覺得比在岸上狹得多（雖然看波浪是比在岸上高得多了），所以山峯就像在船頭了。我想，太陽正在我的後面，光芒不刺我的眼；照這方向進岳湖去是很好的，而且正可在橋陰中去停泊。

兩座橋都在我的前面，我進那一座去呢？我打定主意走東浦橋，因為距離較遠，可以多划些，而且是橫穿湖面，不必靠湖邊走遊人較多之處。然而，一划，船頭一次向右，已對跨虹橋了。於是我想，進跨虹橋也好，早晨遊人並不多。然而，一划，船頭一次向右，已對跨虹橋之右了。我知道了；我應該換棹到右面划，於是，一划，船頭一次向左，從正對跨虹橋而正對東浦橋，不久卻對東浦橋之左了。於是我再換棹到左面，而且立即划在右面。岸上的詔師父的聲音還可以聽見：

「打圈子了！」  
「是的，船頭只是歪來歪去的！」我說這話當然爲了要回答他一句話，不使他疑心我不

去睬他，但我不能整句的承認我的船是在打圈兒了，所以這樣說是有矯正的意思的。此外還想表示我並不是連這一點自覺力都沒有，船歪來歪去了還不知道；只因爲還沒有使他不歪的方法而已。

「可是要學過的呵！『歪來歪去的』，哈哈。」這樣的聲音從水面上傳來，我轉過頭去，見是經過的一隻船裏的船夫。

「我試得出來的。」我和顏的回答他。倘若他所說的是以先輩的資格來誇他的技能的，他應該懂得我的諷刺；他所視爲甚難的，我只要試驗一下也可以知道了。他不用真誠的態度來指導我，卻來說鋒利話嗎！倘若他是在威謀生之難而想起他學成這技能之非易，而同情於後學者的我，則從我的回答中也可以使他安慰；我已有決心忍受試驗的艱苦的了。

實在，我自信對於這一件事試驗的成功是有把握的。我很明白楫在這面划時船頭便向那面的原則。里昂的划子都用雙槳的，槳者的背的一面，是船的進行方向。槳者的左手握着船的右槳；右手則左槳。當欲向船的右方時，便加重右手的槳，即船的左邊的槳。依此，我希望有一個方法使左邊一划後再有一個作用並不到右邊去划而有一划的効力，於是我發見一個方法，於一划之後，楫子尙未出水時，將楫柄靠住船邊，使楫葉向外一掀，居然剛要向右歪者

的船頭忽然回到原地了！我以前見紹興的小船一踏槳船頭就歪，而立即又回來，覺得很奇怪，爲什麼要如魚的一左一右的伸頭。現在知道也無非是這個道理。幾次用這個撇法以後，知道撇得太重，矯枉過正了，原不必這樣大推大扳的；只要每次划動後槳葉的面順立在水中幾秒鐘就好了。船的速度自然因槳子阻水而略減小，不如左右兩槳並用之快。

我很順利的對準東浦橋前進；低頭一看，每次伸槳，水面現出一對笑靨。離橋尚遠時，我已謹慎的向正中進行，以免有來船相撞。在橋陰中，船靠近岸去。要船頭向左時，我就在左撇；倘槳在右邊，就在右划而又倒挖，以免前進太多。我能停泊在我所願意之處了。自然，這只是智識；技能上，還不大熟練哩。

沒有遊船，也沒有行人，我取出新近接到的 *Los Nouvelles Liberaires* 看，看得很得益。忽然聽到去一六丫之聲，知道遠遠的有人在照相，大概有橋有船有我都在內。

過了兩小時，沿岳湖，出跨虹橋回來，詔師父又立着，看我頗順手的上岸，說，「學會了。」

「學了一點會。」我說。

你看，我們自己坐船看人家划船者二十餘年了，划船的方法要到今天才曉得！自然，別

的我們還毫不注意的事物中，以及我們以為是知道了的當中，或者就是這划船一事中，還有許多大道理為我們所茫然的呢！

## ——看月上

伏園二哥：

這幾天除夾雜的看幾頁各種的書和寫幾封信以外，簡直沒有做什麼事。晚餐後是一定在堤上走半點鐘的，有時早晨讀書後也去走走；但天上水上與人事間都沒有新景象可使我感悟或深省者。我的老脾氣，遇見小康生活就軟軟的坐下，說一句「這樣倒也好」，似乎一切都

可以滿足的了。我知道老脾氣又發了，所以我想振作；我當造出新環境來，不論好壞，只要新鮮，總能給我研究的資料的，於是我想到往湖面去看月上——夜間泛湖我還沒有過。

離水面很高的月不是最好看的，而且在太陽未落時已經可以見到的也少變化，所以我一天一天的等候着。七日早晨，我已約定了船夫於晚上划來的，不料下午大雨，到夜未止。第二天陰，直至晚上猶然。我憾不能看到滿月，而且此後每天月出將漸遲，要在關寺門以後了。

三弟文文四月二十八日

（京報副刊）

幸而昨日午後晴起來了。晚上七時，我到杏花村旁邊，我認識的船夫的船停着，正立下，船夫遠遠的從鳳林寺旁的樹下出來，對一小女孩說，

「倒剛剛來了！」

小姑娘先跑來，在我旁邊一停，就回轉去說，

「阿爸我也去！」

他沒有得到回答，於是又回到我這裏。小姑娘走的快，望了一望湖中的船以後又回轉去時，他的父親還未走到湖邊哩。又說，

「阿爸我也要去！」

沒有回答者久之，在後始這樣說，

「要瞓睡的！」

「勿會瞓睡的！」他說後立即跳在船中了。從船的後身一脚跨過椅背，往船頭去了。椅上留下小小的一個濕痕，是他的鞋尖的樣子，中有排列整齊的細點，是新布底鞋的蘇綠的針子。

「伊第一遭板槳力！」船夫用純粹的紹興話對我說，「今年話語是也有十歲出出入，個

子（身材）小力丫」當他第一次遇見我時，還是許多日以前的事，他用帶了紹興音的杭州話問我要船否，我就問他從紹興來了幾年了。聽了他講出來的困苦情形，我就同情於這名叫寶林的船夫了。

船緩緩的向三潭印月進行，被羅苑遮住的新市場的燈火漸漸的看見了。叢聚而閃爍的燈光，在心地安靜時看出，也不覺其可厭，因為自己反直是超出利害的。當他們在阮公墩以至湖心亭後輕輕移過時，從樹叢的枝葉間可以看到的幾盞，不再使人想到這就是在營營的人們面前炫耀的燈光了。

到了小瀛洲的後面，水與一切都極靜寂，天也愈暗了，欲推測三潭印月所在的方向，已極無把握，而欲看島上是什麼樹，用盡目力，也只見暗紫的一帶，處處覺得深遠不可捉摸。忽然聽到水中一跳，

「阿爸哈西呀？」

「魚丫——」寶林說。

「阿爸我們到那裏去？」大概在這景象中他有些不安心了。

「我們到△丫丫印月去」，他用從別人口傳而錯誤的聲音說，「你沒有去過，所以給



你去看看。就是好看月亮的为丫。」

船靠近一個潭的旁邊，小姑娘立起來，身體往船外斜出去希望看得格外清楚些。這潭着實高大，我伸一脚踏在他露出水面的正方形基礎上，我的頭只與他中部的空球一樣高。球面有五個桃形的孔，從這裏可以放入燃着的臘燭，也從這裏，糊上紙，火光印入水中可以當月。

「至少有大香爐的重罷」，寶林說，「西湖裏是香灰泥，這樣重的石頭怎麼托牢的呢！」在他想來，西湖是沒有底的，造潭的人偏能用法術使香灰泥「托牢」這樣重的石頭。被他一說，使我也覺看看這工程之難得，正如被他的女兒問了一聲「我們到那裏去」，使我似乎要迷在不知什麼海裏了的樣子而愈覺前進之可貴了。看了西面的一個以後，向南去看第三個時，天實在暗了，而且背後襯着的是小瀛洲暗黑的樹叢，——不如第二個有尙留微光的天做背景，——所以不能辨別他所在的地點了。

在這摸索中，非但寂寞而且恐懼似的，水中不聞魚跳，空中不見飛鳥，新市場的燈火不知是否還在小瀛洲的背後，而其他三面的山色儘是遠去。只剩了濁水中似的迷濛。小姑娘停槳，當然是倦怠了。我說，

「不要漿了，小姑娘，橫直我們不要快的。」

我藉此安慰他的寂寞，而且此時也只有安慰他人可算是給我的安慰了。說着，還只好寂寞的划着，我妄想，或者在我所不注意的方向月亮已經開始來了罷，於是環顧周圍。然而沒有。

好了，我看見天漸漸轉亮了！寶林也說，

「月亮倒出起的了，雲遮着力丫。」

從雲的層次漸漸分明中，已經稍缺的明月全個顯露了。他不來時等不來，來了就有兩個，水中的一个更是猶豫顧盼的跟隨着。

我們已到了湖的闊面上，涼風緊急，吹過披在我的耳邊的髮間，如經過松針而發聲。波浪打擊船頭，似乎是癡狂或憤怒。我惟有謹慎的觀察，希望或者可以看出多少人未曾發見的解釋。月亮以下，水面上，從船邊到無窮遠，開出一條路，鋪了不知什麼，薄漾着，如嚴冬時來油凍結的顏色，使人見而瑟縮，又如黃銅熔液的濃厚，使人見而怕炙手。然而又怪可愛的鼓舞我在這條路上走過去，去看究竟那裏是他的盡頭。不料，波紋又是從那裏的圓心出發，畫成圓線，一道一道的迎我欲去的方向而來！

船停着，我看月，寶林吸旱煙，小姑娘默不作聲，直至月亮遮在雲背後而又出來時，我們再開船了。

在錦帶橋下，不見了月光，只聞一槳一楫撥水的聲音，從水面深入到湖底，又回出水面，上升至橋洞的弧頂，一碰，又回入水中，高低曲折，充滿了橋洞。爲了這聲音的緣故罷，小姑娘又問一聲：

「阿爸我們到那裏去？」

「到孤山去。」他的父親回答他。在這情景中，不必有父女關係也能體貼對話者的意思了罷。在這一個孤字中我聽出無窮的意義爲我所未曾想到的。

未到西冷橋，我就想到不久要上岸而覺可憾了。但幸而還能參與從來沒有過的一幕。月亮已比孤山爲高了，船緩緩的移過去，看見月亮在山上參差不齊的樹背後出沒。大概是樟樹之類，葉上現出閃閃的返光。山下的樹，雖然較近，因爲在陰中，反不能辨別他們的種類或形狀，只見幽深而微青的一叢，略辨是高低不平而有層次罷了。船邊就是荷塘，在月光中可以看見初生的小葉，浮在水上；遠處有無較大的，不得而知，因爲被孤山的影所遮蓋，只能隱約的知道遠處有侍衛一般立着的蘆葦，想來因此有了山與塘的疆界。可是，最快樂的蝦蟆

們的笑聲，就在這冷落的國度裡出來的！他們大家都笑，大家都如笑給自己聽的笑，大家都用自己的聲音自己的心情爲了自己的好笑的事情而笑。他們並不是爲人的，然而人聽了他們的聲音，發寒者就會溫暖，狂熱者就覺涼快，可以醫治人類自己不能醫的病。我也如夏日飲了荷葉青蒿茶之清爽而且愈有勇氣了。以前看 *Darwin* 的書於論蟲聲之感人處，以蟬聲爲單調，頗竊笑中國人以之入詩，而且竟沒有提起蛙聲。中國也早已知道尋味蛙聲的了；然而我覺得有更深的意味。

船又泊在廣化寺的岸邊了，我只得跨上。船夫與小姑娘以下次再去遊爲約，自己划去了。下次？遠着哩！我這樣就進寺去了嗎？我幾乎可說還沒有看過月亮呢！沿堤走去罷，也許可以看到好月。

前人真體貼，寺前一帶都種樹，留得他們如此高大而茂密，使我看到枝葉間總是看不到整個的月，而且光芒伸縮，另有許多感覺，非剛纔所有的。我又想念愛月的朋友們了，不知他們見過樹中的月否。涼風洗面，而且吹動帽邊以下的髮杪。手杖上沾了一層潮濕。有什麼從樹枝間掉在帽上與衣上；依了星曾經掉下來過，成者月亮也會擲下些細點罷。

你當夏間的夜裏漸漸的清涼起來的時候，就想到睡眠；你知道的，在這一點上，我與你

是不同的。我愈有精神或者可以說愈興奮的要觀察要思索。我前進，幸而樹林還長，我藉口不走出樹林不回轉，可以走些遠去。

九點十五分了！寺門要關的，我說過這時候回去的。

推門，幸而沒有門，門房已經睡去了。然而這不是還可出去沒有制限的看月去嗎？

不必了，院中還有呢！

房間前面，桂花樹底下，我放下椅子而且坐下，高的牆頭外更高的樟樹及梧桐樹後背襯着光亮的天空。我等待月亮從這裏起來。回過頭去，房間的簷頭已經受了一線月光的照臨。從這光輝漸漸的擴大中，皎潔的月亮在只有嫩葉的梧桐樹枝背後起來了。一直到他走上樹枝，只要在沒有片雲的青空中走過去好了，我還在看，而且覺得還有不知什麼東西我等着看。

這已經比平日睡覺時遲了，始想到說服自己的理由：

「你希望他上升，希望他跳出黑雲；希望之可貴，在於希望的歷程，不在達到目的地以後。他已是順利了，你還在希望……難道專爲了想沾光嗎？回轉去體味希望他時的心情，就滿足你的快樂與安慰。」

於是關門安心就睡了。

三弟英文五月十日

(京報副刊)

### 荷塘

伏園二哥：

荷塘之可愛有遠過於第五信中所述者。

固然，冷靜的水上，歪斜雜插去年留下來的荷葉柄；而乾枯以後掉在水中再浸漲的爛葉的破片，散亂其間。一切都使人追念去年紅花綠葉的繁華而使人感到寂寞。

然而，不必等蛙們的笑聲起來始呈生氣，春風幾陣，要久就不暢笑的蛙的幼兒們已在這水中遊嬉，亂寫小孩們所能寫的文字，這字體就叫做蝌蚪文。

自從有了他們，水上就時時起泡而且劃圈。當他們知道跳躍而在水中腰腰發出父古乙之聲時，荷葉的小孩聽了，羨慕起來，也鑽出頭來。因為見了從來沒有見過的世面，所以張開圓而大的嘴狂笑了——口涎結成細珠，在他的嘴邊亂滾。

使人見而悲哀的枯荷柄，小荷的祖先們，頓然有生氣，盡力對他們的小孩叫喊，

「長得像我的高！」

雖然很想長起來，但小荷的能力只夠浮在水面。

這不要緊，第二片起來了，雖然還是立不起，卻比第一片大得多了。老年人還是示意他們，搖搖自己的身子，變換了調子說，

「我曾長得這樣高！」

水面上幾乎已被這種不及祖先的小荷們舖滿了，人們翠鳥們燕子們都是見過去年的荷塘的，十分悲哀的歎息，

「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多疑的人們猜想這是因為沒有斬去枯葉之故；有的說去年發盡了，再也不能及以前的了。

然而去年的葉柄們靜候着，而且不懈的希望，不懈的指示。

人們都以為這是出於意料之外的，一支嫩葉，雖然是歪斜的，鑽出水面，不立即窺探世間樂趣，養足了力量，放開來，他已高出諸小葉，就所謂在水平線以上了。

老葉柄們忍住了微笑，還是叫喊，

「長起來，長過我們以上！」

東一枝西一枝，霎時都筆挺的起來，有的因為着急而且因為足走經濟路，穿破水面的小葉。他們的勢力雄厚，身上的刺更銳利，不愁風雨與外侮了。

他們不必用力或用心去找尋，而人們也顯然的預先知道，他們自然而然的各有一個美麗的愛侶，靠在旁邊長起來。經過若干時的愛護，勇敢的葉就側着身子讓他的愛友，這美麗的花朵，高出他的頂上，為花自己也為愛護他的葉頭美。

這時的枯葉們已躲在少年們的肩下，暗暗的高興，暫時探頭窺看一下他們幸福的兒女，又躲下去笑了。他們等到明年，合聯今年的葉的枯柄，再為明年的新葉做標率。

人們走過總說荷塘美麗，決不指出名字說其片葉旁邊的花美麗。而水面浮着的小葉與有花陪伴葉的同樣的看花，而且同樣的光榮。

他們合力造成可愛的荷塘。

以前說「一代不如一代」的人們不經心的離去了，無福欣賞這荷塘的美麗；也有少數無意的走過者，脫口讚美着，然而忘記這就是被他輕視的荷塘。



## ——夜之沈思——

## 伏園二哥

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我從夕照山回來，坐在船中，向西一望，在暗紫的世界中，依稀辨別湖水與遠山的界限。稍近，一株樹，在一個小土股上，頭高出遠山，俯視湖水。這樹的背後，遠山之麓，也就是湖水之濱，有燈火三點，在不等的距離上忽明忽滅。我愛這景色，所以回來畫了出來。

屢次有人指定一幅畫問我，「這幅是否好畫？」或者問「怎樣的才是好畫」？這種問題實在很難回答。這當然由於我沒有學問，說不出好壞的標準之故；但我敢相信，無論那一幅畫不能被劃為好或壞的。

我們確有許多原理可作為畫之好壞的標準的。然而湊合了這種一切原理所承認為好的性質作成的未必是好畫。這很明白，潘關的削壁與浙江的怒潮各為勝景，倘兩者以至於許多別種山水相聚其為不美可知。所以一幅好畫必不是含有一切好處，而且只要有一主要的特長，這幅好畫也可以帶有幾點壞處的。因此，要抽象的說出怎樣的是好畫，永遠是說不盡的，因

爲準則甚多，方面又很不同，而且準則還在繼續發見。我們可以說個人對於這畫的意見如何，這畫在某一點或某某點上是好是壞。

所謂原理當然極其繁複，就其普通者言之，第一是布局，何等畫材應該放在何等畫框中，而畫中各部分形色的面積是否能引人注意且能引人愛好。倘若沒有這種裁剪的功夫必使如披了整正的布或裹了全隻的羊皮的不合身材。然而不加裁剪而能保持自然的風格者也是好的，如希臘人猶太人身上的布與羊皮。

我當然說不到什麼匠心，但我盡我力，在這一幅「夜之沈思」中，我用近的地分割水與山分界的平線，而且襯出水面的遼遠。這與山野掇拾中「在夕陽撫弄中的湖景」的布置是一樣的。但這幅中的近樹透出遠山，而且俯在湖上，有凝視的傾向，如「拾穗婦」中的人體。

畫中的形狀與色彩能與實物的相符，是好的；然而能夠超脫實際，改變實際，加以裝飾性質而使引人注意引人愛好者，也是好的。我欲表示夜之荒茫，所以用柔和的顏色。我聯想起 *Puis de Chiovino* 的繪畫，顏色如此靜穆，卻給人以深沈的相思。我欲用各種和諧的顏色——色彩雖不與他的相同——得他的畫所有的清素。全幅的紫用燈火的黃，他的補色，來調和。這紫色是有青的傾向的。適巧燈火的黃有橙的傾向。青與橙也是補色。這樣兩種的

調和，以求撫摩觀畫者的眼光；如慈母用柔和的手緩拍小孩的背脊，弛緩的歌聲輕飄他的耳朵，使他醉入甜美的夢中。於是看畫者靜默着想起來了，正是我受實景的魔力而沈思起來的力量。所以繪畫在能表示溫度的高低，夏日如何的熾烈，雪風如何的凜冽。又能表示物體的硬度，武士出戰時的胸膛，如鐵鑄的堅強，少女懷春時的眼光，如隔着薄霧的朦朧。其他，光綫的返射，色彩的和諧，在山水，透視學所指示的長短與遠近的關係。在人體，解剖學所指示的肢體的長短粗細，心理之表現於生理上的種種關係。諸如此類，極其複雜，而每一原理又根據各種科學。

批評家就是用了這種原理來權衡繪畫的。大家明白，他們與文學的思想的一切批評家一樣，各人只就自己的眼光說話，所說的只就一個或若干觀點着想，決不是應用一切準則的。所以批評家的意見決不是真理的全體。而且，作者的用心，批評家尚且很難完全看到的。

在這一點上，惟有藝術家與具有藝術觀念的人是不晦的。牧師說「真理惟一」，「真理就是耶穌。有的哲學家說，惟有心最靠得住，有的卻說在於物，數學家說二加三等於五就是真理。藝術家呢，似乎是狡猾的說，牧師哲學家科學家等等各人所說的都是真理，然而都不是真理的全體。即使這種一切真理的總和也還不就是真理的全體。真理是鏡子，藝術家眼中的

真理是多面玲瓏的鏡子，在每一小面中有一不同的景物。他們虛心而且不誨，說他們只就一面或數面立論，還有別的部分要待人緩緩發見的。

不過藝術家也因此可以自負，他們在小小的一點上擴大而且加重，使人如得真理的全體，雖然他們不說是真理的全體。他們此刻說這面鏡中的景象之美，停一回又說另一面中的事物之偉大了。比之宗教家等之空立真理之名而處處露出破綻者好得多了。

所以，批評家的見識愈廣愈好，不若專門學問家之不妨稍偏；但他們只就一點立論也是無妨的。

以上所論的準則只是技術方面的。合於這種準則的畫好比佛匠塑佛，口眼四肢都全，卻沒有靈的。畫中的思想是畫的靈。在看到一幅畫的時候，首先就要看出畫中的意思，隨後注意畫中所以達到這意思的技術，或者從某一點的技術證明作者所藉以用力表示的意思。懂得畫的技術而僅僅懂得技術的人只會說畫中人物手長腳短，山遠水近，而不知注意靈的一面。倒是不懂畫的人通常是只看見畫中的意思的。不過一樣的不能明確瞭解。

當然的，畫之有意思者只是少數。這個意思在畫中確是重要，而在賞鑑者頗難捉摸，雖然藝術家竭力想表現得使多數人瞭解。我之所以畫「夜之沈思」者，是愛夜中湖景的靜默。

你知道的，我自幼不怕黑夜。你每晚到大明堂去小便，必要人陪伴，而我常陪伴你的。我向來喜歡坐在黑暗的房中思想，夜間走路也不喜歡拿燈籠，而且不願走過熱鬧的街市。我現在頗明白，因為思想是迷茫的，有如黑夜，看了這黑夜的迷茫就鼓勵我探討之心。於是至今凡遇黑夜便引起思索了。去年五月底，我有一種無名的厭倦，所以重到寫山野掇拾的地方去，但昔時的快樂都不可重得了，所以照舊的厭倦着。直到要離去而回里昂的前夜，百忙中到各隣家去辭行，在只有風吹麥桿沙沙成聲的荒野的黑暗中，遇見一個螢火，我從路旁的草間拿他起來，照見我的缺針所指的時刻。這螢火使我如沈溺中吸到一口氣！在那裏，我開始領悟愛的意義，而且從此漸漸形成我現在所信仰，不拘時地，不計利害的愛的見解。這夜景中的燈火使我無形中聯想到那時的螢火而且如那時的思索起來。畫中我採取如拾穗婦的俯下的樹者，就想借樹的注視而使看畫者增加思考這湖山的精神。我的主意是欲人見黑暗的靜默而引起思索的。

所以欲更懂得一幅畫，應該知道畫家的思想，生平，而且愈能研究他的文字與他的極微細的日常生活愈好。我之所以說起我的畫者無非做一個例，使容易說明。我的畫中有什麼思想可以深究的呢！

# ——小別——

伏園二哥：

我已回家了。接家中來信，母親問我能否於陰歷閏月內回來畫相。母親早對我說過，畫相定在閏月中，因為這於老年人是好的。但我忘記了，雖存心趕早回來畫相，卻沒有想到陰歷月日。倘若沒有這次來信提及，還要遲幾日回來哩，閏月與否自然毫無意義的，但在母親心中是很重大的，正如我們看了文章而引起激昂或抑鬱之情者一樣。其實只是油墨印在白紙上的痕跡罷了。所以我決於接信的第三日早晨回來，以期還能於閏月的最後一天開手。或者，他因此得到快慰，從心理上而轉入生理上，發生一些好影響。

前幾日的陰雨使我預想與西湖作別時當在濛雨中，然而出於意料之外的，到這一天的早晨偏是如此晴朗了。

前一天的晚上，雨後，紅日奪出北高峯後面的雲中。流霞有紅有紫，而近着南山一帶者，則乳白帶青，如新從鉛管中擠出的顏料的濃厚。在塊雲與輕烟中現出彩虹漸積的弧線。

這明白表示明天要晴了。我想，倘若從此晴起來，不是要使我疑心天之於我是不無意思的嗎？

雖然夜間仍然大雨，而次晨與我作別的西湖是滿含笑容的。我起來得這樣早，而他則更早。他以無數的眼睛注視我，從他的眼光的清澈而知他是十分醒悟了。用了同樣有情的眼光，我顧盼他的全體，十分明朗而坦白的讓我窺見他的無論那一個曲處。

擡起頭來，望見正受着朝日的紅雲下的靈峯。在那裏，我第一次刻入西湖的最深的印象。寺前寺後梅花盛開着。尤動人的是綠梅，他清逸之上更有清逸，非人間事物所能形容。在那裏又認識寺的住持。他如鶴的立在梅花旁邊，緇衣，長髯，面上絲絲都含着淡泊與高超，尤其是他的眼睛，如晚來微風中的圓月。在夢中似的迷離中，他與我們說話了。這隻鶴，我若能變作一塊活石而得他的棲息呵！我若能變作一勺清水而得他俯下來一飲呵！然而，確實的，他與我們說話了。他引我們到寺後看梅而且要我們自由折花。在後他還折了一枝綠梅放在石棹上給我們，他說，

「這一枝的花苞還多。」

因此得見他的雙手，右手執花，左手微牽右手寬大的袖子。何等秀麗的雙手呵！

在這裏我有了清逸的範型，所以這是永遠不忘的紀念。

向北過去，有紫雲洞，在那裏，我們那天躲避正午的陽光，你坐下不肯走了，後來還在亭中長檣上躺下了。這是一個紀念。至於我個人，因為看了怪石錯落而心中也生出無數的起伏與鋒稜。然而你大概因為他不及洞口亭中檣子之可愛，所以說，

「呵，早些走開！這種東西是不留情的，他會掉下來的呢！」

「大自然還是被人征服了的嗎？這裏被你自己攻破了罷！」我得意的質問。

「這不要緊。我是人類幸福的謳歌者！」說着，勝利又移到你這一邊去了。文燦弟傲慢他身材之高，不肯俯頭屈腰，硬要在石洞中直立的走過，還說，

「今年正走得過，且看明年還走得過否。」

在這裏，你們發表對於自然的見解，又使我有極大的紀念。

鷲嶺的半山上我畫過朝霧中的之江與西湖的合景，發見運命籠罩在一切人的頭上如籠罩在薄霧中，而且體味人類互愛的真理。

湖的他邊，夕照峯旁，很清楚的看見湖岸，從那裏，我們那天，背着麪包與羊肉，掛在手杖的鈎上，走過，到石屋洞烟霞洞，一直爬上南高峯，而且在路中再三的尋味「林花輕雨



香猶在，芳草留人意自開的聯語。

蘇堤上，我長走過三次。白堤上每天散步的。杏花村中看見正在開花的栗樹。岳墳一帶看見白鷺的造巢而且在地上檢了他們水綠色的卵的碎片。鳳林寺中檢了印度栗樹的花，這是法國所多而在中國是此生第一次見到的。

最近，因為要離別了，所以專誠去遊未曾遊過的小瀛洲。景物之美使我感到十分富有。但遊後回想起來，怎的忘記留意此地特產而且如此聞名的莖菜。原來那時荷塘中與小荷葉相伴浮着的就是。現在只得遙望，非到下次再來時不能去看了。

這種一切都浮現在我的心面上了。我對於別離是哀而不傷的。況且晴霞明白表示喜悅，用了大度抑制自己惜別之情。微波絮絮轉動唇舌，道我珍重。在清快的晨風中，我包藏他一切在我的心中，同時又投我在他的心中。

所憾的，兩月餘以來，我未曾用文筆或畫筆表現他的姿態與性情之萬一。然而我受盡他的好意，他用日光想為我的血液增加熱力，又用黑夜增加我的忍耐力；湖水的平和，月色的純潔，感應我的心情；而且時時揭示岫烟的輕微與變幻，使我知道藝術之在於隨機應變，然而也顯示晨光之強烈與落日之不留連，欲以永久為經，規律為緯，織成我堅固而緻密的心。

然而我之徒然收受他的好意呵！雖然我並不是不懂得，而且不是新懂得的。到了這臨別的時候，不禁慚愧而不忍即去了。在這種時候，自然有惟一的解釋法，爲一切無能的人所常用以自解的，就是希望之於將來。因此，似乎這一次的小別還可作一個練習，使將來出國時的遠別不致有大傷感。我預計在出國以前必定要記錄并描畫若干，將使我更懂得他的好意。

然而，二哥，怯弱的我，每當種下一個希望時，何等的憂慮呵！我九十九分的預料到，我的能力之不能做到所希望的程度，一切只是騙人而且騙自己，空使愛我者與期待的小小的我一同失望罷了。你記得，在第一信中，我對着壓約的湖山是怎樣的希望而喜悅的，安知這次的希望不與那時的有同樣的結果呢？不過，這一次，不敢希望的我還要希望一次，或者這將是九十九次以外的一次。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再到西湖來，更能容納他的靈感，而且用文字與繪畫盡力傳出他如此感人的精神。

三弟文文六月二十二日

（京報副刊）

## 這萬里長城和十三陵

于成澤

## ——遊記寄母親——

母親：

自從日妹來京之後，我更時刻地想念你了。我知道你的懷憶你的獨生的嬌兒的情緒，要  
十百倍於我，然而這有什麼辦法呢？除非現刻我生了一雙偉大的翅子，乘風兒飛到你的堂  
前；不然，這重疊的嶺嶽，危難的鄉關，剎那間，怎能度行得到呵！

母親！春來我抑鬱極了，要歸里，苦於學校假期太短；要留京，又苦於撩人愁緒的北京  
的塵沙，和這寂居無聊的人，故意爲難；煩愁中，我做什麼呢？也只有旅行去了。

學校的旅行團是分作四五組的，我所加入的那一組，是遊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的，母親！  
這兩個地方，大概你都沒有去過，你願意從你兒子的旅程中。得着這萬里長城和十三陵的一  
點消息麼？那末現在我要起首告訴你，母親！你千萬不要嫌惡煩瑣呵！

我們的旅行團，大約有八十餘人。男校同學五十幾位，女校同學二十幾位。合起這末多

的男女，在一起來走路，我還是平生第一遭呢。

我們團體出發是在四月二日的清早上，那時東方微微有點浮雲，牠們片片地散佈在天空，日光和人間彷彿都遮斷了，我離開學校並不和同學們一起去只是個人急遽地奔赴朝陽門車站。

晨光熹微中，街頭上洋車夫很少，偶爾見着三兩輛洋車停在路旁，或是拐角，但是當我開口向着車夫問價時，他們便都高高地說出一個價格來，結果使我不得已地走了很遠的途程，才僱妥了一輛洋車。

這北京的街道，還是和四五幾年前一樣，僻巷中的塵土，積了有八尺多厚，笨重的大車，行在那上面，彷彿是一隻掃街的笤帚，當驢馬拉着大車走過時，便見平地裏起了一陣雲煙，這土氣竟會把大車團團罩住，以至於遠遠地看不清驢馬的顏色，和大車夫的污垢的衣冠。

塵土已經使我不耐煩了，糞車的臭味，偏在灰土的道道上，又增加我些厭惡的心情。母親！你若瞑目想一想那拖着辮子紫黑着面孔的糞夫，橫叉着兩臂，推着那個柳裂的糞筐前進時，你當有怎樣地一個醜惡的印象盤桓在心中？呵！這塵土，這屎車，在此番朝陽門道上算

是給我一個特別的新鮮的感想呀！

洋車出了朝陽門，南行便是環城車站。到售票處拿團體票付錢時，售票員忽然叫付八元錢的附收捐。我很奇怪地問他：

「這是什麼捐？」

「給國立八校徵收的經費。」售票員這樣告訴我。

我真不知道我們爲什麼要給國立八校納經費？我曾同本校鄒玉階君和他力爭半價，但是枉費了半天唇舌，結果八元錢還是付與人家去！

我們旅行團乘坐的火車，就是普通裝馬的貨車，那上面除兩邊廠門外，再沒有通氣的地方，裏邊黑洞洞地，真是看不見天日。我們以爲到西直門還可以換車，所以毫不憂慮地上了這輛鐵車，此時行李堆滿了車隅，人站滿了車中，一齊候着啓行。

不一會火車的笛聲響了，——安定門——德勝門，不到三十分鐘，便到了西直門。車一開進月台，我便跳下車去，找站長換車。——也可憐那個瘦小的瘦人，他啞着嗓子，說京綏路現在已沒有像津浦路那樣好的三等車，像我們坐的那輛鐵車，還算不壞的一輛，因爲其中有椅位，有天蓬旅客們不至於席地坐着，也不至於滄雨淋着。這就是很完美的了。好！在這

樣的情形之下，我們怎麼辦呢？也只好仍在那輛車上忍受着吧！

火車從西直門開行的時候是八點半鐘，車開了之後，有些同學都找合適的椅位坐下，有些同學却都立在車的中部靠門處向兩邊瞭望：那淡漠漠的平林，籠罩着柴扉草舍上的縷縷炊烟；那紅丹丹地廟垣，閃露着大佛殿上的金碧燦爛的敗瓦殘磚；那赤裸地土地上，排列着莖田裏的參錯不齊的斷碣衰楊；我顧盼着這野景，又回瞰着那曉霧瀟瀟中的隱隱約約地北京城樓，心弦不禁微微地顫動了。

火車經過了清華，清河，昌平和南口幾個車站後，便漸漸地減慢了速度。那一帶差不多都是山地火車正是向山嶺上走，所以開得格外吃勁。同學們看見山景的突兀，便都擁在門際，向外觀望。呵！母親！那些山景真好！大的山峯，小的石岩，擁聚着，環抱着；有些個像是海裏的波濤，層層的排列着；有些個像是田裏的水牛，沈默地臥伏着；那可怪的巖形，正不知有多少，而最奇怪的，便是我看見鐵路車側的兩座山峯，牠們凌空地虛懸着，那兩峯的分開處，恰像神靈的巨斧，一下劈斷，母親！你想這有多麼玄妙呵！

山是莊嚴偉大了，水亦流動得可觀。清瀟瀟地小溪流，從石罅裏迸發出來，幽靜地在烟碎的小石子上經流着，作出很微細的琤琮的水聲來，有時牠們流到一個巨石中間，便激躍過

去，那雪白的潔秀的小水珠兒，竟點點滴滴地構成了很可愛的很美麗的小瀑布。

這山水之間，時常看見雪白的羔羊，踴躍於山陂之陽，或小溪之濱。牠們柔馴地盤桓着，幾十幾百的散遊着，自遠處看去，彷彿是綿花，彷彿是雪雁；這山陂羊！這溪濱羊！我羨慕渠們了！窄曠填滿胸中的我，幾時能得像牠們的恬怡呢？

山越行越險了，火車穿行的山路，都是崎嶇的很！從車中外望，看那巖嶙的山巖，陡立得可怖，想當初詹天佑公的慘澹經營，我不覺心服其為人。

火車在這時穿過兩三個山洞，每經一個山洞時，車內便漆黑不見一物，同學們爲振奮精神起見，常常地銳聲狂喊起來，但是車一出山洞，便都立即恢復原態了。

車將到青龍橋時，山勢更險峻起來，火車慢慢地向上開行，比人走都緩，我正借同學們在門際向東望那懸崖上的春色圓石時，火車騰地停住，車身猛然一震，我們站着的人兒，差不多都被籊倒。但握住車門，還未臥跌，我是當我隨着我衆人傾俯時，我却見着兩個同學摔下火車去了。

這時我的腦袋立刻暴熱了，我想這兩位同學若是跌到澗谷裏去，必定要生絕大的危險，卽或不然，落在平地上，也要碰傷了肢體。但萬幸——母親！他們竟沒遭了意外，一位謝

先生，落下去，就腳踏實地，身體絲毫都沒受傷：一位陳先生，落下去，倒是跌了一交，但是他也只碰了碰腿上的肉皮，並沒出血，以後女校幹事管美璿女士給他些火酒，擦了一時，也就好了。

這件意外的事發現了之後，我們都生了戒心，大家站立着閱覽風景，再不敢靠車門那末近了；但是火車再開行後不一刻也就到了青龍橋，我們男女同學都走下車去，行李留在車上，這兩個齋夫看守着。

在路過南口車站時，車守便對我告訴說：我們的團體不能停留在青龍橋，因為午刻還要有世界旅行團的專車開進車站來，青龍橋車站小，停不下那麼許多車，所以他要求我們派人看守着行李，將原車開到康莊去——過青龍橋兩站，——追下午我們用車回南口時，再開回來。我因為這件事情於我們無損，所以答應他了。

青龍橋的車站的確很小，在月台上縱目四望：看着四面都是山巒，車站便建築在這萬山之中，票房是設在鐵軌的四面的，在票房子南面就是那個京綏路的功臣詹公天佑的銅像。他穿着一襲西服，身體很是魁偉雄壯，嘴邊有幾根鬚鬚態度倒也英邁，我在那下面徘徊了半晌，才去登山。



八達嶺在這車站的後面，那震動全世界的萬里長城就在山嶺上蜿蜒着，我們從月台上可以很清楚地望見那上面的燧雉和烽火台。母親：你想這時我是怎樣地渴慕登臨？忽忽地候同學周君雇了插野餐的夫役後，便同S君前行盤山。那裏的山路，并不十分難走，只是石子多些，鞋子踏在上面，覺有些艱澀。小河沒處處流着，甸也現出暮春三月的景色，不過山凹裏，氣候究竟涼些，記得有一處山溪，我們還是踏冰過去的呢。

長城的高度，和北京的城垣差不多，不過那裏就山爲基，顯得特別顯越一些，我和同學們攀登上去，覺着很費力氣。從我們所見第一烽火台到第二個烽火台便高了十餘丈，從第二個到第三個烽火台更高了許多，至於山嶺的那個烽火台，我覺得彷彿是在半天雲中，不以爲是在陸地上了。

山上的風大極了，帽子被風吹得幾次要墜落下去，幸而手還有力氣，不然腦袋一定要光禿禿地回來了。我們走到長城的最高處時，覺得胸襟灑脫極了，北望：煙塵中的山嶺還帶着雪白色的王冠，南瞰：長城奔馳下去，迤邐於峻嶺崇崖間，形勢雄壯奇麗！偶一屬思，不覺想到古代的秦始皇帝和趙武靈王。

當我們在那烽火台上顧盼的時候，城下的世界旅行團也踱到城上了，他們之中有幾個拿

着攝影器的，走到我們近前來，要借我們的校旗照像；幾個中國的同學持旗，幾個藍眼珠的外國朋友照像，在那山風凜冽中我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古今亦沒有中外了。

下午一點半鐘，都返到城低處一個烽火台上用野餐，吃飯的秩序是汪詳慶君分配的；每八九人爲一組，各組裏都有組長，負着領取全組食物的責任。分配完了，大家就坐在那從前燒狼矢的磚台上用飯。這次的飯，真是別有風味！每個人一塊麪包，裏面都夾些香腸，麪包而外還有鷄子，糖和白梨，雖然山風劇烈，吹得心神不安，但是那究竟別有一番景况呵！

吃完饭，我們就從速地走下山去，這番有很多同學都騎着驢子先跑了，我仍是和幾個朋友緩緩地踱下山去。山腰中，遇見了兩個世界旅行團的團員。他們問我手裏拿的是什麼旗，我告訴他們是燕京大學的校旗；他們又問燕京大學有多少學生。我又告訴他們一個實在的數目。從這學校的引子，我們談到教育上去，從教育上談到政治。有一個灰白鬍子的老頭兒很莊重地和我說道：『你們中國缺乏兩件東西：一件是和平；一件是金錢：You China wants two things; One is peace, and another is money.』我也很佩服他的話，我說：現刻中國的確是缺乏這兩件東西，如果中國有金錢，我們什麼事業都可以舉辦；如果中國有和平，我們什麼事業，也都不至於摧殘。從這件事情，我們又談到中國的軍隊上去，那個老頭兒手指着

行在我們前面的幾個軍人說：Chinese army is well organized. 我聽了這句話，心頭慚愧了，這樣地衣服襤褸的軍人，亦算是 Well Organized 麼？他說的話是譏諷，還是嘲罵？母親！我不得而知了。

行到山的轉角處，有些賣石子的在那裏叫賣，我們同止住步看一看：那些石子倒亦很好看，天然的花紋，彷彿是林木一般；我聽那個老頭兒喊這種石頭爲 Sunny Stone，但不知我們中國人是叫什麼名字？

世界旅行團的專車，是在我們啓行之前開車的，當他們返到車站時，我們同來的女校教授主張給世界旅行團喊 Tree Chorus 於是我們搖起我們的校旗，整起隊伍來，就在月台上大喊了三聲 World Tour, World Tour, World Tour.

將他們送走之後，我們便在詹天佑銅像下，請了同學攝了一個六寸的全體影片。

過了一會，從康莊來的火車開進車站了，先請了女同學上車，然後再請男同學上車，一切行李都是仍舊，這時我們都覺得疲乏了，車裏的空氣，很是沈寂，就是火車穿過那幾個山洞子，也再沒有人高聲呼喊起來。不一刻，車到了南口，我們都有秩序地走下車去。

南口的寓所，我們預先約定的是福音堂，那裏傳道的牧師是一位吳先生，他很盡力地招

待我們男校的同學，而女同學則在隔院的女校裏，我想她們在那裏住着也還如意。

六點半鐘，我們在外面一個飯館裏用的晚餐，這頓飯吃的很有趣味，因為那時肚裏都覺着有些飢餓，而男女同學在一起吃飯，那個樣子全好像有些拘謹——雖然大家都說不客氣，但是結尾倒剩了菜羹不少——所以到現在我尋思起來，還覺着以爲可笑。

晚間從七點半鐘到九點鐘是一個遊藝會，母親！若說起這個會場形式，你一定要發笑了。一個兩間房子大小的福音堂，牆下排着一列行李——權當作椅位——行李下即是蘆席，行李上坐的是人蘆席上坐的是人，滿屋地裏幾乎沒有幾方尺的面積是隙地，不過會場雖是擁擠，而精神却很好，我記得那天晚間會場裏的人們，幾乎沒有一個同學不帶着笑容，那劉姜二君的音樂，那吳女士的笑林，那夏林二君的滑稽講演，那周君的崑曲，那霍君的遊藝，現刻還在我的心田中留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會散了，女同學走過女校去，我們便籌備着睡覺，在那兒並沒有床，只是在蘆席上伸開被褥。勞頓了一天，精神過奮，那裏睡得着？我臥在被褥裏，只是念着熟睡，然而越是這樣想，越是睡不着，聽四廂同學都已入夢，只有我還不寧的轉側，慢舉目窺窗際，見正是一輪明月照床前，心潮的波浪，慢慢的翻滾了，迴想起！去年此時，正是我在血泊裏掙扎着被彈

穿傷的創腿；前年此刻，正是我在麗華公寓裏苟延殘息；三年前的黃浦江尋屍；八年前的折股，又何嘗不全在這一時節？唉！暮春的使者！我厭他極了，母親！在那夜我恐怖了；我愁悵了！我曾爲你的緣故，默默見禱！我曾低聲地說：『自然的使者！願你保佑我！』但是我傾聽着——我傾聽着——却始終沒得一聲的回響呵！

第二天早晨五點鐘我們就起床了，隔院的女同學，起的亦很早，本來定的是六點鐘吃飯，但是不到六點，同學們就都跑到飯館裏吃了飯；本來定的是七點鐘出發赴明陵的，但是不到七點鐘，同學們就都騎着驢跑去了！

我笑着他們都已行盡，才開始找我所騎的驢子，空地上，只剩幾頭細小的驢子候着我，我看那實在太瘦弱，如果騎上去，保不定也許壓倒下。徘徊了半晌，猛一轉眼，看牆角邊還有一頭墨色的高驢，在那裏站着；我走近前去，我看並不是一頭驢，乃是一匹騾子，牠沒有腳踏踏，也沒有清潔的鞍轡但是我不能不騎坐牠了，給騾夫一個知會，便鞭着牠前進。

南口的東西北三面，好像盡是山嶽。縱目看去：遠山，近山，有的被朝霧橫披；只望見很輕微的一些輪廓；有的爲旭日映射，很明顯地露出牠高傲的骨格來；母親！這山勢悅目極了，可惜我不能一一地告訴你；但是即或我要一一地告訴你，恐怕這無力筆兒，也不能描寫

出來牠的萬分之一呵！

當我騎上騾子向前看時，見那八十多個驢隊。都排成了一個長蛇陣，不即不離地沿着山道前進。女同學這番也似乎「告奮勇」了，她們並沒有滯留在後面，很高興地鞭着驢兒快跑；我審視自己已落在大隊後面，趕急「馬上加鞭」；打了兩下騾子，牠得得地急走起來，我頃刻間也就加入大隊了。

母親！這次驢隊中最可笑的事情，却發生在我的幾個親近朋友身了。一個叫焦永志的，他騎驢的姿勢，宛然像個女子，我當時嘴裏要笑，但是一想：怕他不高興，也就止住；一位叫姜公偉的，他騎的驢子的主人，是個啞叭，當我鞭驢快跑時，我看他正立在這群驢子旁，和驢夫那兒指天畫地。

「老姜！怎麼不走了；在那和驢夫打什麼啞謎？」我冷笑着問。

「這個驢夫是啞叭，我方才從驢身上跌下來，所以告訴他仔細牽著驢。」他說。  
母親！你想：兩個人在野地裏兩不言語地用手來比畫一件事情，是多麼可笑呵？

我的騾子很快，雖然我是最後啓程的，但是我却早早地到了石牌坊——距南口明陵約有十餘里——男女同學到那裏都下驢休息一會。當這些人要啓行時，我的朋友姜尚義和房兆楹

才到了彼地：他們氣憤極了！

「老子！給我們換驢吧！這兩頭驢真氣死人，比步行走的還慢。」兩人同時說。

「這中途實在沒驢可換，你們對付着騎吧。」我回答他們。

「那只好我不騎了，任着步行，也比騎這樣的驢強。」房君彷彿對於那兩頭驢子，還有些餘憤，他拉着姜君就要徒步走。

「這山路很難走，你們騎驢總比步行省力，看我的情面，騎上走吧。」我和他們又說了半晌，他們才不得已地騎上驢子走了。

過了石牌坊，再行幾里路，就是大紅門。據說那是入陵圍牆的門，從前圍牆未壞時，非從大紅門走，是入不進來的。過了大紅門不遠，就是一個碑樓，穿過碑樓去，便看見些石麟，石馬，石象，石獅，石人和石駱駝等，那些石象雕刻得好極了，母親！你若看時，在石駱駝側，我還撮了一個影呢，過幾時寄給你。

過了這裏，十三陵便都入目了，那些陵都參列於各山之陽的，陵和陵之間總有幾里地的距離。我們首先拜見的是明成祖陵，那是一個大院子，院裏有幾層皇宮式的大殿，成祖陵在最後面，形勢彷彿似一個碑樓，我們登臨上去，那上面地方大極了，從南面四望：看那四周

園的山嶺，看那山崗上的紅牆綠瓦的皇陵，我覺得快活「到家」了。

這明陵觸我最深的便是那牆角上庭心中的松柏，牠們碧蒼蒼地枝葉，比海水還綠。我覺得北京公園裏的松柏，實在不如牠們，叫夫役折下幾杆嫩枝來，放在網籃裏。

午刻，我們就在成祖陵前用的野餐。飯後本可以再逛別的陵的，但是因為時間關係我們只好犧牲了。

母親！歸途中，我幾乎和驢夫吵起嘴來，他嫌我來時鞭驢太快，所以返來時，無論如何不叫我牽着韁繩，我可憐他是個愚人，只好容忍他，任他處理；但是不幸，我慢慢地走在同學們後面，把我所應該辦的事情，都耽誤了。

回到南口時，已距火車開行的時候近了，又算了半晌驢眼，和福晉堂的吳牧師說了幾句客氣話，才到車站去。我上車不久，火車就開行了。那日我們是七時半到朝陽門車站，八時才返到學校裏。

母親！你看了這末多的字句，疲乏了吧？我現在停筆不寫了，以後再向你報告我的近况！



## 法行通信

傅雷

## ——雲天悵望——

——獻給我底母親，叔父，梅，垣，以及一切親友們——

數日來心緒大惡，幾不能寫隻字。但明日就要到西貢；法行通信第一既已發出，就不能不有第二第三，……於是乎勉強鎮靜着自己，再借一瓶汽水的力量，把煩躁的心稍稍清涼了些。

自上海到此，海行共五日，可說是一些風浪也沒有。但我自小說聽起的「無風三尺浪」，現在確完全證實了！雖然不至于暈船，但一到艙裏，就覺得有些天在旋，地在轉。而且這三天來胃口簡直不行，到吃時真不想吃。那種法國式的烹調，實在叫我難以下咽。當我一想到那半生不熟，臊氣衝鼻的牛排牛排來，竟要令我作嘔！蔬菜呢，都是 Potage 之類，也膩夠了。臭醋嘗過一次，實在不敢領教。咖啡也是苦澀之味。麵包只是酸而淡。各種食物中，只有魚還可入口。鷄，鴨，蝦，都沒吃過，不知怎樣。古人說「菜羹麥飯」是表示能吃苦，現

在我是連夢也夢不到「菜羹麥飯」了！可憐啊！前途茫茫，還有四五年呢，這悠長的歲月，如何度過呢？可怕啊！

我們的船日夜不息地向前進行着，可是當你在甲板上閒跳着，偶而在桅桿下凝視時，發見這船正在昂藏地，驕傲地，勇敢地前進的時候，我簡直不信牠是有目的的！我只覺得牠愚笨的可笑，驕傲得可憐。也許是我自己的空虛，愚妄，神經衰弱的幻象吧？實在，我常覺得我的內心，真是空虛至極！雖不暈船，而意識中常像暈船一樣的覺得自己的胃空肚子空，一切都在空洞中搖晃。雖然朋友們的告誡，母親的諄囑，內心的自省，常使我衷心地熱起來，不容起來，鼓舞起來，然而那祇是酒性，祇是酒性！啊，我將永遠地空虛寂寞嗎？

我明白地覺得，記得這次出國的意義，動機和使命；而這些意義使命之後，更有此次為我幫忙的諸親友的同情為後盾，為興奮劑。我有時確也很自負，覺得此次乘長風破萬里浪，到達彼岸，埋首數年，然後一棹歸舟，重來故土，……壯志啊！雄心啊！然而那是酒性，那是酒性！一霎時，跟着浪花四濺而破碎了！所剩餘的只有夢醒後的悵惘與悲哀！

我嘗細細地分析：我的空虛寂寞，是起于什麼？我疑惑：或者是離愁別意糾纏着我嫩弱的心苗；或者是神經質的我，常在疑神疑鬼，自弄玄虛；或者是海上生活的枯寂的反應；或

者是舊創的復發；或者是；……到底是什麼，我自己總不能決定！當局者迷，我要迷到怎樣啊？

實在，我常奇怪，惶惑，當我發見我現在在這樣一隻船上的時候！是人力呢？是……呢？竟會把我載在汪洋一片中的孤舟裏！三十日上船時，從汽車裏下來，走進碼頭門口，一眼望到碩大無朋的 *Andri-Tolu* 的時候，我的心簡直要跳出來！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意志呢，還是外物的誘惑呢，要把我送到這麼一座愁城裏。心裏一酸，幾乎滴下淚來。這種回憶，五日來常在腦中迴旋。今天更奇怪了，當我躺在甲板上帆布椅裏的時候，我蹣跚着腳，側着頭在胡思亂想中，忽然發見我的一隻腳，我心裏竟喊了起來：「是什麼東西裹在這兩只褲腳中？……是一架會說話的機器嗎？是一副行尸走肉嗎？」我那時真是惶惑得無措，我已不知有自己了！記得我十二三歲，尚在家裏過嚴格的家塾生活時，有一次我在母親房裏的鏡子中，照見自己的面容，我忽然疑惑起來！我是人嗎？什麼叫做人呢？我臉一動，鏡中的臉也跟着動，我微微一笑，牠也跟着笑。那時，我自己幾乎疑心是妖物了！我也不信我自己有自己的意志，有自由的思想的！這種童年的往事，至今銘刻心頭，而不料今日復重映一次！「是我自己的空虛愚妄神經衰弱的幻象吧？」啊，我不禁怕起來！

啊，寫了不少的神奇鬼怪的話，幾乎使我自己也疑心我要發瘋了。愛我的朋友，母親，一定更要担心了吧？這隻孤弱的小鳥，正在茫茫大海中彷徨，徘徊，不得歸宿，真姿使母親怎樣的悲哀難過啊！換個話題吧，讓我。

三日晨九時，我們的船在兩岸青山，一港綠水中到達了九龍。船即泊於九龍。我同洪君跟了三位香港大學學生渡到香港，到他們校裏去參觀了一周。名震東方的香港大學，今日竟得拜識，真是右緣！可是給我的印象並不好。我們看過他們的大禮堂，大講堂，圖書館，化學堂，病學館，那些地方確是全校中心，包羅萬象；淺薄如我，目光如豆，能看出些甚麼來，敢來胡說？只是我也參觀了他們的宿舍，他們的 Union（即學生樂部之類），聽到了他們同學中的問答，注意到了他們同學的舉止，從這些，這些上面，我只感到大英督憲（我親見一部公共汽車中的布告這麼寫着！）優柔政策之可感，使我們的高等華人子弟，也能享受到他們之所謂「教育」！全校，滿了金錢，勢力。英語，豪華，富貴，尊嚴，而又可笑的空氣！（寫至此不覺又令我聯想到屢次聽到的關於香港大學的零碎故事，如他們的國文講

題之類！）全校地位極幽靜，蜿蜒曲折處在萬山中。大英督憲，能如此上乘大英殖民政府之意旨，下體莘莘學子之苦衷，設計謀畫，盡善盡美，真是皇恩浩蕩！只有叩首頓首，誠惶誠恐，捧着書本，慙歎休哉的了！

參觀時天已下雨，我們承三位萍水之交殷殷招待，臨行更蒙他們饋致車費，（因此時我只有金鎊沒有港幣），私衷銘感不可言喻！

歸途到先施買了一打風景片，又買了兩張橫而長的香港全景，算做一瞥的紀念。不幸在途中給工人一掃，撞在雨水淋漓的地上，弄污了幾張。我買的一打西點，也被他撞落兩個。上渡船時，洪君替我擊着那剩餘的十個（裝在一只紙袋裏的），不料因匆忙故，散了一跳板。于是三毛大洋，隨着輪船初動時的綠波，向江心盪漾去了！

下午五時，船復啓程。香港全景，自始至終在煙霧瀰漫的水汽中若隱若現。不過卓治君說的「香港則有壯年婦人滿面抹粉的一種俗氣」，我也與他有同感。而我更覺得牠的水非但綠得可愛，竟綠得有些可怕了！

船很有些動，我心裏泛泛的稍覺難過，讓我甲板上走輪一會吧！

關於香港，我還有幾句話：他們的電車沒有拖車，而有頂車（這個名字是我杜撰的），

就是在車上再登上一車；在馬路裏行走時；好像一部場車裝滿了箱籠在搬家。他們的汽船，也是兩層的；上層的叫頭等，下層的叫三等。香港的房屋更不必說都是疊得「高高的雲兒」了！香港人真愛疊啊！

在香港大學寄宿的窗裏，我望見一座學校，校牌高挂，寫着四個清道人體的「尊經學校」！在歸途的公共汽車裏，又看見「陶淑女學」，我不禁又想起僑胞的保存國粹，多愛國啊！香港天氣正當上海十月底的模樣，我只比上船時少穿一件絨線背心和一條羊毛褲子。此刻（到西貢的隔日）也還穿着那套夾西服，不覺熱。雖然有人已穿起白色衣服來，但我尚覺用不着那麼早。

海上氣候很壞，自離滬以來，沒有整天的太陽出現過。昨今兩天也只晴了一大半天，此刻（四點未到）又陰霾起來。月亮也只于開船後第一夜見過一面。記得上次月圓時，正同炳源深夜在江邊路上散步，訴說着下次月圓時，我已紅海裏了。現在算來，却祇能在西貢；而月兒肯不肯在西貢露面，也還在不可知之數！

水色自過香港後，一夜之間變成深藍，今天的水幾乎藍得像黑了。變幻啊，變幻啊！艙中仍只兩人，還算清靜。不過在走廊裏，常有難聞的氣味臭臭地醞釀着。今晨洗了一

個浴，可是冷水龍頭裏偏沒有冷水，上面蓮蓬頭裏，和下面熱水龍頭裏，倒是滔滔不絕，幾乎把我弄得沒有辦法！

好了，這些瑣瑣屑屑的事永遠寫不完的，不要煩擾你們了罷！

一九二八，一，五日來到西貢時。慈安。（頁底）

## ——故鄉的六月舊夢——

燮均兄弟，臨照，念先，炳源：——

在香港寄出通信第一，前天船未到貢時寄出通信第二；現在船泊西貢，信要開始寫通信第三給你們了。

發通信第二時是一月五日，那時我說過有人已穿白色夏服，而我却還嫌太早的話，不料只過一夜，到六日早上，便什麼都變了！深藍的海水，不知怎樣一變變到又黃濁了！薰風拂拂，吹得你軟軟的，倦迷迷的。一到船裏，只好悶悶的感到低氣壓的苦悶。我不得不接一連二的開箱子，換行裝。昨天下午一時左右，船抵西貢碼頭時，驕陽逼人，汗流浹背，竟完全是故鄉六七月大暑天氣了！

未到西貢前，先要在曲曲灣灣的詔公河（大約是吧？我的地理早已原璧歸趙了！）裏蹣五六小時的慢步。兩岸都蔓生着熱帶上的草木，矮矮的綠叢，一望無際。河面時寬時狹，有時竟狹到我故鄉的南匯城外的護城河差不多。我們在船裏的人，幾乎很容易的可以 Touch 這兩岸的矮林。這實在有些令人疑惑：這麼窄狹，怎又容許這樣的龐然大物駛進內腹呢？可是到底在十一點半我們午飯時，在一個轉灣角裏擱淺了十分鐘。所以牠，Arise, London 實在不能不細心着，左顧右盼的遲疑着，担心着走那曼長乏味的路。聽說我們開船時。還要照樣的退出來，那真是如何的令人納悶啊！

我在船上認識了一個俄國青年，他祇有十七歲，但望上去好象是二十以上的中年人。他的家是在哈爾濱，他的父親是眼鏡商人。此次他是到德國去習眼鏡學；也要到馬賽上岸。他真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我真是怎樣地慚愧與煩悶啊！我真要費了不少的力，才能把最簡單最簡單的意思達出。但他一些也不討厭，沒有輕視之意。他竟成了我的一個忠實的同舟者。（關於他的一切，我以後要另外報告你們。）船到岸時，我同他，還有洪君，（唉，真是一個土氣十足的蠢物！你們不要說我聽話，又是發個性了！炳源又要說我耐不了！但他有些地方實在蠢俗得令人不可耐。）先到碼頭左右去賤了一陣，換了錢。一元港幣換九角三分



貨幣，十個法郎換七角五分貨幣。換錢的大都是紅帽子黑臉皮的馬來人！我又買了十只香蕉，價一角五分。——當我們換了錢正想還家時，我在水果灘上買了一根甘蔗，那時便看見一個穿黃制服的人，把六個銅元一丟，隨手摘了挂在架上的香蕉四只。於是我就去買了，照他的例！他們也不敢騙我了。甘蔗是六個銅元一根，我疑心他有抬高價目的。

啊，我忘了講上岸的手續了。在香港是用不到什麼護照的，不要上岸就上岸。到西貢可不然，在昨天早上船初進湄公河時，就有小汽船上渡上來的四個安南巡捕來查驗護照。Maitre (officiel) 收集我們的護照，等他來還我們時，發見每張護照上都多了一個紫色圓章。上岸時，在船與岸接連的扶梯旁，就有人攔着要護照；但他只問一問「馬賽？」，我們的黑色的護照封面，在袋裏稍微向上升出一些就算了。此外就無問題了。

我們白天上了一回岸，實在熱得要命。而且路又不認識，遇見一位中國人，我同他纏了好一會；用法語，不通；寫中國字，又不大懂，但他已能為我們雇車子到西貢花園了。每車價三角，俄國朋友嫌太貴，他說晚上來要涼快些，我們可以走去。

晚飯桌上，忽然少了一個我的芳鄰——洪君！——正奇怪時，他來了。說他正在機器間裏看一個見過一面的「火夫頭腦」，他們是同鄉，所以國內時曾見過一面。他說今天晚上使

可請他帶路上去玩了，不過說是花園到夜裏要關門的，不能去。

飯後，我們欣然地邀着俄國朋友到船尾同了「火夫頭腦」上岸。我們經過了什麼 *Hotel* 之後，便到了大街。那位「領港者」，有事分道去了。我們三人便還自徬徨去。買了三頂白頂帽，價港幣五元，還不算貴，因為我在船上已向 *Maitland Hotel* 打聽過。俄國朋友要買中國鞋子，跑了好幾家終沒買成。他說他穿的是橡皮底的，太熱；中國布底鞋他想要涼快而輕便些。但我告訴他，穿中國鞋走路，非但不涼快而且還要腳底痛！

我們走着，走着，又碰到了一家日本店，外面有些油畫片；還有高挂的一幅幅的又輕又巧的畫幅，突然地被俄國朋友發見了，他說要買，我們便進去問價。我們第一句是英語，於是幾位日本婦人中，推出一個很時髦的中年婦人來。她講得很好的英語，她指示着價目；但看去她並不是這店中的一員，她價目也不大清楚，常要問一位櫃上的老太太。

進門時我第一發見在許多圓桌中的一桌，（就是那幾位日本婦人圍着說話的桌子），有一個日本少女，穿着輕便的西服，在「做課。」（這是我們在徐匯公學時常用的一個名辭，炳源，是麼？）她短短的頭髮，漆黑的鬚子，杓杓逼人地四射，簡直是完全「東方的少女型」她起立向櫃內取出一本又厚又大的字典，啊，就是 *Post Larousse Petit manoir*（1

部著名的法文字典。却不料這樣一個令人緬想故鄉，幻夢東方的神潔的少女，竟生長在一家出售文具用品，兼營酒排事業的日本商店中！什麼酒排間，我本沒留意，正當我們在論價選貨時，進來了兩個水手，向一只圓桌旁籐椅裏一坐，那少女便立刻丟了筆，拏了一瓶酒，到他們面前「咄」的一聲把瓶塞拔了。啊，我的夢打得粉碎了，原來那店的後半部，還有一對水兵在打彈子呢！唉，天涯淪落的根基，怕就在此刻種下了！女人，女人！唉，我不禁抽了一口冷氣。

終於買了十法郎左右的風景片，畫幅之類，而悵惘着出了門。一路無神無氣的回到了船上。

高高的月，朗朗的渺渺的挂在天空，映着一江濁水，也鄰鄰着清澈起來。夏夜的涼風，吹入心脾，完全把我沉醉到家鄉的夏天的舊夢中去了。S啊，M啊，劉君啊，小朋友們天真的聚會歡笑，如今都化作疑煙，飛向三十三天去了！

我真紛亂，把一切西貢的特色都忘了！

西貢，"Saigon"，我先說牠的街道吧：——

綠蔭參天，兩旁的樹木交叉着，擁抱着，令人一望碧綠無際，全像六七月裏上海法國公

圍門外的街道一樣，這是西貢的唯一的景色！可是「唯一的」很多呢！滿街滿地的黃沙，滿街滿地的灰塵，上海的南車站後路實在遠比不上。白色的硬帽，白色的制服，袒領的襯衫，擁擠者皆是；女人頭上一塊黑布直裹到腳；黃色車夫戴着蒲草（？）製的纓帽，嘴裏牙邊都弄得血紅的像吃人的野獸一樣；馬來人的刁滑會做生意，廣東人的張口拮舌；……都是，都是西貢的惟一的特色！

船到岸以本，心神都定了許多，吃也吃得下了許多。碰巧昨天午飯有喇雞拌白米飯，七天沒吃飯的我，就像餓久的狼一樣。船要停到十日再開，我們大可以舒服幾天！橫堅玩的地方很多。日裏雖然得要命，夜裏却涼得可人！海上的西貢，和晚上的西貢，給我的印象並不壞！炳源，今天是十五了，今夜是我們的第一「紀念週」！

在熱的昏沉中一口氣寫了這些，寫了這，忘了那，真是亂草一堆！我實在在揮着汗寫，起重機一刻不停在打雷般響着，沒法鎮靜，沒法整理，只有請你們披沙淘金罷！

許多許多寫不完的話，等明天再寫，此信先交西貢郵局發出吧！

今天早上，已遊過西貢花園，還好，沒像學昭姑娘等一行人的受驚；差堪告慰！詳細待後再述。祝

你們新年快樂。

一九二八，一，七下午二時半給泊西貝岸。

## 俄國朋友

(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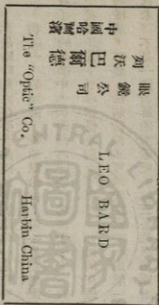
春臺先生：

你是時時刻刻在夢着法國的，我想你一定會聯帶着夢着「海上」「舟中」的種種吧？

我這一次的通信，特地獻給你！第一是要想使先生在「一個月一個月你們未到時我是動身了」的幻夢中，稍微得到一些「聊勝于……」的快感，第二是要報告給你初相識的小朋友（我之于先生可以稱得小朋友了吧？）如何在在握，挨，掙扎這長途的海行。他表現出十足的稚氣，鄉愁，怯弱徬徨正可和先生當時「出航」時的經驗，對照一下。這種舊夢的重溫，也未嘗不是一件新鮮的消遣吧？第三是特別地感謝你，爲我發表這些通信，使得我的一切親友們能從此得到一些較整塊的我的消息，更可藉此略略安慰他們的長想渴望。還有整理的麻煩校勘的費力，我真不知要用怎樣的言辭來表出我中心的謝忱呢！

今天天氣還是這般熱，這般熱，直要熱上十七八天呢！此刻正值下午一時半，起重機的

巨響，還是震耳的繼續牠三夜二天的工作。悶熱，悶熱，悶熱，我一直躲在飯廳裏，電扇的風涼真是杯水車薪。實在無聊時，就「Lenonade」一瓶吧！喝完了好像清靜了些，於是便想到剛和洪君去擊沖洗照片的俄國朋友來。



這便是他的名片，一切職業住址，道道地地的用中英文表現了。

他在上海上船時，我看見他常常孤獨着在甲板上來回的踱。開船前有一個朋友，在碼頭上同在甲板上他照呼着講話，是英文呢是什麼，

我也記不得了，一會兒他的朋友走了，船還未動，他便擊着表對我一揚說：“Two o'clock.”只有這麼簡單的兩個字，但我已懂得他是在說「兩點了還不開船？」不過我素來孤獨的脾氣，還有狠窘迫的英語，使我不敢和他多招呼。因此從上海到香港的途中雖然他常露着笑容向着我，但終未問答過一句，他也祇常常和一個穿警察服裝的乘客在一起。

船到香港，這警察乘客上岸了；他也就變成一個人了。在飯桌上，他從未同別人講話；

大半是因為他不懂法語的緣故，還有一小半是他少年不喜和中年老年人混在一起的本色吧？

就在到香港後的一個下午，我們在飯廳裏認識了。但我們並不先問姓名，只略略的了談幾句關於「到什麼地方去」，「船四點鐘開」的不相關的話。不過我實在忍不住了，才問他一句狼冒昧的話「你幾歲」？因為我一直疑惑他對我們常露微笑是善意還是惡意，所以我頗想知道他是大人呢還是不，不料他的答語真使得我驚訝萬分，照中國算法他是十八歲，照西洋算法他只十七歲呢！啊，原來他竟比我年輕呢！他的面貌體格，確比我們老練魁梧得多，竟像三十左右的人。這實在使我不能自止的大大驚訝起來。昨夜我同他講起這，他自己也說他有一張和他的叔父合攝的照片，人家看了以後，說他是哥哥，叔叔倒像是弟弟。此外使我驚訝的不但面貌比年紀老許多的那回事，還有他老練的世故，勇敢和鎮靜，也使得我非常奇異。更進而嘆服他們的教育，他們的民族。啊，他們的將來，是如何偉大啊！他們的現象，如何可樂觀啊！像這樣的青年，才配稱青年呢！

他確是一個天真未鑿的青年，然而甚麼地方都找不出粗鹵，暴躁的壞脾氣來。

他告訴我，他家裏是開眼鏡公司的，住在哈爾濱已有三年了。此次他要到德國去習眼鏡學。他又告訴我，他的父親有七個弟兄，他只見過很少的幾個。堂兄弟們簡直不能相識。他

又訴說比他父親長一肩（意思是這個伯父正在他父親的上一個，天氣把我熱得昏沉沉一時再也不想不出什麼適當的名辭來）的伯父，怎樣的勢利。他說，他的伯父在哈爾濱動身到美國去時，他父親還借了他許多錢，到了美國却連回信都沒了。他說到這，又說到美國的拜金熱，把他的伯父迷惑了！

他在香港到西貢途中，告訴我怎樣可以避免暈船的法子。當我一到甲板上，他便會笑容可掬的走上來。走上來，走上來，這樣便成了朋友了！

他在月夜乘涼時，又談起許多文學作品，尤其是關於俄國的文學家的大作，他真讀了不少。他說：俄國的中學期限是九年，前五年只讀些文法讀本，到後四年便都是文學書了。因此他讀了許多許多的托爾斯泰，屠格涅夫，普斯金，杜思退益夫斯基，歌郭里，……等的名著。他講起他們時，真高興極了。敘述他讀過的故事，怎樣的動人，怎樣的有味。關於這，又不禁使我慚愧起來：他是學眼鏡學的，所以幾何三角，以及一切數學上的智識當然是很充分的了；不料他對於文學也有這樣的欣賞的素養，這實在使我們貧弱空洞的病夫惶愧豔羨，至于無極的！更使他大了一歲（照西洋算法我應是十九歲）的淺薄無聊的我，彷彿無措的。



他有一架小小的 Kodak，可以放在褲袋裏；他問我有沒有，我說我不會的，他說這是非容易的，爲何不備一架呢？在旅行中將要如何有趣！唉，他們勇往直前，冒險無畏的精神，直使我羞死！他們簡直無所謂「不會」，「不會使學，學了便會了，正是他們的精神！也是人類的精神！萎靡的我，應當如何以此自勵啊！

他用錢極省，而又極精明。他說他帶有兩打軟片，只用了四張；但到西貢時他還是用得極經濟，一定要揀他最滿意的景色光線，才肯費去一張。他買東西也同樣，他終不肯看見就買，一定要價錢巧，東西好，才肯掏腰包，老練的世故，老練的世故！

他又是多麼會笑啊，我不是說以前一直向我微笑的麼？他自己說，他一天到晚在笑的。關於 *Japanese Shop*，他真不知笑過多少回！讓我以後再述罷。

俄國朋友，俄國朋友，真寫不完！暫時帶住罷。還有一個杭州朋友，也待以後告訴你罷。

真抱歉，我給先生的信，只能這麼一些些，短短的，無聊的，紛亂的。……也沒法，因爲我們還要作西貢最後之一瞥呢！

傅怒安。

## ——赴新嘉坡途中獻母親——

母親：

在西貢看了四夜的月，看了四夜的西貢夜景。在淡淡的月光裏，什麼都被她的純潔美化了。一切的卑污，都要遁跡。糟天糟地的西貢也同樣的被她輕柔的，莊嚴的，偉大的光明洗淨了！夜的西貢，着實給我以不少的好印象！

苦濁的河流在月光下變了魚白色的漣波微動，隔江草屋，宛似故鄉茅舍。孤燈三兩，遠遠的在對我睜眼。芭蕉靜靜地，巍巍地站在牠們背後，一切熱帶的植物密密地排列着。更遠處，一片稻田靜臥在月光下。夏夜的涼風陣陣送來尖銳深長的汽笛聲，接着桅桿上順次懸挂的紅，綠，白，三色的燈的小汽船婷婷地駛過。靛藍的水波被牽動成一銳角，正似一大羣遊鴨過後的水紋。黃色的月，早已變了淡白；而且高高的，高高的高在我們船頂非仰起頭來不能看見了。這正表示着時間的神力！母親啊，我實在不願意放過這美景，我覺得這麼靜寂幽閒的境界，一生是難得有幾回的。而且白天的炎熱，更反襯出這時間的涼爽愉快；愈使我戀戀不肯上床。然而夜漸深，露漸涼，終於想起母親的諄囑，不敢不捨棄了所愛而與她道晚安。

了！

寫了這西貢的夜景，更不禁使我聯想到她的晚景！啊，這也同樣是西貢的特點，同樣是自然的神奇呢！船左的晚霞，正重重疊疊地在幻變，白雲如蒼狗似地忽而顯耀，忽而幻滅，白光中隱藏着燦爛的金色。桃紅的霞裝巧妙地圍着，碧藍晶明的青天擁抱着。更回顧船右，則蛋黃似的太陽，正在西山之半腰欲下猶上的留連着。紅光滿天，真所謂夕照！一眼望去，更看到綠叢中隱現的洋樓，綠蔭下靜綽的街道，何等的馴服啊！何等的馴服啊！這正和馴服的安南人一樣！

說起安南人，未免引起我的感慨。他們特有的熱帶人的懶散拖延的脚步，女人們走路時左顧右盼不莊重的姿態，實在有些惹人厭。我不懂：是否這晚照的夕陽，把他們沉醉了？是否這靜寂的夜景，把他們催眠了？更不知是否滿街滿街的灰塵，把他們埋沒了？……

在西貢上船的一個安南學生，（也是到法國去的）正和我比鄰同席。他那種太隨便的坐法，雙腿不息的搖抖，說話時掩掩藏藏的不大方，吃東西時發聲的咀嚼，大口的狂吞，都使我不信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人！我真有些替安南人失望。

然而，回顧我的同伴，反省我自己，……母親啊，我危懼！

頁？

昨天一早醒來，船已離開了西貢，在我們睡夢中離開了我可愛可嘆，可羨又可厭的西貢？

船身搖動得很利害，加之幾天甯靜，一朝動盪，更覺難受。甲板上風太大，不能久坐；沒法，只能躺下。躺了一天一夜。飯是起來吃的，可是吃了又躺下。頭有些空洞，可還沒吐；實在風浪並不大。今天我起來了，能坐在飯廳裏給你寫信了。母親，放心罷！

海水又變了兩次了，昨天早上是綠的，今天變成深藍了，不知明天到新嘉坡時怎樣。不能多寫了，祝母親平安康健！你唯一的兒子。

一月十一日在西貢赴新嘉坡途中。（頁獻）

### ——離愁別夢——

車均，斐均：

一九二七年末日前夜，我們在淒淒慘慘戚戚的咽鳴中，握了最後一手之後，迄今已快半月了！

在朦朧臆測之中，過了浙閩諸省的海關，復在雨意重重中，別了揮臂牽袂的九龍，過了「英國人的樂園」的香港；更踏到了法威赫赫的西貢。現在正離開了新嘉坡，向印度洋駛去；大概明後天便要一擢其鋒了吧！

怯弱的我，帶着委委曲曲的隱情，含着孤孤寒寒的愁意，抱着渺渺茫茫的希望，無可奈何上了船，割棄了所有的愛我的親戚朋友，鼓着青年時僅有的一些活刀，望着大海中飛去。不料天地之廣大，宇宙之奇觀，只使我更落到彷徨無措之悲號苦境中罷了。

自西貢啓程後，因幾天的安定更襯出海神的播弄。我只有能在牀上躺了整整的一天。靜聽着窗外的海波轟轟地擊撞過來更聽他靜然地浪花四濺開去。可憐的稚嫩的我的心啊，只被牠擊撞到搖搖欲墜；抑壓的無量數的我的愁啊，只被牠絲絲亂抽。中心只是一陣陣焦急煩悶占據着，化出來的濃烟，便浮在腦中醞作烏雲。

我想到動身前三夜的母親的諄囑告誡。她自從答應我去國的時候，在悽惶的允許的言辭中，已滿蓄了無暇的期望勸勵之意。其後在一個半月的籌備期中，見到我時，終提起那悲痛激勵的話頭。則臨走前之夜，更是滿面縱橫着淚水的致她那最熱烈，最急切的希望！在斷斷續續的硬咽中，泣訴她一生悲慘的命運的，最後的曙光！啊，母親啊！我那時是如何地感

泣，如何地鄭重繼承你那再三的一句話：「你數年來在國內的操守，千萬不可喪失啊！」啊，母親！我數年來的流浪頹廢的生涯，只在死氣沉沉，苦悶窒塞中待命；你却還以為我說有嗜好不會，遊蕩是我的操守呢！母親啊，你這句話真使我心底的淚泉奔湧！我更想到十六年來母子二人相依為命的環境。國家多故，生活堪虞，母親以一屢經患難之身，何能再受意外之激蕩？此五年啊，五年，母親！我實在有些放不下你！我家風雨飄搖的危期，是由你，母親啊，撐持過去了。然而環伺我們的敵人，又怎保得不乘此罅隙，再來襲擊！而且，你素性堅強，些須小病，從不介懷，傷風咳嗽，永不延醫。尙記得，你有幾次臥病了，還力拒服藥；直到你要我服藥，我也以你必須延醫為條件時，你才勉許。這五年中怎保得病的惡魔不來侵擾，天氣的輕變不使你感冒呢？母親啊，這些，這些，凡是我所不能放懷的，你統不放在心上，你竟不堅持的允許我的遠離，數萬里的遠離！你竟不躊躇的答應我的長別，四五載的長別，你只是鑒於父親前車覆轍，而再三再四的叮囑我「交友啊，要好好當心！」更進一層的你三番二次的對我說：「如果你去後發見你身體不好，或是有什麼不慣時，你應立刻歸來，切不可為重洋跋涉，一無所得，羞見父老，而勉強撐持！兒呀，你千萬要聽我這話！……」說時你是聲淚俱下了！母親啊，你竟是沒有了你自己，只有你兒子一人了！你底世界

裏，你是早已把你自己和父親同時取消了！現在的你是只爲我而生活着，母親啊，你的愛啊！你的偉大啊！你的無微不至的愛啊！你的真誠澈底，無目的的愛啊！

我更迴溯我渺小內短促的二十年生命中，除了前四年是被父親母親共同的撫育教養之外，其餘的十六歲都是母親啊，你一手造成的！你爲了我的倔強，你爲了我的使氣，你爲了我底無賴，你爲了我的嬉遊，這十六年中不知流過了幾千萬斛的眼淚！尤其是最近幾年，更常常爲了一些小事和你爭鬧，竟鬧得天翻地覆，不得開交。所謂大逆不道的事，我都鬧過了。我只爲你愛我而束縛我而反抗，而怒號，而咆哮。我幾次演成家庭的悲劇！你都會極忍耐的隱忍了，容納了。你還是一心一意把你的每滴血都滴到我的血管裏，你還是一心一意把你所有的精液灌到我每個纖維裏！母親啊，你之與我，只有寬恕！只有原有！只有溫存的愛撫！你一切的抑鬱的嗚咽，只有在夜靜更深的時候，獨自聽得的！……

然而母親，你十六年的心血的結晶的我，負了這般重大的使命而在大海中彷徨，而在黑暗中摸索；堅定確定的觀念，隱隱中又起了動搖！母親常說我「心活」，母親，我的確有些心活！然我不得不心活啊！我底心真是在怎樣的壓迫之下嘯！

我更想到上船的一幕。你淚眼晶瑩的上汽車，你眼見一生的唯一的曙光的兒子，將要像

斷線的鷓子一般獨自在天際翔舞，獨自在海邊覓食了。慈母的企念永不能有效力，感動懸壺的教育再不能達到！你竟把你深血的交流培養長大的孤雛一幫撒手了！母親，我能想到你那晚汽車中的流淚，比我癡立街頭靠着炳源不住抽咽的淚還要多；我更可想到這十幾天來的你的午夜夢回，你的晨鷄唱覺，比我的離愁別夢，比我為海病悽惶，更要苦楚憔悴到萬倍！

五年啊，五年啊，母親！這五年的一千八百多的長夜，你將如何的過去啊？

母親，你是有失眠症的。往往夜裏做活，到半夜過後才上床，到了三點一響便醒，再起來點着燈獨坐做活的光景，現在復在我眼前憧憬了！

母親，你是有腳氣病的。往往白天多走了路，夜裏便要腳腫得穿不上鞋。行前我回家的幾天，我仍是這般的大意，後來從家裏出來上汽車時，那忠懇的女傭偷偷地鄭重地說：母親這幾天又在腳腫啊！母親，我再三托叔父陪你去看醫生，不知現在實行了沒有？醫生的診斷如何？醫生查驗的報告如何？不妨麼？無害麼？……

我更想到母親的多勞；無論鄉間的打架吵嘴，或是族中的糾葛訟事，都要訴到我母親跟前來。甚至學校募捐，窮人寫願，無一不要來煩擾母親。然而，母親爲了我，已夠把她的生命的活力消耗了，更沒有甚麼餘暇，甚麼精神來管這許多閒事。我出門前，拜託族中的長老



說：「母親年事漸增，精神漸衰，族事有諸長老主持，鄉事有里正紳士評判；老母何能，敢來越俎，謹乞代為婉辭，說謝却！」不知他們已否諒及苦衷？更不知諸鄉人能否曲諒，不再上門訴說否？

唉，……我想到母親的事，真是寫不完，說不盡呢！我的心更如何放得下！我竟忍心開口要求她允許我的遠離，我竟忍心真真的捨棄了她而上路！我更不知自愛的在大海中彷徨！……母親啊，我的罪孽，將要和你的至愛永古長存了！

车均，變均：我是這樣地躺了一日，想了一日，也這樣地夢了一日！

我夢見我將要上船，還未上船時的忙亂；親戚朋友，齊集一堂的預備送我，正像前日一樣。我更夢到船的臨時延緩開行，和諸親友意外歡欣地談那珍惜的最後的時光。我更夢見母親的臨別時的流淚，我也對泣，因此在夢中哭醒了。醒來還是白天，三點半的茶還未喝過，船還是那樣的把我的腦袋搖晃。於是我措措淚痕，又沉入冥想中去了！

這樣的夢，夢別離的一幕的夢，差不多夢到五六次以上了。昨夜還是做着這樣的夢呢！至於我的冥想，想前途的渺邈，那更是無時無地不想的了！現世的虛空，未來的夢幻，叫我日夜徘徊着！一切的誘惑。種種的恐怖，令我時時刻刻擔心着！

「車均啊，於是我更想起你來了！」

「車均你是這樣地期望我的人，你是這樣地愛護我的人！」

「青年終該要血氣盛一些的了，何況像你這樣燃燒得太陽一般的人。袒着胸要擁抱全世界的人。固然是未來的光明人生的象徵呵。但我就是爲相信了你愛的真誠，願延留你到人們已到喊得醒的時候。……」

「車均，你是這樣地熱切地要延留我的人，我應當如何地延留自己！」

「你更說：

「我們唯一的力是生存呀！有生存才會明白透澈，有生存才有勝利。有所爲的人必能有所不爲。能守方能言攻。狗偷阿世者要諳練世故，旁觀研究者也要諳練世故，革命黨尤其要諳練世故。我們不信善惡是天外飛來的。不研究不知人生真相，不知善惡根原。而且防防暗箭躲躲明鎗，表示不贊成別人有如此自由，亦不算怯弱呵！……」

「車均，你這樣的轟天大炮，的確準對了我的厭世的人生觀，的確參透了我的人生的煩悶苦惱了！入世，入世，你如何地叫我「要諳練世故」呵！研究，研究，你如何地要叫我「知人生真相，知善惡根原」呵！朋友，我的確太怯弱了，太怯弱了！我應當入世，我應當研

究，我應當勇敢！

牟均，你同信封內的第二信有這樣的一段話：——

「據福祺的面述，你們赴法的最大原因是逃避煩悶。什麼是煩悶？爲何要逃避？神經不甚健全的我，不勝其杞憂呢！爲的是煩悶的光降，是不可知的。逃避嗎？我的閑錢呢？」……

朋友，我現在已經把你的話體驗到了。你和樊均才是神經健全的！（我在三十夜，在船上和臨照福祺這樣地說過了的。）樊均那晚因爲臨照的說起煩悶的緣故，也曾發了一陣和你同樣的言論。牟均，我告訴你：我此次的赴法，逃避煩悶固然是個大原因，但我之所謂煩悶者，其成分恐怕與福祺的有些不同。因爲我的煩悶中，細細的分析起來，還是讀書的煩悶，追求人生的煩悶居多。我曾好幾次想過：我數年來的頹廢生涯，應該告一結束了。空洞的頭腦應該使牠充實些了。這樣我才發了赴法的宏願的。現在的種種，我只望他是離愁別夢，我只望他是我厭世的悲哀的人生觀的餘波！我應記住你的希望，我應勉力向着未來前進！我應當爲我的母親，爲我的朋友，爲我的愛人，爲我自己，勉力延留着！

我更該記住樊均在船上的最後的贈言：——

「希望你不要忘掉世界上還有這樣的一塊爛肉！你應當救出在爛肉上受苦的人！你應當敷復這世界的創痕！」

這幾句贈言，於我是當然擔當不起。但是我是如何怯弱稚嫩的人，應當竭力肩起這肩不起的擔子！

窗外的狂濤，比晨間狂暴得多了。我應當袒着胸去接受印度洋的洪波，我應當把炳源說我的胸中的毒汁（即謂我厭世悲觀）蕩滌淨盡！

末了，我應在此向牟均變均道歉，我常貿然的發表我們私人的通信。並且這樣的信，也不直接寄你倆一封。請恕我，我實在無力再抄一遍！這是我的草稿，這是我的贍正！我更應在此向讀者諸君道歉，我常以私人的瘋狂的情緒，來精搗你們寶貴的篇幅！（牟均，我真慚愧，還脫不了你的所謂「臭文人」的習氣！）

告終了，祝 你倆兄弟的快樂！並祝

國內的親友都好？

一九二八，一，十三。新嘉坡後一日。慰安。

明天一早可到哥倫坡。印度洋竟很馴伏呢！

寄語諸親友放懷釋念！

一，十六，下午四時。（頁獻）

### ——蘇彝士——波賽特——

船到蘇彝士，剛拋好錨，便聽見舵樓裏的喊聲「Mr. Vignani」一大羣一大羣的水手，都忽忽忙忙的齊集到頭等艙外的長廊裏，一會兒所有的船上的職員僕役也都來了，我們的 *Mathodilis* 和茶房等也統一個一個地上來。中國人在船左，三十個火夫，以及全三等艙的僕役他們西人排列在船右，黑制服的職員，白衣服的廚役，擠擠札札的塞滿了長廊，喧喧嘩嘩地等着。不一會，三道金線的職員借着一個矮胖醫生來了，幹事樣子的一個黑制服的人，講了幾句，排列的人便開始動起來，一個一個地望着門內進去。醫生皺着眉，蹣跚的一叢白短鬚根根平舉起來，一道委縮而怕人的眼光，直射着他們的臉面，一面還握住他們的手，——注意！這並非客氣的握手，係是要在他們的手裏考出他們的不健全的病由來！他一個個相面似的相過了，全體的人也一個個的在他無言中被赦放了。我們一面在看，一面在疑惑是什麼意思，他們——船上的職員們——既不居留在此地，又不上岸，爲何要經過醫生的檢查

呢？思念之間，不禁連帶着想，或者我們因為等級關係，也要這樣的被檢吧？看甲板上同艙的旅伴們正咕咕嚶嚶的似乎與我抱同感。不料承醫生的厚意，只檢驗了四等艙的旅客就完了。

一陣的喧鬧過後，第二陣的喧鬧又來了。三角的布篷，駛來了滿船的商貨，土耳其商人頓時你搶我奪的拚命的湧上懸梯，荷包似的草籃裏，也無非是煙草畫片之類。不過畫片的種數，比路上各埠都多！有 *Fuz* 的，有 *Port-Said* 的，有 *Cairo* 的，有 *Alexandrie* 的，一共不下數十種。價錢呢，虛頭很大，開價十法郎的，三法郎也肯賣了。其中以照相的一種最好，可是他竟說二十法郎一打，我連還價的勇氣也沒有了。還有許多賣石製的念珠式的項圈之類，大大小小，花花綠綠，各式都有，十五法郎的開價五法郎的還價就成了交易。可是同他們買東西狠不容易，他隨口大吹的開價，你還他半數還要上當；真正太少了時，又要受他們的譏罵。此外，還有賣菓子的，糖食的，都裝成匣子，內容也看不見的，我用五法郎買了一匣糖，狼怕上當，立刻拆開來嘗了一塊，還好，只是太甜一些。還有地氈圍巾的商人，煙斗煙嘴的賣買，吵吵鬧鬧的爭論價錢的聲音，兌換錢幣的聲音，爭奪賣買的叱聲，充滿了全船。有賣橘子的，每八法郎十二只，我們從四法郎起還到七法郎，他無論如何不肯賣，後來

終以八法郎買了。實在並不貴，只因他們的同伴的虛價太利害了，我們爲防吃虧上當起見，不得不如此。一路上自新嘉坡以來，第一次遇到嬌紅可愛的水果！

一夜醒來已到波賽特，起重機早已搖頭擺尾的工作了半夜。我們七點三刻，下了渡船上岸，十法郎一張票子，來回在內。原來我們的船可以停泊得內面一些，因爲到地中海是要經過完全的波賽特的，只因安在油機旁添油，所以就在離波賽特里許的港口停下了。

上岸後望內街去時，有鐵柵門爲界，紅氈帽的警察，搜查着進門的過客。同行的安南人的照相機，因爲用紙包裹的緣故，被他看了看，我的袋亦被他揪了揪。進門後照例的被許多土耳其人包圍住了，都是招徠領導的，我們起初不理他，後來轉灣到一家商店買畫片時，安南朋友被那善於應酬的店員迷住了，說了什麼此地貨物沒有入口稅的，（我至今不知道那句話是真是假，）所以售價比各處都廉；又勸他買這個，買那個，末了又替個跟住我們的土耳其人介紹，說是 *Bonani*，五個法郎可以叫他領導着遊玩全城。於是那安南學生相信了，先叫他領到郵政局，後來那一個稍長的安南人，更被那領導的迷透了。他問他衣服要不要添置，說比巴黎便宜得多，又說了沒有入口稅的話一大套。於是那長的安南人便叫他領到一家

衣服店裏去。他一路脅肩諂笑的奉承着，路上有兜售商品的，都替我們趕走，又叫我們注意衣裳說有扒手的；還叫我們不要靠街沿走，防我們被站在門外大聲招呼的店員拉了生意去。末了，他走到一家衣服店前，便逕直的領着我們進去，先用土耳其話說了幾句，便領着安南人揀衣服去了。我是始終用拒絕的態度對他，問我要買什麼東西，我都說不要。那安南學生直給他迷昏了，買了兩套衣服，一件背心，質料好壞不要說，樣子也先不行，而且買現成的到底一只衣袖長，一只褲腳短的不稱身。可是那些商人的花言巧語，簡直把他簡單的頭腦弄迷糊了，那個矮安南人勸他的話，他一句也沒聽見。我們等了他半小時多，厭煩極了，他却還被那店員和裁縫糾纏着不放，一回兒要他買領帶，一會兒要他買領頭，一會兒又勸他買圍巾，……到底我們等不得了先走了。回來後，在飯桌上告訴我們，他買了一千多法郎。

回來的路上，我買了一匣餅干，一磅價十五法郎，真貴極了！假使我不怕地中海風暈船，防吃不下東西時做糧食時，我真不買他哩！那餅干是英國貨；我想，不是他故意看見外人而抬高價目，便是入口稅沒有的話不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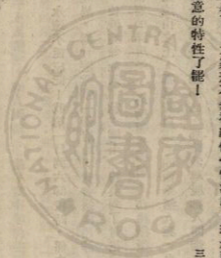
回到了船上，想着那些狡僞的商人，覺得比哥倫布其布的更利害！嚇，那些吃人的野獸，竟生長在明媚平靜的 *Sparse* 河畔！



地中海已航行一日夜了，風浪同上海到香港途中差不多，還不至暈船，只是已於使你不舒服了。不寫了，還是躺下去罷！一月三十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吃飯時來了兩個不速之客，大概是夫婦吧？男的拉V. JOLIE，女的彈大提琴，在我們吃飯時一曲又一曲的演奏。末了，女的又起奏M. JOLIE；到我們水果將次吃完的時候，女的便端了一只盆子到飯桌上來了，大家差不多都給他一個法郎。這是商人專做這種買賣的，於此更可見波賽特人會做生意的特性了罷！

三日後，在地中海中補志。



與日書

未自書

## 與 S 書

朱自清

S 兄：

我對於台州，永遠不能忘記！我第一日到六師校時，係由埠頭坐了轎子去的。轎子走的全都是僻路；使我詫異，爲什麼堂堂一個府城，竟會這樣冷靜！那時正是春天，而因天氣的薄陰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國土。約莫到了賣花橋邊，我看見那清綠的北固山，下面點綴着幾帶樸實的洋房子，心胸頓然開朗，彷彿微微的風拂過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枝裏，登樓一望，見遠山之上，都幕着白雲。四面全無人聲，也無人影；天上的鳥也無一隻。只背後山上謾謾的松風略略可聽而已。那時我真脫卻人間烟火氣而飄飄欲仙了！後來我雖然發見了那座樓實在太壞了；柱子如雞骨，地板如雞皮！但自然的寬大使我忘記了那房屋的狹窄。我於是會好幾次爬到北固山的頂上，去領略那颯颯的高風，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綠綠的田畝。這是我最高興的。

來信說起紫藤花，我真愛那紫藤花！在那樣樸陋——現在大概不那樣樸陋了吧——的房裏，庭院中，竟有那樣雄偉，那樣繁華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驚詫！她的雄偉與繁華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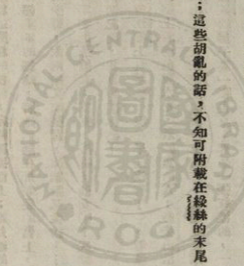
住了那樸陋，使人一對照，反覺樸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幾度在花下徘徊；那時學生都上課去了，只贖我一人。暖日和煦的春日，鮮豔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醞釀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裏，不知怎麼是好！那花真好看；蒼老虬勁的枝幹，這麼粗這麼粗的枝幹，宛轉騰挪而上；誰知她的纖指會那樣嫩，那樣豔麗呢？那花真好看：一縷縷垂垂的細絲，將她們懸在那皴裂的臂上，臨風婀娜，真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真像凝妝的少婦，像兩頰又像雙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們下課的時候，又曾幾度在樓頭眺望：那丰姿更是撩人：雲喲，霞喲，仙女喲！我離開台州以後，永遠沒見過那樣好的紫藤花，我真惦記她，我真妬羨你們！

此外，南山殿望江樓上看浮橋（現在早已沒有了），看懂懂的人在長長的橋上往來着；東湖水閣上，九折橋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釣魚的人；府後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門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醫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歡的。說來可笑，我還記得我從前住過的舊倉頭楊姓的房子裏一張畫桌；那是一張紅漆的，一丈光景長而狹的畫桌，我放牠在我樓上的窗前，在上面讀書，和人談話。過了我半年的生活。現在想已擱起來無人用了吧？唉！

台州一般的人真是和自然一樣樸實；我一年裏只見過二個上海裝束的流氓！學生中我頗有記得的。前些時有位P君寫信給我，我雖未有工夫作覆，但心中很感謝！乘此機會請你爲我轉告一句。

我寫的已多了；這些胡亂的話，不知可附載在綠絲的末尾，使牠和我的舊友見面麼？

第自清



## 香山消息

菊 隱

成澤，公偉，夢梅，唐虞諸哥：

晚煙中疲乏地坐在廊子下，看天氣漸漸黑了，新月在雲天上忽出忽沒；疏星點點，映對着慈幼院的幾顆燈光在半山中注視。我因此想起了以前生活的可怕——這可怕不是生活的本身，乃是人間的藐詆，過去的一切，都因為怕人家藐視詆毀，不敢把那可怕的罪惡宣佈出，如此更加了一層罪惡。我不得如雲天中的幾顆明星，也得不到半山中的燈光，於是這生命永遠如此黑暗——到死或者也如此黑暗，我一天不將罪惡的眞象寫出，我的生命便是一天的黑暗！

我現在沒有方法把這黑暗解除，惟有從此努力，成功一件事把這罪惡抵償了。世人從來如此，是有過記過，功過相等就要對消的。

昨天騎驢到清華園，找了幾個人都不在，又回到此處，歸途中小驢兒跑成一陣，我這病人的腿都顛了。

早到臥佛寺讀書，遇見一位北洋大學的英文教授（名字我忘記了），他把我和同去的

一位請到他寓中，談及滬案的事。他的論調還很好，有許多和我的意見相投。關於下季上課的問題，他主張半工作半讀書，而學校尤須給學生以相當的寬容。他所說的最要的就是國外宣傳。他說和中國人表同情的只有幾個智識階級，最可惡的是一般洋商及一般誤解中國的普通人。此次滬粵等案發生，外國人大多數是反對中國人的；所以我們的國外宣傳已算是做得很少，完全失敗了。他又說這次運動實可紀念，此乃在報上講是資本家與勞動者之爭。以紗廠而言，一切待遇設施，都非常惡劣，都是他國政府所不容的——如虐待，童工，……等等。外國資本家在本國不能施其惡技倆，遂跑到中國來；而同時其國家的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他們這惡行徑有相互維持的必要；於是才造成今日之大波浪！欲結決此案，一方固應反對帝國主義，一方面更應打倒國內外的資本家。他這話說得我很折服。諸兄的意見如何？我和他說，這次運動，誠如他所議論，但最要點要他們西人切記的，是此次運動無任何彩色，也不是排外，更不是排一切外國人。卽或他是英人日人，如果和我們表同情，我們當然認爲朋友。他也頗以爲對。

蟬聲中，今晨又到碧雲寺，是專爲看益清的病去的。我幾乎不認識她了。她憔悴得很呢，談了些時，又回了來。蟬聲搖曳裏，疲乏極了，昨天的騎驢，使我幾乎累死，到現在還

沒有愈好。憩息中看莫泊桑的 *Notte*，未及二頁，就要昏睡，因想不如給你們寫封信，使精神奮興些。

小病月餘，腕都軟了，提筆手就抖索；行路也然，幾乎走不成直綫。就如此胡亂寫些吧，也不管字跡使你們認得不。

丁，其實寫不大耐的

弟 蕭 雁，九月一日，阿山宋氏別墅。

（京報附刊）

不聞。最耐待非此則

一書又附骨刺骨。……其

果是一百餘公

山美新，並著海草

思此舞其一

預感強強最長而

新術

對其不大宜

於其

對其不大宜

有

對其不大宜

澳門

（京報附刊）

## 廈門通信

魯迅

H.M.兄：

我到此快要一個月了，懶在一所三層樓上，對於各處都不大寫信。這樓就在海邊，日夜被海風呼呼地吹着。海濱很有些貝殼，檢了幾回，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四圍的人家不多，我所知道的最近的店舖，只有一家，買點罐頭食物和糕餅，掌櫃的是一個女人，看年紀大概可以比我長一輩。

風景一看倒不壞，有山有水。我初到時，一個同事便告訴我：山光海氣，是春秋早暮都不同。還指給我石頭看：這塊像老虎，那塊像癩蝦蟆，那一塊又像什麼什麼。……我忘記了，其實也不大相像。我對於自然美，自恨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但好幾天，却忘不掉鄭成功的遺跡。離我的住所不遠就有一道城牆，據說便是他築的。一想到除了臺灣，這廈門乃是滿人入關以後我們中國的最後亡的地方，委實覺得可悲可喜。臺灣是直到一六八三年，即所謂「聖祖仁皇帝」二十二年纔亡的，這一年，那「仁皇帝」們便修補十三經和二十一史的刻板。現在呢，有些國民巴不得讀經；殿版二十一史也變成了寶



貝，古董藏書家不惜重資，購藏于家，以貽子孫云。然而鄭成功的城却很寂寞，聽說城腳的沙，還被人盜運去賣給對面鼓浪嶼的誰，快要危及城基了。有一天我清早望見許多小船，噴水很重，都張着帆駛向鼓浪嶼去，大約便是那賣沙的同胞。

周圍很靜；近處買不到一種北京或上海的新的出版物，所以有時也覺得枯寂一些，但也看不見灰煙瘴氣的現代評論。這不知是怎的，有那麼許多正人君子，文人學者執筆，竟還不大風行。

這幾天我想編我今年的雜感了。自從我寫了這些東西，尤其是關於陳源的東西以後，就很有幾個自稱「中立」的君子給我忠告，說你再寫下去，就要無聊了。我却並非因為忠告，只因環境的變遷，近來竟沒有什麼雜感，連結集舊作的事也忘却了。前幾天的夜裏，忽然聽到梅蘭芳「藝員」的歌聲，自然是留在留聲機裏的，像粗糙而鈍的針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於是我就想到我的雜感，大約也刺得佩服梅「藝員」的正人君子們不大舒服罷，所以要我不再做。然而我的雜感是在紙上的，不會振盪空氣，不願見，不翻他開來就完了，何必冒充了中立來哄騙我。我願意我的東西躺在小櫃上，被顧看的買去，却不願意受正人君子賞識。世上愛牡丹的或者是最多，但也有喜歡曼陀羅花或無名小草的，朋其遺將霸王鞭種

在茶壺裏當盆景哩。不過看看舊稿，很有些太不清楚了，你可以給我抄一點麼？

此時又在發風，幾乎日日這樣，好像北京，可是其中很少灰土。我有時也偶然去散步，在叢葬中，這是 Heli 講廈門的書上早就說過的：中國全國就是一個大墓場。墓碑文很多不通；有寫先妣某而沒有兒子的姓名的；有頭上橫寫着地名的；還有刻着「敬惜字紙」四字的，不知道叫誰敬惜字紙。這些不通，就因為讀了書之故。假如問一箇不識字的人，墳裏的人是誰，他道父親；再問他什麼名字，他說張二；再問他自己叫什麼，他說張三。照直寫下來，那就清清楚楚了。而寫碑的人偏要舞文弄墨，所以反而越舞越胡塗，他不知道研究「金石例」的，從元朝到清朝就終於沒有了局。

我還同先前一樣；不過太靜了，倒是什麼也不想寫。

魯迅

九月二十三日。

（華蓋集續編）

## 寄小讀者十四

冰心

我的小朋友：

黃昏睡起，閒步着繞到西邊迴廊上，看一個病的女孩子。站在她床前說着話兒的時候，抬頭看見松梢上一星明耀，她說：「這是你今晚第一顆見到的星光，對他就說你的願望罷！」——同時她低低的度着一支小曲，是：

Star light

Star bright

First star I see to night

With I may

Wish I might

Here the wish I wish to night

小朋友：這是一支極柔媚的兒歌，我不想譯他出來，因為童謠完全以音韻見長，一讀成中國字，套出來就不好聽，大意也就是她對我說的那兩句話。——倘若你們自己能念，或是姊姊哥哥，姑姑母親，能教給你們念，也就更好。——她說到此，我略不思索，我合掌向天說，「我願萬里外的母親，不太爲平安快樂的我憂慮！」

扣計今天或明天，就是我母親接到我報告抱病入山的信之日，不知大家如何商量談論，長吁短歎；豈知無知無愁的我，正在此過起止水浮雲的生活來了呢？

去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寄給國內朋友一封信，我說「沙穰療養院，冷冰冰的如同雪洞一般，我又整天的必須在朔風裏，你們圍爐的人，怎知我正在冰天雪地中，與造化拚命！」如今想起，又覺得那話說得太無謂，太怨望了，未曾聽見拚命有如今這般溫柔的拚法！

生，老，病，死，是人生很重大而又不能避免的事，無論怎樣高貴偉大的人，對此切己的事，也絲毫不能爲力。這時節只能將自己的當作第三者，旁立帶聽着造化的安排。小朋友，我凝神看着造化輕舒慧腕，來安排我的命運的時候，我忍不住失聲讚歎他深思和玄妙。

往常一日幾次匆匆走過慰冰湖，一邊看晚霞，一邊心裏想着功課。儉開划舟，擡頭望一望灩灩的湖波，低頭看滴答滴答消磨時間的手表，心靈中真是太苦了，然而萬沒有整天的放

下正事來賞玩自然的道理。造物者明明在上，看出了我的隱情，眉頭一皺，輕輕的賜與我一場病，這病乃是專以拋撇一切，遊泛於自然海中為治療的。

如今呢？過的是花的生活，生長於光天化日之下，微風細雨之中。過的是花的生活，游息於山巔水涯，寄身於上下左右空氣環圍的巢床裏。過的是水的生活，自在的潺潺流走。過的是雲的生活，隨意的裊裊怎舒。幾十頁幾百頁絕妙的詩和詩話，拿起來流水般當功課讀的時候，是沒有的了。如今不再幹那恐拙煞風景的事，如今便四行六行的小詩，也慢慢的拿起，反覆吟誦，默然深思。

我愛聽碎雪和微雨，我愛看明月和星辰，從前一切世俗的煩憂，占積了我的靈府，偶然一舉目，偶然一傾耳，便忙忙又收回心來，沒有一次任他奔放過，如今呢，我的心，我不知道怎樣形容他，他如蛾出繭，如鷹翔空……

碎雪和微雨在簷上，明月和星辰在欄旁，不看也得看，不聽也得聽，何況病中的我，應以他們為第二生命。病前的我，願以他們為第二生命而不能的呢？

這故事的美妙，還不止此，——『一天還應在山上走幾里路』，這句話從滑稽式的醫士口中道出的時候，我不知應如何的歡呼贊美他！小朋友！漫游的生涯，從今開始了！

山後是森林仄徑，曲曲折折的在日影掩映中引去，不知有多少遠近，我只走到一處，有大巖石處爲止，登在上面眺望，我看見滿山高下下的松樹。每當我要縹緲深思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獨自低首行來，我聽見乾葉枯枝，槭槭槎槎在樹巔相語，草上的薄冰，踏着沙沙有聲，這時節，林彩沉蔭中，我凝然黯然，如有所感。

山前是一層層的大山地，爽闊空曠，無邊無限的滿地朝陽，層場的盡處，就是一個大冰湖，環以小山高樹，是此間小朋友們溜冰處，我最喜在湖上如飛的走過。每逢我要活潑天機的時候，我就走這一條路，我沐着微暖的陽光，在樹根下坐地，舉目望着無際的耀眼生花的銀海，我想天地何其大，人類何其小；當歸途中冰湖在我足下溜走的時候，清風過耳。我欣然超然，如有所得。

三年前的夏日在北京西山，曾寫了一段小文字，我不十分記得了，大約是：

只有早晨的深谷中

可以 and 自然對話，

可算計畫定了

岩石點頭

草花歡笑。

「造物者！」

第一版 在我們星馳的前途，

路上一

再遙遙的安置下

幾個早晨的深谷！

原來，造物者有我安置下的幾個早晨的深谷，却在離北京數萬里外的沙磧，我何其「無心」，造物者何其「有意」？——我還憶起，有「空谷足音」，和杜甫的「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的一首詩，小朋友讀過麼？我翻來覆去的背誦，只憶得「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子，零落依草木……摘花不插鬢，採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這八句來。黃昏時又去了，那時想起的，有「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歸途中又誦，「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

而盤桓。『小朋友，願你們用心讀古人書，他們常在一定的環境中，說出你心中要說的話！』

春天已在雲中微笑，將臨到了，那時我更有溫柔的消息，報告你們。我逐日遠走開去，漸漸又發現了幾處斷橋流水。試想看，胸中無一事留滯，日日南北東西，試揭自然的塵幕，躡足走入仙宮……

這樣的病，這樣的人生，小朋友，請爲我感謝，我的生命中是只有祝福，沒有咒詛！

安息的時候已到，臥看星辰去了，小朋友，我以無限歡喜的心，祝你們多福。

冰心 一，十五夜，一九二四，沙嶺。

廣廳上，四面綠簾低垂，幾個女孩子，在一角窗前長椅上，低低笑話。一角話匣子裏奏着輕婉的提琴。我在當中的方棹上，寫這封信。一個女孩子坐在對面爲我畫像，她時時喚我抬頭看她。我聽一聽提琴和人家的笑話，一面心潮緩緩流動，一面時時停筆凝神。寫完時重讀一過，覺得太無次序了，前言不對後語的，然而的確是歡樂的心泉流過的痕跡，不復整理，即付晚郵。

(寄小讀者)



## 寄小讀者二十

冰 心

小朋友：

水畔馳車，看斜陽在水上潑散出的閃爍的金光，晚風吹來，春衫嫌薄。這種生涯，是何等的宜於病後呵！

在這裏，出遊稍遠便可看見水。曲折行來，道滑如拭，重重的樹陰之外，不時倏忽的掩映着水光。我最愛的是珀池，(Sick Pond)，稱她爲池，真委屈了，她比小的湖還大呢！——有三四個小島在水中，上面隨意地長着小樹。池四圍是叢林，綠意濃極。每日晚餐後我便出來遊散，緩馳的車上，湖光中看遍了美人芳草！——真是『水邊多麗人。』看三三兩兩成羣携手的人兒，男孩子都去領捲袖，女孩子穿着顏色極明豔的夏衣，短髮飄拂，輕柔的笑聲，從水面，從晚風中傳來，非常的浪漫而瀟灑。到去猛憶及曾哲對孔子言志，在『暮春者』之後，『浴乎沂風乎舞雩』之前，加上一句『春服既成』，遂有無限的飄揚態度，真是千古雋語！

此外的如玄妙湖(Mystic Lake)。偵池(Spy Pond)角池(Horn Pond)等處，都是很秀麗

的地方。大概湖的美處在「明媚」，水上的輕風，皺起萬疊微波，湖畔再有芊芊的芳草，再有青青的樹林，有平坦的道路，有曲折的白色欄杆，黃昏時便是天然的臨眺乘涼的所在，湖上落日，更是絕妙的畫圖。夜中歸去，長橋上兩串徐徐互相往來移動的燈星，顆顆含着涼意，若是明月中天，不必說，光景尤其移人了！

前幾天遊大西洋濱岸，(Berare Beach)。沙灘上遊人如蟻，或坐或立，或弄潮爲戲，大家都是穿着泗水衣服。沿岸兩三里的遊藝場，樂聲瀾瀾，人聲嘈雜，小孩子們都在鐵馬鐵車上，也有空中旋轉車，也有小飛機，五光十色的，機關一動，都紛紛奔馳，高舉凌空，我看那些小朋友們都很歡喜得意的！

這裏成了「人海」，如蟻的遊人，蓋沒了浪花，我覺得無味，我們換轉車來，直到娜罕 (Nahuh) 去。

漸漸的靜了下來，還在樹林子裏，我已迎到了冷意侵人的海風，再三四轉，大海和岩石都橫到了眼前！這是海的真面目呵，浩浩萬里的蔚藍無底的洪濤，壯厲的海風，蓬蓬的吹來，帶着腥鹹的氣味，在開到腥鹹的海味之時，我往往憶及童年拾卵石貝殼的光景，而驚歎海之偉大。在我抱肩迎着吹人欲折的海風之時，才了解海之所以爲海，全在乎這不可禦的凜

然的冷意！

在嶙峋的大海石之間，岩隙的樹陰之下，我望着卵巖（*Egg Rock*），也看見上面白色的燈塔。此時靜極，只幾處很精緻的避暑別墅，悄然的立在斷岩之上，悲壯的海風，穿過叢林，似乎在奏「天風海濤」之曲。支頤凝坐，想海波盡處，是羣龍見首的歐洲，我和平的故鄉，比這可望不可即的海天還遙遠呢！

故鄉沒有這明媚的湖光，故鄉沒有汪洋的大海，故鄉沒有蔥綠的樹林，故鄉沒有連阡的芳草。北京只是塵土飛揚的街道，泥濘的小胡同，灰色的城牆，流汗的人力車的奔走，我的故鄉，我的北京，是一無所有！

小朋友，我不是一個樂而忘返的人，此間縱是地上的樂園，我却仍是「在客」。我寄母親信中曾說：

「……北京似乎是一無所有！——北京縱是一無所有，然已有了我的愛，有了我的愛，便是有了一切！灰色的城圍裏，住着我最愛的一切的人，飛揚的塵土呵，何時容我再嗅着我故鄉的香氣……」

易卜生曾說過：「海上的人，心潮往往和海波一般的起伏動盪」，而那一瞬間靜坐巖

上的我的思想，比海波尤加一倍的起伏。海上的黃昏星已出，海風似在催我歸去。歸途中很悵惘，只是還買了一筐新從海裏拾出的蛤蜊。當我和車邊赤足捧筐的孩子問價時，他仰着通紅的小臉笑向着我，他豈知我正默默的爲他祝福，祝福他終身享樂此海上拾具的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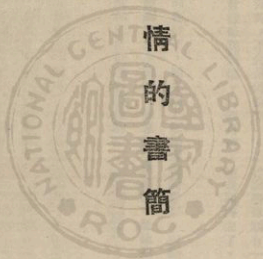
談到水，又憶起慰冰來，那天送一位日本朋友回南那鐵(South Natick)去，道經威爾斯利，車馳穿校址，我先看見聖卜生療養院，門窗掩閉的凝立在山上，想起此中三星期的小住，雖仍能微笑，我心實凄然不樂。再走已見了慰冰湖上閃爍的銀光，我只向她一瞥眼，閉壁樓塔院等等也都從眼前飛過，年前的舊夢重尋，中間隔以一段病緣，小朋友當可推知我黯然的心理！

又是在行色匆匆裏，一兩天要到新漢壽(New Hampshire)去，似乎又是在山風松濤之中，到時方可知梗概。曉風中先草此，暑天宜習靜，願你們多寫作！

冰心七，二十二，一九二四，默特佛。

(寄小讀者)

抒  
情  
的  
書  
簡





## 寄 母

冰 心

親愛的母親：

這封信母親看到時，不知是何情緒。——會記得母親有一個女兒，在母親身畔二十年，曾祖母親歡笑，也曾惹母親煩惱。六個月前，她竟橫海去了，她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這封信便是她寫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燈下，聽見樓下悠揚淒婉的音樂，和欄旁許多女孩子的笑聲，他只不出去。她剛覆了幾封國內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緒潮湧，是她到沙穰以來，第一次的驚心。人家問她功課如何？聖誕節會到華盛頓紐約否？她不知所答，光陰從她眼前飛過，她一事無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結的心不知交給誰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紙上縱橫寫了無數的「算未抵人間離別！」直到寫了滿紙，她自己才猛然驚覺，也不知道這句從何而來！

母親呵！我不願如此說，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但些時的悵惘，也該覺着罷！些時的悲哀而平靜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

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濤中顛簸，失措的舟中，抱着槳竿，哀喚着「天妃」的慈號。我的心舟在起落萬丈的思潮中震盪時，母親！縱使你在萬里外，寫到「母親」兩個字在紙上時，我無主的心，已有了着落。

一月十夜

昨夜寫到此處，看護進來催我去睡，當時雖有無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嘗不深幸有她來阻止我，否則儘着我往下寫。不寧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創造出怎樣感傷的話來！

母親！今日沙積大風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淒厲得可怖！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拚命的推着關上門窗。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窗紗。直擊着玻璃，從窗隙中濺進來。狂風循着屋脊流下，將小洞中積雨，吹得噴泉一般的飛灑。我的煩悶，都被這驚人的風雨，吹打散了。單調的生活之中，原應個大破壞，——我又忽然想到此時如在約克滙舟上，太平洋裏定有奇景可觀。

我們的生活是太單調了，只天天隨着鐘聲起臥休息，白日的生涯，還不如夢中熱鬧，松樹的綠意總不改，四圍山景就沒有變遷了。我忽然恨松柏爲何要冬青，否則到底也有個紅白



綠黃的更換點綴。

爲着止水般無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們了！這裏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着玩，但不以此爲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欄看村裏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砲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他發空前的回響。——這裏，做夢也看不見炮仗，我總想得個發響的東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槍在手裏，安上子彈，抬起槍來，一扳，砰的一聲，從鐵窗紗內穿將出去，要不然小汽槍也好，……但這至終都是潛伏在我心中的幻夢，世界不是我一個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壞沙礫一角的柔靜與和平。

母親！我童心已完全來復了，在這裏最適宜的，就是靜悄悄的過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看，一定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我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時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癡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爲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關於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的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床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

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床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為他稍大些，能發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遊玩，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少，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彙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發起了我的愛憐繫戀，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書上，尋求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是「兄弟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呵，

我靈魂裏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 繁星四 —

如今重憶起來，不知是說弟弟，還是說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靜美的月亮，自然是母親了。我半夜醒來，開眼看見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穩的在她的愛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燦爛的太陽，自然是父親了。他從對山的樹梢，雍容爾雅的上來，他又溫和又嚴肅的對我說「又是一天了！」我就歡歡喜喜的坐起來，披衣從廊上走到屋裏去。

此外滿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親愛的人，這樣便同時愛了星星，也愛了許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願永遠如此想；我也願永遠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風雨，我偶然憶起一首詩，題目是「幼稚的神祕」是 Louis Nutmeyer 做的，我錄譯於下，不知當年母親和我坐守風雨的時候，我也曾說過這樣如痴如慧的話沒有？

We sat together close and warm, My little tires boy and I——

Watching across the evening sky

The coming of the storm,

No rumblings rose, no thunders crashed

The west wind scarcely sang loud;

But from a huge and solid cloud

The summer lightning flashed,

And then he whispered "Father, watch;

I think God's going to light His moon——

"And when, my boy—Oh very soon:

I saw Him strike a match!"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兒子和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風雨正要來到。

沒有隆隆的雷響，

西風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積的濃雲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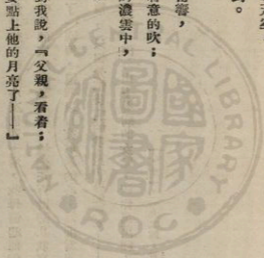
有電光閃爍。

這時他低聲對我說，「父親，看着；

我想上帝要點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麼時候呢……」「呀，快了。

我看見他劃了取燈兒！」



風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風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還要寫點別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親，這封信我也想轉給小友們看一看，我每憶起他們，就覺得欠他們的債。途中通訊的碎稿，都在閉壁樓的空屋裏鎖着呢，她們正百計防止我寫字，我不敢去向她們要。我素不輕許願，無端破了一回例，遣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爲着小孩子，對於這次的許願，我不會有半星兒的追悔。只恨先忙後病的我對不起他們。——無限的鄉心，與此信一齊收束起，母親，真個不寫了，海外山上養病的女兒，祝你萬萬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寶山沙嶺。

（管小讀者）

## 寄雙親

冰心

我的雙親：

窗外濤聲微撼，是我到伍島 (Pico Island) 之第一夜。我已睡下，B女士進坐在我的牀前，說了許多別後的話，她又說，『可惜我不能將你母親的微笑帶來呵！』夜深她出去，我輾轉不寐。一年中隔着海洋，我們兩地的經過，在生命的波瀾又歸平靜之後，忽忽追思，竟有無限的感慨！

在新漢壽之末一夜，竟在白嶺上過了瓜果節，說起也真有意思。那天白日偶然和衆人談起，黃昏時節，已自忘懷。午睡起後，C夫人忽請我換了新衣，K教授也穿上由中國繡衣改製的西服出來，其餘衆人，或掛中國的玉佩，或着中國的綢衣，在四山暮色之中，團團坐在屋前一棵大榆樹下，端出茶果來，告訴我今夜要過中國的瓜果節，我不禁怡然一笑，我知道她們一來自己尋樂，二來與我送別，我是在家十年未過此節，却在離家數萬里外，孤身作客，在綿亘雄偉的白嶺之巔，與幾位教授長者，過起軟軟溫柔的女兒節來，真是突兀！

那夜是陰曆初六，雙星還未相邇，銀漢間薄霧迷濛，我竟成了這小會的中心！大家替我

斟上蒲公英酒，K教授舉杯起立，說『我爲全中國的女兒飲福！』我也起來笑容，『我代全中國的女兒致謝你們！』大家笑着起立飲盡。

第二巡遞過茶果，C夫人忽又起立舉杯說，『我飲此酒，祝你康健！』於是大家又紛然離座。K教授和E女士又祝福我的將來，糝以雅謔，一時杯聲鏗然相觸，大家歡呼，我笑了，然而也只好引滿——

談至夜闌，談鋒漸趨於詩歌方面，席散後，我忽憶未效穿針乞巧故事，否則也在沉默中撮弄她們一下子，增些歡笑！

如今到伍島已逾九日，思想頓然的沉澱了下來。我大錯了！十年不近海，追證於童年之樂，以爲如今又晨夕與海相處，我的思想，至少是活潑飛揚的，不想她只時時與我以驚躍與淒動……！

九日之中，盪小舟不算外，泛大船出海，已有三次。十三日泛舟至海上聚餐，共載者十六人。乘風扯起三面大帆來，我起初只坐近闌旁，聽着水手們扯帆時的歌聲，真切的憶起海上風光來，正自凝神，一回頭，B博士笑着招我到舟尾去，讓我把舵，他說『試試看，你身



中曾帶着航海家之血！」艙面大家都笑着看我，我竟接過舵輪來，一面坐下，凝眸前望，俯視羅盤正在我脚前。這船較小些，管輪和駕駛，只須一人，我握着輪齒，覺得桅竿與水平縱橫之距離，只憑左右手之轉動而推移。此時我心神傾注，海風過耳而不聞，漸漸駛到叔本葛大河 (Shoofault River) 入海之口，兩岸較逼，波流洶湧，我扶輪屏息，偶然側首看見闊旁士女，容色暇豫，言笑宴宴，始恍然知自己一身責任之重大，說起來不值父親之一笑！比起父親在萬船如蟻之中，將載着數百軍士的戰艦，駛進廣州灣，自然不可同日語，而在無情的波流上，我初次嘗試的心，已有無限的惶恐。說來慚愧，我覺得我兩腕之一移動，關係着男女老幼十六人性命的安全！

B博士不離我座旁，却不多指示，只憑我旋轉自如。停舟後，大家過來笑着舉手致敬，稱我為船主，稱我為航海家的女兒。

這只是玩笑的事，沒有說的價值，而我因此忽憶起我所未想見的父親二十年海上的生涯。我深深的承認直接覺着負責任的，無過於舟中的把舵者，一舟是一世界，雙手輪轉着頃刻間人們的生死，操縱着衆生的歡笑與悲號。幾百個乘客在舟上，優遊談笑，說着乘風破浪，以為人人都過着最開適的光陰，不知艙面小室之中，獨有一個凝眸望遠的船主，以他傾

注如癡的辛苦的心目，保持佑護着這一段數百人開適歡笑的旅途！

我自此深思了！海島上的生涯，使我心思昏忽。伍島後有斷澗兩處，通以小橋，澗深數丈，海波衝擊，聲如巨雷。穿過松林立在磐石上東望，西班牙與我之間，已無寸土之隔。島的四岸，在清晨，在月夜我都坐過，淒清得很。——每每夜醒，正是潮滿時候，海波直到聽下。淡霧中，燈塔裏的霧鐘續續的敲著，有時竟還聽得見駕駛的銀鐘，在水面清徹四聞。雪鷗的鳴聲，比孤雁還哀切，偶一驚醒，即不復寐……

實在寫不盡，我已決意離此，我自己明白知道，工作在前，還不是我剜腸盪氣的時候！  
明天八月十七，郵船便佳城號 (City of Bangor) 自泊斯 (Bath) 開往波士頓，我不妨以去年渡太平洋之日，再來橫渡大西洋之一角。我真是弱者呵，還是願意從海道走！

你海上的女兒 八·十六夜，一九二四，伍島。

(寄小讀者)

## 寄 母

卓 治

## 其 一

母親：

說起來真滑稽喲！那天把信發去不久之後，已使我覺着不大對，我似乎不該寫得那樣酸味；想母親的，應該替母親想，但是我又何曾替你想過呢。本來我的腦子就不大好，許多事，多記不到，想不起；就好像我忘了告訴你我這次出行受許多人們的幫助一樣。

這次出行，助我決我自己的意志的有我自己，固然魯迅先生的幾句誠切的話也給了我極大的影響。春苔先生教我十幾天的法文，使我感到興趣，而定決要學牠。春苔先生對我的幫助還有許多，如同去衣店裁衣服，告訴我材料與式樣的選擇種種，我已得到很多的利便了！他時常提起法國，告我以法國的馬路規則的一條，「右側通行。」這一句「右側通行」至少可以使我少「碰」幾次「鼻」呢，哈！哈！我要感謝他。還有他也曾說過：「法國人的性情是好表示親熱的，往往初次見面，他或她自己覺着你年紀大一半或十幾年，便要這樣的稱呼你：Non enfant（我的孩子），或 Mon cher（我的親愛的），有時竟用 Mon fils（我的兒

子。」母親喲！這樣情形的確有些不大對，同中國的習慣確差得太遠些，假若預先不曾聽到這一段話，將來不曉得要鬧多少笑話呢，至少我初聽時要顯出怪窘的，也許竟會以中國人的心理來猜想，而疑到那是侮辱，而鬧出別的不好看的性情來。

記得前幾天在上海時，曾在家信裏提到辦護照的一件事，我不是說過麼，那個法國領事館的一位「先生」，是中國人，也總算是好人了，他雖然屢次叫我拿文憑，拿支票，拿保證書等等，總算是還在最後的一次相信了我，幫助我成功了我的目的。法國領事總算是肯代我簽字了，但是我并未見到他簽字時，有何特別難色，也許是他曉得了我的一切應有條件，已是完滿，或者是始終不曾知道我的情形的毫分，代我簽字時是合我發生連係的第一次，也是最近期內的最後一次。唉！我說了這麼一些已往的，用不着再講的話。還是少說吧！

說到保證書，又使我忘不了陳學昭女士的幫助，她曾託她的親戚王君，代我們三人寫保證書，（三人是袁陳及我）於是我便有了保證書，不然護照還要多麻煩呢。雖然寫保證書的人，是極相信陳女士，同時也因而信我，替我們寫信時，極其痛快；但是他對別人肯如此的相信，已是難得，而是他能把有責任的事看到我們可以用不着害他負責，更是看重對方的人格，我怎能不感激王君的誠懇，陳女士的幫助呢？因我同陳女士也不過是由春苔先生介紹初

識的，她竟能因相信春苔先生而不懷疑我的人格，而予以幫助，於事實之效力，倘其次，其待人優，則不得不感激嘍！

不說往事吧！我以為想起往事來，不如想當時的事省力，我神經本不強，還是省力些好，所以仍是說較近現在的事吧！

念三下午兩點寫完了前一次的信，當時便發出了！記得我曾允許你，代你吃半杯葡萄酒。所以那一個下午吃的酒稍多，似乎有些支持不穩了，我直到夜間十時睡下，仍未全蘇，總覺得頭有些眩暈，這是我第一次喝一杯半葡萄酒，也是我第一次曉得酒的力量，我真滿意呵！母親！

第二天便是念四日，早六時進了香港，見到島上許多的房舍，山上的樹木比長崎也不見少，屋子多比長崎高大，而我以為不如長崎好，雖然水色綠得極可愛。我相信長崎好像一個少女的淡妝，而香港則有壯年婦人滿面抹粉的一種俗氣。雖然如此香港還到不了使我見而嘔吐的程度，所以我的形容也要說是太過火一些。果然我們同行者的五分之三因為實在坐不住，終於上了香港的岸。我第一眼望到了香港沿海岸的馬路（不知其名）時，頗以為起初所以為的不至於太錯。我們三人一同緩緩的走上一點也不認識的香港的街道，一條兩條……穿

來穿去，沒有目的的穿行。見到了錢莊，曉得這是可以換錢的地方，就換錢；見到了藥房便去買藥；見到了先施公司便想起買臉布牙粉肥皂等等；見到了飯館，便想到吃飯的時間到了，肚子還未裝飯，而走進去吃飯。這種奇味的旅行，第一次（在我）得到，有趣嘍，不滑稽麼？但是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起初在船上，就有人想到的目的地，（香港的山頂），我們也曾走到，山頂電車也曾坐過，真有趣呵。那山頂的電車，那後山的美景，清景，雅景，比茂木還要靜麗的一塊好景色，真使我以及同登岸的同行者之五分之二，感到有得到想不到的幸運的快樂。

那電車大概并不太多，據我們注意的觀察，只看出至少有兩輛，或者兩輛已是最多的數目，我們三人上了岸冒着險向山上的方向，穿過兩三條橫街，我們覺得自己有些不大可靠，當時想先尋到了商務印書分館，便可以設法請一個人帶路玩玩，經過了好幾次的問探，才一步一步走得近了商務館，最後到了書館的門口，但是所見的，只是緊閉大門的書館，我們除了對於「緊閉大門」奇怪以外，並沒有多想到什麼，終於找人帶路的計劃沒有成功，只得自己亂走亂穿了。

走過一個比較熱鬧的街道之後，我們遠遠看到一塊小坡的地方，坡上有洋灰的小馬路，

似乎還清靜些，便走近前去，在開始登坡的時候，我見到牆上有“*To The Peak Tramway*”於是我們更加喜歡，走上去不遠便到了一塊草地，未見有何電車，忽然見到一所洋房門口，立着一位老人，我說：「讓我去碰釘子看，畢竟問問的好。」我真幸運，他們先向我問過幾次，多不得十分好結果，居多是得了一句簡渾的答語：「那面走去！」這次老人雖也如此說，但是他却自告奮勇，走近來帶路。不久我們果然到了車站。

坐上了車子，一站一站的升高了，過了在水平上一千一百九十英尺的一站，便到了山頂車站了，我們更走高些終於到了最高峯。母親：我們坐車費時不多，却上到那般高，在那高處見到了後山的景緻，真得意呵！坐車升高，得窺雅景，雖下車時有些不大平常，頭有些漲，也是好的願意的呀！

游的太高興了，又有些怕船早開，即時下山，坐小艇，回大船，却忘了初登岸時所見而想買的，紅色的，如雞蛋般大的，荔枝果，這件事大家忘了的，到船上我才想起，而友人却以此罪加我。以爲我太不忠實了，呵！我難道不想吃麼？真的一時忘了呵！我原是很想吃的。

香港的停留，臨時延長了兩小時，使我可以多看兩小時的「綠得可愛」的海水，晚霞滿

天的時候，Atlas II 又轉動起來，預備走到更熱的西貢去。

一夜無話，到了昨天早晨，起床一看海水已失其翠綠漸呈品藍色，使我曉得一夜之間的變化，不能不有些感到神祕的畏懼。

陸地漸漸的離我們遠了，我們的世界只有這隻船了，船上的人們便是這小世界上的伴侶，我們這世界裏所有的居多所謂外邦人，雖有同行者幾人合載的廣東人，但是畢竟是在異類的勢力之下，舉目無親，異類圍着了我，起初頗感不能說話之苦，後來我率性大起胆來去接近他們，不想他們居然肯幫助我們，告訴我們許多法國話，比天畫地，我總算還可以通曉一兩句了，覺得比從前快活多了，以先見了一羣軍官麴合畏懼，好像他將把我吞掉一樣的可怕，現在有了相當的認識，也可以多少說幾句話，便忘了可怕，頗覺有趣，以爲人類本是有情的動物。我妄想到了馬賽之前這舟天內，很可以學幾句洋話，也許從馬賽到巴黎的路上，可以較舒適些。

海上的美景隨時都有，早晨有初升的朝日與朝霞，午間有極強的日光，反映着海水，使牠和水銀一般耀目，晚間夕陽西下，由紅霞滿天，而漸成桃色，終於仍是烏雲圍伏，好似海之周邊上生着許多小山似的，再遲一些，便只有星斗依稀，一切罩在黑暗幕裏。我怕寫景，



只是簡單的說這麼一句話吧！

這樣一天一天的過着，海水中黃而綠，綠而轉藍，藍而入青，前面的海不知更是如何顏色，讓它去吧！我的心已麻木了，想不會再有什麼想到的了！讓它去吧！

現在我有些疲倦，不多寫了，此時從小圓窗望出去，天是一塊圓的，淺灰色的雲佈置得極勻，極緊。讓我再探出頭去，看看海色吧！——呵！海有些綠色了，雖是濃綠，在我便以為是要較好些，以為藍色終不如綠色啣！

停筆吧！船有些小動搖了！說一聲我平安媽也平安吧！

無依的，海上的，你的獨子卓治。十五，五，二七，晨於舟中（文學週報）

## 其二

我的慈母：

這是法行途中第三次的信，我以為能寫三次，就是好運氣了，并不希望還能多寫若干次，假若機會允許我時，那是最好的。

自從到了西貢的那一天起，直到現在，雖然中間並沒有暴風雨，大波浪，而我却已感到海的可怕，總不有十分健全的勇氣來執筆，現在居然寫起這封信來，我是多麼自足快慰啣！

在微雨中，我所乘的船，駛進了西貢河。船走的并不太慢，我從圓窗口望着那河岸上的高大的綠葉紅花的樹，及那矮小的草屋。那樹的綠葉真綠得可愛，襯着血紅的花，更美壯了。

在西貢三日的停泊中，我雖曾到岸上去過幾次，只是沒有機會走遠些，一半是因天氣太熱，一半是因信語不通。這種簡單的觀察之下，使我真不敢多說什麼。不管它吧，便是不見得可靠的這有限的一點，也把它寫出來吧！

停泊的那個下午，因為有雨，所以只寄了幾封信就上船了，那郵局離碼頭至多不到二百步遠的。

次日早起，我們同行者，全體出發，得了一位廣東人的幫助，代我們僱了五輛車子，不久我們便被拖到動物園去。那裏有鳥合獸，但是我不大喜歡，所以現在所留下的印象極薄。只是鳥獸的拘留的地方，合籠子，等等合我所見的北京萬牲園的有些不同，記得北京萬牲園裏的老虎是關在一個大鐵籠裡，那籠的柱子很粗，籠子并不大，這次所見西貢動物園的老虎是關在一坐鐵的圍欄裏的，欄高約二丈左右，而這圍欄却圍了一塊五六丈直徑的圓地，在這塊地的中間有一處用洋灰做的像飯頭似的窩，有洞口，老虎便可以在裏面安居，不怕風，

不怕雨了！我還記得這欄是露天的，無頂蓋，只在周圍鐵欄上首，裝有許多鐵刺，與地面平行的裝釘着。這大概是防虎跳出來吧！我以為那虎很可以知足了，有吃，有喝，既不怕風，又不怕雨，所佔有的場所也還不算太小，空氣也不見得不殼，或是不新鮮，他的生活已如是，大可以不必想出來吃人，或是吃旁的動物的。所以我又覺得這鐵刺似乎有些近於多餘裝設了！

有一個坑，裡面也是用洋灰來築好的，坑的中間也是一塊傻頭形的凸起，中心是空的，也有洞在旁邊，那是熊的屋子吧！這坑養着幾頭熊，最有趣的是一隻小熊，那小熊的身上的毛真光潤可愛，我以為那是它母親替它舐的，（這一條常識，不知何時怎樣得來的現在却模糊了。就算是有這麼一回事吧。）那時我還念到長崎的「小熊」，我以為長崎的「小熊」是我最不會忘去的小朋友中的一個，他的個性，很有許多使我奇重的地方，在他的弟兄中，我最同情他，也可以說是最愛他。但是你們不見得知道我這一層心理吧。

那動物園裏有一種鳥類，名為「中國的雞」，十分使我想起中國，可惜的是我不能認識這鳥，那鳥的形狀頗似所謂鸚鵡的模樣，不知那「中國的雞」是否就是我們的鸚鵡喲！不大好看，我不愛多說牠。

動物園就是那樣的消失了，回到船上喫了午飯，動物園的一幕，幾乎全被我和着麵包吞下去了！

午後又出去玩了，到了西貢的公園去，裏面我所見到的，只有杏黃色的土路，白已入灰的長板椅，以及深綠色的高大樹木，與一坐大銅像。

我們想在銅像近旁的長板椅上坐下休息一會。我因貪看銅像，便犧牲了休息的機會，走近前去，目的在看上面所註着的字，說的是怎樣一回事，但是太高看不到。其實就看得到的也未必懂，那一定是用法文寫的。雨來了，我們立即回去，所以也沒得機會問到公園去的兩位法國軍官。

那銅像有一位軍官半立半坐着，腿邊有一個臥倒了的人，他便隨勢靠在這人背上，他的右手是放在一個炮的背上的，在低一層的位置有一個水手做「跪下預備放」勢，那水手所拿的長大的槍，合那官身旁的小炮，使我想到了，從前安南的被征服。我以為被征服前，安南人對法國人的鬥爭的一幕，直是值得想像呵！

接着兩天中，就是在無聊與厭倦裏度過了，雖然也曾去逛過西貢的市場與那條最大的街，有禮拜堂及大戲院的街，我並不注意這些，因為我以為將來在法國還不難再見到與這類

似的街。

時間走的很快，西貢在我眼裏消失了，「阿豆司」又向西南駛進，船上無聊的過了兩天，到了新加坡。

早晨八點鐘船停在星加坡海口外，所謂龜山的前面，經過了水警與醫生的駕臨，才靠了岸。那時聽說下船須要受醫生的檢察等等，我頗不高興。喫過了午飯，才曉得幾個星埠華僑子弟已經得到簽字，許可登陸，並且手續并不太繁。我覺得有希望了，立刻通知同行者中之想登陸的幾位，於是各人拿了護照到頭等船的大廳裏去見英國人。一進門那官見我手裏拿着護照，即時示意招我走近前去，當他看過了我的護照，他說了一句話，同時搖了搖手，我因未聽清他的話，所以又問了他，他很客氣的，對我說：「你不居留此地，用不着簽字的，儘可以到陸地上走走，沒有關係的。」我走出來，把這情形告訴了我的旅伴，於是大家都快樂起來。

飯廳裏出來，肚子裏已裝滿許多食物，好喫的，與不好喫的。接着我們登陸，走上星加坡的路。出了碼頭剛上了大道，一位老漢走近我們。

「先生，要坐馬車麼？」他一面牽着車子，一面如此的向我們說。經過幾次的添價與讓

價，講定了是：一元半到大街兜一個圈子回來。

坐在車子上聽他拉將去，一街過了，又穿別一條街，也不曉是什麼所在，我見到一個小紅牌子，上書：「中華民國總領事館」，掛在一所樓房的前面，門而不寬，不大好看的。我當時又很清楚的想到了「中華民國。」我們買了紙簿及海病藥，便叫車夫把車子趕到冰店去，他起初在一處小店門前，將要停下，我們才又向他表示不願，叫他再拖到別一家去。

他似乎很聰明的把車子拖到一條幾乎盡是中國店的街裏，我們找定了一家廣東人開的店鋪，問他要雪糕（即冰淇淋）他說沒有，雖然牌子上曾寫着「××雪糕每杯二毫五占」，我們只得吃冰水了，吃了以後便又上車，告老人說：「回去。」他趕着車子，仍向我們不認識的路上走，直到又回到碼頭，我才相信他方才是按「回去」的意思走上了歸路的。當我們給他到一元五角時，他并不多求添益，又多給了他「五占」時，他的臉上似乎已充滿了喜悅與滿足。

我們在星加坡就是如此的逛逛而已，下了車子仍回到我們的「浮家」上，又要在海上過五天呢。母親！我已始感到海行的疲倦了。

昨天是端午，過去了，在模糊中過去了。

明天午後兩時可到哥倫布。我真是爽快，當我曉得這消息。這五天裏的印度洋舟中還不覺太吃苦，只是已不如從前自上海到西貢那一段的舒適了。

這幾天船中沒有什麼可以記載的，除去一羣安南的男女及幾個法國的賣淫婦，使我每頓吃飯時，見了它們感到不舒服而外，沒有別的了。

我自希望着前面繼續的一星期的印度洋中，能照這幾天一樣。已要千慶萬慶我的運命了。卽此遙祝安康。

你的兒子卓治

十六，六，五，於印度洋舟中。

(文學週報)

科學與大信 蔡其民米新爾書

燕雀書院

## 陀斯妥夫司基致兄米海爾書

陳道希譯

——自彼得保羅堡，十二月廿二日，一八四九。

哥哥，我珍愛的朋友！一切都定了！我是被判定了去做堡中（我信，是在奧倫堡的堡中）的四年苦工，斯滿後去服兵役。今天，十二月廿二日，我們被提到西米諾夫操場上。在那裏，死刑判決文在我們一千人面前宣讀了，我們受着指導吻了十字架，我們的劍在我們頭上折斷了，我們最後的裝束弄好了（白衣。）於是三個人綁在柱上候決。我是第六個。三個人一批提了出去；最後，我是在第二批中，可以讓我活的時間不過一分鐘。我想到你，哥哥，和你的親人；在最後的一分鐘裏，你，只有你是在我心中，祇在那一霎時我看實了我怎樣地愛你喲；親愛的我的哥哥！我又設法同立在近旁的潑萊許甫以及杜羅甫擁抱，對他們訣別。最後，退陣的金鼓響了，在柱上綁着的一千人提回去了，他們對我們宣布，說皇帝陛下赦全了我們的命。於是定了現在的這個判決。派姆獨得了赦，恢復了在軍中的原級。

他們剛剛對我說過，親愛的哥哥，說今天或明天我們就要動身。我要求會會你。但是他們對我說，這是不能的；我只可以寫這封信給你；趕緊給我一封回信，能夠怎樣快就怎樣



快。我恐怕你或者已經得到了我們死刑判決的消息。在囚車的窗中，當我們被提到西米諾夫操場去的時候，我望見一大堆人；或者這消息達到了你，而你便爲我難受。現在，你將因爲我的報告而寬懷些了。哥哥！我沒有灰心，我沒有喪氣。生命是在無論何處都是生命，生命在我們的身內，不是在我們身外的。許會有人們近在我的身邊，就是在人們中間做一個「人」而且永遠地做一個人，在不幸所給與我的無論什麼境地中都不灰心，不屈服——這就是生命；這就是生命的工作。我已經看清這個。這個概念已經深入我的肉和血中。不錯，這是真的。那個曾經在創造着，在度着最高的藝術生活的頭顱，牠曾經看實了而且習慣了精神的最高的需要——那個頭顱已經從我肩上砍了下來。所留存着的是被我創造出而尚未被我實體化的那些記憶和幻影。牠們將要給我創痕，這是真的。但是在我的心中，在同一的肉和血裏面，仍然留存着一些能夠愛，能夠忍，能夠欲，能夠憶的東西，而這種種就是生命。「人看見着日光！」現在哩，再會吧，哥哥！不要替我苦惱！

現在說說物質上的東西吧：我的書籍（我的那本聖經仍在着）以及我幾頁的鈔本，那篇戲劇和那篇小說的草略（還有那篇做成的一個孩子的故事）都已從我這裏拿了去，在所有可能的範圍中將要由你得到。我又把我的外套和一些舊衣服遺存下了，你可以差人來拿的。哥

哥，現在我也許要走長路。長是省不來的。親愛的哥哥，當你接到這封信時，倘若能夠弄到些錢，請你立刻送給我。現在我需要錢甚於需要空氣（爲一個特別的用途。）請你也寫幾行信給我。倘然莫斯科的錢寄來時，——請你記得我；不要撇棄我。好了，盡于此了！我是負着債，（註一）但是我有什麼辦法呢？

吻你的妻和孩子。常常對他們提起我；使他們不要忘記我。或者，我們將會有重逢的一天呢！哥哥，望你珍重着自己，珍重着你的家人，安靜地，謹慎地生活着吧。望你顧念你孩子們的將來……積極地生活着吧。在我的內心，從來不曾有過像現在這樣健全而豐饒的精神生活活動着。但是我的身體能支撐不呢？我不曉得。我將扶病而行，我正患着淋巴腺炎。但是不能耽心！哥哥，我一生所經歷者儘多，沒有事足以使我畏懼了。什麼要來，就讓牠來吧！我一等到有機會，就要寫信報告你關於我自己的情形。請你代我向美可夫家告辭並致最後的祝頌請對他們說，我感謝他們對於我命運的無間的關心。請你用最熱摯的態度替我向友瑾娜比特羅芙娜（註二）說幾句話，我祝她幸福無量，我將永懷着感恩的敬意記得她。請握握尼古墨阿普魯諾維志（註三）和阿普羅美可夫的手，以及所有的別的人們。請你找到楊諾夫司基。握他的手，謝謝他。最後，請同一切還未忘記我的人握手。還有那些已經

忘記我的人——請也替我對他們致意。請吻我們的兄弟科兒雅。寫一封信給我們兄弟安得利使他知道我的近況。請再寫信給叔叔和姪婿。這我用我自己的名義懇求你，請你替我問候他們。請寫信給我們的姊妹們；我祝頌她們快樂。

或者，我們將會有重逢的一日呢，哥哥！珍重你自己，生活下去，看上帝的愛的面上，直到我們再會見。或者會有一日我們將互相擁抱，追溯我們的青春，我們的黃金時代，我們的青春和我們的希望；這些；在這個時候，我正血淋淋的從我心頭挖出來，去埋葬牠們。

難道我將永永手中沒有了筆了嗎？我想四年以後會當可能。我將來能寫出的東西我將統寄給你——假使我能寫出來的話，我的天！多少的幻想，在我心中生活過，重新被我創造過的，將要毀滅，將要在我腦中消滅，或者將要像毒計一般地擠出在我的血裏喲！不錯，倘然他們不許我寫的時候，我將要毀了。還不如十五年監禁，而手中有着一支筆的好！

寫信請寫得更頻數些，寫得更詳細些，事情更寫得多些，多些。在無論那一封信裏，請把一切家庭瑣事，細碎不緊要的小節，都寫給我，不要忘記。這將予我以希望和生命。只要你曉得在這裏堡中你的來信怎樣地振作我。這最近的兩月半的時光，那時寄信接信都是禁止了的，對於我是萬分難受。我病了。那你不送錢給我的這件事實，常常的使我替你憂慮；這

好像足見你自己是十分拮据！再吻一下你的孩子們；他們可愛的小臉常在我的心頭。唉，他們快樂！你自己也得快樂呢，哥哥，請你快樂！

但是不要憂慮，看上帝的愛上，不要替我憂慮！千萬相信我不灰心，千萬記住希望並不會拋棄了我。四年中我的命運將漸入佳境。我將為一個普通兵士——不復是一個囚犯，而且，請記住會有一日我將要擁抱你。三刻鐘之內我已死的掌握中；我就抱着這想頭度過了這段時光；我已在最後的一瞬間，而現在我又再生了。

要是任何人對於我有着惡的記憶，要是我曾經同任何人爭鬧過，要是我在任何人心中造成了一個不快的印像——請你對他們說，他們須得把牠們忘了，倘若你要去會他們的話。在我心中，沒有怨沒有恨；在這一瞬間我將親愛地親愛地去擁抱我舊友中的隨便那一個。這是一種慰安，我今天已體驗到，當我在臨死時向我所愛的人們說再會的時候。在那當兒我想起那死刑的執行的消息將使你痛死。但是現在哩，謂你放心，我仍然活着，而且在將來還是活着，抱着一個總有擁抱你的時候的想頭。只有這想頭現在是現在心上。

你在做什麼？今天你想了些什麼？我們的事情你知道嗎？今天是怎樣冷啞！  
唉，只要我的信早早達到你就好。不然時我將要四個月得不到你的信息。我看見最近兩

月中你送錢給我的信封；姓名地址是你的筆跡，我很快樂，知道你安好。

當我回頭看看過去，想起多少的光陰曾經白白地虛糜了，多少的光陰是遺失在錯覺中，在過失中，在怠惰中，在生活方法之不明瞭中的時候，想起我怎樣地不惜光陰，我怎樣地遠了心，背叛了精神，做下了罪孽的時候——我椎心泣血了。生命是一件珍賜，生命是一種幸福，每一分鐘可以是一個幸福的時代。「少年時就要曉得」（註四）現在，改變了我的生活，我一個新的面目裏重新降生了。哥哥！我對你宣誓，我將要不失去我的希望，將要保守我的精神我的心純潔不染。我將要重新被產生成為一個好些的東西。那就是我整個兒的希望，我整個兒的慰安了！

監獄中的生活早已把我的不十分純潔的肉的要求殺盡了；從前我對於自己很少注意的。現在，生活的枯窘於我一些都沒有什麼不得了，所以請你不要憂愁任何物質的匱乏會苦死我。這是不能的！唉，要有健康！

請了，請了，我的哥哥！我何時再寄信給你呢？你將要從我這裏接到旅行的報告，詳細得如我所能夠。只要我能夠保持着我的健康，一切都很好了。

好，請了，請了，哥哥！我緊緊地擁抱你，我緊緊地吻你。請心中沒有苦痛地想着我

吧。不要憂慮，我祈求你，不要爲我憂慮！在下一次的信裏，我將要對你講我怎樣地過着。記住我對你說過的話：計劃好你的一生，休要把牠虛度了，安排你的命運，想想你的孩子們。啊，當心你們自己，當心你們自己！請了！我現在從珍愛的一切的面前擺脫了我自己；離開牠是棒痛苦的事喇！把一個人自己分了兩個，把心兒分了兩個，是棒痛苦的事。請了，請了！但是我將要再見你，我堅信——我希望：不要變易，愛我，不要讓你的記憶冷下去。對於你的愛的想念將要成爲我生命中最上的一部分。請了，請了，再說一遍吧！諸位請了！

你的弟弟：亞沃特·陀斯晏夫司基。

——十二月，二日，一八四九。

我被逮時，有幾本書都被拿去了。其中只有兩本是禁書。你願意把其他的書拿給你自已否？但是有這個請求：其中有一本是范萊林美哥夫集；他的批評文——友瑾娜比特羅芙娜的本子。這是她的寶藏，她借給我的。我被逮時會懸警吏把牠還她，而且把住址給他。我不知道他已經還她不會。請你打聽打聽！我不願意從她那裡把這紀念物拿去了。請了，請了，再說一遍吧！

你的 陀斯妥夫司基。

——（在橫邊）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必須步行，或者騎了馬去。我相信我將要騎了馬去。或者的！

再握握愛密萊費沃特羅芙娜（註五）的手，吻吻小孩們。替我向克蕾芙司基（註六）致意：或者……

請你對我更詳盡地寫述你的被逮，你的監禁，以及你的釋放。

（註一）陀斯妥夫司基欠克蕾芙司基的債，是用一個小孩子的故事償還的。

（註二）友瑾娜比特羅芙娜是陀斯妥夫司基的朋友，詩人阿普龍美哥夫的母親。

（註三）阿普龍美哥夫的父親。

（註四）原文爲法文：Si jeunes savait 是法國成語。本有兩句：Si je n'avo savoit; si villasse pouvat. 大意是一個人少時就明白，老大不至懊悔。

（註五）米海爾的夫人

（註六）陀斯妥夫司基之友，一個新聞家。陀斯妥夫司基曾欠他錢的。





## 給一個「茶花女」的信

田 漢

白英女士：

我應該寫「白蛾女士」罷，因為這據說是你替你自己取的名字，因為W君和Z君在廣州組織光明社。你飛蛾似的慕着他們的光明，所以纔用這個名字的，但是有一句俗話說得太好了：「飛蛾撲燈，自取燒身之禍。」你慕光明固好，但自取燒身之禍，却不必的。所以我想替你找別的同聲字：白娥嗎？雖然是美好的字，但被人用得太多俗惡了。白俄嗎？人家將疑心你是俄國的白黨。白鵝嗎？雖然使人聯想那浮在碧池綠波上的清影，但也容易引人擇肥而食的心思，而你又是那麼瘦弱的。所以我在宣傳上決計不用這個名字，而用白英。這是很簡單的，因為我多少年前寫過一篇戲曲叫「咖啡店之一夜」，這戲的女主人公我偶然使他叫「白秋英」，我不好全然用劇中人物的名稱，紙減損中間一字，就寫做白英了。我並沒有向你把這理由說明，但你昨夜來書寫作白英，那麼你自己也承認了，是不是？

我又未嘗不安排把你寫作「白茶」，理由是據說你常常自比茶花女；但這自然更不好！因為不知道的人，或是精通戲劇的人會把你當作曹靖華譯的，俄國班珂作的名劇；甚或以為

你是「HOO燒到攝氏四十度。」我又想那麼寫作「白茶花」罷，這名字雖然艷麗，但也太輕佻，太薄命了。又使人聯想到文明戲上的所謂「新茶花」，所以終於叫你白英了。

你昨晚的信，是說要等着我嚴厲的問答的，但我這回答的開首，似乎就一點也不嚴厲，至少比寫給W，Z的不嚴厲得多，Z君一定又要拿起他的老調說我，「慎重女孩子」了！是呀，我怎麼好對着一個含着眼淚，伸着手，向着我走來的女孩子說很嚴厲的話呢？我是不能的。

但，白英女士，也難得你這樣遠隨着他們到南國來，你既然又將走入人生的歧途，許重要墜入你所謂「惡魔的手裏」的時候，讓我給你一些忠告罷！這些忠告，也自然不過一些忠告，並沒有強制你聽信的意思，你不聽信的時候，牠依然有牠的作用，算我對一個抽象的所謂「白英女士」者寫的信罷。抽象的，是。我時常想像一朵被罪惡淨化的美麗的花，有人說不懂得病苦的人不懂得快樂，沒有受過罪惡的洗禮的，也許不能放出純美的光輝。（但這又是何等抽象的，玄學的話。）

你的來信最使我不敢苟同的，是：

——知道我這樣戲弄人是不對的，這也是我一時的錯誤。

「戲弄人？」我最怕聽一個女孩子講出「戲弄」兩個字！「戲弄」者：是不長進的女孩子們濫用他們那小而又小的才智，廉賣她們那醜而又醜的愛嬌，賺人家來了，而她又走開的意思；但當她自以為得計的時候，她不知她的靈魂早已着了萬劫不拭的污點，她的生命早已失去千修難得的光輝。「戲弄人者人恆戲弄之」，這是一定不易的真理；這纔真是「飛蛾撲燈！自取燒身之禍」哩！所以哲人戒人「頑火」(Don't play on fire.)

「這是我一時的錯誤」，姑娘，這真是你一時的錯誤嗎？我幸乎不幸，是和一位你從前的好友同船到香港，同事到廣州的；你假如承認戲弄人是不對，是錯誤，那麼你的錯誤該不是一時的了！你似乎一直戲弄着人，也一直被人戲弄着，這真是你的悲劇！你說你現在完全明白了嗎？恐怕未必吧？一個聰明的女孩子不容易明白她們說着什麼，做着什麼，她他容易犯罪，容易懺悔，容易又回到「魔鬼的手裏」，這是我看得太多的事！

據說你常常自比「茶花女」，*Famé aux Camélias* 我來和你談一談茶花女罷；我不願意聽你們三位那一口同聲的感傷的文學，我祇望你慢慢地知道茶花女究竟是怎麼一種人物，她在說着什麼？做着什麼？

(那寧) 姑娘有人送來一束花。

(法維爾) 這是我叫人送來的。

(馬格哩脫) 玫瑰和白丁香，那寧，拿去擱在你的房間裏罷。

(法維爾) 你不要他麼？

(馬格哩脫) 我叫什麼名字？

(法維爾) 你叫馬格哩脫，哥底易，(Verguori o Gauthier)

(馬格哩脫) 人家給我的別名是什麼？

(法維爾) 茶花女。(Darre aux Camellias)

(馬格哩脫) 爲什麼？

(法維爾) 因爲你只戴這一種花。

(馬格哩脫) 那就是說，我所愛的只有這一種花，把別種花送給我無用的；你若以爲可以爲了你破例，你就錯了，我碰了別種花的香氣我就病。

這就是小仲馬所創造的女性的特徵了。她祇愛這一種花，碰了別種花的香氣就病，這裏可以看見她的人格的统一，因此她後來纔能夠承認阿芒父親的請求後直到她「能力不能支持的時候，還緊緊的守着她的約」，這點纔能使阿芒的父親感激流淚，說「你的勇氣與犧牲精

神應當得一美滿的將來做報酬」，纔能使阿芒說：

馬格理脫：我，心上真是抱歉到萬分！躊躇到萬分！痛苦到萬分！再也不敢進你這門。要是我不遇着那寧，我只有站在街上，在那裏哭！在那裏禱告！

姑娘！你不是也有你所愛的花嗎？聽說你愛的是薔薇花，你會取這個花名做你的名字，啊！白薔薇！這是多麼美麗，多麼清純的象徵啊！你真是學茶花女的，便應該始終配着這朵花，做你人格的象徵，指示你一生的運命；你不應該那麼輕忽地把那朵花揉碎了，扔掉了！現在許我述一述我對於你的印象罷：我和H先生到廣州的那晚，T先生使高興的對我們說：

——這兒有一位交際之花很仰慕你們，今天安排到碼頭去接你們呢！

當時我們自然欲知道這安排接我們的是誰，T先生說：

——這很容易，今天是三十晚上，國民體育會有跳舞會，那位女士一定去赴會的！我可以那里給你們介紹。

那天晚上我們這兩個旅行者就加入那大佛寺燈紅酒綠鬢影衣香的玻璃廳，聽T先生的音樂了；我們剛一坐定，台上的音樂已完，電光一換，T先生引着一個把漆黑的短髮蓬蓬地

梳在後面，褐緞短衫，青色舞裙的女郎，含着微笑，輕盈地走向我們的桌邊來了：

「這就是今天安排接你們的那女士！密司白。」

「啊，謝謝你的好意，姑娘，我很歡喜認識你。」

這女郎自然就是你了！實在你給我的第一印象雖不很深，却不能算壞，可是日先生呢？日先生却不是第一印象：原來你們在上海是認識的，那天晚上首樂一起你便忙着陪T先生跳舞，一完你便和日先生談話，我的注意却引到別方面去了；後來我們在廣州雖然有兩次公演，却不會與你以參加的機會，參加的是孔姑娘，和李姑娘。

「田先生，你接到了我的信，大概你會覺得奇怪，為什麼我會寫信給你呢？你知道我是誰麼？……我姓白，名娥。西湖人氏。我是剛出世不久的孩子，現在還不滿一歲咧，哈哈，我來上海的宗旨，是想找一個仁慈的媽媽，田先生，我希望你能夠很爽快的答覆我，說「好，我就做你的媽媽吧！」那麼，我真不知多麼暢快！今天已是二十七了，上船的期間快到了，你想一個孩子希望他媽媽的心多麼急切，可是夏天的日子又是多麼難挨，啊！也許會是你女兒的白娥上。」初得這封信時，我確是免不了許多詫異。不知道我那來這一個女兒！及閱Z君的信，纔知道你到上海來的緣故。Z君的信現在尋不着了，但他是說得何等興高采

烈啊！他似乎將以另一顆明珠來慰藉大海沉珠後的我，我雖然不曾懷同樣的希望，然而人  
好善誰不如我，我怎麼能拒絕一朵涅槃後新生的雛鳳，一個披着黑紗，頭上撒着灰去見人子  
去的馬格達命呢？所以你們的船抵埠的那一天，我安排同我兄弟到船上來接你們；我們在江  
南大旅社握晤的時候，我是何等的高興啊！我不會把你當作一新來的旅客，我祇覺得你好像  
一個迷了路的小白鴿兒回到了她的母巢。你還低聲地託么問我，不知道我接了你信沒有。

——姑娘，接了，我同時接了你的靈魂歸於上帝了！

我幾乎要像 *The Miraculous* 中的 *M* 大僧正把銀蠟台交給 *Jean Yuljean* 的時候般興奮地  
對你說。那一天你隨即同 *W* 君們到我的家見我的母親，看我的排戲，看排我新做的南歸，  
你聽到那飄泊者接了手杖，戴上帽，提好行囊，背好 *Quilt*，用小刀刮去一年前在樹皮上彫  
下的情詩，拾起一年前留下的破鞋，哀吟：

……我，要向遙遙無際的旅途流浪！

鞋啊，何時我們同到在路傍，

同被人家深深的埋葬？……

的時候，你們都不都哭了嗎？你回旅館去的時候，不馬上連飯也不吃的寫你的感想，說南國是

「窮的」是「悲哀」的嗎？不錯，姑娘，南國是窮的，是悲哀的，但我們不能不嚴格地訂正你的錯誤：他是窮而不斷的幹的，悲哀而熱烈的奮鬥的，他們將把他們的眼淚深深的葬了，他們將毫不瞻顧，躊躇地去建設國民的敘事詩時代，是的，我們的抒情時代要過了！我們的敘事詩時代來了！我們將把全幅的力與熱統一在一個意志一個情緒之下開始獻身的努力了！我們要嚴肅地，敏捷地處理各人的事，不要使他耽擱我們的正務了！Aeneas 要回國去建設新羅馬，迦泰琪女王 Dido 以纏綿的愛，哀豔的死來留他，但多情的 Dido 啊，你去愛吧，你去死吧！Aeneas 是要回去的啊！這是神的警告，這是國民的意志。

後來你們搬到 X X 坊了。Z 君來告訴我，你這新生的玫瑰是何等的有勇氣，能耐勞苦，你每晨亂頭粗服地提着籃親自走到新新里來買菜，其實這算得了什麼，我們無產階級裏的女人們每天都這麼做的；我那白髮盈顛的老母，雖有媳姨仍然每天替我們去買菜呢。而且還有錢去買菜，這更有什麼了不得；每天吃人家剩下來的那所謂翻菜，甚至連翻菜都沒有吃的多着呢！女人要有了階級的自覺，總能保持她的尊嚴，革命前住在 Munich 的俄國亡命的「女同志」們有一句口號，極值得中國的女孩子們們警醒，就是：「沒有一件衣服是不合新俄國女子穿的。」她們的衣服真是襤褸駁雜啊！但並不損一個有革命勇氣的新女人的美，祇有窮的女



孩子而拚命要學閩小姐們的樣子的那纔是醜，不但是醜，而且她們非因此一天墜入你所謂「惡魔的手裏」不可，這是必然的。

一天早晨我坐客堂裏寫文章的時候，大門呀的一響，一個蓬着頭髮，穿着短衫大褲，赤着腳，拖着一雙廣東拖鞋，胸前掛着一枝自來水筆而手裏挽着菜籃的，長身玉立的女孩子走進來了，我起初沒有想到是你，直到你說。

——海男呢？我送這些卡片給他。

我接了一看，原來是些香烟裏面的畫片，都是些女人。啊，女人，你們是多麼的美麗，又多麼的危險啊！在我讚美你那種吉卜西式的 Bohemian Girl 的姿態之後，沒有幾天我就看見你的朋友們底眼淚了！他們雖然也很窮，但他們對你的同情是很豐富的；他們哭的不是他們失掉了你，哭的是你將失掉你自己！一朵剛復活的玫瑰重復被虫兒食去了心，這本是多麼可傷的事！

你剛到我家的時候，認識你的 K 小姐私自告訴我：Kono ko wa Abunai Onna Yoi (這孩子是危險的女人！) Shiteru yo, Abunai Koso, ii nua dayo (我知道，正因為危險，所以是好女人。)

實在南國的女性誰不帶幾分危險性？我們怕的倒不是危險，而是下流；危險不失為罪惡的花，下流便是罪惡的渣滓。我知道你決不如此，而且女人的危險性十有九都是和自己過不去的，因此我又想起「茶花女」來了：

（杜法爾）實在呢，聽了你這樣的話，看了你這樣的態度，也就很不容易說，你的話是假的，你的態度也是假裝的，不過人家向我說過，你從前可是個危險的人！

（馬格哩脫）是的，先生！是危險的，不過所危險者是對於我自己，並不是對於別人。是的，茶花女不過是對於她自己危險，對她自己過不去，但他是多麼「苦惱」啊！

（馬格哩脫）（獨自努力地想回復他的呼吸）唉，（向鏡子裏看一看）我的臉色多白啊！……唉，……（兩手捧頭支持於爐發之上）

（阿芒）（進來）怎麼樣，姑娘，好點兒沒有？

（馬格哩脫）你，阿芒先生啊！多謝，我好點了。……而且我也慣了！……

（阿芒）你簡直是自殺！……

是的，她簡直是自殺，尤其是她犧牲了阿芒之後——

（柏·唐司）她現在更不比從前了，覺也不想睡，整夜整夜地在各處跳劇場裏奔馳，最

近有一天在外面吃了夜飯回去，一病就病得三天不起牀，到稍好了一點，醫生許她起牀了，她又不顧死活的出門去胡鬧了，照這樣子下去，怕她也就不久了罷。

姑娘，我聽說你跳舞之外，又會馳馬，操車，游泳，很使我豔羨；但一聽到你身體幾年間給你自已摧殘得很厲害，又何等使我黯然啊！聽說你咯血之後，隨又抽烟，臥病之後，隨又游泳；你這也簡直是自殺！簡直是不想活了！但茶花女是做了她境遇的犧牲，她的自己摧殘是含一種深愁絕痛，你却有什麼深愁絕痛呢？不，錯了，十數年來，受着運命顛簸的你，也自有你的深愁絕痛在罷？但以我所知，大部分的責任，似乎要讓你的性格去負擔；你懷着空濶的大望投到社會裏來，想要求到你的光榮，你的快樂，但你的性格在那裏作祟。使你得了些虛浮的，徒然摧殘自己，毀滅自己的快樂；却一點沒有得到建設你自己的光榮！而那些所謂快樂在你現在的週圍中，又是多麼的一種難堪的痛苦啊！

我不忍再拿這些話來使你痛苦了，聽說昨天你甚至吃了過度的麻醉藥好不容易纔救轉來，自然這也是激於一時的情感；不過生命是多麼難得的啊！你別再戲弄牠罷。你得想到給這貴重的生命給你的母親，你得回復到依依你母親膝下的時代；茶花女不說過嗎？——

——我夢想着鄉村，夢想着純潔，夢想回到我的兒童時代。

——什麼人都有一個兒童時代，無論他將來變成什麼樣的一個人。

茶花女這個夢想不幸被境遇底「惡魔之手」給打破了，纔釀成那樣一種悲劇。但你的夢想，姑娘，是沒有人打破你的。但凡你自己有什麼夢想。所怕的：祇是你沒有什麼夢想，你仍捨不了那虛浮的快樂，仍要度那種不嚴肅的，泡沫似的人生。

南國是窮的，但他的同情極豐富，南國是悲哀的，但他們的態度極勇敢，工作極愉快，步伍極嚴肅；他不許誰戲弄人，也不許誰被戲弄！君要我看你以後的表現如何，定你的處罰，姑娘！我怎敢處罰你？我怎敢用石頭打你？誰又敢用石頭打你？！我祇是進你一些忠告罷！也許是說一些廢話吧？

心腸過熱，遂不覺其言之長，你該要看累了罷？我也就攔了許多有用的工夫，我祇希望沙樂美公演後我們有機會來演一次「茶花女」，或者即請你來做劇中的女主人公，那麼一來，你該知道茶花女是怎麼一個有生活內容的女人，而絕不是胡鬧的了。溽暑中人，諸希善自珍愛！

## 復田漢的信

白英

田先生：

今天早晨我還沒有起來，正朦朧的睡在床上，聽那淒迷蕭索的雨聲的時候，猛然地被一種聲音驚醒了：『田先生給白英寫的一封信了！』我馬上從床上翻下來，跑到W君的床邊，他把報紙遞給我，像餓鷹似的一把搶着坐下來一字一字地很興奮地讀着。

田先生！當我看著您那封信的時候，我真不知道想什麼才好！哭吧？笑吧？我可不知道咧。我覺得我要是一個無可挽救的人吧，那末我敢相信田先生您一定不會費這番心血來鼓勵我的吧？這不是令我想笑的地方嗎？不錯，不過我回心的想想啊！我自己實在是太不長進，太不自重了。我既然決意的來上海，決意爲着從事藝術來上海，和慘淡的環境決一死戰，那末爲什麼又要會朋友們，忠實的朋友們爲了『我自己失掉了我自己』的緣故而哭泣呢？田先生，我願意把我的一切告訴你，田先生，我不是要你仁慈的同情，是要你嚴厲的責罵啊！

是的，每一個人都有他的可愛的孩童時代。我回憶到我孩子的時代，有一位伯伯攜了他的兒子到我家裏找我的爸爸。媽媽看見他的孩子倒也活潑可愛，便想找點東西給他吃，忽然

的想起房子裏還有一個芒果，媽媽囑我去找給他，可是我早已吃掉了，只好告訴媽媽說『我吃左咯。』——這是廣州的土語——媽媽只好着人另去買給他吃了。後來他向媽媽說『Bob，和我都是一般的愛吃芒果，那末我要討她做老婆的』，嘩的一聲，我哭着的跑到母親旁邊說：『媽媽，我再不敢吃芒果了，您可千萬別把我送給他啲。』經過了這次之後，我從不敢對着別人吃芒果了，可是我還老是在沒有人的時候，偷偷背背的吃着，唉！真是沒有勇氣的孩子。

有些時候：是的，我也許有時候會恨着我的媽媽——那不幸亡過去了的媽媽——我覺得她太愛我了，過於憐愛而放縱了我了，所以至會養成了我這樣的任性。這雖然也是個性使然，可是也不能說一點不關兒童時候的訓練啊。

在四年前，我早已深深地希望着將來能夠在藝術裏得着一種真實有味的人生，可是我從沒遇過一個機會，我只好期待着吧。我記得在七歲時爸爸開辦了一間電影戲院，在廣州之南。每逢改換新片的一天，戲院裏總少不了我的蹤跡。在看完了回來，我還很高興的呀啦嗎啦地說一會給爸爸聽。有一次，我看了白珍珠 (Pearl White) 的『綠林女傑』，內中有跳舞，游泳，騎馬，操車各種技能，我快活極了。羨慕極了，在爸爸面前詳細的敘述的時候，

老是跳跳舞舞地動着。爸爸也很能知道我的心，就囑咐我好好的唸書，到長大了，他必定把我帶到美國去研究戲劇的。我快活得什麼似的。以後戲院裏也常常的有這一類的電影片子，我知道這一定是爸爸的好意！於今呢，他也和媽媽一樣已不幸的死了。可是我並沒有中止我的思想，而對跳舞，游泳，操車，騎馬，的各種技能，我也有了一點點的成績，不過不是很精吧。

我還有一種怪脾氣，就是歡喜看中國的古詩詞；古文我也是很愛唸的。從前我曾在廣州的H.G.天主教學堂裏唸書的那時候，最歡喜就是替同學們回情書。昨天在那些零碎的東西裏，無意的找着一封殘舊的情書，不過我可忘却了是替誰寫的，因為隔了的時候已經不少了吧。

……（書略）

當我重復的看了這信的時候，我覺得我真是一個混蛋，為什麼常常的代人寫這種信去引別人那衝動的同情呢？我太弱了，我實在太沒有勇氣了。倘若真的同情是這麼容易發表的，那末同情還有什麼價值呢？況且……唉，同情，同情是什麼東西，這不過是男子們，那些善於誘惑的男子們用以來欺騙女子的口頭禪吧！記得我自從在一個舊式婚姻受了無上的侮

辱後，我的性情便一天一天地由天真而變成狂漫了。——在當時的環境裏，不由得我不如此的——我以為社會再沒有我生活的位置了，只好同狂漫裏捱着煩悶的日子吧！所以我每逢知道有人愛上了我的時候，我總是寫些情信去給人開玩笑的。「戲弄人的，終久要給人戲弄。」這一點不錯，因為這個緣故，我也接了很多的情信，有些人還把他的照片粘在信的一旁，我不知道他們是真誠的吧，還是像我一樣的理想啊。

在每逢接到了這類的信的時候，我必定很驕傲的拿去給同學們看，像是很榮華似的，不過在於當時的同學，也像是和我一樣的心思吧！因為在同學當中，我是最受歡迎，最受愛戴的，校中的生活，我總沒有覺得寂寞過。

可是在這十八載的夢魂中，還有一件使我最難受，最恐怖，而且再也不會忘記了的事啊！前三年，在我十五歲的時候，香港的工人，爲了沙基的殺戮罷工了，因為經費的缺乏，在廣州長堤的××大公司開遊藝大會，同時我也被請去擔任跳舞和服務，有一晚，我同了一位住在我家隔壁的M女士去公演，我正忙着化裝的時候，化裝的門忽然的開了。M女士帶着一位少年的男子，跑到我的旁邊，“Baby, May I introduce my friend to you?”她帶着微笑的說，“Baby”是我小孩時的名字，可是我表演的時候已快到了，我連忙着的燙頭髮，只好胡



亂的答了她幾句：“I get no time now, excuse me, When I have finished my work, I will come to see you.”說完之後，我也忙着登台了，在那五色燈光裏跳着舞的我，無意的看到了M女士携來的一位男子的一雙眼睛，不轉的呆呆地望着我，不過我當時却不感覺到有什麼奇異，因為這樣望着我的人太多了。跳舞完了之後我始終因為忙的緣故，沒有去找她。她也並沒有重來找我，所以還以為她先跑了。在散場的當兒，我獨自的走下露台，想回家去，在我剛走進車裏，車門還沒有關好的時候，忽然地一陣呼聲吹進了我的耳朵裏：“Baby, wait for a minute.”我正想探頭去望望，啊！原來又是M女士和那少年男子向着我車子裏跑來了，我請他倆進了車，在汽車開行了之後我還說了幾句歡話，M女士便和我介紹，我才知道他姓G是美洲的僑民，新近歸來，在L.N.學校裏求學的。車子到了門前了，M女士還要邀我到她家裏談談，可是我已太累了，只好和她約好了後會，獨自一個人回家去了。第二天，我因為了一點兒，要準備赴港，便拿一張我的近影小照，去送給M女士，當我走進了她屋子的時候，G君已先在那兒了，她們要留我打幾圈牌，我雖然是很不愛打牌，不過却不了她的意思，馬馬胡胡的打了兩圈，我決意的走了，只推說赴香港的行李，還沒有收拾好，其實并不然，他們也只好讓我走了。

到了香港，過了兩星期，忽然地接到了M女士的一封信要求我即逕旋省，還說G君爲了我的緣故病了，而且很危險的病了，而今已在頤養院裏留醫咧。我奇異極了，他爲什麼會爲了我病呢？我並沒有害他，而且我和他的感情也很淡薄，他病了，於我有什麼關連呢？我始終置之不理。過幾天，M女士親自來了。她先訴我說G君瘋了，他簡直病得瘋了，有時還狂熱的呼着我的名字。我聽了這些話也覺得太可憐，可是却很害怕，不過末後却不了他的誠懇的要求，只好留她等了我兩天，便一同起程回去了。在下船的時候，G君的朋友，Y君已在碼頭等着我們了。『您們怎麼現在才回來嘞！我接了幾次船了……』他還沒有說完M女士已很急似的問他：『G君怎麼樣了，他大概好點了罷？』Y君很悲傷似的說：『死了，昨天下午死了，在他將死的時候，他求我到您家裏把Bess的照片拿來，他緊緊的抱着她小照，抽着氣的哭了兩聲就死過去了。』唉！爲了這一會事，我曉得難受極了，我還到××寺去祭他兩次，在夢裏也夢見過他一次。可是從他死後，報章上把我罵得太很了，什麼「尤物」，什麼「迷人的精靈」，「害人的妖姬」，都罵遍了，我的名譽，也爲了他的死而受詛咒了，一天不如一天的損毀了。田先生，他死了，他爲了愛我而死了，可是我並沒有害他，沒有迷他，而他更不是爲了我犯罪的緣故而死的啊！不過這也許是我自己去諒解我自己吧，因爲這

個時候，除了我自己能夠諒解我自己之外，社會上再沒有人會諒解我的了！

田先生，我也受過別人的戲弄的，曾經多次的受人戲弄的了，喲！可怕的戲弄啊！那時傷心極了，傷心得要自殺了，可是我總又是一個弱者，唉！弱者啊！難道您的名字是女人嗎？是的，我是一個弱性的女子啊！那時我只好用漫性的法子來自殺吧！我拚命似的抽煙，白天裏也不休息，夜裏也不睡覺，整天整夜的鬧，有時狂烈的跳，笑，哭，終至於吐血而且不能動，才略略地休息一會，不一會又回復到變態的狂熱的生活了，朋友們都說我是瘋了，神經過敏了，不錯，我是瘋了，是神經過敏了，在那時候，我以為我不久就能夠實現漫性的自殺，可以了結我這不幸的生命了。唉，誰知！幸而不幸，又給我認識了兩位異鄉的朋友了，我被他們的同情，那忠實的同情感動了，我那將滅的一點兒死灰，又猛然地復燃了，所以才有再來上海的這回事呵！

田先生，我現在來了，我來是希望能夠在南國做一個忠實的同志的，我是希望來研究藝術的，還有一層，我是要為那些不幸而失足的女子們，爭回他們真的偉大的人格，在社會的理想裏，以為已失足的女子，是不能回首的，是沒有挽救的。不錯，失足的女子，是容易回首的喲，不過，田先生，望您給我一個機會吧。我相這在南國空氣中，我決不會再

走舊路的了。因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呵。田先生，您瞧着吧，我是那些不幸而失足的女子中的一個。

至於前天，——啊我生命中不可磨滅的前天呵，那雖然也是我一時的不對，不過我在太無聊的時候，常令我失常的亂想亂寫的。這我可並不是想復走從前的舊路呵，從此我也會再不胡鬧了，是的，再不！再字，未必對我就不適用了麼？

田先生！我知道我是很不對的，我從前完全是刺激過度了吧。可是我不願意多說些什麼懺悔的話。只說是沒用的，不過我很感謝你的指導，我也一定努力去自新。白娥也好，白英也好，總之我是改了一個新的名字。同時也要努力去換一個新的生命，新的思想就是了。至於茶花女的遺事，我却沒有看過也沒有自己承認過。這不過是W君看了我的生活，送給我茶花女的名字。既然她是一個有生活內容的人，我希望將來能夠像她這一點吧。我決不再做胡鬧的孩子了。

田先生，——最後我誠懇的跪在您的腳下懺悔了。望您不要用石子打我，因為上帝都沒有那樣做呵！請你再給我一個機會，我會把一個新生的孩子——白英介紹你及南國一切同志呵！我要說的您全明白了，我還說什麼呢，祝 您康健！ 您的可憐的女兒英上

## 斯田哈爾致帕斯達書 (Stendhal's a7 Euditha Parva)

魏曼譯

慈愛的夫人！我覺得我的冒險的企圖是可笑的。你是一個著名的夫人，對於法國一切可愛的人物一定都有關係，我這未謀面的人膽敢寫信給你，自兩個多月以來，我天天計算，這是何等可笑，這是何等不得體。我，我是一個騎兵隊中不知名的簡單的中尉，新近移駐此地，並且是倚賴父親額外供給的。我雖不很醜，但也不是像亞多尼斯那樣美。當你唱了「阿角」(“Viego a Feins”)之日，即是我再生之時，在我再生之前，在我具有幸運得認識你之前，我懷着幻想，以為我的身體構造適宜，我的容貌端正。自從那個時候起，我完全不復具有這種自信力了。除掉你在我的身上所引起的如火如茶的熱情外，我覺得我的一切東西都很平庸。我將這些事告訴你，有什麼用處呢？我真正覺得我的冒險的企圖是可笑的！你將拿我的信給人家看，他們會把當作取笑的材料。唉，這是一種無限的痛苦啊！把我對於帕斯達的熱情當作取笑的材料！可是恩格洛拉 (Suzanna)，我向你發一個誓，嘲笑我的危險不在使我心灰意懶。我對你還有完全不同的危險！但是我如聽見你對外人講及我對你的愛情，我常常憂憤而死。這種愛情就是我的生命：我學習音樂，學習意大利文，繙閱報紙——這是我從

來不一盼的——希望在上面發見你的名字。我一頁一頁地翻閱，不注意別的事項，專找大P字的新聞看，因為這是你的姓名起首的一個字母，當我找着一個大P字，即使接着寫的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字，我的心弦也即刻緊張起來。

可是我將我這一切蠢事告訴你幹什麼啊？這有什麼用處啊？我怎樣能夠和你認識呢？我怎樣向你介紹呢？——我只來往於幾個舊式的人家，這些人家是和你不發生關係的。我常往×××公爵家中，你到那裏去麼？息格洛拉，我是非常之不幸。你對於我的無限的痛苦，不能懂得！我想望來巴黎，已有二十年之久，我甘心爲兵，真是一個蠢材。所有這些事現在都把我敗壞了。

我怎樣能夠和你認識呢？當你停留在巴黎的時候，我坐在一輛馬車中，望着你的窗戶，好像等待什麼人一樣。可是我聽見說你住在鄉間，我不能從你的守門人探出地名是什麼。我相信我見着此人，有點害怕。唉，我憎惡我自己！當我三生有幸，能够被介紹到你的面前時，你對於我一定也要害怕。

我必須使我的信中斷起來。我是太不快樂了。

我現在年二十六歲，褐色皮膚，高大身材；一望而知爲兵營中人；可是爲結合你的守門

人起見，我將我的鬚鬚剪短了。倘若不是爲軍紀所拘束，我當已經把牠完全去掉了。唉，我如果幸而被介紹到你的面前，惟願你對於我的憂鬱的容顏至少不要害怕！息格洛拉你不要畏懼，我是絲毫不強求的。我永不會向你誇及我的不幸的情熱。我只要認識你就夠了。我不講別的話，僅說：我是查倫息（Charney。）

我是一個蠢材！當我被介紹到你的面前時，人家早已高聲向你提及我的名字了。

可是我要繼續使你知道我的來歷。我出自洛林（Lorraine）一個善良的家庭。我此後將舒舒服服過日子。我曾經受過一種優美的教育。可惜人們不贊成讓我遊歷意大利的意見，否則我當懂得意大利文，尤其是懂得音樂。當我對於你所唱的音韻幽揚的曲調如果是以一個知音者的資格來賞識時，也許——但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我的愛你愈加熱烈些，否，我以為這是不可能的！

息格洛拉，祝你好，我的信已是太長了。我寫信給你，有什麼用處呢？

息格洛拉，我對你致最大的敬意，我是你的最服從的。

查倫息。

## 維特致友人書

歌德著 郭沫若譯

我爲甚麼久不和你寫信？——你要這麼問時，你也是學者之一人嗎？你當推察得我是健康的，並且——簡當地說時，我得了一個知己，捉着了我的心。我——不知道怎麼說的好——我認識了一位很可愛的人兒呢，若要依着事情底程序告訴你時，是件難事呀。我滿足，我幸福，所以我不是一位好的歷史家喲。

一位天使！——喂，這是無論甚麼人都用以稱讚他的愛人的，可不是嗎？但是她那完美的程度呀，我實在不能向你表出；總之，她把我全部的精神都把握着了。

理性那麼充足而能那麼單純，操守那麼謹嚴而能那麼和藹，那麼真實地爲生活爲家政經營而精神能那麼平靜！——

我說的這些，都是無謂的冗談，不愜人意的抽象呀，把她自己一絲兒也不能表現得出。下次再——否，不等下次，我現在立刻向你說出罷。現刻不說的時候，會永沒有時候可說。因爲，我不說謊話，我執筆寫這封信，我已經擱三次筆，想駕馬出去了。但是我今晨自誓，我不騎馬去，因此日子長得難耐，我時時刻刻往窗畔去看，看太陽還有好高。——



我不能克服着我，我總不能不到她那裏去。我現在回來了，威廉，我想用了晚餐後，再寫信給你。在那可愛的，活潑潑的小孩子們，他八個弟妹當中看見她，我的精神是何等的歡快呀！

我這麼寫下去，恐怕你自始至終，一點也不懂得。你聽罷！我要逼着我寫個詳盡。

我前次寫信給你，說我認識得司法官S氏，說他招待我，教我快到他的隱居，甯說是他的小王國裏去訪問他。我躊躇着沒有去，假使我不曾把這埋藏在這幽境的寶物偶然發現了的時候，我怕永不會去得呢。

此地的青年男女在村中開了一次舞蹈會，我也樂於出了席了。我要同此間一位親切的，美貌的此外別無可說的少女對舞，便決定坐馬車和她與同她的堂妹一塊兒到歡樂場去，並且在路上要邀夏綠蒂同去。——你會認識得一位美貌的女公子呢，我的女伴說了，在我們從一處斫伐了的林中通過向獵莊進行的途中。你要注意，堂妹的一位說，你別要錯害相思！——我說，怎麼呢？——女伴答道，她是已經許了一位很好的人，現在出門去了，因為他的父親過了世，要去整理些事務並且尋個好的位置。這種消息於我頗如東風過耳。

我們到了莊門的時候，太陽離山還有十五分鐘的光景。很蒸熱，環天都是灰白色的稠

雲，女人們深怕天氣要變。不怕連我自己也在豫感起來，怕我們的樂事要遭打擊，我却把些杜撰的氣象學來驅掉她們的恐怖。

我下了車，一位女僕應門，求我們稍待，說綠蒂姑娘立刻便要出來。我從庭中通過回房屋走去，建築頗佳，待我走上前面的階段，一進門時，一場至可引人的劇景入我眼中，是我從不曾見過的。堂中六個孩子，從十一歲以至兩歲，淡繞着一位丰姿美麗的姑娘，中等身材，穿件質素的縐衣，淡紅的襟袖。——她把一塊黑麵包依着他們的年齡和食慾的大小切來每人給一片，非常親愛地一分給他們，各人也道聲：謝謝！全沒有些兒做作，麵包還沒切完，都把小小的手兒高高撐起，等到把晚餐的麵包要到，有的便跳來，有的性情沈靜，慢慢走來，來這莊門口見新來的客和馬車，這馬車是他們的綠蒂要坐上去的。——她說：對不着得很，等先生到這兒來，還等姑娘們等我。因為換換衣裳，又整理下子家中一切，我竟忘記分麵包給我這小姊妹們，他們除我而外別人切的麵包是不要的。——我隨便地謙套了兩句，我全部的靈魂都安放在她那姿容，聲調舉止上面了；等她跑到房裏去拿手套和扇子時，我從驚訝中恢復過來。小人們都在旁邊離開些望着我，我趨向最小的一個去，而龐極帶福相，孩子向後退，那時綠蒂剛走到戶口，說道：「路易呀，和這位哥哥握手罷！」他便不客氣地和

我握手，不怕他小小的鼻兒流着鼻涕，我也禁不着和他親了一吻。我又向綠蒂握手，說道：「哥哥嗎？你相信，我當得起這樣的福分，和你做親眷嗎？」——她微微發一笑，說道：「唉，我們的親誼最廣，假使你是其中最不好的，那我可不快活了。」——臨行還囑咐她最長的一個妹子，有十一歲光景的，素菲，教她好好看護弟妹，等爹爹散步回來時，問候。又向小的們說，要聽姐姐素菲的話，如像聽她自己的一樣，有幾個也就答應了。只是有六歲光景的，小而做的卜素丁說：「綠蒂姐姐，你可不是素菲呀，我們可愛你。」——大的兩個男孩子竟攀上馬車，等我從中調停，她纔準許他們，要他們不頑皮，好生守禮時，她便帶他們回到林子前面去。

我們剛剛坐定，女人們便互相敬禮，互相品評衣裳，尤其是帽子，還帶着說了些今晚所期待着的會集的話，綠蒂叫把馬車停了，把她兩弟兄放下車去，他們還要親一回她的手，長的一個有十五歲，與年齡相應地很文雅地親了她，其他一個很率直而鹵莽。她還叫兩弟兄叙了一回禮，我們纔向前進行。

堂妹問她，日前送來的書已經讀完沒有？「沒有」，綠蒂說了，「不合我的意；你可以拿去。前回的書也不見得好。」——等我問她是甚麼書，她答應了我的時候，我吃了一驚：——

我在她所說的一切話中，發現出她許多的品格，我看她每說一句話都有新的刺激，都有新的精神上的光輝從她臉上發出，這些都好像在具足圓滿地漸漸地發展上去，因為她覺得我是了解她的。

她說：「我前些年辰，看小說比甚麼還愛！每逢禮拜日，我一人坐在一隅，我能一心地分受密司見尼底幸和不幸的時候，誰也不知道我是怎樣地快活的。就是現在，這類的作品也還有些引動我，我也不反對。但是因為我讀書的機會少了，所以非真合我的興味的我不讀。有種作家是我頂愛的，我能在他作品中發現出我的世界來，如像我周圍的境地一樣，這種作品我是非常喜歡，非常合意，就如像我自己的家庭生活一樣，雖然不是個樂園，但是總是一個不可言說的幸福底源泉。」

我聽了這些話我盡力地制抑着我的動搖。但是再不能扼抑了：等我聽見過非常正確地說及某氏作的威克匪德之牧師的時候，我簡直忘了我，把我所知道的和盤向她說出，等一會綠蒂向旁的兩位女人談話時，我總覺得我們在談話中，她們瞠目坐着，就好像沒有坐在那兒時一樣。堂妹的一位向我嗤笑了雖不止一次，我却毫不留意。

話頭轉到舞蹈底興味上來了。綠蒂，說狂熱假如是件不好的事，我倒並不瞞你，我是最

諸悉舞蹈的。我腦中一有不快樂的時候，和着破調的鋼琴，彈出四人合舞的舞蹈曲來，便甚麼都好了。

她在談話中，我觀着她的黑色眼仁是何等悅意喲！她那生動的嘴唇，鮮嫩而活潑的兩頰，是何等拘引着我全部的靈魂喲！我是完全深入於她的談吐底崇高的精神之中，把她所籍以表現的蹇蹇幾乎全然不曾聽見呀！——這個你是可以想像得出的，因為你知道我。我簡單地說罷，我下車時如像在做夢，車停在會場的門首，我就如像包藏在夢中而迷失在暗淡的世界裏了，從輝煌的廣堂中所迎奏出來的音樂，我弄到幾乎不曾聽見。

與堂妹和綠蒂對舞的奧德蘭君和某某——誰個管他的姓名喲！——來車前迎接我們，把他們的對舞者占領了，我便把我的引上去。

堂中四處都跳動起車涅舞來，我挨次和些女人跳舞，可是太拙了的終不能和她們交手跳到底。綠蒂和她的對手跳起英國舞來了，等她跳到我們的列子來的時候，我是何等快意喲，你請想。她的跳舞真是不可不看！你看她把全部的心腸，全部的精神都灌注在跳舞上，她的全身是一個諧調，那麼地無牽掛，無拘束，好像跳舞就是一切，她是別無所思，別無所感；在這一瞬間其他的一切都從眼前消去了的一樣。

我求她作第二次四人合舞；她約我在第三舞，並且再可愛，再快活沒有地向我說，說她是愛德國式舞。她接着說，「此處的風尚，要跳德國舞的時候，每對跳舞的人總要跳到底，我的對手跳得不好，我想要謝絕他。和你對舞的女子也跳不來，也不願的，我看你跳英國舞跳得好；假如你願意和我跳德國舞的時候，請和我的對舞者要求，我願來做你的對手。」——我就握了她的手，我們便決定，對舞的時候，她的舞男和我的舞女對調。

要舞了，我們彼此把手腕種種地挽了一會取樂。她舞得何等動人，何等輕快！大家便跳起瓦爾池舞來，如像天體相抱環舞，因為這舞很難，起初跳的都有些混亂。我們倒聰明，儘他們亂跳；等頂跳得壞的跳過了，我們和奧德爾與他的舞女一對快活地跳舞起來。我已經不是人了。頂可愛的人兒在我手裏，和着他同電光一樣四處飛舞，旁若無人，而且——威廉喲，我却發了一驚，我所愛的少女，我所要求的少女，除和我外決不許和別人跳舞，不然我決不干休。你請酌量我罷！

我們倆想稍稍休息，在客堂中緩步了幾遍。她便坐下，我把剩下的一些橘柑帶來，到很有效力，不過她把來一片一片地分給了一位不客氣的隣座的女人，每分一片使我心如針刺。

第三次英國舞時，我們是第二對。我們在列中跳舞的時候，我是何等快活！我失神

地挽着她的手，望着她的眼。她的眼中充滿着極開闊，極純粹的滿足之純真的表示，我們走近一位婦人旁邊，在她那不甚年青的面貌上有種可愛的表情使我注目。她看着綠蒂微笑，舉出一個指頭來威脅，走過身時，她有意地把阿伯爾底名字叫出了兩遍來。

我向綠蒂說，假使不得罪你時，請問誰是阿伯爾？她要答應我了，但是要畫一個大的8字來，我們便分開了，等我們側身穿過的時候，我覺得她的額上有些尋思的痕跡。——她要求我的手去跳普羅母那舞的時候，她說，我不瞞你，阿伯爾是位好人，我差不多是同他定了婚了。——這個消息不是綠蒂得來的（因為那兩個女子在路上已經向我說過），但是於我却是最新，因為我還不曾把這件事情想到綠蒂身上去，她在這瞬間已成爲我的珍寶了。總之，我慌亂了，忘乎其性了，亂竄到別的對裏去，竟使全體都混亂了，虧得綠蒂底十分靜鎮和牽引，纔把秩序快快地恢復了轉來。

跳舞還沒完，我們先前看見在天際閃着的電光，始終疑是要下雷雨的電光，漸漸更強烈起來了，雷聲也把音樂破亂了。女人們跑出列子來，男的也跟隨着；秩序全盤破了，樂也停了。在歡喜之中有種不幸或驚異來襲人時，所加於我們的印象比平常更強，這是不消說的，一來因爲相反底緣故，使我們如此痛切地感受，二來尤其是因爲我們的感官已經到了容易感

覺的地位，所以收受外來的印象更快。我看許多女人表現出些奇異的變態來，一定是這個緣故。頂聰明的便坐在屋隅，背窗塞耳。有的便跪在地面前，把頭腦藏在她的膝間。更有的竄入這兩人中，抱着她們痛哭。有些說要回去；有些更不曉得要怎麼纔好。我們年青的男子乘隙去調笑她們，努力想從這些美人底唇間逐去她們向着天所發出的一些憂慮的禱告，她們也無心力抵禦。男的有幾個便去偷閑吸煙；等聰明的女主人提出，叫我們入室中去，把窗戶簾幕都關上，其餘的人都沒有反對。我們剛入室中，——綠帶便把椅子擺成一個圓形，要做出個遊戲來，大家都順她的情坐下了。

我看見有些人等着好吃的彩物把嘴也尖起來，手也伸起來了。——她纔說，「我們來數數字喲。你們留心罷！我從左邊轉到右邊，你們也輪流數去，挨到自己時便說出數來，要同點火一樣地快，那個停滯了或說錯了，我們便打他的耳光，我們數到一千爲止的。」——看來真是有趣。她便伸出手來在圓中回轉。第一的人數一，其次的數二，數三，挨次下去。她便愈走愈快起來，有一個撇的一個耳光，挨次一個笑了又撇的一個。愈走愈快。我自己也捱了兩下，覺得比她打別人還重些，我內心中暗自滿足。還不曾數到一千，通同笑得不亦樂乎，這個遊戲也終止了。頂親密的人便互相依傍，雷雨過了，我隨綠帶到客堂去。途中她說：「捱了



耳光他們把雷雨和甚麼都忘了！」——我沒有話答應她。——她又接着說，「我也是最害怕的一人，我提起心來想壯別人底胆，我也就胆壯起來了。」——我們走到窗畔。雷聲只在遠處響，雷雨打在地上，極清爽的香味漲滿在暖暖的空氣中撲鼻而來。她立着，靠着手拐，她的眼光凝視着外面，看着天又看着我，我看見她眼中滿孕着眼淚，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說了一聲——克羅普徐安克！我立地記起，浮在她心中的那首壯麗的頌歌，我沈入於感情底奔流中，是她把他解放向我灌注的。我禁不住曲身在她手上，流出極甘美的眼淚親了她。又看着她的眼睛——啊，崇高的詩人喲！你在這眼光之中如果看出了你的尊崇來呀，我現在永願更聽別人演稱你的名號了！

六月十九日

前回的信是寫到甚麼地方截止的，我已經不記得了；我記得我就床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鐘，我假如是在你面前說話，不是寫時，我怕要一直留你到天亮。

從舞蹈會歸來後的事情，我還不會說，今天也沒有時候。

那天的日出真壯麗喲！周圍是瀟灑的森林，鮮豔的田野！我們的女友們都在打盹

了。她問我，想不想和她們一樣？叫我別要爲她拘執。——我看着我這眼睛開着的時候，我不曾睡去，我說了，又緊緊顧着她，——我們倆便惺忪地一直到她的門首，女僕輕輕地開了門，回答她的發問道：「父親和小人們都好，都還在睡。」我在離別時求她許我在那天之內再見一次；她承諾了，我也就去了，自從那時起，日月星辰儘管靜悄悄地走他們的道兒，我也不知道晝，也不知道夜，全盤的世界在我周圍消去了。

(少年維特之煩惱)

## 赫煖列·段尼格致裴笛南·拉塞爾書

(Helene V. Danneberg an

Ferdinand Lassalle)

魏曼譯

我的親愛的心肝，我的美麗莊嚴的黃鷹，——我在父母的家中還沒有一點鐘的工夫，已經能夠告訴你一種消息，但只是一種悲慘的消息。我來到此處，看見我的妹妹瑪迦列特 (Margarete) 已經成為凱塞靈克 (Kaysertlingk) 伯爵的未婚妻了——我的家內人那種快樂和高興的樣子，簡直非筆墨所能描寫的了。唉，裴笛南，我的幸福對於他們的效力竟大相懸殊，思念及此，至為痛心！——然此事對於我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歡樂也好，憂患也好，我總要做你的忠實的妻子，做你的服從的妻子。

我利用這個歡喜的時間，向媽媽陳述你行將來訪的意思，但這可憐的夫人對於我的美麗的裴笛南也持一種反對的態度——當我用些瑣細的理由決絕地加以反抗的時候，我覺得這樣不行，我必須應用大手段；我於是向她說：「媽媽，你聽着，我是很正經地和你講話——我今天第一次說：我願意這樣做，我所說的話和我站在你的面前一樣，都是真實不虛的，我將貫徹我的意思。」我於此將我們的重行相會簡單地告訴她，於是又說道：「你們要如此愛

慮，使我的心中至爲不安——我知道你是精神錯亂了——可是我不能夠改變我的心腸，你們要是有理性的，你們要是俯如所請，你們將認識他，將知道他委實可愛，一切事件的進行是安穩而順利的，你們如果固執不從，那使我十分痛苦，只有上帝知道，我是怎樣地受痛苦，既是如此，我必須求法律的保護，我必須取得我的權利和我的幸福。」

當我說話之時，她以充分的好意靜聽着，她的眼睛雖滴下眼淚來，但她從沒有打斷過我的話；我把我的話結束起來，我向她接吻，並且表示一些親愛之忱，我又同她說：「我的幸福只在他的身上，這是我的命運。」

她細細地哭着，離開我的房間，我這小孩成爲你的真正的布浪希爾德(Brunhilde)——我不哭臉，也不發抖，我只是望着你的相片，並且輕輕的祈禱道：「來呀，我的高貴的，我的得意的，我的堂皇的黃鷹，用你的銳利的眼光，予我以堅強的毅力！」我這樣祈禱着，我對於你的信仰予以援助——我的強毅的恩格佛利德(Siegfried)謝謝你。

過了一陣，可憐的母親復進來說：她必須將這件事向爹爹和盤托出，否則會發生可怕的謠言蜚語。我說，這椿事是我要求他們信任我的唯一事件，你不願意爸爸具有贊成或反對的思想來認識你——總之，你願不挾絲毫成見來我家，也願他們不挾絲毫成見來評判你！——

可是她對於這一點殊覺無情，她說：『爸爸永不會招待他，我必須到爸爸那裏去，將此事宜布出來。』我於是問她，爸爸有什麼理由反對拉塞爾，有什麼話可以說——一點也沒有，他的政治地位不能作為拒絕他來訪的充足理由。媽媽說：『不是他的政治地位，但是他的社會地位——竊箱案事件（他和哈慈費爾德（Hansford）伯爵夫人的關係）及其他許多事故。』我僅回答道：『除掉招待你和認識以外，我對於他們別無要求』。她說：『當一個女兒和凱塞靈克伯爵訂婚的時候，你不能要求爸爸將一個被世人紛紛議論的人招待到家內來。』我說：『你們不用把他招到家內來，你們只須允許我出此家庭；此事雖使我感受痛苦，然我願意這樣做，我的心差不多破碎了，上帝可以做我的見證，我也願意和你們約定，我永不再進你們的門。』』

現在是六點半鐘，你是我的主人，我的上帝，你已經來此處麼？啊！這種思想又予以我堅強的毅力——因為我要不被軟化，必須感覺我的主人的近在咫尺和萬能，才有把握。我對於你和你的愛情都感覺得到，——所以我不復怕什麼，我永遠是你的妻子，你的小孩，你的崇拜者！啊，倘若伯爵夫人在此！——

我只要你寫個小紙條子告訴我，你是愛我的，便够了！斐笛南，我是怎樣地愛你啊！

我的父母的談話已經實現了，父親已經宣言我不復是他的女兒了！現在發生什麼事故，只有上帝知道；他要於我做你的妻子之前，禁止我離開家中！

我能夠……

一八六四年八月三日星期三子日內瓦。

(近二百年名人情書)



## 拉塞爾致赫媛列·段尼格書

魏曼譯

赫媛列！我寫信給你，死字擁上我的心頭了。儒斯托（Rustow）的消息給我一個致命的打擊。你，你背叛我了！這是不可能的！這許多重罪，這樣可怕的背叛，我還不能相信。也許是因你的意志暫時被屈服，你自己不能自主；至於說這是你的真正的長久的意志，那就令人不能想像了。你不能够將每種羞恥，每種愛情，每種忠實，每種真理一齊拋棄，達到這樣的極度！凡體面攸關的事你都加以羞恥，而你的更好的心情就是說謊，當你已經說謊了，當你對於達到這樣最終限度的險惡，拋棄神聖的誓言，破碎最忠實的心，認為適宜的時候，那世界上不復有何事物可以為任何人所信賴了！

你已經勉勵我來迎取你；你已經要求我起初應用一切適宜的方法，免使你陷入困難之境；你已經在口頭上和書信上向我發過最神聖的誓；你在你最後的信中猶向我說，你是我的親愛的妻子，世間沒有一種暴力能夠羈住你而使你不能實現這種決心的。——你於猛力擒住我這類忠實的心——牠一經向傾誰，就永遠是傾向誰的——之後，就要射擊我麼，你於這種爭鬥差不多還沒有開始之時，你於我陷入深淵，為世笑辱兩個星期之後，你就背叛我，毀滅我

麼？對呀，世人對於我的命運從來沒有成功的事，你居然要做成功了，你已經把一個能抵抗外界一切衝擊而絲毫不搖動的最堅強的人推倒了，破壞了！……

赫媛列！我的命運是懸在你的手中！但是如果你用這種使我無從挽回的險惡的背叛來毀滅我，那我的敗運可以反響到你的身上，我咀咒你一直達到你的墳墓為止，這是一顆最忠實的心的咀咒，牠是因你的惡劣行為而破碎的。這種咀咒的確是要靈驗的！

……我願意並且必須親自再見你一次，單獨和你談話。我願意並且必須從你的口親中聽見死刑的宣告。只有這樣，我才相信那似乎不可能的事件！

我正在此處設法來取爭你，我當即來日內瓦！

赫媛列，我的命運取決於你！

八月二十日子啟興

(近二百年名人情書)



## 盧梭致索妃·黃德托伯爵夫人書

(Rousseau an Gräfin Sophie)

d'Hondet)

魏曼譯

## 一

索妃，你來罷，我好使你的不正直的心受些痛苦，我好用我現在鐵一般硬的心對待你。你把我的理性體面和生命一齊奪去了，我爲什麼要愛惜你呢？你使我過的日子竟至不能忍受，我爲什麼要讓你過平安的日子呢？唉！你是不用致的命暗箭來殺我，但用一把劍刺入我的心頭，那你的殘酷不知要少多少倍！你看一看我從前是怎樣，現在又是怎樣；你看一看你使我跌下來到了什麼程度。當你允許聽我的話時，我是一個超人，自從你拋棄了我，我是人類中一個最不足輕重的人了。我已經喪失了一切理性，一切理解力和一切勇氣了；總說一句，你把我的一切東西都奪去了！你怎樣能夠決定毀棄你自己的工作呢？你怎樣敢認你從前以善意要求和敬仰的人爲無價值呢？唉，索妃呀，我確切告訴你，你對於從前所要求的朋友，現在不要羞與爲伍。在你自己的體面上我要求你對我清算一下。我不是你的財產麼？你沒有拿住我麼？這是你不能否認的，我既是屬於你，所以至少也配得上說我是你的。你試回

憶往日的歡樂，這是在我的痛苦中永不能忘的。那使我獲得第二種寶貴生命的無形無影的烈火再予我的心靈和意識以少年時代的全部精力。我的感覺的熱火驅策我投入你的懷中。你的心靈充滿了另一種愛情，然我心中的熱情常常打動牠！你在那瀑布旁邊的小亭中也常常向我說：『你是我的腦子中所僅能想像到的最體貼的愛人；不，從沒有一個人像你這樣富於愛情的！』從你的口中發出這句口供，我是何等勝利啊！唉，這是真實的！我很熱烈地要求使你覺得這種熱情，這是值得你感覺的。我並且要以這種熱情引起你的同感，然你現在竟這樣反悔了。但是你為什麼使自己受非難呢？你的過失在那裏呢？你的忠實因那種溫和手段——那是使你的心和感覺冷淡的——所受的危險到什麼程度呢？倘若我是更可愛和年輕些，那種誘惑必定沒有把握；然你既已不為所動，為什麼反悔呢？你因許多理由能夠知足之後，為什麼改變態度呢？……

不再做你的朋友麼？親愛的和令人魂消的索妃啊，生存在世而不復戀愛，這是我的心所能堪的麼？你既將甜蜜的友誼帶子結在愛情的岩石上，我的心怎樣能夠和你分離呢？我現在訴諸你的良心。你親自看見這種精神錯亂，這種眼淚，這種失魂，這種熱烈的胡作亂為，這不是一個人特別生成的，這是你引起來的，請你說一說，我是已經浪費了你的眷愛，現在應

該失去這種眷愛麼？唉，不啊；這種眷愛引起我心中一些體貼的恐懼，你很殘忍地利用這些恐懼對我完全否認這種眷愛了。我承認我是滿腹愛情，較勝疇昔一千倍的，然我對於你是更謹慎，更順從，並且很小心地避免用片言隻語侵犯你。你的好心腸——牠看見我在你的面前發抖——怎樣能夠決定用我的熱情做武器來抵抗我自身，並且使我——我本應該快樂的——陷於悲慘之境呢？

你的好意的第一種代價是教訓我由愛情的自身去制服我的愛情，將愛情在我心中所引起的最熱烈的願望犧牲着，並且在你的安寧之下毀滅我的幸福。我既不願回憶在你的花園中所出現的事，也不願回憶在你房中所發生的事。然為表示的你矍鑠如何使我沉醉，如何使我必須獲得你起見，請你回憶阿利辟堡 (Olympierburg) 之役，請你回憶用鉛筆在一株橡樹上所寫的話語。……當那寶貴的剎那間，凡一種純潔的愛情在世界上所能夠給予的好處，你已經都獻給我了，從那時起，我非常珍視你，我不敢再希望以你為犧牲去求快樂。你的方面一次唯一的推却曾經使一種不合理的狂熱銷沉下去了。……

有一個人熱心於你的榮譽，不減於你自己，從新將你的好感送給他罷，這是不會傷害他的。我對於你和對於我自己不求饒恕：凡你在我心中所引起的一切願望，我自己加以譴責。

我要是僅在制勝自己，那麼，也許已有了勝利的光榮，並得到必需的力量了。可是心所鍾愛的人一旦見棄，這不是一顆易於感動的心所能忍受而不致失望的。勝利如非出於自由意志的，那勝利的一切價值便消失了。要我康健，只能在我單向我的熱情奮鬥之時。我豈有應得，這是我很感覺得到的，可是我一想起你不要任咎，輒引以自慰。啊，索妃呀！自從那甜蜜的剎那間以後，便永遠被拒絕，這種思想對於那懷愁抱恨的人是太可怕，他是不能和你一致的。什麼呀！你的電光般的眼睛和那使我萬分心醉的美麗的羞態，永不復送入我的眼簾？我永不復能接觸那天上的雲雨，那捷過電光，毀滅一切的情火。啊，形容不出來的剎那間！什麼心，什麼人，什麼上帝能夠感動你並且抵抗你呢？……

一七五七年六月於亞倫密達格 (Aronildage)。

## 二

我的親愛和有價值的朋友，你來這裏聽一聽愛你的人的聲音。這不是——和你所知道的一樣——一個可憐的引誘者的聲音。我的心在願望上如果有什麼錯誤，那我的嘴從不企圖認我的錯誤為正當。那隱藏在詭辯中的推理是不能替錯誤掩護的。那遺棄人世的惡行在道德這個神聖的名義之下是銷聲匿跡的。信仰，光榮，和神聖的真理在我的言談中從不受誣損，我

既不用有體面的名詞來掩飾我的缺點，所以我沒有讓正義從我的心中消滅下去。我時常使這顆心張開去受聰明的教訓，這種教訓是要你從我這裏領略的。現在輪到我來了。啊，索妃，我一方面是在補償你的照顧的代價。你既已保障了我的道德的心靈——這心靈對於你是寶貴的——所以我願意以那也許爲你所未認識的道德去充實你的全部心靈。

我幸而深自愛惜，從不使我的筆墨和口舌投降在說謊之下！因此我覺得我替你做真理的機關，不是不配的。

你如果將你灌注給我的感情置諸義務和理性之下，那你對我便已行使了一種最大的和高貴的權力，這種權力是美麗和聰明的天所給予的。不，索妃啊，像我的一種愛情只能夠由牠自身去克服牠。……

請你回憶這個夏季快樂美滿的日子，那是何等歡暢，唉，但也是何等短促，那是很值得長久回憶的。請你回憶我們在樹蔭深處的小山上屢次幽靜的散步，那世界上最小的山谷將自然的全部寶藏橫在我們的眼前，好像是要使我們厭惡虛偽的和所謂生命的寶貝。試想一想那寶貴的談話，我們的心曾因相互的信賴，減少了我們的痛苦，在那談話中你使天真爛漫的寧靜充滿在最甜蜜的感情中，至於這種感情是人的一顆心兒可曾遇着的。如沒有同一維繫物固

結起來，沒有同一火燄燃燒着，我不知道那一種神聖的火把我們燃燒着，使之興奮，並且讓我們一致渴想那不可知的寶貝，我們是生成得共同來嘗那寶貝的。

此等書信不是爲公開發表而作的，如果沒有你的允許，永不得使之見天日，這是我向你所提及的。然一旦情形允許你這樣做，則我和你所結合的目的的純潔，將怎樣使輿論和緩起來。你我的姓氏在書中雖不應當指出來，然你我的姓氏不會爲那些妒忌我們的人所輕蔑；可是在我一方面，不憚不因此屈辱，並且更驕傲些，當我表示我是怎樣敬仰你，我當取得更大的敬仰。至於你呢，可愛的索妃，我希望——你爲獲得光榮起見雖用不着我的介紹——全世界的視線悉集於你的身上；我希望全世界對於我從你的品質的優美上所期望的，加以注意，以引起你更大的勇氣和精力，這種期望要在公眾的眼前實現出來。人家將說，在我的同情和注意上，特別是對於婦女，是不浪費的，人們對於那完全彼此相似的東西，更要加以考驗。索妃啊，我以我的名譽委之於你，當可能的時候，你要維護那些高貴的人們給予我的光榮！人家一旦看見你並且憶及我，你當使人說：『斯人愛德義，是配得上她的！』

## 康斯坦特致列卡密夫人書

(Benjamin Constant an Madame

Récamier)

魏曼譯

明天晚上！明天晚上麼？這一天晚上是什麼？

這一天晚上自我看來是從早晨五點鐘開始的！明天，那就是今天。謝謝上帝，昨天已是過去了。我將於九點鐘來看你，人家會向我說，你不在家。

我將於十點至一點之間再來；我又會聽見說你不在家麼？

凡我將受的痛苦，我預先嘗着。我賭個東道，你不會相信我這一點。因為你不認識我。我具有一個神秘之點。這一點如果沒有被觸動，我的心靈即伏着不動。這一點如果被攻擊，於是一切都決定了。也許還有些時候。

我固然只想念你，但我也許起而相鬥。兩天以來，除你外我一無所見。全部的過去，你的全部的魔力；為我回來所敬畏，現在都攢集在我的心內了。當我寫此信給你時，我真正幾乎不能呼吸了。……

今天晚上！我的上帝呀，你如果不是一個最冷淡的婦女，你為甚還要使我受痛苦！戀愛

就叫做受痛苦 (I bon trist let.) 戀愛也是生活，自許多時候以來，我未曾生活着。  
再說一次，今天晚上！或者我從來沒有這樣活潑地生活過！

一八一四，九，三。

(近二百年情書)





施恩呀！

Cruel

Marcel Perrot  
李訪人譯

底弗司倫夫人致傑克得納錄伯

我的上帝啊！我多麼遲疑不定的來給你寫這封信，麥歇傑克！我開始寫了多少信，隨即便把牠撕碎了，就是這一封，大半我仍不能一直寫到尾的……第一，我先告訴你，我的字法拼錯得不少，不只是無關緊要的小錯；還有些大錯，更有許多分詞的錯誤……不消說法文還有些錯的；但這些錯，或者不甚重大，我以為……其次，便是你多麼的使我膽怯，麥歇傑克。當你用着你那大眼睛劈面注視着我時（他們真個美麗，你的眼睛！）我簡直不知道我說些甚麼，乃至我想些甚麼；在你身邊我真是有幸福的女人，然而我又願意拯救我自己，隱到你看不見我的黑暗的屋隅上去……我求你，讀我這封信時不要笑我。

你瞧，麥歇傑克，我曾把這事仔細思量了一番；這真是一樁大不幸事對於我的丈夫，——我可憐的魯意——並且對於我也一樣，就是後備軍十三天會操時，你們兩人在喀勒相逢的一樁事。你在那里，你當然只是同他一塊兒言談；而他又如此良善，如此和氣的，而他又非常欽佩你的！當然你們便生出友誼來了。而且，凡是後備軍的少尉，當服役時間都在一樣

的地位上，可是不是？只是，及至十三天一舉，及至各人回復他平民的生活，不幸呀！大家就覺得彼此並不是一箇社會中的人，彼此的財產命運都不相同了……啊！我雖然只是一個小愚婦，但我却看得清清楚楚當我第一次到我們家裏來赴餐時，你是怎樣地驚訝我們這種節儉的家庭。然而，我們尙是盡了我們的力量來應酬你的哩；足有八天同着魯意，我們俱不斷的來談着這一餐。不幸啊，我們不能夠換一所房子，換一些傢具，換一個女僕，這是極明白的！因為魯意只有軍俸四千佛郎，你當然知道！

我敢向你斷言，那一晚我真難受。彷彿你一從我們家裏出去後，一定要譏笑魯意和我，並且笑這晚餐，並且笑這房子，並且笑這女僕的。魯意也一樣的恐怖；我們彼此雖不敢說出來但我們却很愁苦，我們想來：「他定然不高興的；他定然覺得我們太尋常了，他是終日俱同着大使們在一處的……他斷不再來的了……」

但是你居然重來了，並且還常常來。我們兩人都多麼的高興，魯意尤甚，因為在起初我對於你還非常膽怯，你來了差不多還使我痛苦……但是後來，當我稍爲習慣了，我便極相信你之所以最喜歡來此的不過爲的是我……我真不能懂得，你既然在高等社會中來往，你既然在森林中遨遊，大半你又見過了許多聰明的，有教育的，體面的婦人們，但你偏願意每天損

失了下午的光陰在我這極無知識，極不漂亮的女人身邊來……有一天，當你握着我的手，當你給我說出那些甜密的話來時——說你覺得我美麗，說你想我，說你愛我——真正的我以為竟在夢中。而且我這夢如此的美好，使我願意永遠不要醒覺……你向我說得何等的溫柔呀！你說你很尊敬我，你說你最知道我是一個貞靜的婦人；又說你決不願使我墮落，並且說，畢竟你太愛魯意要保全他的幸福。只是你又要求我允許你愛我……我哩，却怎樣的拒絕你呢？我相信這是可許的，互愛是合理的，因為我們彼此都很愛魯意的原故。

而且，請和平一點，不要責備我，所有我前天沒有許可的，你業已從我這面得着了。哈！你是多麼知道婦人們的，麥歇傑克！在你兩手之間，我覺得我已不復是我：我是一個缺乏志願的小人物；但是，自你一不在這里時，我內疚得幾乎瘋了……我還有權力來說我是一個貞靜婦人嗎？彷彿已不是了，對於我的和氣上我自審是多麼不可恕的；但是，至少我還沒有犯了那最後的過錯，不然，我再不敢正眼看我的魯意了。所以我方來請求你一點恩惠離開我罷，請求你不要把我的名譽十分的毀壞了。……

實不應該再來看我的；麥歇傑克，你瞧。我是很愛你的；我已沒有力量，並且覺得現在已屬了你了。第一次你就算勉強得到我了……不過這終是極不好的啊！我可憐的魯意何等的

愛我，他又何等的愛你！他如此善良的，他爲我這樣的辛苦！我難道是爲一個男子像你這樣的人而生的嗎？不過是一種偏私，一種癖好使你不能自持罷了；我終身爲我魯意的人，他愛的只有我一個人。假如這件事是爲他從不應該知道的，那我欺了他後我真要懊惱至死，若是他知道了那真象，一定的，這死的必然是他，——於是就算我們兩人共同殺了他。

聽我說，麥歇傑克；在這些時候，你對於我自不免有了一點滋味，我相信的；但是我敢斷定這滋味不久就會沒有了；你一定極快的就走了，而這件事便只是給了我許多痛苦。那般爲你所愛的高等婦人們儘可以重新將你招去，因爲她們是漂亮的，因爲她們最會言談，因爲她們甚麼事都知道，人家告訴我，凡是我未曾學過的……我哩，只是一個小蠢人，我只知道愛你。……

夜裏，當我睡不着時，當我想着你向我要求的事時，你知道我自己說些甚麼？我說：『麥歇傑克不是真正的愛我；只是，因爲我比他所追隨的那般婦人們格外拒絕了他一點，假設他得着了，他必然很高興的。他之願意我是從友誼中來的。』就因爲你願意我是從友誼中來的這種思想方給了我這種拒絕你的力量，以及今天給你寫信的力量。……

罷啊！假若你所願意我的果是因爲友誼，那嗎你就應該高興；這是不是好像我已闕了

你，既然今天來向你要求恩惠的是我，既然我的幸福是懸在你的手中，離開我，麥歇保克，離開我們……你依然是被愛的，依然是有幸福的，你；我和魯意，我們只有一點可憐的幸福，就是從我們互愛中來的這一點可憐的幸福。請想若是把他蹂躪了這是何等的罪過，並且請照我要求你的做去罷！

我敢斷定你定然照辦的，因為你是很有禮很善良的……我所怕的只有一件事；若你答應不笑我，我就給你說；畢竟，同一時候我又害怕你愛我，又害怕不令你再見我時你不免又要發生一點愁苦……啊！不要恨我，親愛的朋友，我所給你的困難比甚麼還使我難受；但我只能求你原諒，我自己痛苦極了……我求你，同時對於你的小女友保留一種親切的紀念；她曾經很愛你，她會願意屬身於你的，並且她將來依然想着你的，算了！永遠，永遠直到你把她忘記了之後。……

## 一封不敢發的信

寒光

我的姊姊：

一個小孩子的最愛的人就是他的姊姊。她能了解他幼稚的心靈，安慰他微弱的苦痛。能了解一個小孩幼稚的心靈，安慰他的微弱的苦痛的，也只有他的姊姊！當一個小孩受了成人的欺侮，在人類社會裏受了委曲的時候，他的微小的心靈受了創深痛巨的傷痕，他的幼稚的心兒感到不可言說的悲哀，甚至於傷痕要毀傷了他的靈，悲哀要摧破了他的心；那他只有找到他的姊姊，爬伏在她的懷裏，忘了一切地盡情地號哭！也只有姊姊懷裏盡情地號哭才能使一個小孩忘了一切，才能醫治一切的傷痕，才能安慰一切的悲哀。姊姊的懷裏便是兒童的樂園，號哭便是兒童的歌唱。姊姊，親愛的姊姊呀！姊姊是世界中的最親愛的人，是兒童的惟一慰安者。

我是一個孩子——一個飄流在廣漠無垠的世界上的孤獨的孩子！固然，世界上不少愛我的人，如生我的父母，和我共生的兄，弟，以及在茫茫的世路和我相邂逅的人；然而他們絲毫不了解我；父母親的了解只是在嬰兒時期。愛而不知，那種愛是盲目的，凡愚的，使被

愛的人得不到慰安——認真說起來，那不是愛！所以世界上沒有愛我的人——除去姊姊，她是惟一能了解我而愛我的，我親愛的姊姊呀！

你是我的姊姊——固然，由非姊姊而變成姊姊，其中不無可說。回頭細數從前事，便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空虛的悲哀，然同時也感到一種飄忽無踪的快樂。故每當夜闌人靜，萬籟寂然的時候，便從頭將傷心而快活的事的影片重演一遍——姊姊之失去與姊姊之歸來。想到最後，認識了你是我的姊姊，自為又得到一種欲言無從的快慰。是的，親愛的是你，我的姊姊！

我又憶起我那失去的姊姊，那個被人從我，她的小弟弟，仰望扶持我的熱誠中取去了的姊姊！她被人搶去了。記得：她大我兩歲。在我四五歲的時候，她就每天帶我玩戲一直到她被架去的那一天。她告訴我一切；她把一切的智識輸入我的腦中；她把我心中所蘊伏的一切情感給我啓發了。每到玩戲時受了隣家小孩的欺侮，或是受了家長的責罵的時候，她便抱着我到叢鬱的林中，潔寒的石上，撲我到她的懷中，使我盡情的哭泣。但是當我伏在她的懷裏，聽到她心的振動聲，我便如聽到了世界上最悅耳的音樂；當她的如珍珠一般的淚滴在我的頭上或面上時，我便如飲到了世界上最甜蜜最適口的甘泉；我便忘了一切，不知其然而

然的微笑了。我覺得我，他無所有，全身是不存在的，只有這不知其然而然的飄忽的微笑。同瞬，莞爾自眼角爬到她的嘴角，微笑也現於她的面龐上；於是這時我覺得世界他無所有，全宇宙是不存在的，只有她這來去無踪的輕清的微笑。當世界上只有這兩個微笑飄然獨存的時候，我的心便與姊姊的心深深的接觸了！也是從那時起，我認識了悲哀的快樂！從此後，悲哀深深地中了我的心，而且充實地塞滿了我的心了！

記得姊姊被搶去的一日的情景，歷歷如此目前。在學校中忽接到一封報告日期——報告姊姊將要被搶去的日期——的信，我懷然了。急急地回到家中，握着我親愛的姊姊的手，我又哭了。我又自然而然地把頭扎到她的懷裏，放聲地哭了。這回得到了母親的噴責，姊姊的淡漠；我的微弱而幼稚的心靈驟失去了所有的一切！我的姊姊用那把平常用的櫛梳替我整理凌亂的頭髮，並且要把這把櫛梳送給我——她已經有了新的用了。我盛回她的贈品說：『我不要你的櫛梳；我只要你的手，梳！』他默然了。最後我問她：『你不願意做我的姊姊了嗎？你不能拒絕他們搶你嗎？』她只微微地搖了搖頭，轉輕地告訴我：『我非常願意水久做你的姊姊；只是，他們不許我！』我說『她們爲什麼不許你呢？你不會打他們嗎？』她笑了：『我不打他們；你也去搶旁人的姊姊去吧！』咚咚的聲音來了，我的愛親的姊姊便這樣



地被人搶去了！我的姊姊失去了！惟一的愛我的人從那時不能再愛我了！多麼可嘆，多麼殘酷的事呵！

然而我終思恢復我的親愛的姊姊而不思掠奪旁人的姊姊！

失去惟一的了解他的親愛的姊姊的小孩，悲哀地度了兩年孤寂無人慰藉的伶仃酸辛的生活。左這時，太陽對他是痛苦之燈，月兒對他是愁海之光。因為他失去了他的姊姊——而他的姊姊便是他靈魂的惟一慰安者。不過他還生存在世界上，有二年之久；這是因為他有一種痴想，也是對於社會的一種奢望，就是他以為他的姊姊終有一天會歸來的——雖然未必一定是他從前那位被搶去的姊姊！在這未尋得他的姊姊之前，他只能算生存着，而不是生活着——生存不過是苟延一息；生活則總有意義。世界上的人，有誰懂得失去姊姊的悲哀而贈給幾點同情之淚與我這可憐的孩子呢？

一年之前，我邂逅地遇見你，受了你的偉大人格的深深的感動，我敬慕你，我崇拜你！於是我的靈魂告訴我說：「她是你的姊姊！」我的心遂即燃燒着光明，表示牠已同意而且十分的贊同了。我需要人扶持，需要了解，需要人安慰——總之，我需要愛！我需要姊姊的愛！因此彷彿得了甘霖的惠臨一般，我底心花便怒也似地放了。

我小時候常說：社會如同舞臺，而社會中人便是舞臺上的花臉（Villain）一般，同樣的可怕，可惜！我直到如今，還保守着這種意見。他們不准世界上有小孩子，更不准世界上有所謂「小孩子的姊姊！」他們不準小孩子把面目露在外面；最初借保護為辭而把小孩子的面目用遮幕重重蔽着，再漸漸地使小孩子不知不覺地把遮幕變成面具；由強迫地逼着一個小孩戴着遮幕，漸變成使一個孩子樂意地戴上了面具，社會中人的心，是多麼狠毒的呵！

不幸——而又僥倖——我是一個孩子，而且，偏又是個有姊姊的孩子；所以，他們先取去了我的姊姊，復想使我不做小孩，因為給我套上了幾層面幕。後來這些層面幕便變成了面具，牢牢地掛着耳朵，附在面上。打破這數層面具，本來是極容易的事，若有姊姊，那便稍動即碎了。不過，在姊姊未尋着之先，我那裏能揭開牠們呢？我又何用揭開牠們呢？！然而，為不致於「遇姊不知」起見，我盡力地使面具變成透明的玻璃的。

戴着玻璃面具的小孩，隔着玻璃瞧見了他的姊姊。可是他姊姊的面上，也重重地戴着社會加在她臉上的面具。這是多們疑難的問題呀！使得他躊躇了！固然，這也難怪他姊姊！一來因為她的面具是社會上逼着她給她戴上的；二來，他自己也正戴着面具。可憐的，是我這戴着面具的小孩呀！

見了姊姊的面具是玻璃的之後，我便要摘去我底玻璃的面具。我的姊姊，我誠懇地求你幫助我摘下去我底面具；同時，請你同情地把你底面具和我底一塊兒一層一層地摘下！

果能如此，那我又恢復了我的小孩的天真；而宇宙間惟一的愛我，了解我的姊姊便歸來了。等我受了社會的壓抑，人類的欺侮時，我便又有了可以到那裏哭的樂園，而兩個微笑又有出現在世界上的希望了。

我底姊姊，我竭誠地祝禱上帝，請他將他的子女（我們同是上帝的兒女）的兩顆心坦坦地相見！

我不再說了；因為其餘都是說不盡的呀！我把白紙留給你，你自然會明白？祝你永遠快樂！

## 最後的一封信

彬 彬

親愛的娟妹：

我的親愛的娟妹——這是我與你認識後第一次稱呼你，也是我最末一次稱呼你了。我記得，我深深的記得，我們相識一年來都是稱先生與密斯，而我們兩心的搏動與親近，早已超過稱呼的名分，然而我始終不敢輕易吐露出來。今天我大胆的叫你一聲，表示我一年來鬱積在心中而未敢形于文字吐于口舌的熱愛，在最末了一次通信中，暢快的叫一聲，以舒暢我苦悶的胸膛。你雖忍心，想來也決不會冷笑我的愚癡，而論起我倆以往的交誼，想亦不致過於信分罷！

親愛的娟妹！你也太忍心了，忍心丟棄我而頭也不回的走了。我恨你薄情，我怪你不熱烈；我怨你不曾反抗，全時我還憐憫你的柔弱。然而良心的核仁中，我還是深深的原諒你，只痛恨舊家庭的壓迫人，禮教鐵鍊的桎梏人，而你我都是此中的囚犯。唉！這還有什麼話可講呢！

親愛的娟妹！從你走了後，室內冷寂得如墳一樣地無半點聲息；圓格的玻璃，都好像埃

及神像的冷酷，板起面孔來嘲諷我；有靠背的椅子，它好像故意挺直它的椅背，來笑我的軟弱無能；茶杯與茶壺也好像格外顯得親密，來刺我的孤單；室內的氣壓，也驟然降到冰點以下了；間壁房間中打鋪蓋搬行李的笨重聲音，碧波如利針刺在我的心尖。在這歲暮臘盡的年邊，在客地的小旅館中，分外覺得淒涼。然而假使沒有你來，倒還保持平靜的狀態。經你一度攪動以後，四周的氛圍，更格外顯出冷清與嚴重了。

親愛的娟妹！你記得去年的今日嗎？正是江浙兩省烽火連天迷漫到各地，因為交通的斷絕，使你不能回去，只得住在學校裏。而我呢，也是被江的天塹攔阻不能飛渡。我全你都不約而同的做了政治工作，這時候，這漂泊的心上，正如萍一般漂浮，見你正在打電話的姿態與語調，使我着了迷似的搖惑不定。等我回到校裏，倩影留在我腦中作怪不能自持。在不能熟睡底深夜，我鼓起勇氣來全你通信。當我提起筆來，手顫顫的不知如何是好。素不認識的人，怎麼可以同她通信呢？何況又是羞澀的女性。當我要寫第一句的時候，真不知如何措辭，幾十次反覆的推敲，終算寫出自以為既大方又客氣的「我請你原諒我的冒昧與唐突，假使是你願意的話，我想與你通通信」幾行字，足足費了半夜，纔恭恭敬敬的放在信封裏。我有牛以來如此注意的寫信，是破題兒第一遭。因為我要表示我的仰慕，同時不願你輕視我的

人格，全盤的計畫與運命，就看在這一張紙上有否反應。所以格外鄭重將事的留神，還怕得文字上有什麼不對；文氣的不順，虛字的誤用，別字的錯寫，與符號的錯點。句斟字酌的非常注意了，又爲免日後記不清，特意留一張底稿，以便覆查。當我寫好了信以後，讀了又讀，摺了又摺的不知十幾遍。等到套在信封中預備睡覺了，外衣也脫去了，還爬出被筒來取這封信看。坐在被窩裏，一個字一個字的唸，一句一句的重讀，等到眼皮已經閉緊得昏昏入睡了，手裏還捏着給你的信。

不知怎的，在次日天將黎明時候，我已精神很飽滿的醒了。在平日上課還要懶早覺的我，何況是在寒假中，但是今早特別受了不可思議的支配而早起了。

親愛的娟妹！你想我爲什麼早起呢？當然是爲帶你的信。雖則平日信託的聽差，到這時候也有幾分懷疑起來。怕他今日故意開我頑笑，或者無心，它丟在郵筒中的鐵柵上，郵差又匆忙的未曾注意到，或者給小孩子在無心中撮去，無意中給認識的朋友看到，而鬧成笑話。四面八方的想，都是危險，於是決心自己去帶。然而學校的四近，並沒有郵筒，只有雇了車子到五馬坊的郵政分局來。等快要丟入的時候，心裏又略略遲疑，雖則信已捏在手裏，已經放在信箱口邊了，「吒」的一聲立刻可以解決的。快樂與苦痛，此刻就下種子的時候了。固

然有回信是高興，但也有沒有回信而鬧成笑話的危險。我的心遲慮了，我的手也故作粘貼以爲攷量的時間。心裏想，既然寫好了送到郵局，難道再回轉去嗎？姑且試一試從來不做的冒昧事情，心的深處，湧起了一股熱力，把它「吒」的丟進了。等丟進了以後，心裏又起了輕微的心驚與胆怯，好像在敵營中埋藏地雷，期待爆發的端端。

親愛的娟妹！你現在心有所屬了，或者看了以後，反覺得噁噁，不耐煩去理會。然而第一次打動處女心坎的一封信，在你接到時的情緒，怕也不會比我不遲慮啊！

寄出了信，固然如卸了一副重担的輕快，全時內心又掛了一個無可比喻的重擔。在工作告一段落的時候，心兒偷偷在那兒計算：此刻怕已在郵局蓋印了，過了一息，此刻怕已在郵差的信袋裏了。等到吃了中飯的時候，心裏兀自在那兒癡想，本埠的信，是四個鐘頭可以到的，從七點到十二點，已經五個鐘頭了。此刻怕已經在學校門口了，正在交付門房了。想到這裏，心已飄飄然的神往與志志。爲要避免內心的隱事顯露在面孔，急忙吃好了飯，回到自己房中去了。

時辰鐘敲四點鐘了。鐘聲的皎亮，又引起我的遐想。學校中的四點鐘，是多麼有意味，是一天嚴重苦惱生活的終止，而身心開始活躍的時間了。在監獄式的女校中，四點鐘更是會

男朋友的時間，假使有情人通信的話，這時候正是又熱又辣的在那裏焦灼了。不要享受這種經歷的我，今天也担負了想起她收信時的情景了。恰巧這時候，鼻子不知怎麼一來「嚏」的一聲；這突如其來的打「嚏」聲，真使我有點奇怪，同時使我從習俗迷信上得到慰藉。暗暗欣喜了。不錯，這是她收到了信以後，從情感中打過來收到的回電啊！想到這裏，我的胆怯又消失了。

吃過夜飯，上自修班了。我又坐在藤椅上想到這件事。這時候，怕她也一樣全我在那裏偷偷的看了又看，想了又想，在那裏驚奇，在那裏發慮，在那裏跳躍啊！我幻想你在夜裏淒涼寂寞的宿舍中看信的情景，是多麼入神。然而周圍的壓迫，與心靈的空虛，終于使你不定期然而然的寫信，這時候，我的神好像飛越在你的窗外偷偷的窺伺呢。

好容易等到第三日的下午三點鐘，門房就送來了一封「觀音弄娟絨」的信。這時候的心理，好像天上憑空掉了一粒珍珠在我懷裏的愉快，等我讀到你的一句客氣話，全身異樣的愉快了。看完了全信，緊張的情緒，順時弛鬆下來，我的擔憂的心，好像偷渡過了敵營而回到故國的安定；也好像取得了一把開心靈的寶庫的鑰匙，使我有權力可以啓閉的愉快了！

親愛的姊妹！這時候你賜給我的恩惠，比什麼都大啊！但是現在呢，這把鑰匙已經不是



我所有了。

親愛的娟！你還記得嗎？這是五月間的天氣，燠熱得使我可以穿夏服了。我們相交已經快有半年，而交誼也如天氣的漸漸熱起來。彼此均俱沒有機會談話，很覺得煩悶。我來信要求你去玩西湖，你也很高興的說定禮拜日去。我的心天天祈禱着上帝使時間快點過去，而他反使我在星五那一天害起病來了。熱得幾乎不省人事，一切的公事，當然丟棄不管，然而所焦急的，還是星期日的約會。人事的阻難，還沒有法子補救好，而老天又故意刁難落起雨來。好容易到了星期日，病倒因精神愉快的緣故，熱了一身汗以後，輕爽得多了。但是天還淅淅瀝瀝的下着雨，雙方都有不方便的學校當局作梗，不便直接談話。終于使我很有點窘了。

大家都不去呢？這倒也好，不過空負了這良辰。她去而我不去呢？她必起要怨懟我有失約之罪，而她下次決不再來了。我去而她不來呢？這在我感到失望，然而我終有守約之信可以告慰；萬一她來，那更格外有意味了。于是冒雨到運動場相等了，當我坐在黃包車上，看他兩腿在有希望的泥濘的馬路上跑，我的心是怎樣在顫動，我又希望他能快到可以及早相見，全時又怕得見面時，心的悸震與肉的痠擊，不知捱了多少時候，到了場中，冷清清的一

個遊人也沒有。船夫縮着身子在那裏憂愁。划艇的布篷，着了雨後，變成了一張沒奈何的苦臉。只有一對山麻雀，跳來跳去，點綴這空寂。這時候，我坐在閱報室裏等待你了。館裏的職員，看見我在這樣大雨滂沱的清早來看報，帶了犀利的眼光，向我打量。幾乎看穿我的心事的隱秘，有所等待。爲怕人家看出了我的隱衷，想拿報紙靠在欄干上來解悶，等我舉步要跨出門口時，理智立刻告訴我閱報室的規約，而停步不前了。忽然心靈中得了一種啓示，自己的腦對自己的心談話，「不若打個電話給她。」兩只腿不經它們的決定，早已跑到電話旁邊搖鈴了「喂！公司，對不起！請你接二一六。」從來不曾向電話公司客氣的我，今天因爲有例外的要求，只得例外的客氣，免得他留難。杭州的接線生，是有名不大理睬人的，今天居然毫無阻難，心裏長了不少的勇氣。回電來的是老頭子的聲音，我用極柔順的語調，請求他叫一個三年級學生徐愛娟來聽電話，他恨恨的對我說：「這樣早，幹什麼？她還在那裏吃粥。」說完了以後，將聽筒掛斷了，我腦中就現出一位四十餘歲黃牙齒開口雙襟鞋高領頭扎褲腳的學監老先生。碰這一個釘子，在我是有生以來惟一的大羞辱，又憤怒，又淒涼，又失望的懶懶地放下聽筒。心裏想，不如走了罷，天下的女子難道只有她嗎？等走到場門口，心裏又軟癱轉來，愛情是應該有波折的，纔能堅固，女校裏的老先生，終是這般迂腐的。況且

這又不是她的過失，也許等了一會她就來也說不定。自己寬慰了自己以後，心境就平和下來，重復回到閱報室裏來等。於是立在門檻上，一隻眼看報，一隻眼斜視場口拉過來的車輛。好容易，等着一輛車子來了，使我的心跳躍，然而到了快近門口的時候，又拉着過去了，只留下一陣沙沙的聲音，與兩條車胎着地的水痕，「八點半了，怎麼還不來呢？已經過了約定半個鐘頭了。也許她因天雨了在遲疑，再等她半個鐘頭罷。」心裏起了疑問而互相對答。雖則東翻西找的在那裏看，印入眼中的，只是一塊糊塗黑影。等仰起頭來一看，一輛黃包車拉進場口了。大概這就是罷，心裏起了莫可形容的輕鬆。等掀開了油蓬，纔知道不是我所等候的女子，心中又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悲哀，纔硬着心腸雇好車子回來了。這時候已經是九點十五分了。

親愛的！這時候我是怎樣的噴你啊？等回到了校裏，知道有人打電話來找我過，我纔消釋了一點怒氣。現在呢，你是受人管束了，再想有這噴怒的機會都不可能了。我的愛！我只是在沙灘中建築寶塔啊！

就在這當日我寫了一封信，來敘述我等候密約的苦悶，你似乎也異常的感動而道歉，答應下星期日八時相會于錢王寺。

這是初夏的一個日曜日的早晨。天空經了夜雨的洗刷後，格外蔚藍得有光采。泥土還是軟軟的沾人鞋跟。風吹在湖面，如愛人鬧玩的緊緊逼來，湖水如小姑娘的帶羞帶媚的躲避。於是掀起飄飄的微波，等追到堤岸而一吻以後，湖水反方向的追逐了。你我全站在錢王寺前欣賞，你像噴泉一般接連着談笑，好像在一剎那間，都要盡量的吐你胸中的鬱積。船夫看懂我倆的情形，當我們商量船價的時候，從詼諛的笑臉中，露出認趣的調侃。「出門妻子不在乎幾個錢，只要高興！」不錯！我們的心事與隱衷，如鏡一般映到他眼中去了。當我扶攙你下船，據着我也走下去了。船夫又多麼懂得來湊搭「並排坐，便當點。」娟啊！何曾我沒有這種願望，不過我沒有這種勇氣啊！等船向湖心撐開，我們再不怕熟人相見了。這是我倆的世界了。半年來的苦想到今天來實現，本來可以儘恣的談笑了。但是這情景來得不可思議，似乎各人都在細細回憶這一段歷程，你我仍相對默默無言。這時候，天空是這樣明淨，山色是這樣的翠黛，湖水又異樣溫柔，世界只有划艇這麼大，而你我就是此中的主宰。親愛的娟！這時候你像出籠的鳥的自在，你像漏網的魚的活躍；你告訴我家庭的瑣事，你告訴我鬱積的渴慕，你是與會淋漓的講，我是怎樣醉迷在諦聽中。在這我情景之下：真暗合白朗寧夫人做的情詩中的話，「說話的是你，聽話的是我，還有一個他——上帝。」在三潭印月中

週欄旁小憩時，我就折一枝茵蔯來送你，你就毫不遲疑的收受了。呵！我知道了，不可捉摸的少女之心，是這樣熱烈會承受，只要你能夠去撥動她的心弦，當然會起「愛」的共鳴的。這時候湖光山色，花木亭台，都不值得流連，我只願流連在你的心海中浮漾了。我的娟，時間是很容易到贈荷的時候，然而接受的人呢，唉！

親愛的娟！你還記得我們在鴨渡閣上吃飯的情景嗎？我因為沒有帶手帕，你替我揩飯碗，我替你盛飯，相對有意味的談笑與會食，真是有生的第一次。但是這可紀念的第一次，只有在腦中留一幕清晰的殘影外，更有何年何月，再有這聚餐的機會呢。

在飯後的兩點鐘，我們坐在湖心亭後面的石凳上談心了。風吹得你頭髮如柳絮的蓬鬆，你只縮着雙手在衣袖中默默微笑。恰巧有一艘划艇搖過，船中的C先生，是我的舊同事，他揚着手帕招呼我。於是我立在岸邊來答謝。她的夫人兩眼釘住我而露出羨慕的微笑。這時候，有了你，我是怎樣的可以驕傲人，僵僵的身軀不禁挺得很軒昂了。但是，娟啊，這是僅有一次的軒昂啊。

在下午的四點鐘，因為黑雲的作弄，迫得我們不能不早點回來。在船將靠湖濱的時候，你悽然有動于中的對我感歎，晶瑩的眼淚，欲流未流倒回入心窩中了。這一瞥，我始終在心

版中印着而不磨滅。親愛的！這情景雖宛然在目前，然而已成爲歷史的紀載了。

親愛的娟妹！你還記得，在你回到千里迢迢的家裏，第一夜晚上二點半鐘寫給我的一封信嗎？「在船上坐也不是，立也不是，吃飯也不是，好像丟了什麼東西似的。唉！難道我的心沒有帶回來嗎？」你的心固然沒有帶回，我的心已不知飛到什麼地方去了。想不到多情的你，竟會這樣硬着心腸的丟棄人了。

親愛的娟！這一事件以往的事，本來也何必對你說，但是從一顆赤熱初戀的心底裏抽出來底愛苗，剛受了陽光雨露的灌溉而發芽，誰知道又橫遭着摧殘了。

愛是天下至高無上純潔尊貴的東西。既不能毀壞它，尤不能玩弄它。愛是連鎖人類的。愛是發動宇宙綿延的力。尤其是童年與處女的愛，是生命事業的寄託，假使有損傷的它時候，非但不能用什麼代價來賠補，簡直無異摧殘它生命的活力。固然在我是詛咒與痛恨，然而以你不珍護自己內心迸發的愛，而甘願屈伏在舊禮教下去碰機會，豈不可憫可笑呢。

親愛的娟！當你在旅館中正式宣佈你最後的決絕時，我好像在上帝面前靜等着裁判。等你說出「一個人怎麼可以嫁兩個人」的時候，我是在千丈峭壁上墮入深淵，我又像一隻孤舟

遇着狂飈怒濤在排山倒海的洶湧裏顛簸。我的心酸顫，我的淚狂流，我的雙手無知覺，我的脈搏停滯而冰冷。在一陣昏迷中，我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等醒轉來，你早走得無影無蹤了。只有微弱而帶倦態的燈光，陪伴我這孤零的畸人。

在這歲暮臘盡的年頭，人家都滿載了一年豐富的收穫，回家去享團聚之樂。飄零的我，帶了一腔愁思，向誰去訴頷呢。唉！別了，娟妹！這可算作最後的通信了。後會不知有期否，祝你珍重。

你會愛而遺棄的克英

寫於寒風凜冽的十二月廿三早晨。（頁獻）



此書係由...  
 民國...年...月...日...  
 國家圖書館...  
 地址...  
 電話...  
 郵政...  
 台北...  
 中華民國...年...月...日...  
 國家圖書館...  
 地址...  
 電話...  
 郵政...  
 台北...



有所權版



一九三二年八月初版

學生文藝讀本

書信甲選

上海聽濤社

曹聚仁編

總發行所

羣衆圖書公司

總店 上海四馬路中市  
分店 南京太平街

實價 一元四角

# 上海聽濤社編著書目

## ▲ 教科用書 ▼

中學文學讀本

五類：十五冊

羣衆文學讀本

上中下：三冊

初中國語文模範讀本

三學年：六冊

高中國語文模範讀本

三學年：六冊

高中國本國史

初中本國史

中國文字學

中國文學通史

詞史

上下二冊

上下二冊

張鳳著

陳思著

劉毓盤著

中國哲學概論

力學

新文章作法

## ▲ 學生用書 ▼

書信甲選

書信乙選

百科標準知識

斯賓塞文體論

五千年世界史談

王濟仁譯

王濟仁著

曹聚仁著

曹聚仁編

劉海編

張漢斯譯

劉海編訂

## ▲ 小說 ▼

辣斐德路

上海之夜

屠生的時代

## ▲ 詩歌 ▼

陳思著

入境廬詩註

周梅庵註

# 中學文學讀本 聽濤社

## 小品文甲選

陳思編

(四百五十頁)

實價一元五角

小品文是近十年來中國文學界最有成就的作品，以種種方式表現着解釋着批評着人生的各方面。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瑣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無不曲盡其美。本社特請陳思先生選拔精粹，彙成一冊，以供現代青年瀏覽，或用之。全書所選，當代周作人魯迅朱自清俞平伯……諸名家作品共六十篇。依記敘，描寫，抒情，諷刺，五類編次，學校用作教本，自修用作參攷，無不適宜，實為國語文教科書中之唯一善本。

## 小說甲選

陳思編

(一千三百頁)

上下二冊 上册實價二元五角 下册實價二元二角

小說是新文藝的寵兒，陳思先生以全副精神來結這十年來的總賬；這部小說甲選可說是現代小說的總集。全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推薦了魯迅葉聖陶沈從文郁達夫郭沫若茅盾謝冰心等七個代表作家，中編選了丁玲等二十個成名作家，下編選了十七篇精華的作品，其他還選了八篇介紹文。本書最適宜於愛好文藝者的閱讀，但亦合於學校教利之用，在高級中學，恰好是一個年度的教材。

## 散文甲選

曹聚仁編

(六百五十頁)

實價二元二角

現代散文解脫唐宋以來拘謹之舊習，淋漓旁薄，饒有生氣。修詞造句，採用歐化，組織日趨完整；持論闡理，一本邏輯，思慮亦日周密；蓋自漢魏以來未有之進步。本編選取當代名家梁啟超胡適唐君毅周作人李石岑朱自清郭紹虞徐志摩俞平伯梁實秋楊振聲郁達夫羅家倫等十數家作品，依議論文說明文記敘文三類編次，最合閱讀瀏覽之需，現代年允宜人手一編。

## 戲曲甲選

謝燕子編

(六百頁)

中國戲曲的革新運動，在五卅運動前後也掀起了高潮，到了近年，駁駁與小說並駕齊驅。本書分上中下三編，上編推薦了田漢歐陽予倩洪深熊佛西丁西林向培良余上沅七個名家的中編選了四個舊題材的新劇，下編選了十個有名劇本。本書不僅供愛好文藝青年們的閱讀，也希望對於這個革新運動有所推進。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總店上海 分店南京

方芹蕪編：中文名歌集

一册

實價一元

朱炳煦編：唐代文學概論

一册

定價一元一角

俠兒編：羣衆文藝

六册

實價一元二角

章太炎著：文學論略

一册

定價二角

葉長青著：文字學名詞詮釋

一册

定價七角

梁任公著：中國學術思想變遷史

一册

定價五角

周羣玉著：先秦諸子述略

一册

定價五角

張鶴羣編：文哲學

一册

實價四角

陳柱尊編：中國學術討論集

二册

定價二元一角

陳石遺編：國學專刊

四册

實價一元

吳稚暉著：吳稚暉的人生觀

一册

定價五角

太虛法師著：自由史觀

一册

定價三角六分

唐太圓著：性命問題

一册

定價一角六分

唐太圓著：唯識新著四種

一册

定價四角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總店上海 分店南京

野口武著：罷工與怠業  
黃昌言譯

一册

定價三  
角

瞿任俠著：無政府主義研究

一册

實價五  
角

陳崖夫著：現代殖民地解放運動概觀

一册

定價六角五分

柳絮編著：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

一册

定價三  
角

亞爾狄諾夫著：烏格爾農民革命與克朗士達脫反叛  
盧劍波譯

一册

定價六角五分

柳絮著：自由社會學

一册

定價四角五分

時間有恆編：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必然性與我們的準備

一册

定價一元三角

柳絮著：歸納法的唯物論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室伏高信著：社會主義評判  
潘柱人譯

一册

定價一元五角

赫斯摩爾著：實業革命史  
陳明憲譯

一册

定價三角五分

毛勞道夫著：蘇俄革命後之新建設  
王季子譯

一册

實價七  
角

顧時靈著：中國的貧窮與農民問題

一册

定價五角五分

畢修勺著：論無產階級專政

一册

實價一  
角

嚴露清著：日本印象記

一册

定價七  
角

國家圖書館



002307293

羣象圖書公司刊

上海四馬路中市

實價 \$1.40